论语新解

钱穆 著 国学导航整理

〇序

《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儒注释不绝，最着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儒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注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士，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四百八十种。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未精，
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
《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
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程氏
《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凡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轨，亦具微衷。抑如朱注，义诂事据，多本汉儒，亦不逐一标明。惟引宋儒之说，始必着其姓氏，以见其为一家之解。余书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傥读者必欲追寻本原，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集释》具在，循此踪迹，宜可十得七八。纵欲掠美，实亦无从尔。
抑余之为《新解》，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然茍非通观羣言，亦无以启发新知。众说己见，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烦泾渭
之再辨。且作注如筌蹄，意在得鱼兔。鱼兔既获，筌蹄可弃，故亦不一一标出也。
本书最先属稿在民国四十一年春，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杂少闲，乃遂搁置。
嗣于民国四十九年赴美讲学耶鲁。课务不迫，乃决意改撰，获成初稿。自美归后，又络续修订，前后三年，粗溃于定。惟体例则一仍最先之旧。
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最后为《论语》之白话试译。全书篇幅，当不出三十万字。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羣言而归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谨以待读者之审正。

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十月钱穆识于沙田和风台庽庐

〇再版序

《论语》二十篇开始即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一生为人，即在悦于学而乐于教。人之不知，亦当指不知此上两端言。故又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则孔子之自居，在学在教，不在求为一圣人。《论语》书中岂不已明言之。
此犹言：“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抑且秋收冬藏之后，岂能不复有春耕夏耘。而且耕耘仗己力，而收获则不尽在己力。固亦有既尽耕耘之力，而复遇荒歉之来临者。孔子生前其道不行，又岂孔子之过。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此即天命之所在矣。人之为学，又岂能超乎其天之所命。此惟西方人战胜自然、克复自然、有此想。中国人则不作此法。知天法天之道，其要乃在此。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孔门七十二弟子，师弟子间，莫不尊颜子为好学。后世有孟子，其时羣言并兴，而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则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又曰：“能言拒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特以为圣人勉当时之学者。后世以孔、孟并称，而每引孟子语以尧 舜自勉。则其为学趋向，有时与孔子有相异。宋代朱子定《语》、《孟》、《学》、《庸》为《四书》，朱子又曾有“颜子细，孟子则较粗”之辨。而学者每喜读《孟子》书，时若有踰于
《论语》。如朱子同时陆象山已然。 而代王阳明则益见其为然。 阳求为圣人，及其龙场驿自悟乃曰：“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则岂不先世之孔子，亦当学后代之阳明。此乃禅宗一悟成佛，己身成佛，立地成佛之余意。此语实易引人入歧途，而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朱子为学，则学其前贤如周、张、二程。濂溪教二程：“寻孔 颜乐处，所乐何事？”则所学即学其乐，所乐亦乐其学，此与孔子教学尚无大相异。惟横渠则学之所长，乃在其苦学处。故伊川与横渠书有云：“观吾叔之见，志正而谨严，深探远赜，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然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更望完养思虑，涵泳义理，他日当自条畅。”可见横渠为学，实有似西方哲学家，所学对象多在外，少在己。如其论《易》即然。《易·象》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亦与孔子意相近。而横渠之努力，则有引人入歧途处。
余年六十五，赴美任教于耶鲁大学。余不能英语，课务轻简，乃草为此注，自遣时日。余非敢于朱注争异同，乃朱子以下八百年，解说《论
语》者屡有其人，故求为之折衷。及近年来，两目成疾，不能见字。偶嘱内人读此旧注，于文字上略有修改，惟义理则一仍旧注。事隔一月，忽悟此序以上所陈之大义，乃作为此书之后序。

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双十节钱穆识于台北 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

〇学而篇第一

（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或说；子男子之通称。”或说：”五等爵名。春秋以后，执政之卿亦称子其后匹夫为学者所宗亦称子，孔子、墨子是也。或说，孔子为鲁司寇其门人称之曰子。称子不成辞则曰夫子。”《论语》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称子，闵子、冉子单称子仅一见。

学：诵，习义。凡诵读练习皆是学。旧说：“学，觉也，效也。后觉习效先觉之所为”谓之学。然社会文化日兴，文字使用日盛．后觉习效先觉，不能不诵读先觉之著述测二义仍相通。

时习：此有三说。一指年岁言。古人六岁始学识字，七八岁教以日常简单礼节，十岁教书写计算，十三岁教歌诗舞蹈，此指年为时。二指季节言。古人春夏学诗乐弦歌，秋冬学书礼射猎，此指季节为时。三指晨夕言。温习、进修、游散、休息，依时为之。习者，如鸟学飞，数数反复。人之为学，当日复日，时复时，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无倦。

悦：欣喜义。学能时习，所学渐熟，人之日深，心中欣喜也。

有朋自远方来：朋，同类也。志同道合者，知慕于我，自远来也。或以方来连读，如言并来，非仅一人来。当从上读。

乐：悦在心，乐则见于外。孟子曰：“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慕我者自远方来，教学相长，我道日广，故可乐也。

人不知而不愠：学日进，道日深远，人不能知。虽贤如颜子，不能尽知孔子之道之高之大，然孔子无愠焉。愠，怫郁义，怨义。学以为己为道，人不知，义无可愠。心能乐道，始脐此境也。或曰：“人不知，不我用也。”前解深，后解浅。然不知故不用，两解义自相贯。

不亦君子乎：君子，成德之名。学至此，可谓成德矣。

本章乃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经历，实亦孔子毕生为学之自述。学而时习，乃初学事，孔子十五志学以后当之。有朋远来，则中年成学后事，孔子三十而立后当之。苟非学邃行尊，达于最高境界，不宜轻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命后当之。学者惟当牢守学而时习之一境，斯可有远方朋来之乐。最后一境，本非学者所望。学求深造日进，至于人不能知，乃属无可奈何。圣人深造之已极，自知弥深，自信弥笃，乃曰：“知我者其天乎”，然非浅学所当骤企也。

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学。孔子之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本篇各章，多务本之义，乃学者之先务，故《论语》编者列之全书之首。又以本章列本篇之首，实有深义。学者循此为学，时时反验之于己心，可以自考其学之虚实浅深，而其进不能自已矣。

学者读《论语》，当知反求诸己之义。如读此章，若不切实学而时习，宁知不亦悦乎之真义？孔子之学，皆由真修实践来。无此真修实践，即无由明其义蕴。本章学字，乃兼所学之事与为学之功言。孔门论学，范围虽广，然必兼心地修养与人格完成之两义。学者诚能如此章所言，自始即可有逢源之妙，而终身率循，亦不能尽所蕴之深。此圣人之言所以为上下一致，终始一辙也。

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今之为学，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然即在今日，仍有时习，仍有朋来，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学者内心，仍亦有悦、有乐、有愠、不愠之辨。即再逾两千五百年，亦当如是。故知孔子之所启示，乃属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故为可贵。读者不可不知。

白话试译
先生说：“学能时时反复习之，我心不很觉欣畅吗？有许多朋友从远而来，我心不很感快乐吗？别人不知道我，我心不存些微怫郁不欢之意，不真是一

位修养有成德的君子吗？”

（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乃孔子晚年来从学者。

孝第：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长曰弟。

好犯上者鲜矣：上，指在上位者。犯，干犯。好，心喜也。鲜少义。

作乱：乱、谓逆理反常之事。

务本：务，专力也。本，犹根也。亦始义。

本立而道生：孔子之学所重最在道。所谓道，即人道，其本则在心。人道必本于人心，加有孝弟之心，始可有孝弟之道。有仁心，始可有仁道。本立而道生，虽若自然当有之事．亦资于人之能诱发而促进之，又贵于人之能护养而成全之。凡此皆赖于学，非谓有此心即可备此道。

为仁之本：仁者，人群相处之大道。孝弟乃仁之本，人能有孝弟之心，自能有仁心仁道，犹未之生于根。孝弟指心，亦指道。行道而有待于心则谓之德。仁亦然，有指心言，有格遵言，有指德言。内修于已为德，外措施之于人群为道。或本无为字。或说以为仁连读，训为行仁，今不从。

按：《论语》有子、曾子二人称名，或疑《论语》多出此两人之弟子所记，或是也。孟子谓“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于孔子事之，曾子不可而止。”则有子固曾为孔门弟子所推服。《论语》首篇次章，即述有子之言，似非无故而然。

孔子教人学为人，即学为仁。《论语》常言仁，欲识仁字意义，当通以论语》全书而细参之。今试用举其要。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其先发而可见者为孝弟，故培养仁心当自孝弟始。孝弟之道，则贵能推广而成为通行于人群之大道。有子此章，所指浅近，而实为孔门教学之要义。

白话试译
有子说：“若其人是一个孝弟之人，而会存心喜好犯上的，那必很少了。若其人不喜好犯上，而好作乱的，就更不会有了。君子专力在事情的根本处，根本建立起，道就由此而生了。孝弟该是仁道的根本吧？”

（三）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好义。令，善义。务求巧言令色以说人，非我心之真情善意，故曰“鲜矣仁”。鲜，少义，难得义。不曰“仁鲜矣”，而曰“鲜矣仁”，语涵慨叹。或本作“鲜矣有仁”，义亦同。

白话试译
先生说：“满口说着讨人喜欢的话，满脸装着讨人喜欢的面色，（那样的人）仁心就很少了。”

（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名参，亦孔子晚年弟子。

三省吾身：省，察义。三省有两解。一，三次省察。一，省察三事。依前解，当作日省吾身者三，如三思三复。惟所省则为下列三事。

不忠：尽己之谓忠。己心之尽不尽，惟反己省察始知。

不信：以实之谓信。居心行事，诚伪虚实，亦惟反己省察始知。

传不习：传字亦有两解。一，师傅之于己。一，已传之于人。依上文为人谋与朋友交推之，当谓己之传于人。素不讲习而传之，此亦不忘不信，然亦惟反己省察始知。人道本于人心，人心之尽与实以否，有他人所不能知，亦非他人所能强使之者，故必贵于有反己省察之功。
今按：此章当属曾子晚年之言。孟子称曾子为守约，观此章，信矣。盖曾子所反己自尽者，皆依于仁之事，亦即忠恕之极也。

又按：《论语》以有子之言一章次学而章之后，不即次以曾子之言者，嫌为以曾子处有子后。另人巧言章，而以曾子言次之，是有、曾二子之言，皆次孔子言之后，于二子见平等义。

白话试译
曾子说：“我每天常三次反省我自己。我替人谋事，没有尽我的心吗？我和朋友相交，有不信实的吗？我所传授于人的，有不是我自己所日常讲习的吗？”

（五）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道千乘之国：道，领导义，犹言治。乘，兵车。能出兵车千乘，为当时一大国。

敬事而信：敬，谨慎专一意。于事能谨慎专一，又能有信，即不欺诈。

节用而爱人：损节财用，以爱人为念。

使民以时：时指农时。使民当于农隙，不妨其作业。

本章孔子论政，就在上者之心地言。敬于事，不骄肆，不欺诈，自守以信。不奢侈，节财用，存心爱人。遇有使于民，亦求不妨其生业。所言虽浅近然政治不外于仁道，故惟具此仁心，乃可在上位，领导群伦。此亦通义，古今不殊。若昧忽于此，而专言法理权术，则非治道。

白话试译
先生说：“领导一个能出千乘兵车的大国，临事该谨慎专一，又要能守信。该节省财用，以爱人为念。使用民力，要顾及他们的生产时间。”

（六）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谨而信：谨，谨慎。信，信实。弟子敦行，存心当如此。

泛爱众：泛，广泛义。如物泛水上，无所系著。于众皆当泛爱，但当特亲其众中之仁者。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亦称文章，即以读书为学也。有余力始学文，乃谓以孝弟谨信爱众亲仁为本，以余力学文也。

本章言弟子为学，当重德行。若一意于书籍文字，则有文灭其质之弊。但专重德行，不学于文求多闻博识，则心胸不开，志趣不高，仅一乡里自好之士，无以达深大之境。

白话试译
先生说：“弟子在家则讲孝道，出门则尽弟职，言行当谨慎信实，对人当泛爱，而亲其有仁德者。如此修行有余力，再向书本文字上用心。”

（七）
子于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卜商字子夏、亦孔子晚年弟子。

贤贤易色：下贤字指贤人有才德者。上贤字作动词用，尊敬义。易字有两读：一读改易、谓以尊贤心改好色心。一读平易，谓尊贤心平于好色心。今从前读。或说此四字专指夫妇一伦言，谓为夫者能敬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

致其身：致，送达义、致其身，如致命致禀气，谓纳身于职守、事父母能竭其力为孝，事君能致其身为忠。四句分言夫妇、父子、君臣、朋友回伦。

虽曰未学：其人或自谦未学，我必谓之既学矣。

上章孔子言学，先德行，次及文，故《论语》编者次以子夏此章。或谓此章语气轻重太过，其弊将至于废学。然孔门论学，本以成德为重，后人分德行与学问而二之，则失此二章之义矣。

白话试译
子夏说：“一个人能好人之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事君上能奉身尽职，交朋友能有信，这样的人，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必说他已有学问了。”

（八）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不重则不威：重，厚重。威，威严。人不厚重，则失威严，不为人
敬。

学则不固：此句有两解。一，固者坚固义，人不厚重，则所学不能固守勿失，承上文言。一，固者因陋义，人能向学，斯不因陋，四字自成一句。今按本章五句分指五事，似当从后解。若依前解，当云学而不固，或虽学不固，始是。

主忠信：此亦有两解。一，行事以忠信为主。一，主，亲义。如人作客，以其所投遇之家为主。与下文友字对照，谓当亲忠信之人。今按：当从前解后解乃偶然事，分量与其他四事不相称。

无友不如己者：无，通毋，禁止辞。与不如己者为友，无益有损。或说：人若各求胜己者为友，则胜于我者亦将不与我为友，是不然。师友皆所以辅仁进德，故择友如择师，必择其胜我者。能具此心，自知见贤思齐，择善固执，虚己向学，谦恭自守，贤者亦必乐与我友矣。或说：此如字，当作似字解。胜己者上于己，不如己者下于己，如己者似己，与己相齐。窃谓此章决非教人计量所友之高下优劣，而定择交之条件。孔子之教，多直指人心苟我心常能见人之胜己而友之，即易得友，又能获友道之益。人有喜与不如己者为友之心，此则大可戒。说《论语》者多异解，学者当自知审择，从异解中善求胜义，则见识自可日进。

过则勿惮改：惮，畏难义。过则当勇改，不可畏难苟安。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君子，不厚重，便不威严。能向学，可不因陋。行事当以忠信为主。莫和不如己的人交友。有了过失，不要怕改。

（九）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镇终：终，指丧礼言。死者去不复返，抑且益去益远。若送死之礼有所不尽，将无可追悔，故当慎。

追远：远，指祭礼言。死者去我日远，能时时追思之不忘，而后始有祭礼。生人相处，易杂功利计较心，而人与人间所应有之深情厚意，常掩抑不易见。惟对死者，始是仅有情意，更无报酬，乃益见其情意之深厚。故丧祭之礼能尽其哀与诚，可以激发人心，使人道民德日趋于敦厚。

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亦不主张死后有灵魂之存在，然极重葬祭之礼，因此乃生死之间一种纯真情之表现 即孔子所谓之仁心与仁道。孔门常以教孝导达人类之仁心。葬祭之礼，乃孝道之最后表现。对死者能尽我之真情，在死者似无实利可得，在生者亦无酬报可期，其事超于功利计较之外，乃更见其情意之真。明知其人已死而不忍以死人待之，此即孟子所谓不忍之心。于死者尚所不忍，其于生人可知。故儒者就理智言，虽不肯定人死有鬼，而从人类心情深处立教，则慎终追远，确有其不可已。曾子此章，亦孔门重仁道之一端也。

白话论译
曾子说：“对死亡者的送终之礼能谨慎，对死亡已久者能不断追思，这样能使社会风俗道德日趋于笃厚。

（一O）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于禽：陈亢字子禽，即原亢。

子贡：端木赐字子贡。二人皆孔子弟子。

闻其政：预闻其国之政事。

抑与之：抑，反语辞。与之，谓人君与之，自愿求与为治也。

温、良、恭、俭、让、温，柔和义。良，易善义。恭，庄顺义。俭，节制义。让，谦逊义。五者就其表露在外之态度，可以想见其蕴蓄在心之德养。孔子因此德养，光辉接人，能不言而饮人以和，故所至获人敬信，乃自以其政就而问之。

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其诸，语辞。诸，许多义亦一切义。孔子闻政之所异于人者，不只一端，故连用其诸为问辞。孔子之所至而获闻其政，直是自然得之。因承子禽问，若谓即是孔子求之，亦异乎他人之求之。

子贡善言圣人，此章揭出温、良、恭、俭、让五字，而孔子之心气态度，活跃如见。学者细玩之，可不觉其暴戾骄慢之潜消。亦知人间自有不求自得之道。此与巧言令色之所为相去远矣。然孔子亦固未尝真获时君之信用而大行其道于世，则孔子之温、良、恭、俭、让，亦己心自修当然，而非有愿于其外。

白话试译
子禽问子贡道：“我们夫子每到一国，必预闻其国之政事，这是有心求到的呢？还是人家自愿给他的呢？”子贡说：“我们夫子是把温和、良善、恭庄、节制、谦让五者之心得来的。我们夫子之求，总该是异乎别人家的求法吧！”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现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月谓孝矣。”

（一一）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观其志：其，指子言。父在，子不主事，故推当观其志。

观其行：父没，子可亲事，则当观其行。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道，犹事也，言道，尊父之辞。本章就父子言则其道其事，皆家事也。如冠、婚、丧、祭之经费，婚姻戚故之馈问，饮食衣服之丰俭。岁时伏腊之常式，子学不忍遽改其父生时之素风。或说：古制。父死，子不遽亲政，授政于冢宰，三年不言政事，此所谓三年之丧。新君在丧礼中，悲戚方殷，无心问政，又因骤承大位，未有经验，故默尔不言，自不轻改父道、此亦一说。然本章通言父子，似不专指为君者言。

《论语》文辞简约，异解遂遂。如此章或调乃专对当时贵族在位者言，非对一切人言。无改父道，乃指政治措施，不指日常行为。否则父在时，其子岂无日常行为，而仅云观其志？或通指父子，重此道字。谓若父行是道，子当终身守之。若非道，何待三年？战则从三年上寻求，谓三年不改，即是终身不改。疑辨纷纭。然《论语》所言，固当考之于古，亦当通之于今。固当求之于大义，亦当协之于常情。如据三年之丧为说，是专务考古之失。如云父行非道，何待三年，是专论大义之失。其实孔了此章，即求之今日之中国家庭，能遭此道者，尚固有之。既非不近人情，亦非有乖大义。孝子之心，自然有此。孔子即本人心以立教，好高骛远以求之，乃转失其真义。学者其细阐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父亲在，做儿子的只看他志向。父死了，该看他行为。在三日内能不改他父亲生时所为，这也算是学了。

（一二）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和节之，亦不可行也。”

和为贵：礼主敬，若在人群间加以种种分别。实则礼贵和。乃在人群间与以种种调融。

斯为美：斯指礼，亦指和。先王之道，以礼为美。和在礼中，亦即以和为美。

小大由之：更大大小，皆由礼，亦即皆由和。

有所不行：此四字连下读，谓亦有不能行处，如下所云。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节，限别义。如竹节，虽一气相通，而上下有别。父子夫妇，至为亲密，然双方亦必有别，有节限，始得相与成和。专一月和，而无礼以为之节，则亦不可行。言外见有礼无和之不可行，故下一亦字。

本章大义，言和必和顺于人心，当使人由之而皆安，既非情所不堪，亦非力所难勉，斯为可贵。若强立一礼，终不能和，又何得行？故礼非严束以强人，必于礼得和。此最孔门言礼之精义，学者不可不深求。

白话试译
有子说：“礼之运用，贵在能和。先王之道，其美处正在此，小事大事都得由此行。但也有行不通处。只知道要和，一意用和，不把礼来作节限，也就行不通了。

（一三）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言可复也：与人有约而求能信，当求所约之近于义，俾可践守。复，反复，即践守所言义。

远耻辱也：恭敬亦须合礼，否则易近于耻辱。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犹依。宗，犹主。谓所依不失为可亲之人，则缓急可待，亦可亲为宗主。或说：因，姻之省文。宗者，亲之若同宗。外亲无异于一本之亲。今按前解通说．后解专指，今从前解。

本章言与人交际，当慎始，而后可以善终。亦见道有先后高下之别。信与恭皆美德，然当近义合礼。有所因依亦不可非，然必择其可亲。

白话试译
有子说：“与人约而来信，必先求近义，始可践守。向人恭敬，必先求合礼，始可远于耻辱。遇有所因依时，必先择其可亲者，亦可依若宗主了。”

（一四）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镇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不求安饱，志在学，不暇及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乐亦在其中。若志在求安饱，亦将毕生无暇他及矣。

敏于事而慎于盲：敏，捷速义。慎，谨也。于事当勉其所不足，于言当不敢尽其所有余。

就有道而正焉：有道，言有道德或道艺之人。正问其是非。如上所行，又就有道而正之，始可谓之好学也。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饮食不求饱，居处不求安，敏疾地做事，谨慎地说话，又能常向有道之人来辨正自己的是非，这样可算是好学了。”

（一五）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无谄：谄者谄媚，卑屈于人。

无骄：骄者矜肆，傲慢于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

可也：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一本乐下有道字。贫能无谄，富能不骄，此皆知所自守矣，然犹未忘乎贫富。乐道则忘其贫矣。好礼则安于处善，乐于循理其心亦忘于己之富矣。故尤可贵。

诗云：《卫凤·淇澳》之篇。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诗语有两释。一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四字分指平列，谓非加切磋琢磨之功，则四者皆不能成器，盖言学问之功。又一释，治牙骨者，切了还得磋，使益平滑。治玉石者，琢了还得磨，使益细腻。此言精益求精。求之古训，前说为当。

其斯之谓与：此句从前释，子贡闻孔子言，知无谄无骄，可由生质之美，而乐道好礼，则必经学问之功。从后释，子贡闻孔子言无谄无骄之不如乐道好礼，而知道义无穷，进而益深，如诗所云。子贡所悟，盖滥于义理之无穷。惟其义理无穷，故不可废学问。

告诸往而知来者：往，所已有。来，所未言。从前释，无谄无骄不如乐道好礼，孔子所已言。而此诗之言学问之功，则孔子所未言，子贡悟及于此，故孔子嘉许其可与言诗。从后释，孔子仅言无谄无骄不如乐道好礼，而子贡悟及此诗，知一切事皆如此，不可安于小成而不自勉于益求精进。前释平易，后释曲折，今采前释。

白话试译
子贡说：“贫人能不谄，富人能不骄，如何呀？”先生说：“这也算好了，但不如贫而能乐道，富而知好礼，那就更好了。” 子贡说：“《诗经》上曾说过：像切呀，磋呀，琢呀，磨呀，不就是这意思吗？”先生说：“赐呀！使这样，才可和你谈诗了。告诉你这里，你能知道到那里。”

（一六）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君子求其在我，故不患人之不己知。非孔子，则不知尧舜之当祖述。非孟子。则不知孔子之圣，为生民以来所未有。此知人之所以可贵，而我之不知人所以为可患。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不要愁别人不知我，该愁我不知人。”

〇为政篇第二

（一）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为政以德：德，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其所得，若其所固有，故谓之德胜。为政者当以己之德性为本，所谓以人治人。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北辰，即北极星，古人谓是天之中心。所，犹位。拱音共，众星拱之，围绕北极而旋转运行。为政治领袖者，能以己之道德作领导，则其下尊奉信仰，如众星之围绕归向于北辰而随之旋转。

孔门论学，最重人道。政治，人道中之大者。人以有群而相生相养相安，故《论语》编者以为政次学而篇。孔门论政主德化，因政治亦人事之一端，人事一本于人心。德者，心之最真实，最可凭，而又不可俺。故虽蕴于一心，而实为一切人事之枢机。为政亦非例外。此亦孔门论学通义，迄今当犹然。

本章旧注，多以无为释德字。其实德育德性，即其人之品德。孔子谓作政治领袖，主要在其德性，在其一己之品德，为一切领导之主动。即如前道千乘之国章，亦即为政以德。唯德可以感召，可以推行，非无为。其下喻辞。北辰动在微处，其动不可见。居其所，犹云不出位，自做己事，非一无所为。《孟子》曰至诚动物，《大学》以修身为本，皆可与此章相发。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为政以己德为主，譬如天上的北辰，安居其所，众星围统归向着它而旋转。”

（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待三百：《诗经》三百零五篇，言三百，举其大数。

一言以蔽之：蔽，包盖义。诗三分。可举一语概括。

思无邪：《鲁颂·駉》篇辞。或曰，诗有美刺正变，所以劝善而惩恶。则作者三百篇之思，皆归无邪，又能使天下后世之凡有思者同归无邪。又一说，无邪，直义。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故孔子举此言以包盖其大义。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学于诗而可以兴观群怨。此说似较前说为得。駉诗本咏马，马岂有所谓邪止？诗曰：“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祛祛，强健貌。徂，行义。谓马行直前。思马之思乃语辞，不作思维解。虽曰引诗多断章取义，然亦不当大违原义。故知后说为允。

今按：学者必务知要，斯能守约。本章孔子论诗，犹其论学论政，主要归于己心之德。孔门论学，主要在人心，归本于人之性情。学者当深参。

白话试译
先生说：“《诗经》三百首，可把其中一句话来包括尽，即是‘思无邪’。

（三）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政：之，指下民字。道，引导领导义。以政事领导民众，仍是居上临下，法制禁令，其效不能深入人心。

齐之以刑：导之而不从，以刑罚齐一之，民知有畏而，其心无所感化。

民免而无耻：免，求免于罚。耻，心耻有所不及。求苟免于刑罚，心无羞愧，非感而自化。

道之以德：德者，在上者自己之人格与心地，以此为领导，乃人与人心与心之相感相通，非居上临下之比。

齐之以礼：礼，制度品节。人人蹈行于制度品节中。此亦有齐一之效。然一于礼，不一于刑。礼之本在于双方之情意相通，由感召，不以畏惧。

有耻且格：格，至义。在上者以德化下，又能以礼齐之，在下者自知耻所不及，而与上同至其所。格又有正义，如今言格式，规格。在下者耻所不及必求达在上者所定之标准。二义相通。

孔门政治理想，主德化，主礼治。此章深发其趣。盖人道相处，义属平等，理贵相通。其主要枢机、在己之一心。教育政治、其道一贯。事非异趋。此亦孔门通义，虽古今异时，此道无可违。

白话试译
先生说：“用政治来领导人。用刑法来整齐人，人求免子刑罚便算了，不感不服领导是可耻。若把德来领导人，把礼来整齐人，人人心中将感到违背领导是耻辱，自能正确地到达在上者所要领导他们到达的方向去。”

（四）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志于学：志者，心所欲往，一心常在此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 谓。故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孔于之所志所学，当通读本章自参之，更当通读《论语》全书细参之。能志孔子之所志，学孔子之所学，乃为读《论语》之最大宗旨。

而立：立，成立义。能确有所立，不退不转，则所志有得有守。此为孔于进学之第一阶段。

不惑：人事有异同，有逆顾，虽有志能立，或与外界相异相逆，则心易起惑。必能对外界一切言论事变，明到深处，究竟处，与其相互会通处，而皆无可疑，则不仅有立有守，又能知之明而居之安，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二阶段。

知天命：虽对事理本复有惑，而志行仍会有困。志愈进，行愈前，所遇因厄或愈大。故能立不惑，更进则须能知天命。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记义与职责。道义职责似不难知，然有守道尽职而仍穷因不可通者。何以当然者而竞不可通，何以不可通而仍属当然，其义难知。遇此境界，乃需知天命之学。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恒魋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末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为学，至于不惑之极，自信极真极坚，若已跻于人不能知，惟天知之之一境。然既道与天合，何以终不能行。到此始逼出知天命一境界。故知天命，乃立与不惑之更进一步，更高一境，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三阶段。

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于实有一极高无上之终极信仰，此种信仰，似已高出世界各大宗教主之上。孔子由学生信，非先有信而后学。故孔子教人，亦重在学。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孔于仅以所学教，不以所信教。孔子意，似乎非学至此境，则不易有此信，故不以信为教。此乃孔子与各宗教主相异处。故学孔子之学，不宜轻言知天命，然亦当知孔子心中实有此—境界。孔于既已开示此境界，则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者亦当悬存此一境界于心中，使他日终有到达之望。

耳顺：外界一切相异相反之意见与言论．一切违逆不顺之反应与刺激，既由能立不惑，又知天命而有以处之，不为所摇撼所迷惑，于是更进而有耳顺之境界。耳顺者，切听人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与道有不顺。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顺，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则不仅明于己，亦复明于人。不仅明其何以而为是，亦复明其何由而为非。一反一正，一彼一我，皆由天。斯无往而不见有天命，所以说耳顺，此乃孔子进学之第四阶段。

事物之进入于我心，其最要关键，在我之耳与目。本章专举耳顺，盖举此可以概彼。抑且目视由我及外，耳闻由外及我，论其自主之分量，微有区别又目视偏于形物，耳听深入心意。目见近而耳闻远，即古人前言往行，亦可归入耳闻一类。故举耳可以概目。学至于知天命，则远近正反，占今顺逆所见皆道．皆在天命中。将更忠于自尽，将益恕于待物。于己重在知其所当然，于人重在明其所以然。明其所以然则耳顺，一切不惑其有所违逆，于是而可以施教，可以为治，可以立己而立人，达己而达人。然则天命之终极，岂非仍是此道之大行?故人道之端，要在能反求诸己。忠恕之极，即是明诚之极，天人—贯，而弘道则在己。
从心所欲不逾矩：从，遵从义。或说：从字读如纵，放任义。矩，曲尺，规，圆规。规矩方圆之至，借以言—切言行之法度准则。此处言矩不言规，更见其谨言。圣人到此境界，一任已心所欲，可以纵已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自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洽。学问至此境界，即已心，即道义，内外合一。我之所为，莫非天命之极则矣。天无所用心而无不是，天不受任何约束而为一切之准绳。圣人之学，到此境界，斯其人格之崇高伟大拟于天，而其学亦无可再进矣。孔子此章，仅自言一已学问之所到达，未尝以天自拟。然孔子弟子即以孔子之人格拟于之不对阶而升。如上阐述，亦未见为逾分。

此章乃孔子自述其一生学之所全，其与年俱进之阶程有如此。学者因当循此努力，日就月将，以希优入于圣域。然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若妄以已比仿模拟之，则是妄意希天，且流为乡愿，为无忌惮之小人，而不自知矣。学者试玩学而篇之首章与末章，而循循自勉，庶可渐窥此章之深处。盖学而篇首末两章，只从浅处实处启示，学者可以由此从入。此章虽孔子之自道，无语不实，其中却尽有深处玄处。无所凭依而妄冀骤入，则转成谈空说玄，非孔子以平实教人之本意。

孔子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义天乎。”义与此章相发。自志学而立而不惑，皆下学。自此以往，则上达矣。知天命故不怨天，耳顺故不尤人。此心直上达天德，故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而知我者惟天。知命耳顺，固非学者所易企，而不怨不尤，则为学者所当勉。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千里之行，起于足下，学者就所能为而勉为之，亦无患乎圣学之难窥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十五岁时，始有志于学。到三十岁，能坚定自立了。到四十，我对一切道理能通达不再有疑惑。到五十，我能知道什么是天命了。到六十，凡我一切听到的，都能明白贯通，不再感到于心有违逆。到七十我只放任我心所欲，也不会有逾越规矩法度之处了。”

（五）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鲁大夫，三家之一，氏仲孙，名何忌。懿，其谥。其父僖子遗命何忌学礼于孔子，乃孔子早年期学生。后孔子为鲁司寇，主堕三家之都，何忌首抗命。故后人不列何忌为孔门之弟于。

无违：僖子贤而好礼，懿子殆不能谨守其父之教。孔子教以无违，盖欲其善体父命卒成父志。
樊迟御：樊迟名须，亦孔子弟子。为孔子御车，孔子以语懿子者告之。无违父命为孝，此特为懿子言之。父不皆贤，则从父未必即是孝。孔子之告樊迟，殆欲樊迟有所问，可以申其未尽之意。

何谓也：樊迟果不达而问。孔子乃言无违者，无违于礼，能以礼事亲，斯为孝。父母有不合礼，子女不当顺其非，必自以合礼者事父母，斯对父母为至敬，此即是孝。若顺亲非礼，是谓其亲不足与为善，又自陷非礼，此乃违逆其亲之甚。故无违为孝，乃为懿子一人言之。不违礼为孝，乃为天下万世一切人言之。其父果贤，子不违，仍是不违礼。孔子两次所言，义本相通。或说，时三家僭礼，故孔子以无违于礼警懿子，欲樊迟之转达。但孔子何不直告，而必待樊迟之再问而转达，似成曲解。若懿子能无违其父使之学礼之命，则其儆三家之僭者亦寓乎其中，可不烦樊迟之再达。

白话试译
孟懿问：“怎样是孝道？”先生说：“不要违逆了。”一日樊迟为先生御车，先生告诉他说：“孟孙问我孝道，我答他不要违逆了。”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先生说：“父母生时，当以礼奉事。死了，以礼葬，以礼祭。”

（六）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懿子之子，名彘。武，其谥。
唯其疾之忧：此句有三解。一，父母爱子，无所不至，因此常忧其子之或病。子女能体此心，于日常生活加意谨慎，是即孝。或说，子女常以谨慎持身，使父母唯以其疾病为忧，言他无可忧。人之疾，有非已所能自主使必无。第三说，子女诚心孝其父母，或用心过甚，转使父母不安，故为子女者惟当以父母之疾病为忧，其他不宜过分操心。孟子言父子之间不责善，亦此义。三说皆合理，第一说似对《论语》原文多一纡回，且于唯字语气不贴切。第三说当作唯父母疾之忧始合。今从第二说。

白话试译
孟武伯问“怎样是孝道?”先生说：“让你的父母只忧虑你的疾病。”

（七）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言偃字子游，孔子晚年弟子。

是谓能养：孔子谓世俗皆以能养为孝。

犬马皆能有养：此句有两解：犬守御，马代劳，亦能侍奉人，是犬马亦能养人。另一说，孟子曰：“食而不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是犬马亦得人之养，可见徒养口体不足为孝。前解以养字兼指饮食服侍两义，己嫌曲解。且犬马由人役使，非自能服侍人。果谓犬马亦能养人，则径曰犬马皆能养可矣，何又添出一有字。皆能有养，正谓皆能得人养。或疑不当以亲与犬马相比，然此正深见其不得为孝。孟子固已明言豕畜兽畜矣，以孟子解《论语》，直捷可信。今从后解。

不敬何以别乎：若徒知养而不敬，则无以别于养犬马。何孝之可言？

白话试译
子游问：“怎样是孝道?”先生说：“现在人只把能养父母便算孝了。就是犬马，一样能有人养着。没有对父母一片敬心，又在何处作分别呀？”

（八）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色难：此有两解。一，难在承望父母之颜色。《小戴记·曲礼》有云：“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能在无形无声中体会得父母之意，始是孝。一，孝子奉侍父母，以能和额悦色为难。《小戴记·祭法》有云：“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人之面色，即其内心之真情流露，色难仍是心难。前说指父母之色，后说指孝子之色。既是问孝，当直就子言。且前解必增字说之始可通，今从后解。

服其劳：服，操执义。

先生馔：先生或说指父兄，或说指长者。上言弟子，不言子弟，则指长者为是。馔，饮食也。或说：馔，陈列义。有酒食，先为长者陈设。两说同义依文法，当如前解。弟子事长者，有敬即可。子弟事父兄，则敬必兼以爱。

曾是以为孝乎：曾，犹乃也。谓乃只如此便谓孝乎?

以上四章皆问孝，而孔子所对各不同。或疑乃孔子因人施教，针对问者之短处与缺点。于是疑子游或能养而稍失于敬，子夏或对父母少温润之色，凡此皆属臆测。《论语》文辞简约，或当时间语有不同，孔于针对问语而各别为说，记者详孔子之言，而略各人所问，遂若问同而对异。学者且当就文寻绎，知孔子言孝道有此诸说，斯可矣，不宜离此多求。

白话试译
子夏问：“怎样是孝道?先生说：“ 难在子女的容色上。若遇有事，由年幼的操劳，有了酒食先让年老的吃这就是孝了吗?

（九）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回：颜回，字渊，孔子早年弟子，最为孔子所深爱。

不违如愚：不违，意不相背。有听受，无问难。如愚人，是即默而识之。

退而省其私：退，退自师处。私．谓颜子离师后之言行。或解私为燕居独处，似未允。

亦足以发：发者，发明，启发。于师说能有所发明，于所与语者能有以启发之。

回也不愚：孔子称其不愚，正是深赞其聪慧。

此章殆是颜于始从学于孔子，而孔子称之。若相处既久，当不再为此抑扬。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和颜回言，整日他没有反问、像愚鲁人一般。待他退下我省察他的私人言行，对我所言甚能发挥。回呀！他实是不愚呀”

（—O）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所以：以，因义。因何而为此事，此指其行为之动机与居心言。或说：以，为也。视其所为，可以知其人。

所由：由，经由义。同一事，取径不同，或喜捷径，或冒险路，或由平坦大道。此指其行为之趋向与心术言。

所安：安，安定安乐义。勉强为之，则不安不乐，易生改变。或则乐此不疲，安固无变。此指其行为之意态与情趣言。

视、观、察：此三字有浅深之次序。视从—节看，观从大体看，察从细微处看。

人焉廋哉；廋，藏匿义。由上述看人法，其人将无可藏匿。重言之，所以断言其无可藏匿，
此章孔子教人以观人之法，必如此多方观察，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然学者亦可以此自省，使已之为人，如受透视，亦不至于自欺。否则让自己藏匿了自己，又何以观于人? 或说，观人必就其易见者，若每事必观其意之所从来，将至于逆诈臆不信，诛心之论，不可必矣。然此章乃由迹以观心，由事以窥意，未有观人而可以略其心意于不论者，学者其细阐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要观察他因何去做这一事，再观察他如何般去做，再观察他做此事时心情如何，安与不安。如此般观察，那人再向何处藏匿呀！那人再向何处藏匿呀！”

（一一）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温故而知新：温，温燖义。燖者以火熟物。后人称急火曰煮，慢火曰温，温犹习也。故字有两解。一曰：旧所闻昔所知为故，今所得新所悟为新。一曰：故如故事典故。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制作，如汉代诸儒之所为。

可以为师：依前解，时时温习旧得而开发新知，此乃学者之心得。有心得，斯所学在我，能学即能教，故曰可以为师。若分温故知新为两事，故是外面所得，新仍是外面所得，总之是记问之学。所学在外，则知识无穷，记问虽博．非同心得，既非能学，即非能教。仅成稗贩，何足为师？然心得亦非凭空自创，乃从旧闻中开悟新知，使内外新旧融会成一，如是始可谓之学。依后解，事变无穷，所谓新者，皆古所未经，师所不传，若仅温故不能知新，则必有学绝道丧之忧矣。故惟温故而能知新，始能胜任为师。此两解，言异而义一，学者其细参之。

本章新故合一，教学合一，温故必求知新，能学然后能教。若仅务于记诵稗贩，不能开新，即不足以任教，义蕴深长。

白话试译
先生说：“能从温习旧知中开悟出新知乃可作为人师了。”

（一二）
子曰：“君子不器。”

器，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今之所谓专家之学者近之。不器非谓无用，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之谓通才。后人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才艺。”才艺各有专用，器，俗称器量，器量大则可以多受。识见高则可以远视，其用不限于一材一艺。近代科学日兴，分工愈细，专家之用益显，而通才之需亦因以益亟。通瞻全局，领导群伦，尤以不器之君子为贵。此章所言，仍是一种通义，不以时代古今而变。

今试以本章与上章相参，可见一切智识与学问之背后，必须有一如人类生命活的存在。否则智识仅如登记上账簿，学问只求训练成机械，毁人以为学则人道楛而世道之忧无穷矣。不可不深思。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君子不像一件器具（只旧供某一种特定的使用）。”

（一三）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行在言先，言随行后，亦敏于行而讷于言之义。

白话试译
子贡问如何才是一君子，先生说：“君子做事在说话前，然后才照他做的说。”

（一四）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忠信义。比，阿党义。《论语》每以君子小人对举。成指位言，或指德言。如谓在上位，居心宜公，细民在下．则惟顾已私，此亦通。然本章言君子以忠信待人，其道公。小人以阿党相亲，其情私。则本章之君子小人，乃以德别，不以位分。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待人忠信，但不阿私。小人以阿私相结，但不念信。”

（一五）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罔：此字有两解。一、迷惘义。只向外面学，不反之已心，自加精思，则必迷惘无所得。一、诬罔义。不经精思，不深辨其真义所在，以非为是，是诬罔其所学。后解由前解引申而来，当从前解。

殆：此字亦有两解。一、危殆义，亦疑义。思而不学，则事无征验，疑不能定，危殆不安。一、疲怠义。徒使精神疲怠，而无所得。后解借字为释，又属偏指．今从前解。
此章言学思当交修并进。仅学不思，将失去了自己。仅思不学，亦是把自己封闭孤立了。当与温故知新章参。

白话试译
先生说：“仅向外面学，不知用思想，终于迷悯了。汉知用思想，不向外面学，那又危殆了。”

（一六）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如小于鸣鼓而攻之。然言攻乎，似不辞，今从上解。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被端视此端亦然。墨翟兼爱，杨朱为我，．何尝非各得一端，而相视如水火。旧说谓反圣人之道者为异端，因举杨、墨、佛、老以解此章。然孔子时，尚未有杨、墨、佛、老，可见本章异端，乃指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偏，戒人勿专在对反之两端坚执其一。所谓异途而同归，学问当求通其全体、否则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歧途亡羊，为害无穷矣。一说，异端犹言歧枝小道。小人有才，小道可观，用之皆吾资，攻之皆吾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后世以攻异端为正学。今按：由此观之，本章正解，尤当警惕。

孔子平日言学，常兼举两端，如言仁常兼言礼，或兼言知。又如言质与文，学与思，此皆兼举两端，即《中庸》所谓执其两端。执其两端，则自见有一中道。中道在全体中见。仅治—端，则偏而不中矣。故《中庸》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

（一七）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仲由，字子路，孔子早年弟子”

诲女知之乎：女，同汝。诲，教也。孔子诲子路以求知之方。

人有所知，必有所不知，但界线不易明辨。每以不知为知，以不可知者为必可知。如问世界何由来，宇宙间是否真有一主宰，此等皆不可必知，孔于每不对此轻易表示意见，因此孔子不成为一宗教主，此乃孔子对人类知识可能之一种认识，亦孔子教人求知一亲切之指示。

又人类必先有所知，乃始知其有不知。如知马，始知非马，但不知其究为何物。然则我所谓知此物非马者，乃仅知我之不知其究为何物而已。人多误认此不知为知，是非之辨，遂滋混淆。《论语》此章深义，尤值细参。

白话试译
先生说：“由呀！我教你怎么算知道吧！你知道你所知，又能同时知道你所不知，才算是知。”

（一八）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亦孔子晚年弟子。

学干禄：干，求义。求禄即求仕。此处学字，犹言问。当孔子时，平民中优秀者，亦可进身贵族社会，而获得俸禄，此种人称曰士。当其服务则称曰仕。子张问孔于如何求仕。

疑、殆：疑指己心感其不甚可信者。殆指己心感其不甚可安 者。

尤、悔：尤，罪过，由外来。悔，悔恨，由心生。

阙、寡：阙，空义。此处作放置一旁解。寡，少义。

孔子不喜其门弟子汲汲于谋禄仕，其告子张，只在自己学问上求多闻多见，又能阙疑阙殆，再继之以慎言慎行，而达于寡过寡悔，如此则谋职求禄之道即在其中。

此章多闻多见是博学，阙疑阙殆是精择，慎言慎行是守之约，寡尤寡悔则是践履之平实。人之谋生求职之道．殆必植基于此。孔子所言，亦古今之通义。

白话试译
子张问如何求禄仕。先生说“多听别人说话，把你觉得可疑的放在一旁，其余的，也要谨慎地说，便少过。多看别人行事，把你觉得不安的，放在一旁，其余的，也要谨慎地行，便少悔。说话少过失，行事少后悔，谋求禄仕之道就在这里面了。”

（一九）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宜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鲁君，名蒋。哀，其谥。

孔子对曰：《论语》凡记君问，必称孔子对，乃尊君意。

举直错诸枉：直，正直义。枉，邪曲义。举谓举而用之。错字有两解，一谓废置之，则当云举直错枉，举枉错直，似多两诸字。一说错乃加置其上义诸，犹云之乎。举直加之乎枉之上则民服，举枉加之乎直之上则民不服。举措乃人君之大权，然举措有道，民之所服于君者，在道不在权。

此章孔子论政，仍重德化。人君能举直而置之枉之上，不仅直者服，即枉者亦服。故他日又曰：“能使枉者直”。盖喜直恶枉，乃人心共有之美德。人君能具此德，人自服而化之。然则私人道德之与政治事业，岂不如影随身，如响随声?此亦古今通义，非迂阔之言。

白话试译
鲁哀公问：“如何使民众服从?”孔子对道。举用正直的，放置在邪曲的上面，民众便服了。举用邪曲的，放置在正直的上面，民众便不服了。”

（二O）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于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鲁大夫，季孙氏，名肥。康，其谥。

以劝：劝，加勉义，努力义。以，犹而。

临之以庄：上对下为临。庄，恭庄严肃义。上能以恭庄严肃临下，其下自知敬其上，此乃人心美德相互间之感应。在上庄，斯在下者感以敬，此乃一礼之两面，亦即一德之所化。孔子论政，主德化，主礼治。要而言之，政治即是人道之一端，古今未有外于人道而别有所谓政治者。

孝慈则忠：孝者，孝其老。慈者．慈其幼。或说，在上者能孝慈，斯在下者能忠矣。今按上下文理，盖谓在上者能导民于孝慈，使各得孝其老，慈其幼，则其民自能忠于其上。在上者若能培养扶掖社会之美德，则社会自能以此一分美德报其上。盖美德在心，无往而不见此美德之流露。

举善而教不能：善指德，能指才。善者举之，不能者教之，在上者能同情其下，而加以扶掖奖进，则在下者自能劝勉努力，以奉事其上。

此章与上章略同义。先尽其在我，而在彼者自至。

白话试译
季康子问：“如何可使民众敬其上，忠其上，并肯加倍努力呀！”先生说：“你对他们能庄重，他们自会敬你。你让他们都能孝其老，慈其幼，他们自会忠于你。你拔用他们中间的善人，并教导他们中间不能的人，他们自会互相劝勉，加倍努力了。”

（二一）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于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奚不为政：犹云何不出仕从政。

书云：书指《尚书》。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两句即书语。今见伪古文《沼陈》篇。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友，善义。孝于父母，自亦善于兄弟。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此三句乃孔子语。施于有政，犹云施之有政。政者正也，谓行事有条理得其正。孔子谓在家孝弟，有条理得其正此亦是为政，又必如何才始是为政也。

孔子论政，常以政治为人道中一端，故处家亦可谓有家政。孔门虽重政治，然更重人道。苟失为人之道，又何为政可言?此乃孔子在当时不愿从政之微意，而言之和婉，亦极斩截，此所以为圣人之言。

或定此章在定公初年。定公为逐其君兄者所立，而定公不能讨其罪，是定公为不友，即不孝。孔子引书，盖亦微示讽切以晓鲁人，非泛然而已。其后孔子终事定公，则因逐君者已死，逐君者非定公，故孔子无所终怼于其君。又或说此章必发于定公毋兄尚在之时，应在昭公之末以前。两说相较，当从后说。或定在哀公时，则显然不合。

白话试译
有人对孔子说：“先生为何不从事政治呀”先生说：“古书里有两句话说‘孝啊!真是孝啊！又能友爱及你的兄弟。’只要在家施行孝弟正当有条理，那也是从事政治了，如何才算是从事政治呀！”

（二二）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大车无輗：大车，牛车也。乃笨重载货之车。车两旁有两长杠，古称辕。一横木缚两辕端，古称衡。一曲木缚横木下，古称轭。牛头套曲木下，可使较舒适。輗则是联结辕与横之小榫头。先于两辕端凿圆孔，横木两头亦各凿圆孔，与辕孔相对。輗，木制，外裹铁皮，竖串于辕与衡之两孔中，使辕与衡可以灵活转动，不滞固。

小车无軏：小车乃轻车，驾四马，古之猎车战车及平常乘车，皆轻车。轻车惟于车前中央有一辕，辕头曲向上，与横木凿孔相对，軏贯其中。横木下左右缚轭以驾马。内两马称骖，外两马称服。若车行遇拐弯，服马在外，转折改向，园轭与衡间有恬动，可以不损辕端，亦使车身安稳，不左右摇侧。

此章言车之行动，在车本身既有轮，又驾牛马，有辕与衡轭束缚之，但无輗与軏，仍不能灵活行动。正如人类社会，有法律契约，有道德礼俗，所以为指导与约束者纵甚备，然使相互间无信心，切人事仍将无法推进。信者，贯通于心与心之间，既将双方之心紧密联系，而又使有活动之余地，正如车之有輗軏。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人类若相互间无信心，我不知还能做得些什幺。正如车上的辕木与横木间，若没有了个灵活的接榫，无论大车小车，试问如何般行进呀？”

（二三）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十世可知也：一世为一代，古称三十年为一世，十世当三百年。或说王朝易姓为一代，十世即十代。疑子张所问，当属前一说。也同邪，乃问辞。子张问十世以后事可否前知。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因。因袭义。损益犹言加减，乃变通义。历史演进，必有承袭于前，亦必有所加减损益。观其所加减损益，则所以为变通者可知，而其不变而仍可通者亦可知。如是以往，虽百世三千载之久，其所因所变，亦复可知。

此章子张问，可否预知将来，孔子告以参考已往，孰因孰革，孰可常而孰当变，通观历史，即可预测将来。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论语》所陈，多属古今通义，所谓百世可知。

此章孔子历陈夏、殷、周三代之因革，而特提一礼字。礼，兼指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人心之内在，以及日常生活之现于外表，而又为当时大群体所共尊共守者。故只提一礼字，而历史演变之种种重要事项，都可综括无遗，且已并成一体。必具此眼光治史，乃可以鉴往而知来，而把握到人类文化进程之大趋。

孔子论学极重礼，人类社会亦时时必有礼，此乃历史之常。但礼必随时代而变，此乃礼之时。而变之中仍存有不变者，此乃礼之意。读《论语》，当知孔子之距现代，虽末及百世，亦已逾七十世。时不同，固不当拘其语，然仍当会其意，乃知孔子所谓百世可知，语非虚发。
又按：本章子张之问，盖有意于制作一代之礼法。可与颜渊问为邦章合参。

白话试译
子张问“十世以后的事，可预知吗?”先生说：“殷代因袭于夏礼，有些损益的，现在仍可考而知。周代因袭于殷礼，有些损益的，现在亦可考而知。将来有继周而起的，纵使一百世之久，我们也该可以预知呀。”

（二四）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非其鬼而祭之：鬼神有分言，有合言。此处单言鬼，或说非其鬼，乃指非其祖考。或说：祭非其鬼，乃通指淫祀。当从后说，可包前说。

谄也：祭有当祭不当祭。崇德报恩，皆所当祭。求福惧祸，皆所不当祭。祭非其鬼，乃指所不当祭，此则必有谄媚之心。谄媚则非人道。

见义不为：义者人之所当为，见当为而不为，是为无勇。

本章连举两事，若不伦类，然皆直指人心。盖社会种种不道与非义，皆由人心病痛中来，如谄与无勇皆是。孔门重仁，乃心教最要纲领。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不是你当祭的鬼而祭他，这是你存心谄媚。遇见你该当做的事不做，这是你没勇气。”

〇八佾篇第三

（一）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鲁大夫季孙氏。

八佾：佾，行列义。古代舞以八人为列。天子八佾，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十六人。或说：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今不从。季孙氏于其家庙之庭作八佾之舞，是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

是可忍也：此忍字有两解。一，容忍义。季孙氏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礼，此事可忍，何事不可忍。此乃孔子不满于鲁君不能制裁其大夫之僭肆。一，忍心义，季氏八佾舞于庭，上僭天子，近蔑其君，此事尚忍为，将何事不忍为。此指斥季氏。或说：孰，训谁。指人不指事。
孰不可忍，谓于准何人之所为而不可忍。故当从前解。今按：是可忍指事，孰不可忍指人，有事则必及人，不当拘泥作分别。季氏忍于其君，则又谁何而不可忍?是谁弑父与君，亦将忍而为之。本章与次章，皆责季氏与三家，非责鲁君，当从后解。
孔子重言礼，礼必有上下之分，遂若孔子存心袒护当时之在上者。其实不然。礼本于人心之仁，非礼违礼之事，皆从人心之不仁来。忍心亦其一端。此心之忍而不顾，可以破坏人群一切相处之常道。故孔子之维护于礼，其心乃为人道计，固不为在上者之权位计。

本篇皆论礼乐之事。礼乐为孔门论学论政之共通要点，故《论语》编者以此篇次学而为政之后。

或说：本篇不名季氏，而称八佾，是孔子深责其恶，故书其事以命篇。或说：篇名非出孔子，因下论第十六篇有季氏，故此改称八佾。然则《论语》篇名，当定于全书纂成之后。

白话试译
季孙氏在他家庙的庭中使用了周天子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行列，孔子说：“这等事，他都忍心做，什么事他不忍心做呀！”

（二）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三家：鲁大夫，孟孙、叔孙、季孙。

以雍彻：雍，周颂篇名。御同撤。古礼祭已毕，撤祭馔，乐人歌诗娱神。雍之篇为周天子举行祭礼临撤所唱之诗，三家亦唱雍诗撤祭馔。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此两句在雍诗中。相，傧相，助祭者。辟，训君。指诸侯。公者，二王之后于周封公，夏之后为杞，殷之后为宋。穆穆，美而敬之形容辞。周天了行祭礼，诸侯皆来助祭，杞宋二公亦与焉。天子则穆穆然，至美至敬。

奚取于三家之堂：堂，庙堂。雍诗所咏，于三家之庙堂无所取义。

此两章皆孔子深斥当时鲁三家僭礼不当。三家出鲁桓公后，于季氏家立桓公庙，遇祭，三家同此一庙。前章言季氏之庭，此章占三家之堂，皆指此一庙也。

白话试译
鲁国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举行家祭，祭毕撤馔之时，也命乐工唱雍之诗。先生说：“雍诗中说：‘四方诸侯都来助祭，天子仪容，那样穆穆地敬而美。’这在三家堂上唱来，有何意义呀!”

（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乃人与人间之真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若人心中无此一番真情厚意，则礼乐无可用。如之何，犹今云拿它怎办，言礼乐将不为之用也。孔子言礼必兼言乐，礼主敬，乐主和。礼不兼乐，偏近于拘束。乐不兼礼，偏近于流放。二者兼融，乃可表达人心到一恰好处。

礼乐必依凭于器与动作，此皆表达在外者。人心之仁，则蕴蓄在内。若无内心之仁，礼乐都将失其意义。但无礼乐以为之表达，则吾心之仁亦无落实畅遂之所。故仁与礼，一内一外，若相反而相成。

道家后起，力反儒家之言礼。老子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其实失于仁而为礼，则不仅薄而已，为伪为僭，无所不至，宜为乱之首。

孔子言礼，重在礼之本，礼之本即仁。孔于之学承自周公。周公制礼，孔子明仁。礼必随时而变，仁则亘古今而一贯更无可变。《论语》所陈，都属通义，可以历世传久而无变。学者读本篇，更当注意于此。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人心若没有了仁，把礼来如何运用呀！人心若没有了仁，把乐来如何运用呀！”

（四）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鲁人。或曰孔子弟子。

礼之本：礼之所由起，即礼之本原所在。

大哉问：孔子喜其问而称叹之。

礼与其奢也宁俭：礼本于人心之仁，而求所以表达之，始有礼。奢者过于文饰，流为浮华。俭者不及于程节，嫌于质朴。然奢则外有余而内不足，俭则内有余而外不足，同嫌于非礼。外不足，其本尚在。内不足，其本将失。故与其奢宁俭。

丧与其易也宁戚：人与人相交相处而有仁有礼。人有死生，人之相交相处，至于死生之际，而人心之仁益见，其礼亦益重。故又特举丧礼一端言之。易字有两解，一平易义。如地有易险，行于平易之地，其心轻放，履险则否。人之居丧，其心宁戚毋易。另一解，治地使平亦日易，故易有治办义。衣衾棺椁一切治办而哀情不足，是亦不足观。故曰宁戚。

礼有内心，有外物，有文有质。内心为质为本，外物为文为末。

林放殆鉴于世之为礼者，竞务虚文，灭实质，故问礼之本。然礼贵得中，本末兼尽。若孔子径以何者为礼之本答之，又恐林放执本贱末，其敝将如后世之庄老。故孔子仍举两端以告，与彼宁此，则本之何在自见，而中之可贵亦见。抑且所告者，具体着实，可使林放自加体悟。事若偏指，义实圆通语虽卑近，意自远到。即此可见圣人之教。

礼有文有节。如饮食之礼，为之簠簋笾豆垒爵，所以文之也。其本则污尊杯饮，惟俭而已。临丧之礼，为之衰麻哭踊之数，所以节之也。其本则哀痛惨怛，惟戚而已。若惟知有本，不文不节，亦将无礼可言。故孔子虽大林放之问，而不径直以所为本者答之。

白话试译
林放问：“什么是礼的本原?”先生说：“你所问，意义大了。一切的礼，与其过于奢侈，宁过在节俭上。丧礼与其过于治办，宁过在哀戚上。”

（五）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亡，通无。古书无字多作亡。本章有两解：一说：夷狄亦有君，不像诸夏竞于僭篡，并君而无之。另一说：夷狄纵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君。盖孔子所重在礼，礼者，人群社会相交相处所共遵。若依前一说，君臣尤是礼中大节，苟无君，其他更何足论。孔子专据无君一节而谓诸夏不如夷狄。依后说君臣亦仅礼中之一一端，社会可以无君，终不可以无礼。孔子撇开无君一节，谓夷狄终不如诸夏。晋之南渡，北方五胡逞乱。其时学者门第鼎盛，蔑视王室，可谓有无君之意，但必严夷夏之防以自保，故多主后说。宋承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积弊，非唱尊王之义，则一统局面难保，而夷狄之侵凌可虞，故多主前说。清儒根据孔子《春秋》，于此两说作持平之采择，而亦主后说。今就《论语》原文论，依后说，上句之字，可仍作常用义释之。依前说，则此之字，近尚字义，此种用法颇少见，今仍采后说。

再就古今通义论之，可谓此社会即无君，亦不可以无道。但不可谓此社会虽有道，必不可以无君。既能有道，则有君无君可不论。《论语》言政治，必本人道之大，尊君亦所以尊道，断无视君位高出于道之意，故知后说为胜。

白话试译
先生说：“夷狄虽有君，仍不如诸夏之无君。”

（六）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于泰山：旅，祭名。泰 l山在鲁。古者天子得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则祭山川之在其境内者。季氏乃鲁之大夫，旅于泰山，不仅僭越于鲁侯，抑且僭越于周天子。

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时为季氏家宰。

女弗能救与：女即汝，古通用。季氏所为非礼，为之家臣者，当设法救正。
呜呼：感叹辞。

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曾，乃也，诘问辞。曾谓，犹今云难道。林放知问礼之本，如泰山之神亦能如林放，将不受此非礼之谄祭。

孔子平日不轻言鬼神，言及鬼神，亦一本于人道，就人事常理作推断。守道有礼之人，将不纳他人违道非礼之谄媚。神，人所敬礼，亦必守道有礼，何可以无道非礼之事谄媚之?若泰山果有神，其神岂转不如林放。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果有泰山神否?孔子未尝言其必知。但果有神，必不能不如林放，则孔子信以为可知。

白话试译
季孙氏去祭泰山，先生告冉有道：“你不能救正这事吗？”冉有对道：“我不能。”先生叹息道：“唉!难道泰山神会不如林放吗？”

（七）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必也射乎：古射礼有四，一曰大射，天子诸侯卿大夫，当时之贵族阶层，用以选择其治下善射之土而升进使用之之礼也。二曰宾射，贵族相互间，朝见聘会时行之。三曰燕射，贵族于平常娱乐中行之。四曰乡射，行于平民社会，以习射艺。此章当指大射言。

揖让而升下：让，古借作攘。揖攘皆举手义。大射礼行于堂上，以二人为一耦，由阶升堂，必先相互举手揖攘，表示向对方之敬意。较射毕，互揖下

堂。

而饮：众耦相比皆毕，群胜者各揖不胜者，再登堂，取酒，相对立饮，礼毕。云揖让而升下者，凡升与下皆必揖让。而饮，礼之最后也。下字当连上升字读，不与而饮字连。

其争也君子：射必争胜，然于射之前后，揖让升下，又相与对饮，以礼化争，故其争亦不失为君子之争。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对人没有什么争，除却和人比射时。但先必相互作揖，才升到堂上去。比射后，又相互作揖才退下。胜者败者又必相互作揖了再升堂，举杯对饮。这样的争，还是君子之争呀。”

（八）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巧笑倩兮：倩，口旁两颊。人笑则两颊张动。此处用作笑貌美好之形容辞。兮，语辞，如今言啊。

美目盼兮：盼，目之黑白分明者。此处形容目睛转动时之美好貌。

素以为绚兮：素，白色。绚，文采义。此喻美女有巧笑之倩，美目之盼，复加以素粉之饰，将益增面容之绚丽。巧笑美目两句见于《诗·卫风》之硕人篇，惟三句相连，不见今三百篇中，或是逸诗。子夏不明此三句诗意而问于孔子。

绘事后素：古人绘画，先布五采，再以粉白线条加以钩勒。或说：绘事以粉素为先，后施五采，今不从。

礼后乎：子夏因此悟人有忠信之质，必有礼以成之。所谓忠信之人可以学礼，礼乃后起而加之以文饰，然必加于忠信之美质，犹以素色间于五采而益增五采之鲜明。

起予者商也：起，启发义。予，我也。孔子自指。子夏因论诗而及礼，孔子喜而赞之，谓其能起发我之心意。必如此，乃可与言诗。

此章亦是礼必有本之意。又见孔门论诗，必推明之于人事。文学本原在人生，故治文学者，必本于人生析求之，乃能发明文学之真蕴。此皆孔门论学要义。此章当与学而篇子贡言如切如磋章相参。

白话试译
子夏问道：“古诗说：‘巧笑倩啊，美目盼啊，再用素粉来增添她的美丽啊。’这三句诗指的是什么呢？”先生说：“你看绘画，不也是后始加素色吗?”子夏说：“不是说礼是后起之事吗？”先生说：“开发引起我心意的是商了。如他那样，才可和他言诗。”

（九）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杞不足征：杞，周之封国，乃夏代之后。征，证成证明义。

宋不足征：宋，亦周之封国，乃殷代之后。周之封建，兴灭国，继绝世，故封夏、殷二代之后于杞、宋。

文献：文指典籍．献指贤人。

此章孔子自言学夏、殷二代之礼，能心知其意，言其所以然，惜乎杞、宋两国之典籍贤人皆嫌不足，无以证成我说。然孔子生周室东迁之后，既是文献无征，又何从上明夏、殷两代已往之礼?盖夏、殷两代之典籍传述，当孔子时，非全无存。孔子所遇当世贤者，亦非全不能讲夏、殷之往事。孔子予博学深思，好古敏求，据所见闻，以会通之于历史演变之全进程。上溯尧、舜，下穷周代。举一反三，推一合十，验之于当前之人事，证之以心理之同然。从变得通，从通知变。此乃孔子所独有的一套历史文化哲学，固非无据而来。然虽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使皆能明其意，信其说，则不能不有憾于文献之不足。即在自然科学中，亦时有不能遽获证明之发见。何况人文学科之渊深繁赜。则无怪孔子有虽能言之而证成不足之叹。学者当知学问上有此一境界，惟不可急求而至。又本章可与为政篇殷因于夏礼章参互并读。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能说夏代之礼，惜乎杞国不够为我说作证明。我能说殷代之礼，惜乎宋国不够为我说作证明。这因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和贤人皆不足之故。否则我准能把来证成我说了。”

（一0）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禘：周制，旧天子之丧，新天子奉其神主入庙，必先大祭于太庙，上自始祖，下及历代之祖皆合祭，谓之禘。又称吉禘。禘者，谛也。遇合祭，列祖先后次序，当审禘而不乱。又每五年一禘祭，为常祭中之大者，亦在太庙，为合祭，与群庙各别之祭不同，亦与郊天之祭不同。诸侯惟不当郊天，然亦有禘祭。鲁文公时，跻升其父僖公于闵公之前。僖公虽为闵公之庶兄，然承闵公之君位，今升于闵公前，是谓逆祀，《春秋》讥之。定公八年，曾加改正。然其事出于阳虎，此后殆仍是僖跻闵前。此章之禘，当不指吉禘。因孔子仕鲁，在定公十四年，此时未有国丧。定公之卒，孔子已去鲁，故知不指吉禘言。然则此章之禘，乃指五年之禘祭。

既灌而往：灌，借作裸字，又作盥，乃酌鬯初献之名。鬯者，煮香草为郁，和黍酿酒，其气芬芳，以之献于尸前。孔子不赞成鲁之逆祀，故于禘祭不欲观。但亦不欲直言。灌在迎牲之前，灌毕而后迎牲，尚是行礼之初。白灌以往即不欲观，无异言我不欲观有此禘礼。

本篇二十六章，多论当时之礼乐。然时移世易，后世多不能明其意义之所在。如本章，后儒纷纷考订，莫衷一是。今酌采一说，其他则略。非谓古礼必当考。特由此可以窥见孔子当时论礼之大意，此亦有古今通义存焉，固不当以自己时代之主观，而对历史往事尽作一笔抹杀之轻视。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对禘礼，只待香酒初献灌之后，便不想再看下去了。”

（一一）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不知也：本章承上章来。孔子不赞成鲁之禘礼，或人因此为问。孔子不欲深言，故诿曰不知。
示诸斯乎：一说：示，同视。又一说：示，当作寘，同置。斯指下文掌字。从前解，孔子既答或人曰不知，又云如有知其说者，其于天下事，将如看自己手掌般，一切易明。从后解，谓天下如置诸掌，如孟子谓：“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两解均可通，今姑从后解。

指其掌：此《论语》记者记孔子言时自指其掌。

本章亦孔子平日主张以礼治天下之意。盖报本追远之义，莫深于禘，此乃斟酌乎人心之同然而始有此礼。《左传》昭公八年载，阳虎欲去三桓，乃顺先公而祈焉。可见文公之逆祀，其事悖于人心，鲁人不之服。故下距一百十五年，阳虎欲为乱，犹借此以收人心，并以彰三桓之非。盖鲁政主于三桓，鲁之失礼，即三桓之失政。昧于礼意者，亦可谓若文公之跻僖于闵，亦人子孝亲之心，而不知其大悖礼而可以召乱。《中庸》有言，“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可为此章之注脚。孔子毕生崇拜周公，实深有契乎周公制礼以治天下之深旨。盖礼治即仁治，即本平人心以为治。礼本乎人心，又绾神道人伦而一之，其意深远，非人人所能知。故孔子答或人曰不知，不仅为鲁讳，亦实有所难言。

又按：秦汉以下，多侈言以孝治天下，不知孝而违礼，亦将陷于不仁。不仁则不足以为孝。如宋之有濮议，明之有大礼议，此与孔子之不欲观于鲁之禘，皆脉络相承。今虽时异世易，古人之所争于礼禘者，今多不识其意旨之所在。纵日考礼议礼，其事非尽人所能，然古人言礼之意，则终不可以不知。故于此两章，粗为阐述其大义。

白话试译
有人问：关于禘祭之礼的说法。先生说：“我不知呀！若有能知禘礼说法的人，他对整个天下，正像摆在这里呀！”先生一面说，一面指着自己的手掌。

（十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如在：此祭字指祭祖先。

祭神如神在：此指祭天地之神。祭礼本对鬼神而设，古人必先认有鬼神，乃始有祭礼。但孔子平常并不认真讨论鬼神之有无，只临祭时必诚必敬，若真有鬼神在其前。此两句，乃孔子弟子平时默观孔子临祭时情态而记之如此。或说，此两句乃古语，下文子曰云云，乃孔子因此语而感发为说，今不从。

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虽极重祭礼，然尤所重者，在致祭者临祭时之心情。故言苟非亲自临祭，纵摄祭者亦能极其诚敬，而于我心终是阙然，故云祭如不祭。盖我心思慕敬畏之诚，既不能亲切表达，则虽有牲牢酒醴，香花管乐，与乎摄祭之人，而终是失却祭之真意。此乃孔子平日所言，记者记其言．因连带记及孔子平日临祭时之诚敬，以相发明。

本章发明孔子对祭礼之意见。然孔子平日似未曾特有一番理论以表达其对祭礼之意见，本章亦仅就其日常之心情实感而道出之。此等处，学者最当细细体玩。因孔子论学，都就人心实感上具体指点，而非凭空发论，读《论语》者首当明白此义，并当知吾人虽生两千五百载之后，而有时我心之所实感，仍可与孔子当年有同感。人心大同，不为古今而殊，可于孔子之言，弥见其亲切而有味。

白话试译
先生在祭祖先时，好像真有祖先们在受祭。他祭神时，也好像真有神在他面前般。先生说：“我若不亲身临祭，便只如不祭。’

（十三）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卫大夫。

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古有此语，贾引为问。奥，古人居室之西南隅，乃一家尊者所居。灶乃烹治食物之所。或说：古人祭灶，先于灶径，即灶边设主祭之。毕，又迎尸于奥，摆设食物再祭之。主以木为，古人谓神即栖于此上。尸以人为，祭时由一人扮所祭之神谓之尸。此章奥与灶实指一神，盖谓媚君者．顺于朝廷之上，不若逢迎于燕私之际。或谓奥灶当直指人言，居奥者虽尊，不如灶下执爨者实掌其饮食，故谓媚奥不如媚灶。奥指卫君之亲幸，灶指外朝用事者。或曰：王孙贾引此语问孔子，意欲讽孔子使媚己。或曰：王孙贾或因孔子曾见南子，疑孔子欲因南子求仕，故隐喻借援于官阃，不如求合于外朝。此乃贾代孔子谋，非欲孔子之媚于己。

获罪于天，无所禘也：孔子意，谓但知依理行事，无意违理求媚。卫君本所不欲媚，何论于朝廷之上，抑燕私之际乎?抑义何论于近幸之与权臣乎?

白话试译
王孙贾问道：“俗话说的，与其在奥处求媚，不如在灶处求媚，这是什么意思呀？”先生说：“不是这样的。若获罪了上天，什么去处也用不上你的祷告了。”

（一四）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监于二代：监，犹视也。二代指夏、殷。

郁郁乎文哉：文指礼乐制度文物，又称文章。郁郁，文之盛貌。历史演进，后因于前而益胜，礼乐日备，文物日富，故孔子美之。

吾从周：孔子自称能言夏、殷二代之礼，又称周监于二代，而自所抉择则曰从周。其于三代之礼，先后文质因革之详，必有其别择之所以然，惜今无得深求。然孔子之所以教其弟子，主要在如何从周而更有所改进发挥，此章乃孔子自言制作之意。否则时王之礼本所当遵，何为特言吾从周?

按：三代之礼，乃孔子博学好古之所得，乃孔子之温故。其曰“吾从周”，则乃孔子之新知。孔子平日所告语其门弟子者，决不于此等历史实迹绝口不道，然《论语》记者则于此等实迹皆略而不详。读者必当知此意，乃可与语夫“好古敏求”之旨。若空言义理，而于孔子以下历史演进之实迹，皆忽而不求，昧而不知，此岂得为善读《论语》，善学孔子。

白话试译
先生说：“周代看了夏、殷二代（之演进），它的一切制度礼乐文章，何等美盛呀！我是主张遵从周代的。”

（一五）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子入大庙：大，读太。太庙，鲁祭周公之庙。时孔子当在青年，始仕于鲁，得入太庙助祭。

每事问：祭事中礼乐仪式，乃及礼器所陈，孔子每事必问，若皆不知。

孰谓鄹人之子知礼：鄹，鲁小邑，孔子父叔梁纥尝为鄹邑大夫，孔子生于此。字或作陬。鄹人之子，不仅指其少年，亦轻视之辞。时孔子已先有知礼之名，而于太庙中种种礼器仪文皆若不知，故或人疑之。

子闻之：事后孔子闻此或人之语。

是礼也：此也字通作邪，乃疑问辞。孔于非不知鲁太庙中之种种礼器与仪文，然此等多属僭礼，有不当陈设举行于侯国之庙者。如雍之歌不当奏于三家之堂，而三家奏之以彻祭。有人知其非礼，不欲明斥之，乃伪若不知，问适所歌者何诗。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事正类此。此乃一种极委婉而又极深刻之讽刺与抗议。浅人不识，疑孔子不知礼，孔子亦不明辨，只反问此礼邪?孔子非不知此种种礼，特谓此种种礼不当在鲁之太庙中。每事问，冀人有所省悟。旧注“是礼也”三字为正面自述语，谓此乃孔于敬谨自谦，知而犹问，即此是礼。两说相较，所辨只在一也字之正反语气上，而孔子在当时之神情意态，判若两人。昔人谓读书贵能识字，洵不虚矣。

本章记孔子少年时初进鲁太庙一番神情意态，而孔子当时之学养与其抱负，亦皆透切呈现，活跃在眼前。学者须通读《论语》全书而善自体会之，庶可更深领略此一章神味之深厚。

白话试译
先生初进太庙，遇事辄问。或人说：“哪个人说这一位鄹邑的年轻人知礼呀？他跑进太庙，什么事都要问。”先生听到了，说：“那些就算是礼吗？”

。(一六)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古之射，张一布，称为侯。或画五采画兽，为正。或於布中心贴一皮，或熊或虎或豹，为鹄。不主皮，或说：射以观德，但主於中，不主

贯革。皮即革也。或说：主皮之射见《仪礼·乡射礼》，贯革之射见《小戴礼·乐记》，二者有别。贯革谓射穿甲革，如养由基射甲彻七札之类，此乃军射。礼射则用皮侯，不用革。今按：射必主中，断无不主中而为射者。射不主皮，既不能解为不主中，则上说但主中不主贯，自为正解。射既有 “中”与“贯”之别，则贯指革言，亦自无疑。射不主皮，谓皮可以该布，又何不可以该革？故知上解主皮为贯革，通上下文而说之，亦自见其可信。《仪礼》《小戴礼》其书皆出《论语》后，不得以两书或言主皮，或言贯革，遂谓《论语》言主皮决不指贯革。

为力不同科：科，等级义。人力强弱不同等，故射主中，不主贯。汉儒因见《仪礼》言主皮，《小戴礼》言贯革，疑《论语》此章“不主皮”不言贯革，遂疑此句“为力不同科”另属一事，不连上文。因解“为力”乃为力役之事，丁强任力役亦分科。然当役不得称为力，此解牵强。今不从。

古之道也：《乐记》，”武王克商，散军郊射，而贯革之射息。此谓自武王克商，示天下已平，不复尚多力能杀人，故息贯革之射，正与《论语》此章所言相同。今若分《乐记》贯革与《论语》主皮为二，则“射不主皮古之道也”语义难解。盖下逮春秋，列国兵争，复尚力射，如养由基穿七札，见称当时，故孔子慨叹而称古道。若必本《仪礼》为说，《仪礼》显出《论语》后，岂其所记各射，孔子时皆不然，而嘅称为古之道乎 朱子注此章，不用汉儒古说，以贯革说主皮，以本章三句通为一气读之，最为允惬。清儒必据古注驳朱注，於“射不主皮”一语，多引古礼文，而於“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两语，终无确说。就本章文气语法字义平直求之，知朱注不可易。其说古礼容有违失，终无害於其释大义之是当。

白话试译
先生说：“比较射艺，不主要在能射穿皮革，因各人体力有不同，这是古人的道理呀!”

(一七)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告朔：此有两说：一，周礼，天子於每岁冬季，颁发来岁每月之朔日，遍告於诸侯，诸侯受而藏之於其始祖之庙。每月朔，请於庙而颁之於国人，称告朔。告，音古笃反。又一说，周天子於岁终以来岁十二月之朔布告天下诸侯，诸侯以饩羊款待告朔之使者。告朔，上告下也，告读如字。

饩羊：依上说，告朔兼有祭，其礼用一羊，杀而不烹。凡牲，系养曰牢，烹而熟之曰飨，杀而未烹曰饩。依下说，饩谓馈客。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依上说，鲁文公时，《春秋》已有四不视朔之记载，殆在哀公时而此礼废，而有司犹供此羊。爱，惜义。子贡惜其无实枉杀，故欲去之。孔子则谓告朔之礼虽不行，而每朔犹杀羊进庙，则使人尚知有此礼。若惜羊不进，则此礼便忘，更可惜。依下说，周天子不复告朔于诸侯而鲁之有司循例供羊，故子贡欲去之。

今按：本章有两解。周天子颁告朔于邦国，于礼有征。然谓天子不复告朔，而鲁之有司仍供此羊。此羊本以馈使者，使者既不来，试问于何馈之，其说难通。盖周自幽、厉以后，即已无颁告朔之礼。畴人子弟分散，鲁秉周礼，自有历官，故自行告朔之礼。就《论语》本章
言，仍当依上说为是。

白话试译
子贡欲把每月在庙告朔所宰的那头腥羊也去了。先生说：“赐呀！你爱惜那一羊，我爱惜那一礼呀。”

（十八）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此章所言，盖为鲁发。时三家强，公室弱，人皆附三家，见孔子事君尽礼，疑其为谄也。凡读《论语》章旨不明，可参以诸章之编次。此处上下章皆言鲁事，故知此章亦为鲁发。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事君能尽礼的，世人反说他是谄。

（十九）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定公：鲁君，名宋。定，其谥。哀公之父。

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君于臣称使，臣对君称事。定公此问，显抱君臣不平等观念。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虽有上下之分，然双方各有节限，同须遵守，君能以礼待臣，

臣亦自能尽忠遇君。或曰，此言双方贵于各尽其己。君不患臣之不忠，患我礼之不至。臣不患君之无礼，患我忠之不尽。此义亦儒家所常言，然孔子对君之问，则主要在所以为君者，故采第一说。

本章见社会人群相处，贵能先尽诸己，自能感召对方。

白话试译
定公问：“君使唤臣，臣奉事君，该如何呢？”孔子对道：“君能以礼使臣，臣自会尽忠奉君了。”

（二0）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关睢：《诗经·国风》之首篇。此诗咏一君子，思得淑女为配。当其求而未得，至于辗转反侧，寤寐思之，此必有一段哀思。及其求之既得，而钟鼓乐之，琴瑟友之，此是一番快乐之情。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发于人心之情感，而哀乐为之主。淫，过量义。伤，损害义。乐易逾量，转成苦恼。哀易抑郁，则成伤损。然其过不在哀乐之本身。哀乐者，人心之正，乐天爱人之与悲天悯人，皆人心之最高境界，亦相通而合一。无哀乐，是无人心。无人心，何来有人道?故人当知哀乐之有正，惟当戒其淫伤。

此章孔子举关雎之诗以指点人心哀乐之正，读者当就关雎率本诗实例，善为体会。又贵能就己心哀乐，深切体之。常人每误认哀乐为相反之两事，故喜有乐，惧有哀。孔子乃平举合言之，如成一事。此中尤具深义，学者更当体玩。孔子言仁常兼言知，言礼常兼言乐，言诗又常兼言礼，两端并举，使人容易体悟到一种新境界。亦可谓理智与情感合一，道德与艺术合一，人生与文学合一。此章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凡《论语》中所开示之人生境界，学者能逐一细玩，又能会通台一以返验诸我心，庶乎所学日进，有欲罢不能之感。

或解此章专指乐声言，不就诗辞言。然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诗之言与词，仍其本。专指乐声，使人无所寻索，今不取。

白话试译
先生说：“关雎那一章诗，有欢乐，但不流于放荡。有悲哀，但不陷于伤损。

（二一）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我：名予，孔子早年弟子。

社：古人建国必立社，所以祀其地神，犹今俗有土地神。立社必树其地所宜之木为社主。亦有不为社主，而即祀其树以为神之所凭依者。今此俗犹存。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代所树社术及所为社主各不同。夏居河东，其野宜松。殷居毫，其野宜柏。周居酆镐，其野宜粟。此皆苍老坚久之材，故树以为社。然特指三代之都言，不谓天下皆以此三树为社。

曰：使民战栗：曰字承上文。宰我既告哀公三代社树不同，又云周人所以用栗，乃欲使民战栗。战栗，恐惧貌。栗，今作傈。或说此乃宰我欲劝哀公用严政，故率意牵搭为讽。或说古者杀人常在社，时三家专政，哀公意欲讨之，故借题问社，此乃隐语示意，宰我所答，隐表赞成。或说哀公四年毫社灾，哀公之问，或在此年。时孔于犹在陈，故下文曰“子闻之”。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事已成，不再说之。遂，行义。事已行，不复谏。事既往，不追咎。此三语实一义。或说乃孔子责宰我告君以使民战栗。一说乃孔子讽劝哀公。盖孔子既闻哀公与宰我此番之隐谋，而心知哀公无能，不欲其轻举。三家擅政，由来已久，不可急切纠正。后哀公终为三家逼逐，宰我亦以助齐君谋攻田氏见杀。今采后解，虽乏确据，而宛符当时之情事。

白话试译
哀公问宰我关于社的事。宰我答道：“夏后氏用松为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宰我又说：‘用粟是要使民战栗，对政府有畏惧。’”先生听到了，说： “事已成，不须再说了。事既行，也不须再谏了。已往之事，也不必再追咎了。”

（二二）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齐桓公相，名夷吾。桓公尊之曰仲父。器，言器量，或言器度。器之容量有大小，心之容量亦有大小。识深则量大，识浅则量小，故人之胸襟度量在其识。古人连称器识，亦称识量，又称识度。管仲器小，由其识浅，观下文可知。

管仲俭乎：俭，悭吝义。或人闻孔子评管仲器小，疑其悭吝。今人亦讥悭吝昔曰小器。

管氏有三归：一说：古谓女嫁曰归。古礼诸侯娶三姓女，管仲亦娶三姓女。一说：归，通馈。古礼天子四荐，诸侯三荐，桓公许管仲家祭用三牲之献一说：三归，台名，为藏货财之所。一说：三归谓三处采邑。一说：三归指市租言。今按：第一、第二说，是其僭不知礼。第三、第四、第五说，是其富，皆非不俭。或曰：三归谓其有三处府第可归，连下文官事不摄，最为可从。

官事不摄：摄，犹兼义。管仲有府第三处，囡事设官，各不兼摄。则其钟鼓帷帐之不移，而具可知。其美女之充下陈者，亦或三处如一可知。此见管仲之奢侈不俭，亦即其器小易盈，乃一种自满心理之表现。

然则管仲知礼乎：或人闻孔子言，管仲既非悭吝，或是知礼，故再问。

树塞门：古人屏亦称树。塞，蔽义。古礼，天子诸侯于门外立屏以别内外，而管仲亦如之，此见管仲之骄僭不逊，亦其器小易盈之
证。

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好，谓好会。古礼两君相宴，主人酌酒进宾，宾在筵前受爵，饮毕，置处爵于坫上，此谓反爵。坫，以土筑之，可以放器物为两君之好有反坫，则可移而彻之。后世改以木制，饰以朱漆，略如今之矮脚几。宾既反爵于坫，乃于西阶上拜谢，主人于东阶上答拜，然后宾再于坫取爵，洗之，酌酒献主人，此谓之酢。丰人受爵饮，复放坫上，乃于东阶上拜，宾于西阶答拜，然后主人再取爵，先自饮，再酌宾，此谓之酬。此反爵之坫，仅天子与诸侯得有之。若君宴臣，仅置爵于两竹筐之内，此两竹筐置堂下，不置堂上。今管仲乃大夫，而堂上亦有反爵之坫，安得谓知礼?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孔子盛称其功业，但又讥其器小，盖指管仲即以功业自满。若以管仲比之周公，高下显见矣。然孔子固非轻视功业。读者以此章与宪问篇孔子评管仲章参读可见。

白话试译
先生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呀！”或人说“管仲生活得很俭吗？”先生道：“管仲有三处家，各处各项职事，都设有专人，不兼撮，哪好算俭？”或人说：“那么管子知礼吗？”先生说：“国君在大门外有屏，管仲家大门外也有屏。国君宴会，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宴窖也自那样的土几。若说管仲知礼，谁不知礼呵?”

（二三）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语鲁太师乐：语，告也。太师，乐官名。

始作，翕如也：古者乐始作，先奏金，鼓钟。翕，合义。翕如，谓钟声既起，闻者皆翕然振奋，是为乐之始。

从之，纯如也：从，亦可读为纵。钟声既作，八音齐奏，乐声自此放开。纯，和谐义。其时器声人声，堂上堂下，互相应和，纯一不杂，故说纯如也。

皦如也：皦，清楚明白义。其时人声器声，在一片纯和中，高下清浊，金革士匏，各种音节，均可分辨明析，故说皦如也。

绎如也：绎，连续义，相生义。是时一片乐声，前起后继，络绎而前，相生不绝，故说绎如也。

以成：一套的乐声，在如此过程中完成。

或说：乐之开始为金奏，继之以升歌，歌者升堂唱诗，其时所重在人声，不杂以器声，其声单纯，故曰纯如也。升歌之后，继以笙入，奏笙有声无辞而笙音清别，故曰皦如也。于是乃有间歌．歌声与笙奏间代而作，寻续不绝，故曰绎如也。有此四奏，然后合乐，众人齐唱，所谓洋洋乎盈耳也。如是始为乐成。古者升歌三终，笙奏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也。两说未知孰为本章之正解，今姑采前说。

白话试译
先生告诉鲁国的太师官说：“乐的演奏之全部进程是可知了。一开始，是这样地兴奋而振作，跟着是这样地纯而和谐，又是这样地清楚而明亮，又是这样地连绵而流走，乐便这样地完成了。”

（二四）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封人请见：仪、卫邑。封人，举封疆之官。扎子过其地，故请见。

至于斯：斯，指仪邑。

从者见之：之，指仪封人。从着，孔子弟子随行者，见仪封人于孔子。

二三子何患于丧乎：二三子，仪封人呼孔子弟子而语之。丧，失位义。孔子为鲁司寇，去之卫，又去卫适陈，仪封人告孔子弟子，不必以孔子之先位为忧。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铎，大铃。金口木舌，故称木铎。古者天子发布政教，先振木铎以警众。今天下无道，天意似欲以夫子为木铎，使其宣扬大道于天下，故使不安于位，出外周游。

白话试译
卫国仪邑的封疆官，请见于孔子，他说：“一向有贤人君子过此，我没有不见的。”孔子的弟子们领他去见孔子。他出后，对孔子的弟子们说：“诸位，何必忧虑你们先生的失位呢?天下无道久了，天意将把你们夫子当做木铎（来传道于天下呀!）。”

（二五）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又作磬，作招，舜代乐名。

尽美：指其声容之表于外者。如乐之音调，舞之阵容之类。

尽善：指其声容之蕴于内者。乃指乐舞中所涵蕴之意义言。

武：周武王乐名。古说：帝王治国功成，必作乐以歌舞当时之盛况。舜以文德受尧之禅，武王以兵力革商之命。故孔子渭舜乐尽美又尽善，武乐虽尽美，未尽善。盖以兵力得天下，终非理想之最善者。

白话试译
先生说：“韶乐十分的美了，又是十分的善。武乐十分的美了，但还未十分的善。”

（二六）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居上不宽：在上位，主于爱人，故以宽为本。

为礼不敬：为．犹行。行礼以敬为本。

临丧不哀：临丧，如临祭临事之临，犹言居丧。

何以观之：谓苟无其本，则无可以观其所行之得失。故居上不宽，则其教令施为不足观。为礼不敬，则其威仪进退之节不足观。临丧不哀，则其擗踊哭泣之数不足观。或说：本章三句连下，皆指在上位者，临丧当解作吊丧，兹不取。

白话试译
先生说：“居上位，不能宽以待下，遇行礼时不能敬，临遭丧事，没有哀戚，我再把什么来看察他呢？”

〇里仁篇第四

（一）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里仁为美：一说：里，邑也。谓居于仁为美。又一说：里，即居义。居仁为美，犹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今依后说。

择不处仁：处仁，即居仁里仁义。人贵能择仁道而处，非谓择仁者之里而处。

焉得知：孔子每仁知兼言。下文云知者利仁，若不择仁道而处，便不得为知。

孔子论学论政，皆重礼乐，仁则为礼乐之本。孔子言礼乐本于周公，其言仁，则好古敏求而自得之。礼必随时而变，仁则古今通道，故《论语》编者以里仁次八佾之后。凡《论语》论仁诸章，学者所当深玩。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人能居于仁道，这是最美的了。若择身所处而不择于仁，哪算是知呢?”

（二）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约：穷困义。

安仁：谓安居仁道中。

利仁：知仁之可安，即知仁之为利。此处利字，乃欲有之之义。人之所以为人，主要在心不在境。外境有约有乐，然使己心不能择仁而处，则约与乐皆不可安。久约则为非，长乐必骄溢矣。仁者，处己处群，人生一切可久可大之道之所本。仁乃一种心境，亦人心所同有，人心所同欲。桃杏之核亦称仁，桃杏皆从此核生长，一切人事可久可人者，皆从此心生长，故此心亦称仁。若失去此心，将如失去生命之根核。浅言之，亦如失去其可长居久安之家。放无论外境之约与乐，苟其心不仁，终不可以久安。安仁者，此心自安于仁，如腰之忘带，足之忘履，自然安适也。利仁者，心知仁之为利思欲有之。

本章承上章，申述里仁为美之意。言若浅而意则深。学者当时时体玩，心知有此，而于实际人生中躬修实体之，乃可知其意味之深长。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不仁的人，将不能久处在困约中，亦不能久处在逸乐中。只有仁人，自能安于仁道。智人，便知仁道于他有利，而想欲有之了。”

（三）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此章，语更浅而意更深。好人恶人，人孰不能?但不仁之人，心多私欲，因多谋求顾虑，遂使心之所好，不能真好。心之所恶．亦不能真恶。人心陷此弱点，故使恶人亦得攘臂自在于人群中，而得人欣羡，为人趋奉。善人转受冷落疏远，隐藏埋没。人群种种苦痛罪恶，胥由此起。究其根源，则由人之先自包藏有不仁之心始。若人人能安仁利仁，使仁道明行于人群间，则善人尽得人好，而善道光昌，恶人尽得人恶，而恶行匿迹。人人能真有其好恶，而此人群亦成为一正义快乐之人群。主要关键，在人心之能有其好恶，则人心所好自然得势，人心所恶自不能留存。此理甚切近，人人皆可反躬自问，我之于人，果能有真好真恶否?我心所好恶之表现在外者，果能一如我心内在之所真好真恶否？此事一经反省，各可自悟，而人道之安乐光昌，

必由此始。此章陈义极亲切，又极宏远。极平易，又极深邃。人人能了解此义，人人能好恶人，则人道自臻光明，风俗自臻纯美。此即仁者必有勇之之说。
人心为私欲所障蔽，所缠缚，于是好恶失其正，有好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此又不能好之一征。惟仁者其心明通，乃始能好人恶人，此又仁者必有知之说。知勇之本皆在仁，不仁则无知无勇，恶能好恶？并好恶而不能，此真人道之至可悲矣。

本章当与上章连看。不仁之人，处困境，不能安。处乐境，亦不能安。心所喜，不能好。心所厌，不能恶。循至其心乃不觉有好恶。其所好恶，皆不能得其正。人生种种苦痛根源，已全在此两章说出。能明得此两章之涵义，其人即是一智人，一勇者。然此两章陈义虽深．却近在我心，各人皆可以此反省，以此观察他人，自将无住而不见此两章陈义之深切著明。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只有仁者，能真心地喜好人，也能真心地厌恶人。”

（四）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志，犹云存心。志于仁，即存心在仁。此章恶字有两解。一读如好恶之恶，此紧承上章言。上章谓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然仁者必有爱心，故仁者之恶人，其心仍出于爱。恶其人，仍欲其人之能自新以反于善，是仍仁道。故仁者恶不仁，其心仍本于爱人之仁，非真有所恶于其人。若真有恶人之心又何能好人乎?故上章能好人能恶人，乃指示人类性情之正。此章无恶也，乃指示人心大公之爱。必兼看此两章，乃能明白上章涵义深处。

又一说：此章恶字读如善恶之恶。大义仍如前释。盖仁者爱人，存心于爱，可以有过，不成恶。今姑从前说。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只要存心在仁了，他对人，便没有真所厌恶的了。”

（五）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得之不处也：处，安住义。得之二字或连上读，则疑若有以不道得之之嫌。连下读，则偶而得之之意自显。

得之不去也：去，违离义。富贵贫贱，有非求而得之者。著在己无应得此富贵之道，虽富贵，君子将不安处。若在己无应得此贫贱之道，虽贫贱，君子将不求去。君子所处惟仁，所去惟不仁，若求得富贵，去贫贱，斯将为不仁之人矣。

去仁恶乎成名：常人富贵则处，贫贱则去。君子仁则处，不仁则去。君子之名成于此。若离于仁，恶乎成君子之名?

无终食之间违仁：终食之间，谓一顿饭时。违，离去义。无终食之间违仁，是无时无刻违仁。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两是字指仁。造次，匆促急遽之时。颠沛，颠仆困顿之时。于此之际而不违仁，故知君子无时无刻违仁。

《论语》最重言仁。然仁者人心，得自天赋，自然有之。故人非求仁之难，择仁安仁而不去之为难。慕富贵，厌贫贱。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处一切境而不去仁，在一切时而无不安于仁，故谓之君子。此章仍是里仁为美之意。而去仁之说学者尤当深玩。

或说：君子去仁以下二十七字当自为一章，今仍连上节作一章说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富与贵，人人所欲，但若不以当得富贵之道而富贵了，君子将不安处此富贵。贫与贱，人人所恶，但若不以当得贫贱之道而贫贱了，君子将不违去此贫贱。君子若违去了仁，又哪得名为君子呀！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违去仁。匆促急遽之时仍是仁，颠仆困顿之时同样仍是仁。”

（六）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好仁者无以尚之：好仁者喜爱于仁道。尚，加义。无以尚之有两解。一说：其心好仁，更无可以加在仁道之上之事物存其心中。又一说：其心好仁，为德之最上，更无他行可以加之。今从前解。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其心诚能恶不仁，其人亦即是仁人，因其能不使不仁之事物行为加乎其身。好恶只是一心，其心好仁，自将恶不仁。其心恶不仁．自见其好仁。孔子言，未见此等好仁恶不仁之人。或分好仁恶不仁作两等人说之，谓如颜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恶不仁。恶不仁者，露些圭角芒刃，易得人嫌。二者间亦稍有优劣。今按：《论语》多从正面言好，少从反面言恶。然好恶终是一事，不必细分。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仁者，人心。然必择而安之，久而不去，始可成德，故仁亦有待于用力。惟所需于用力者不难，因其用力之处即在己心，即在己心之好恶，故不患力不足。然孔子亦仅谓人人可以用力于仁，并不谓用了一天力，便得为仁人。只说用一天力即见一天功，人自不肯日常用力，故知非力不足。又既是心所不好，白不肯用力为之。虽一日之短暂，人自不愿为其所不好而用力。故因说未见有好仁恶不仁者，而说及未见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者。

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盖，疑辞。此两旬有两解。一说：谓或有肯用力而力不足者。孔子不欲轻言仁道易能，故又婉言之，仍是深叹于人之未肯用力。此处“未之见”乃紧承上句“未见力不足者”来。另一说：谓或有肯一日用力于仁者，惜己末之见，此“有”字紧承上文“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语来。两解均可通。然谓未见有肯一日用力于仁者，辞气似过峻，今从前解。盖孔子深勉人之能用力于仁。

此章孔子深叹世人不知所以为仁之方。为仁之方，主要在己心之好恶。己心真能好仁恶不仁，则当其好恶之一顷，而此心已达于仁矣，焉有力不足之患？常人虽知重仁道，而多自诿为力不足，此乃误为仁道在外．不知即在己心之好恶。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没有见到喜好于仁和憎恶于不仁的人。若果喜好于仁了，他自会觉得世上更没有事物能胜过于仁的了。若能憎恶于不仁，那人也就是仁人了，因他将不让那些不仁的事物加在他身上。真有人肯化一天之力来用在仁上吗？我没见过力有不足的。或许世上真有苦力不足的人，但我终是未见啊。”

（七）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各于其觉：党，类义。人之有过。各有党类，如君子过于厚，小人过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过厚过爱非恶，皆不好学之过。现过斯知仁：功者人所贪，过者人所避，故于人之过，尤易见真情。如子路丧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年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昔人以此为观过知仁之例。或引此章作观过斯知人，亦通。

本章“人之过也”，唐以前本“人”或作“民”，旧解因谓本章为莅民着言。如耕夫不能书，非其过，故观过当恕，即此观过之人有仁心矣。此实曲解，今不从。

又接：《论语》言仁，或指心，或指德。本章观过知仁，谓观于其人之过，可以知其心之有仁，非谓成德之仁。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人的过失，各分党类。只观其人之过失处，便知其人心中仁的分数了。’

（八）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道，人生之大道。人生必有死，死又不可预知。正因时时可死，故必急求闻道。否则生而为人，不知为人之道，岂不枉了此生?若使朝闻道，夕死即不为枉活。因道亘古今，千万世而常然，一日之道，即千万世之道。故若由道而生，则一日之生，亦犹夫千万世之生矣。本章警策人当汲汲以求道。石经“可矣”作“可也”，也字似不如矣字之警策。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人若在朝上得闻道，即便夕间死，也得了。”

（九）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在孔子时，乃由平民社会升入贵族阶层一过渡的身份。来学于孔子之门者多未仕，故孔子屡言士，子贡子张亦问士，皆讨论此士之身份在当时社会立身处世之道。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为以平民身份在社会传教之第一人。但孔子之教，在使学者由明道而行道，不在使学者求仕而得仕。若学者由此得仕，亦将藉仕以行道，非为谋个人生活之安富尊荣而求仕。故来学于孔子之门者，孔子必先教其志于道，即是以道存心。苟如此，而其人仍以一己之恶衣恶食为耻，孔子曰：“是亦未足与议矣。”盖道关系天下后世之公，衣食则属一人之私，其人不能忘情于一己衣食之美恶，岂能为天下后世作大公之计而努力以赴之?此等人，心不干净，留有许多龌龊渣滓。纵有志，亦是虚志。道不虚行，故未足与议。有志之士，于此章极当深玩，勿以其言浅而忽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士，既有志于道了，还觉得自己恶衣恶食为可耻，那便不足与议了。”

（十o）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无适也：适字有两解。一专主义，读丁历反。如云吾谁适从。又说：适通敌，无适，即无所敌反义。

无莫也：莫字亦有两解。一、不肯义，与专主对。既无专主，亦无不肯，犹云无可无不可。一、通慕，爱慕义，与敌反义对。既无敌反，亦无亲慕，犹云无所厚薄。

义之与比：比字亦可有两解。一从也，一亲也。

本章君子之于天下，天下二字，可指人言，亦可指事言。若从适奠比三字之第一解，则指事为允。若从适奠比三字之第二解，则指人为允。两解俱可通，义蕴亦相近。然就义之与比一语，则以指事说之为宜。孟子称禹、稷、颜回同道。今日仕则过门不入，明日隐则箪瓢陋巷，无可无不可，即义之与比。

本篇重言仁。前两章言道，即仁之道。此章又特言义，仁偏在宅心，义偏在应务。仁似近内，义似近外。此后孟子常以仁义连说，实深得孔子仁礼兼言仁知兼言之微旨。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对于天下事，没有一定专主的，也没有一定反对的，只求合于义便从。”

（一一）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怀德。怀土：怀，思念义。德，指德性。土，谓乡土。小人因生此乡土，故不忍离去。君子能成此德性，亦不忍违弃。

怀刑，怀惠：刑，刑法。惠，恩惠。君子常念及刑法，故谨于自守。小人常念及恩惠，故勇于求乞。

本章言君子小人品格有不同，其常所思念怀虑亦不同。或说：此章君子小人指位言。若在上位之君于能用德治，则其民安土重迁而不去。若在上者用法治，则在下者怀思他邦之恩泽而轻离。此解亦可通。然就文理，似有增字作解之嫌，今从前解。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常怀念于德性，小人常怀念于乡土。君子常怀念到刑法，小人常怀念到恩惠。”

（一二）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放于利而行：放字有两解。一、放纵义。谓放纵自己在谋利上。一、依仿义。谓行事皆依照利害计算。今从后解。

多怨：此怨字亦可有两解。一、人之怨已，旧解都主此。惟《论语》教人，多从自己一面说。若专在利害上计算，我心对外将不免多所怨。孔子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行事能依仁道，则不论利害得失，己心皆可无怨。此怨字，当指已心对外言。放于利而行多怨，正与求仁得仁则无怨，其义对待相发。

《论语》有专指人事之某一面言，而可通之全体者。亦有通指人事全体言，而可用以专指者。旧说亦谓此章乃专对在上位者言。谓在上者专以谋利行事，则多招民众之怨。义亦可通。但孔子当时所说，纵是专指，而义既可通于人事之其他方面者，读者仍当就其可通之全量而求之，以见其涵义之弘大而无碍，此亦读《论语》者所当知。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切依照着利的目的来行事，自己心上便易多生怨恨。”

（一三）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礼必兼双方，又必外敬而内和。知敬能和，斯必有让。故让者礼之质。为国必有上下之分，但能以礼治，则上下各有敬，各能和，因亦能相让。何有，犹言有何难。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不能以礼让为国，则上下不敬不和，其极必出于相争。礼岂果为上下相争之工具?如礼何者，犹言把礼怎办？言其纵有礼，其用亦终不得当。自秦以下，多以尊君卑臣为礼，此章如礼何之叹，弥见深切。尊君卑臣，又岂礼让为国之义。
本章言礼治义。孔子常以仁礼兼言，此章独举让字。在上者若误认礼为下尊上，即不免有争心，不知礼有互让义，故特举为说。所举愈切实，所诫愈显明。

白话试译
先生说：“若能以礼让来治国，那还有什么困难呢?若不能以礼让来治国，那又把礼怎办呢？”

（一四）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位，职位。古人议事有朝会。有官守者，遇朝会则各立于其位。己无才德，将何以立于其位?有知己之才德者，将可援之入仕。患无位，则患莫己知。

求为可知，即先求所以立于其位之才德。

此章言君子求其在我。不避位，亦不汲汲于求位。若徒以恬澹自高，亦非孔门求仁行道经世之实学。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不要愁得不到职位，该愁自己拿什么来立在这位上。不要愁没人知道我，该求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

（一五）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参乎：叁，曾子名。呼其名，欲有所告。

吾道一以贯之：贯，串义，亦通义。如以绳穿物。孔子言道虽若所指繁多，实可会通，归于一贯。

唯：应辞。直应曰唯，不再问。曾子自谓已明孔子意。

门人问曰：门人，孔子之门人。时同侍孔子，闻其言，不明所指，俟孔子出，问于曾子。或说：子出，当是孔子往曾子处，曾子答而孔子出户去。门人，曾子弟子。今按：《论语》，孔子弟子皆称门人，非孔子之弟子则异其辞。孔门高第，曾子年最少，孔子存时，曾子未必有弟子。盖曾子与诸弟子同侍于孔子，孔子有事离坐暂出。

何谓也：也，通邪。疑同辞。

忠恕而已矣：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人谓之恕。人心有相同，己心所欲所恶，与他人之心之所欲所恶，无大悬殊。故尽己心以待人，不以己所恶者施于人。忠恕之道即仁道，其道宴一本之于我心，而可贯通之于万人之心，乃至万世以下人之心者。而言忠恕，则较言仁更使人易晓。因仁者至高之德，而忠恕则是学者当下之工夫，人人可以尽力。

解《论语》，异说尽多。尤著者，则为汉宋之两壁垒。而此章尤见双方之歧见。孔子告曾子以一贯之说，曾子是一性格敦笃人，自以其平日尽心谨慎所经验者体认之，当面一唯，不再发问。<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孔子亦自言之，曰：“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曾子以忠恕阐释师道之一贯，可谓虽不中不远矣。若由孔子自言之，或当别有说。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只当认此章乃曾子之阐述其师旨，如此则已。曾子固是孔门一大弟子，但在孔门属后辈。孔子殁时，曾子年仅二十有九，正值孔子三十而立之阶段。孔子又曰：“参也鲁”，是曾子姿性较钝，不似后代禅宗所谓顿悟之一派。只看吾日三省吾身章，可见曾子平日为学，极尽心，极谨慎，极笃实。至其临死之际，尚犹战战兢兢，告其门弟子，谓“我知免夫”。此其平日尽心谨慎之态度可见。此章正是其平日尽心谨慎之所心得。宋儒因受掸宗秘密传心故事之影响，以之解释此章，认为曾子一“唯”，正是他当时直得孔子心传。此决非本章之正解。但清儒力反宋儒，解贯字为行事义。一以贯之，曲说成一以行之，其用意只要力避一心字。不知忠恕固属行事，亦确指心地。必欲避去一心字，则全部《论语》多成不可解。门户之见，乃学问之大戒。本书只就《论语》原文平心解释，后儒种种歧见，不务多引，偶拈此章为例。读者如欲由此博稽群籍，则自非本书用意所欲限。

又按：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后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正可以见学脉。然谓一部《论语》，只讲孝弟忠恕，终有未是。此等处，学者其细参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参啊！我平日所讲的道，都可把一个头绪来贯串着。”曾子应道：“唯。”先生出去了，在座同学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呀？”曾子说：“先生之道，只忠恕二字便完了。”

（一六）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喻，晓义。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小人于事必计其利害。用心不同，故其所晓了亦异。或说：此章君子小人以位言。董仲舒有言，“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乃此章之确解。今按：董氏之说，亦谓在上位者当喻于仁义，在下位者常喻于财利耳。非谓在下位者必当喻于财利，在上位者必自喻于仁义也。然则在下位而喻于义者非君子乎?在上位而喻于利者非小人乎?本章自有通义，而又何必拘守董氏之言以为解。

又按：宋儒陆象山于白鹿洞讲此章，曰：“人之所喻，由于所习，所习由于所志。”于此章喻字外特拈出习字志字，可谓探本之见。读者当以此章与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章舍参。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所了解的在义，小人所了解的在利。”

（一七）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齐，平等义。思齐，思与之平，愿己亦有此贤。内自省，内心自反省，惧己亦有此不贤。此章见与人相处，无论其人贤不贤，于己皆有益。若见贤而忌惮之，见不贤而讥轻之，则惟害己德而已。又此章所指，不仅于同时人为然，读书见古人之贤，亦求与之齐。见其不贤，亦以自省。则触发更广，长进更易。

又按：此章当与三人行必有我师章合参。

白话试译
先生说：“遇见贤人，当思与之齐等，遇见不贤之人，当自反省莫要自己亦和他般。”

（一八）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几谏：几，微义。谏，规劝义。父母有过，为子女者惟当微言讽劝，所谓下气怡色柔声以谏。又说：几者，初见端倪义。父母子女日常相处，父母有过，当从其端倪初露，便设法谏劝。然就文义言，此当云以几谏，不当云几谏。今从前解。

见志不从，又敬不违：所谓几谏，仅微见己志而已，不务竭言。若父母不从，仍当起敬起孝，不违逆。待父母心气悦怿，再相机进谏。旧解，谓见父母之志不从，则只不从二字已足，且当云意不从，不当云志不从。故知见志，指子女自表己志。为子女者仅自表己志，即是不明争是非，亦即几谏之义。若如上述又一解，父母之过，初露端倪，尚未发为行为，故云见父母有不从之志，然连下文“又敬不违，劳而无怨”两语，终不如上解之贴切。今不从。

不违亦可有两解：一是不违其父母，二是不违其原初几谏之意。既恐唐突以触父母之怒，又务欲置父母于无过之地，此见孝子之深爱。然敬是敬父母则不违当以不违父母为是。

劳而不怨：劳，忧义。子女见父母有过，当忧不当怨。或说劳，劳苦义。谏不从，当反复再谏，虽劳而不怨。然此反复再谏，仍当是几谏，则乃操心之劳，仍是优义。

此章见父子家人相处，情义当兼尽。为子女者，尤不当自处于义，而伤对父母之情。若对父母无情，则先自陷于大不义，故必一本于至情以冀父母之终归于义。如此，操心甚劳，然求至情大义兼尽，则亦惟有如此。苟明乎此，自无可怨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子女奉事父母。若父母有过当微婉而谏，把自己志意表见了，若父母不听从，还当照常恭敬，不要违逆，且看机会再劝谏，虽如此般操心忧劳，也不对父母生怨恨。”

（一九）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远游，指游学、游宦。远方从师，或向远方谋职，皆须长时期从事。顾念父母之孝养，故不汲汲也。方，位所义。方位定，才知方向。如已告往甲地不更他适。上句已言不远游，下句亦指远游可知。有须远游，则必有一定的地方。而近游之须有方位，亦可推知。既有方位，父母有事，召之必知处此章亦言孝道。古时交通不便，音讯难达。若父母急切有故，召之不得，将遗父母终天之恨。孝子顾虑及此，故不远游。今虽天涯若比邻，然远辨者亦必音讯常通，使家人思念常知其处。则古今人情，亦不相远。读者于此等处，当体谅古人之心情，并比较今昔社会之不同。不当居今笑古，徒自陷于轻薄。

白话试译
先生说：“父母在时，不作远行。若不得已有远行，也该有定的方位。”

（二0）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此章重出，已见学而篇。当是弟子各记孔子之言，而详略不同。盖学而篇一章乃言观人之法，此章言孝子之行，而此章前后皆论事父母之道，故复出。

（二一）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知，犹识也。常记在心之义。喜者，喜其寿。惧者，惧其来日之无多。喜惧一时并集，不分先后。或说：父母之年，子女无时不当知。或父母年尚强然强健之时不可多得。或喜其寿考，而衰危已将至。此说亦有理。但读书不当一意向深处求，不如上一说，得孝子爱曰之大常。

此章描写孝子心情，甚当玩昧。惟其忧乐之情深，故喜惧之心笃。

以上四章皆言孝。孝心即仁心。不孝何能仁?当知能对别人有同情，能关切，此乃人类心情之最可宝贵者。孔子特就孝道指点人心之仁。人当推广孝心以达于仁，若以自私之心对父母，处家庭，初视若亦无违孝道，然心不仁，亦将不孝。此心是一，即仁便是孝，即孝便是仁，非谓仁孝可有先后之分别。

白话试译
先生说：“父母的年岁，不可不常记在心呀!叫你一想到，又是欢喜，又是忧惧。”

（二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言之不出，不轻出也。躬，指躬行。逮，及也。躬行不及，徒自轻言，事属可耻。本章诫学者当讷于言而敏于行。举古人，所以警今人也。或以言指著述，然用出字，当指言语为是，今不从。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古人不肯轻易出言，因怕自己行为追不上，那是件可耻的事呀!”

（二三）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约，检束义。收敛，不放纵。着实，不浮泛。凡谨言慎行皆是约。处财用为俭约。从事学问事业为守约。鲜，少也。人能以约自守，则所失自少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由检约而差失的很少了。”

（二四）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讷，迟钝义。敏，勤捷义。敏讷虽若天资，亦由习。轻言矫之以讷，行缓励之以敏，此亦变化气质，君子成德之方。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君子，常想说话迟钝些，而做事敏捷些。”

（二五）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邻，亲近义。德字有两说。一指修德言。人不能独修成德，必求师友夹辅。一指有德言。有德之人纵处衰乱之世，亦不孤立，必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邻，如孔子之有七十二弟子。今采下一说。

白话试译
先生说：“有德之人，决不会孤立，必然有来亲近他的人。”

（二六）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此数字有两读：一读色角反。逼促义，又烦琐义。一读世主反，数说义。事君交友，见有过，劝谏逼促，或过于烦琐，必受辱，或见疏。或求亲昵于君友，以逼促烦琐求之，亦必受辱，或见疏。若依教说义，于君友前数说已劳己长，或数说君友之短及其不是，亦将受辱觅疏。今采前一读。

本章以君友连言，见五伦中此两伦为相近。古称此两伦以人合。夫妇、父子、兄弟三伦属于家庭，古称以天合。夫妇本以人合。故孔于常言孝弟，专就父子、兄弟两伦纯以天合者，珍重其相互间之亲情，建其道以为人群相处之本。然兄弟亦有时如朋友，《论语》中颇多兄弟朋友连言，则五伦中惟父子一伦，乃纯以天合，故孔门特重言孝。其他四伦，君臣、朋友、夫妇、兄弟，亦可谓都属社会关系。惟父子一伦，则与生俱来，本于自然，又兼有世代之绵延，天人之际，意义最深。而世界各大宗教，皆不言孝，不重历史绵延。如是则社舍无深度，而人生短暂，失其意义。故各宗教莫不带有出世之心情。尊天抑人，事所宜然。

率篇二十六章多言仁，其中数章特言孝，最后子游此一章，专言君臣、朋友，亦仁道中之一节，故编者特以附本篇之末。读者试通玩此二十六章，而求其相互问之关系，与其关系之各不同，庶于孔门所言仁道，有更深之了解。

白话试译
子游说：“事君太逼促，太琐屑，便会受辱了。交友太逼促，太琐屑，便会见疏了。”

〇公治长篇第五

（一）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戳。”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冶长：孔子弟子。公冶氏，长名。其人在《论语》惟此一见。

缧绁：缧，黑色大索。绁，牵系义。古狱中用黑索系罪人。公冶长曾因事入狱，实非其罪。

以其子妻之：古男女皆称子。孔子以己之女嫁公冶长。

南容：亦孔子弟子，名縚。

不废：废，弃义。国家有道，必见用，不废弃。

免于刑戳：刑，刑罚。戮，诛戳。国家无道，南容谨于言行，亦可免于刑戳。

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有兄孟皮，早卒，孔子以孟皮之女嫁南容。

本篇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论语》编者以继前四章之后。孔门之教，重于所以为人，知人物之贤否，行事之得失，即所学之实证。孔子千古大圣而其择婿条件，极为平易。学圣人亦当在平易近人处。编者以本章为本篇之首，亦有深义，学者其细阐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公冶长：“可嫁他一女儿吧。他虽曾下过牢狱，但不是他的罪过呀。”遂把自己女儿嫁了他。又说南容。”国家有道，他是不会废的。国家无道，他也可免于刑戮。”把自己的侄女嫁了他。

（二）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贱：孔子弟子，即宓不齐。宓又作虚，读如伏。

若人：犹云此人，指子贱。

斯焉取斯：斯，此也。上斯字指子贱。下斯字指其品德。取，取法义，亦获取义。言鲁若无君子，斯人何所取以成斯德。

孔子之于人，每不称其质美，而深称其好学，如颜渊。此章言君子成德，有赖于尊贤取友之益，亦称子贱之善学。

白话试译
先生说：“子贱这人呀，真是个君子人了!但若鲁国没有许多的君子，他从哪里取得这样的品德呢？”

（三）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赐也何如：赐，子贯名。与师言，自称名，敬也。子贡闻孔子历评诸弟子，问己如何。

女器也：女即汝，指子贡。言汝乃有用之成材。

何器也：也，通作邪，疑问辞。子贡又问，是何等器?

瑚琏：瑚琏乃宗庙中盛黍稷之器，竹制，以玉饰之，言其既贵重，又华美，如后世言廊庙之材。

读书有当会通说之者，有当仅就本文，不必牵引他说者。如此章，孔子告子贡“汝器也”，便不当牵引君子不器章为说。

白话试译
子贡问道：“赐怎样呀?”先生说：“你是一件有用之器。”子贡说：“何种器呀?”先生 说：你像是放在宗庙中盛黍稷的瑚琏。”

（四）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雍：孔子弟子，冉氏，字仲弓。

佞：古佞字有多才义，又巧义。此处以口才之美为佞，孔子称雍也简，殆是其人简默，不擅口谈，故或人谓其不佞。

御人以口给：给，供给义。口给者，应对敏捷，口中随时有供给。御，如今云对付。

屡憎于人：屡，数也。憎，厌恶义。口给易起人厌。

不知其仁，焉用佞：仁德不易企，故孔子谓虽不知仲弓之果仁否，然亦无所用于佞。

此章或人之问，可见时风之尚佞。而孔子称雍也简，又回也如愚，参也鲁，此三人皆孔门高第弟子，皆不佞。知孔门所重，在德不在佞。

白话试译
有人说“雍呀！他是仁人，可惜短于口才。”先生说：“哪里定要口才呀!专用口快来对付人，只易讨人厌。我不知雍是否得称为仁，但哪里定要口才呀!。

（五）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漆雕开：孔子弟子，漆雕，氏。

吾斯之未能信：吾，漆雕开自称。或说：弟子在师前自称名，漆雕开名啟，古写作启，后人误书为吾。斯，此也，紧承上仕字来。出仕将以行道，漆雕开不愿遽出仕，言对此事未能自信，愿学问修养益求自进，不欲遣从政。是其志大不欲小试。

子说：说字借作悦。孔子并不以不仕为高，然亦不愿其弟子热中利禄，汲汲求仕进，故闻漆雕开之谦退而喜悦，

白话试译
先生欲使漆雕开出仕，漆雕开说：“我对此事还不能有自信呀。”先生听了很喜悦。

（六）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秉桴浮于海：编竹术，浮行于水面，大者臼筏，小者曰桴。今俗称排。孔子伤道不行，言敢乘桴浮海。

从我者其由与：海上风波险恶，岂可乘桴长游，孔子之言，盖深叹吾道之不行，即所谓欲济无舟楫也。子路勇决，故谓其能从己，此亦假托之微辞耳。

子路闻之喜：子路闻孔子称赏及己而喜。

由，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转其辞锋，谓由之好勇，过于我矣，其奈无所取材以为桴何？材，谓为桴之竹木。此乃孔子更深一层之慨叹。既无心于逃世，而其无所凭借以行道之感，则曲折而更显矣。或曰：材与裁同。子路以孔子之言为实然，孔子美其勇于义，而讥其不能裁度于事理。惟乘桴浮海，本为托辞，何忽正言以讥子路?就本文理趣言，当从前解为胜。
此章辞旨深隐，寄慨甚遥。戏笑婉转，极文章之妙趣。两干五百年前圣门师弟子之心胸音貌，如在人耳目前，至情至文，在《论语》中别成一格调，读者当视作一首散文诗玩味之。

或说：子罕篇有于欲居九夷章，此章浮海，亦指渡海去九夷。孔子自叹不能行道于中国，犹当行之于蛮夷，故此章之浮海，决非高蹈出尘，绝俗辞世之意。然此章记者则仅言浮海，不言居夷，亦见其修辞之精妙。读者当取此章与居夷章参读，既知因文考事，明其实际，亦当就文论文，玩其神旨。如此读书，乃有深悟。若专以居夷释此章之浮海，转成呆板。义理、考据、辞章，得其一，丧其二，不得谓能读书。

白话试译
先生说：“在这世间，吾道是不能行的了。我想乘木筏，飘浮到海外去，算只子路一人会和我同行吧！”子路听了大喜。先生说“由呀！你真好勇过我，可惜我们没处去弄到这些木材啊啊！”

（七）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不知也：仁道至大，仁德至高，孔子不以轻许人，故说不知。犹上章雍也不知其仁之义。
又问：盂武伯又问，然则子路为何等人。

治其赋：古者征兵员及修武备皆称赋。治赋，即治军也。

千室之邑：千室之邑，于时为大邑，惟卿大夫家始有之。

百秉之家：其时诸侯有车千乘，卿大夫家则百乘。

为之宰：宰指家宰邑宰言。

赤也何如：公西华名赤，亦孔子早年弟子。

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古人平居则缓带，低在腰，遇有礼事，则束带在胸口，高而紧。宾者大客，如国君上卿。客者小宾，国君上卿以下。两字分用有别，合用则通。公西华有外交才，可使束带在朝，与宾客相应对。

孔子平日讲学极重仁，仁乃人生之全德，孔子特举以为学同修养之最高标准，而又使学者各就才性所近，各务专长，惟同向此全德为归趋。人求全德

亦不可无专长。子路、冉有、公西华，虽未具此全德，然已各有专长。此章不仅见孔门之多贤，亦见孔子教育精神之伟大。

白话试译
孟武伯问：“于路可说是一个仁人吗?”先生说：“我不知。”孟武伯再问。（那么他究是怎样的人呀？）先生说：“由呀!一个具备千乘兵车的大国，可使他去治其军事，若问他的仁德，我就不知了。”（孟武伯又问）“冉有怎样呢?”先生说“求呀!一个千户的大邑，具备兵车百乘的大家，可使他去做一总管。若问他仁德，我就不知了。”（孟武伯又问）“公西华怎样呢？”先生说：“赤呀！国有宾客，可使他束起带，立在朝上应对一切，若问他仁德，我就不知了。”

（八）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女与回也孰愈：女即汝。盎，胜义。谓汝与回孰胜。

闻一以知十：十者数之全。颜渊闻其一节，能推其全体。

闻一以知二：二者一之对。子贡闻此，能推以至彼。

弗如也：颜渊由一得全，子贡由此及彼，颜渊盖能直入事理之内，浑然见其大通。子贡则从事理之对立上比较，所知仍在外，故孔子亦谓其弗如也。

吾与女弗如也：此与字有两解。一谓我与汝均不如。一谓我赞许汝能自谓弗如。此当从前解。孔子既深喜颜渊之贤，又喜子贡能自知弗如，故曰：“我与汝俱不如”，盖亦以慰子贡。或曰：孔子无常师，好古敏求，集其大成，可谓艰矣。颜渊得之孔子，不俟旁求。又其天姿高，过此以往，殆不可测。孔子自言不如，乃要其将来。此弥见圣人之谦意。

此章不但见孔门之多贤，亦见孔子之胸襟，与其当时心情之欢悦。两千五百年前一大教育家之气象，与夫其师弟子间一片融和快乐之精神，尽在目前矣。

又按：世视子贡贤于仲尼，而子贡自谓不如颜渊。孔子亦自谓不如颜渊。然在颜子自视，或将谓不如子贡。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此圣贤之德，所以日进而不已。学者其深体之。

白话试译
先生对子贡说：“你和颜回哪一个强些？”子贡对道：“赐呀！哪敢望回呢?回呀！听 得一件，知道十件。赐呀!听了一件，只知两件。”先生说： “你诚然不如他，连我也一样不如他。”

（九）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宰我名。《论语》记诸弟子，倒不直书名，此处当作宰我始合。或曰：宰我得罪于孔子，故书名以贬之，然如此则是记者之辞，未必孔子当时有此意。按：本章似尚有可疑，说在下。

昼寝：此二字有数说。一谓当昼而眠，孔子责其志气昏惰。一谓寝者寝室，入夜始居，宰我昼居寝，故责之。一谓昼（書）当作画（置），宰我画其寝室，加以藻绘。一谓画是划义，寝是息义。宰我自划时间精力，贪图休息。今按：依第二解，当作昼居寝，不得云昼寝。依第四解，增字太多。第三解只责其不画便是，何来有“于予与何诛”之语。仍当从第一解。日昼，非晏起。日寝，亦非假寐。《韩诗外传》卫灵公昼寝而定，志气益衰。宋玉《高堂赋》楚王昼寝于高堂之台。知昼寝在古人不作佳事看。

朽木不可雕：朽木，腐烂之木，不能再加以雕刻。

粪土之墙不可杇：粪土，犹秽土也。杇，饰墙之泥刀。秽土之墙不可复饰。

于予与何诛：诛，责也。谓对宰我不必再责，犹言宰我不可再教诲。

子曰：或说此子曰二字当误复。或说此下语更端，故又以子曰起之。

于予与改是：是字，指上文听其言而信其行，孔子谓因于宰我而改变此态度。

按：宰我预于孔门之四科，与子贡齐称，亦孔门高第弟子。此章孔子责之已甚，甚为可疑。或因宰我负大志，居常好大言，而志大行疏，孔子故作严辞以戒。他日，宰我仕于齐，助齐君，排田氏，终为田氏所杀。然此非宰我之过。窃疑《齐论》除多问王知道两篇外，其二十篇中章句，亦颇多于《鲁论》，自张禹始合而一之。或此章仅见于《齐论》，或《齐论》此章语句不同于《鲁论》，而张禹依而采之，而宰我在田齐诸儒口碑中，则正如魏之何晏，唐之王叔文，则此章云云，或非当时实录。姑识所疑，然亦无可参定矣。

白话试译
宰我白日睡眠，先生说：“烂木不能再雕刻，肮脏的土墙不能再粉饰，我对宰予，还能有何责备吁！”先生又说：“以前我对人，听了他说话，便信他的行为了。现在我对人，听了他说话，再得看他的行为。这一态度，我是因对宰予而改变的。”

（一0）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刚者：刚，刚断刚烈义。人之德性，以刚为难能而可贵，故孔子叹其未见。

申枨：亦孔子弟子。

枨也欲，焉得刚：人多嗜欲，则屈意徇物，不得果烈。

此章见孔子极重刚德。刚德之人，能伸乎事物之上，而无所屈挠。富贵贫贱，威武患难，乃及利害毁誉之变，皆不足以摄其气，动其心。凡儒家所重之道义，皆赖有刚德以达成之。若其人而多欲，则世情系恋，心存求乞，刚大之气馁矣。但此章仅言多欲不得为刚，非谓无欲即是刚。如道家庄老皆主无欲而尚柔道，亦非刚德。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没见过刚的人。”有人说：“申枨不是吗？“先生说：“枨呀。他多欲，哪得刚？”

（一一）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加诸我：加，陵义。谓以非义加人。

非尔所及：及，犹能义。此句有两解：一谓不加非义于人，此固能及。不欲人加非义于我，则不能及。重在承上一句。一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恕之事，子贡当能之。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此仁之事，孔子谓非子贡所及。所以辨于仁恕者，勿是禁止之辞，无则自然不待用力。重在承下一句。然孔子又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子贡欲无以非礼不义加人，即此一念亦是仁，所谓其心日月至焉，岂可谓非尔

所及乎？今从第一解。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语气偏重在下一句。今日我不敢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语气上下平等，划为两事。孔门之教重在尽其在我，故曰此非尔所及。

今按：孔子教人，主反求诸己，主尽其在我，本章所以教子贡者，学者能细阐之，则心日广，德日进矣。

白话试译
子贡说：“我不要别人把这些加在我身上，吾亦不要把这些来加在别人身上。”先生说：“赐呀!这非你（能力）所及呀！”

（一二）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文章：指诗书礼乐，孔子常举以教人。

性与天道：孔子言性，《论语》惟一见。天道犹云天行，孔子有时称之曰命，孔子屡言知天知命，然不深言天与命之相系相合。子贡之叹，乃叹其精义之不可得闻。

本章“不可得而闻也”下，或本有已矣两字，是子贡之深叹其不可闻。孔子之教，本于人心以达人道，然学者常教由心以及性，由人以及天，而孔子终不深言及此。故其门人怀有隐之疑，子贡发不可得闻之叹。及孔子殁，墨翟、庄周昌言天，孟轲、苟卿昌言性，乃开此下思想界之争辩，历百世而终不可合。可知圣人之深远。后之儒者，又每好以孟子说《论语》。孟子之书，诚为有功圣学，然学者仍当潜心《论语》，确乎有得，然后治孟子之书，乃可以无病。此义亦不可不知。

白话试译
子贡说：“先生讲诗书礼乐，是可以听到的。先生讲性与天道，是难得听到的了。”

（一三）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路曾问：“闻斯行诸？”盖子路乃能尊所闻而勇于行。前有所闻，未及行，恐复有闻，行之不给。此见子路之有闻而必行，非真恐复有闻。

《论语》记孔子弟子行事，惟此一章。盖子路之勇于行，门人相推莫及，故特记之。曰惟恐者，乃代述子路之用心，亦见孔门之善于形容人之贤德矣。

白话试译
子路听到一项道理，若未能即行，便像怕再听到别一项。

（一四）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孔文子：卫大夫，名圉。文，其谥。《佐传》载其人私德有秽，子贡疑其何以得谥为文，故问。

敏而好学：敏，疾速义。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是也。

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皆称下问，不专指位与年之高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则其进于善也不难矣。

是以谓之文：孔子谓如此便可谥为文，见孔子不没人善，与人为善，而略所不逮，此亦道大德宏之一端。

白话试译
子贡问道“孔文子何以得谥为文呀？”先生说：“他做事勤敏，又好学，不以问及下于他的人为耻，这就得谥为文了。”

（一五）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春秋时郑大夫公孙侨。

恭、敬、惠、义：恭，谦逊义。敬，谨恪义。惠，爱利人。义，使民以法度。
子产在春秋时，事功著见，人尽知之。而孔子特表出其有君子之道四，所举已尽修已治人敦伦笃行之大节，则孔子所称美于子产者至矣。或谓列举其美，见其犹有所未至。人非圣人，则孰能尽美而尽善。

白话试译
先生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项，他操行极谦恭。对上位的人有敬礼。养护民众有恩惠。使唤民众有法度。”

（一六）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春秋齐大夫，名婴。

交：交友。

敬之：此之字有两解：一，人敬晏子。故一本作久而人敬之，谓是善交之验。然人敬晏子，当因晏子之贤，不当谓因晏子之善交。一、指晏子敬人。交友久则敬意衰，晏子于人，虽久而敬爱如新。此孔子称道晏子之德。孔门论人，常重其德之内蕴，尤过于其功效之外见。如前子产章可见。今从第二解。

白话试译
先生说：“晏平仲善于与人相交，他和人处久了，仍能对那人敬意不衰。”

（一七）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春秋鲁大夫臧孙辰。文，其谥。

居蔡：蔡，大龟名。古人以龟卜问吉凶。相传南方蔡地出善龟，因名龟为蔡。居，藏义。文仲宝藏一大龟。

山节藻棁：节，屋中柱头之斗拱。刻山于节，故曰山节。棁，梁上短柱。藻，水草名。画藻于棁，故曰藻棁。山节藻棁，古者天于以饰庙。

何如其知也：时人皆称臧文仲为知，孔子因其谄龟邀福，故曰文仲之知究何如。

白话试译
先生说：“臧文仲藏一大龟，在那龟室中柱头斗拱上刻有山水，梁的短柱上画了藻草，装饰得像天子奉祖宗的庙般，他的智慧究怎样呀?”

（一八）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令尹，楚官名，乃卜卿执政者。予文、斗氏、名谷于菟。

三仕为令尹：三当令尹之官。《庄子》、《荀丁》、《吕氏春秋》诸书，皆以其人为孙叔敖，恐是传闻之讹。

忠矣：子文为令尹，三去职，人不见其喜、愠，是其不以私人得失萦心。并以旧政告新尹，宜可谓之忠。

未知，焉得仁：此未知有两解。一说，知读为智。子文举子玉为令尹，使楚败于晋，未得为智。然未得为智，不当曰未智。且《论语》未言子文举子玉事，不当逆揣为说。一说，子文之可知者仅其忠，其他未能详知，不得遽许以仁。然下文焉得仁，犹如云焉得俭，焉得刚，乃决绝辞。既曰未知，不当决然又断其为不仁。盖孔子即就子张之所同，论其事，则若可谓之忠矣。仁为全德，亦即完人之称，而子文之不得为全德完人，则断然也。然则孔子之所谓未知，亦婉辞。

崔子弑齐君：齐大夫崔杼弑其君庄公。

陈文子：齐大夫，名须无。

有马十乘：当时贵族以四马驾一车。十乘，有马明十匹，盖下大夫之禄，故无力讨贼也。

弃而违之：违，离去义。弃其禄位而去。

犹吾大夫崔子：此处崔子，《鲁论》作高子。或说，齐大夫高厚，乃有力讨贼者，萁人昏暗无识，崔杼先杀之，乃弑齐君。陈文予欲他国执政大臣为齐讨贼而失望，乃谓他国执政大臣亦一如高厚。若谓尽如崔子，乃谓其虽未弑君作乱，但亦如崔子之不逊。本章上文未提及高子，突于陈文子口中说出，殊欠交代，疑仍作崔子为是。

清矣：陈文子弃其禄位如敝屣，洒然一身，三去乱邦，心无窒碍，宜若可称为清。

未知，焉得仁：此处未知，仍如上有二解：一说，文子所至言犹吾大夫崔子，其人似少涵养，或可因言道祸，故是不智。此说之不当，亦如前辨。另一说，仅知其清，来知其仁，辨亦如前。盖就三去之事言，若可谓之清，而其人之为成德完人与否，则未知也。盖忠之与清，有就一节论之者，有就成德言之者。细味本章辞气，孔子仅以忠清之一节许此两人。若果忠清成德如比干、伯夷，则孔子亦即许之为仁矣。盖比干之为忠，伯夷之为清，此皆千回百折，毕生以之，乃其人之成德，而岂一节之谓乎？

白话试译
子张问道：“令尹子文三次当令尹，不见他有喜色。三次罢免，不见他有愠色。他自己当令尹时的旧政，必然告诉接替他的新人，如何呀?”先生说： “可算是忠了。”子张说：“好算仁人了吧！”先生说：“那只是这一事堪称为忠而已，若问其人那我不知呀!但哪得为仁人呢？”子张又问道：“崔杼弑齐君，陈文子当时有马四十匹，都抛弃了，离开齐国，到别国去。他说：这里的大臣，也像我们的大夫崔子般。’于是又离去，又到别一国。他又说 ‘这里的大臣，还是像我们的大夫崔子般。’于是又离去了。这如何呀！”先生说：“可算是清了。”子张说：好算仁人吧?”先生说：“那只这一事堪称为清而已，若问其人，那我不知呀！但哪得为仁人呢?”

（一九）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鲁大夫季孙行父。文，其谥。

三思而后行：此乃时人称诵季文子之语。

再斯可矣：此语有两解。一说：言季文子恶能三思，苟能再思，斯可。一说：讥其每事不必三思，再思即已可，乃言季文子之多思为无足贵。今按：季文子之为人，于祸福利害，计较过细，故其生平行事，美恶不相掩。若如前解，孟子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乃指义理言。季文子之赡顾周详，并不得谓之思。若如后解，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无足称。今就《左传》所载季文子行事与其为人，及以本章之文理辞气参之，当从后解为是。

白话试译
人家称道季文子，说他临事总要三次思考然后行。先生听了说：“思考两次也就够了。”

（二0）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卫大夫宁俞。武，其谥。

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有道无道，指治乱安危言。或说：宁子仕于卫成公，成公在位三十余年，其先国尚安定，宁武子辅政有建自，是其智。后卫受晋迫，宁武子不避艰险，立朝不去，人见为愚。然当危乱，能强立不回，是不可及。或说：此乃宁武子之忠，谓之愚者，乃其韬晦沉冥，不自曝其贤知，存身以求济大事。此必别有事迹，惟《左传》不多载。今按：以忠为愚，乃愤时之言。沉晦仅求免身，乃老庄之道。孔子之称宁武子，当以后说为是。

今按：上章论季文子，时人皆称其智。本章论宁武子，时人或谓之愚。而孔子对此两人，特另加品骘，其意大可玩昧。

又按：本篇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此两章及前论臧文仲、令尹子文、陈文子，后论伯夷、叔齐及微生高。时人谓其如此，孔子定其不然。微显阐幽是非分明。此乃大学问所在，学者当游心玩索。

白话试译
先生说：“宁武子在国家安定时，显得是一智者。到国家危乱时，像是一愚人。其表现智慧时尚可及，其表现愚昧时，便不可及了。”

（二一）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在陈：《史记》：“鲁使使召冉求，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将大用之。’是日，孔子有归与之叹。”

吾党之小子：党，乡党。吾党之小子，指门人在鲁者。《孟子·万章》问曰：“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是也。孔子周流在外，其志本欲行道，今见道终不行，故欲归而一意于教育后进。鲁之召冉求，将大用之，然冉求未足当大用，故孔子亟欲归而与其门人弟子益加讲明之功，庶他日终有能大用于世者，否则亦以传道于后。

狂简：或说：狂，志大。简，疏略。有大志，而才学尚疏。一说：简，大义。狂简，谓进取有大志。孟子：“万章问，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是狂简即谓有志进取。不忘其初者，孔子周游在外，所如不合，而在鲁之门人，初志不衰。时从孔子在外者，皆高第弟子，则孔子此语，亦不专指在鲁之门人，特欲归而益求教育讲明之功耳。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斐，文貌。章，文章。如乐章，五声变成文，亦称章。此乃喻辞，谓如布帛，已织成章而未裁剪，则仍无确切之用。不知或说门人不知自裁，或说孔子不知所以裁之。此语紧承上文，当从前解。或说：斐然成章，谓作篇籍。古无私家著述，孔子作《春秋》，定诗书，亦在归鲁以后。此说不可从。

白话试译
先生在陈，叹道“归去吧！归去吧！吾故乡这批青年人，抱着进取大志，像布匹般，已织得文采斐然，还不知怎样裁剪呀！”

（二二）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国名。

旧恶：一说：人恶能改，即不念其旧。一说：此恶字即怨字，旧恶即夙怨。

怨是用希：希，少义。旧说怨，指别人怨二子，则旧恶应如第二解。惟《论语》又云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则此处亦当解作二子自不怨。希，如老子听之不闻曰希，谓未见二子有怨之迹。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又称其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盖二子恶恶严，武王伐纣，二子犹非之，则二子之于世，殆少可其意者。然二子能不念旧恶，所谓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其心清明无滞碍，故虽少所可，而亦无所怨。如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乃二子己心自不怨。

今按：子贡明曰：“伯夷叔齐怨乎？”司马迁又曰：“由此观之，怨邪非邪?”人皆疑二子之怨，孔子独明其不怨，此亦徽显阐幽之意。圣人之知人，即圣人之所以明道。

白话试译
先生说：“伯夷叔齐能不记念外面一切已往的恶事，所以他们心上亦少有怨。”

（二三）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微生高：鲁人，名高。或谓即尾生高，乃与女子期桥下，水至小去，抱柱而死者。

或乞醯焉：醯，即醋。乞，讨义。人来乞醯，确则与之，无则辞之。今微生不直告以无，又转乞诸邻而与之，此似曲意徇物。微生索有直名，孔子从此微小处断其非为直人。若微生果是尾生，彼又素有守信不渝之名，乃终以与一女子约而自殉其身，其信如此，其直可知。微生殆委曲世故，以博取人之称誉者。孔子最不喜此类人，所谓乡愿难与入德。此章亦观人于微，品德之高下，行为之是非，固不论于事之大小。

白话试译
先生说：“那人说微生高直呀?有人向他讨些醋，他不直说没有，向邻人讨来转给他。”

（二四）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足恭：此二字有曲解：一说，足，过义。以为末足，添而足之，实已过分。说，巧言，以言语悦人。令色，以颜包容貌悦人，足恭，从两足行动上悦人。《小戴礼·表记》篇有云：“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大戴礼》亦以足恭口圣相对为文。今从后说。

左丘明：鲁人，名明。或说即《左传》作者。惟《左传》称左氏，此乃左邱氏，疑非一人。

匿怨而友其人：匿，藏义。藏怨于心，诈亲于外。

白话试译
先生说：“说好话，装出好面孔，搬动两脚，扮成一副恭敬的好样子，求取悦于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亦认为是可耻。心怨其人，藏匿不外露，仍与之为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亦认为是可耻。”

（二五）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侍：指立侍言。若坐而侍，必别以明文著之。

盍：何不也。

衣轻裘：此处误多一轻字，当作车马衣裘。

共敝之而无憾：憾，恨义。或于共字断句，下“敞之而无憾”五字为句。然曰“愿与朋友共”，又曰“敝之而无憾”，敝之似专指朋友，虽曰无憾，其意若有憾矣。不如作共敝之为句，语意较显。车马衣裘，常所服用，物虽微，易较彼我，于路心体廓然，较之与朋友通财，更
进一层。

无伐善。无施劳：伐，夸张义。已有善，心不自夸。劳谓有功，施亦张大义。易曰“劳而不伐”是也。善存诸己，劳施于人，此其别。一说：劳谓劳苦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于人。无伐善以修已，无施劳以安人。颜子之志，不仅于成己，又求能及物。若在上位，则愿无施劳于民。秦皇、隋炀，皆施劳以求祸民者。今按：浴沂章三子言志以出言，此章言志以处言。今从上一说。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三之字，一说指人，老者我养之以安，朋友我交之以信，少者我怀之以恩也。另说，三之字指己，即孔于自指。己必孝敬，故老者安之。己必无欺，故朋友信之。己必有慈惠，故少者怀之。《论语》多言尽己工夫，少言在外之效验，则似第一说为是。然就如第一说，老者养之以安，此必老者安于我之养，而后可以谓之安。朋友交之以信，此必朋友信于我之交，而后可以谓之信。少者怀之以恩，亦必少者怀于我之恩，而后可以谓之怀。是从第一说，仍必进入第二说。盖工夫即在效验上，有此工夫，同时即有此效验。人我皆人于化境，不仅在我心中有人我一体之仁，即在人心中，亦更与我无隔阂。同此仁道，同此化境，圣人仁德之化，至是而可无憾。然此老者朋友与少者，亦指孔子亲所接对者言，非分此三类以该尽天下之人。如桓魍欲杀孔子，桓魋本不在朋友之列，何能交之以信?天地犹有憾，圣人之工夫与其效验，亦必有限。

今按：此章见孔门师弟子之所志所愿，亦即孔门之所日常讲求而学。子路、颜渊皆已有意于孔子之所谓仁。然子路徒有与人共之之意，而未见及物之功。颜渊有之，而未见物得其所之妙。孔子则内外一体，直如天地之化工，然其实则只是一仁境，只是人心之相感通，固亦无他奇可言。读者最当于此等处体会，是即所谓志孔颜之志，学孔颜之学。
又按：孔门之学，言即其所行，行即其所言，未尝以空言为学。读者细阐此等章可见。

白话试译
颜渊子路侍立在旁，先生说：“你们何不各言己志?”子路说“我愿自己的车马衣裘，和朋友们共同使用，直到破坏，我心亦没有少微憾恨。”颜渊说， “我愿己有善，己心不有夸张。对人有劳，己心不感有施予。”子路说：“我们也想听先生的志愿呀！”先生说：“我愿对老者，能使他安。对朋友，能使他信。对少年，能使他于我有怀念。”

（二六）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己矣乎：犹俗云完了吧。下文孔子谓未见此等人，恐其终不得见而叹之。

见其过而内自讼：讼，咎责义。己过不易见，能自见己过，又多自诿自解，少能自责。

今按：颤渊不迁怒，不贰过，孔子许其好学。然则孔子之所想见，即颜渊之所愿学。孔门之学，断当在此等处求之。或说，此章殆似颜子已死，孔子叹好学之难遇。未知然否。

白话试译
先生说：“完了吧!吾没有见一个能自己看到自己过失而又能在，心上责备他自己的人呀!”

（二七）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十室，小邑。忠信，人之天质，与生俱有。丘，孔子自称名。本章言美质易得，须学而成。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可以至圣人，不学不免为乡人。后人尊崇孔子，亦仅可谓圣学难企，不当谓圣人生知，非由学得。

按：本篇历论古今人物，孔子圣人，人伦之至，而自谓所异于人者惟在学。

编者取本章为本篇之殿，其意深长矣。学者其细阐焉。

又按：后之学孔子者，有孟轲、荀卿，最为大儒显学。孟子道性善，似偏重于发挥本章上一语。荀子劝学，似偏重于发挥本章下一语。各有偏，斯不免于各有失。本章浑括，乃益见其闳深。

白话试译
先生说：“十家的小邑、其中必有像我般姿质忠信的人，但不能像我般好学呀!”

〇雍也篇第六

（一）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筒。”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南面：人君听政之位。言冉雍之才德，可使任诸侯也。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桑伯子，鲁人，疑即《庄子》书中之子桑户，与琴张为友者。仲弓之问，问伯子亦可使南面否，非泛问其为人。仲弓问以下，或别为一章，今不从。

可也，简：简，不烦义。子桑伯子能简，故曰可，亦指可使南面。可者，仅可而未尽之义。

居敬而行简：上不烦则民不扰，如汉初除秦苛法，与民休息，遂至平安，故治道贵简。然须居心敬，始有一段精神贯摄。

居简而行筒：其行简，其心亦简，则有苛且率略之弊，如庄子之言治道即是。
本篇自十四章以前，亦多讨论人物贤否得失，与上篇相同。十五章以下，多泛论人生。

白话试译
先生说：“雍呀！可使他南面当一国君之位。”仲弓问道：“子桑伯子如何呢？”先生说：“可呀！他能简。”仲弓说：“若居心敬而行事简，由那样的人来临居民上，岂不好吗！若居心简而行事简，下就太简了吗？”先生说：“雍说得对。”

（二）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迁怒：如怒于甲，迁及乙。怒在食，迁及衣。

贰过：贰，复义。偶犯有过，后不复犯，是不贰过。一说《易传》称颜子有过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是只在念虑间有过，心即觉

察，立加止绝，不复见之行事：今按：此似深一层末之，就本章言，怒与过皆已见在外，应从前解为允。

又说：不贰过，非谓今日有过，后不更犯。明日又有过，后复不犯。当知见一不善，一番改时，即猛进一番，此类之过即永绝。故不迁怒如镜悬水止不贰过如冰消冻释，养心至此，始见工夫，此说不贰过，亦似深一层说之，而较前第一二解为胜。读《论语》，于通解本文后，仍贵能博参众说，多方体究，斯能智慧日进，道义日开矣。

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亡同无，两句意相重复，盖深惜颜子之死，又叹好学之难得，又一说，本当作今也则未闻好学者也，误多一亡字。

本章孔子称颜渊为好学，而特举不迁怒不贰过二事。可见孔门之学，主要在何以修心，何以为人，此为学的。读者当取此章与颜渊子路各言尔志章对参。志之所在，即学之所在。若不得孔门之所志与所学，而仅在言辞问求解，则乌足贵矣！

白话试译
鲁哀公问孔子道：“你的学生们，哪个是好学的呀？”孔子对道：“有颜回是好学的，他有怒能不迁向别处，有过失能不再犯。可惜短寿死了，目下则没有听到好学的了。”

（三）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子华：公西赤字，孔子早年弟子。

使于齐：孔子使之也。

冉子：《论语》有子、曾子、闵子皆称子，此外冉求亦称子，此冉子当是冉求。或疑为冉伯牛，今不从。或说：此章乃冉求门人所记，故称冉子。然此章连记两事，因记冉子之与粟，而并记原思之辞禄，以形见冉子之失，不应是冉求门人所记。《论语》何以独于此四人称子，未能得确解，但当存疑。

为其母请粟：冉求以子华有母为辞，代为之请也。粟米对文，粟有壳，米无壳。若单用粟字，则粟即为米。

釜：六斗四升为一釜。古量约合今量之半，三斗二升，仅一人终月之食。盖孔子以子华家甚富，特因冉求之请而少与之。

请益：冉求更为之请增。

庚：二斗四升为一庾。谓于一釜外再增一庾，非以庾易釜。或说：一庾十六斗，然孔子本不欲多与，不应骤加十六斗，今不从。

五秉：十六斛为一秉，五秉合八十斛。一斛十斗。

周急不继富：急，穷迫义。周，补其不足。继，续其有余。子华之去，乘肥马，衣轻裘。虽有母在家，固不待别有给养。故冉求虽再请，孔子终不多与。乃冉求以私意多与之，故孔子直告之如此。

原思：孔子弟子原宪，字思。

为之宰：为孔子家宰．当在孔子为鲁司空司寇时。或本以此下为另一章。

与之粟九百：家宰有常禄，原思家贫，孔子与之粟九百。当是九百斛。古制大夫家宰，用上士为之，原思所得，盖略当一上七之禄。以斛合石，一石百二十斤，二斛约重一石又半。汉制田一亩收粟一石又半，百亩收百五十石，舍二百斛。上士当得四百亩之粟，即八百斛，又加圭田五十亩，共一百斛，则为九百斛。略当其时四百五十亩耕田之收益。

辞：原思嫌孔子多与，故请辞。

毋：毋，禁止辞，孔子命原思勿辞。

以与尔邻里乡党：谓若嫌多，不妨以之周济尔之邻里乡党。

本章孔子当冉有之请，不直言拒绝，当原思之辞，亦未责其不当。虽于授与之间，斟酌尽善而极严。而其教导弟子，宏裕宽大，而崇奖廉隅之义，亦略可见。学者从此等处深参之，可知古人之所谓义，非不计财利，亦非不近人情。

白话试译
子华出使到齐国去，冉子代他母亲请养米。先生说：“给她一釜吧！”冉子再请增，先生说：“加庾吧!”冉子给了米五秉。先生说：“赤这次去齐国，车前驾着肥马，身上穿着轻袭。吾听说，君子遇穷急人该周济，遇富有的便不必再帮助。”原思当先生的家宰，先生给他俸米九百斛。原思辞多了。先

生说：“不要辞，可给些你的邻里乡党呀！”

（四）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子谓仲弓曰：《论语》与某言，皆称子谓某曰，此处应是孔子告仲弓语。或说：此章乃孔子论仲弓之辞，非是与仲弓语，否则下文岂有面其子而以犁牛喻其父之理?或又疑仲弓父冉伯牛，纵谓此章非孔子与仲弓言，孔子亦不当论仲弓之美而暗刺其父之名，比之为犁牛。故谓此章乃是泛论古今人而特与仲弓言之，不必即指仲弓也。子谓仲弓可使南面，仲弓为季氏宰，问焉知贤才而举之，或仲弓于选贤举才取择太严，故孔子以此晓而广之耳。按子罕篇，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未见其止。”正是评论颜子之辞，与此章句法相似。本篇前十四章，均是评论人物贤否得失，则谓此章论仲弓更合，惟以犁牛暗刺其父之名则可疑。

犁牛之子：犁牛，耕牛。古者耕牛不以为牲供祭祀。子，指犊言。

骍且角：骍，赤色。周人尚赤，祭牲用骍。角谓其角周正，合于牺牲之选。或说：童牛无角，今言角，谓其及时可用。

勿用：用，谓用以祭。

山川其舍诸：山川，指山川之神言。周礼，用骍牲者三事：一，祭天南郊。二，宗庙。三，望祀四方山川。耕牛之子骍且角，纵不用之郊庙，山川次祀宜可用。淮南子》曰“犁牛生子而牺，以沈诸河。河岂羞其所从出，辞而不享哉?”即运用《论语》此章义。故曰山川之神不舍也。此言父虽不善，不害其子之美，终将见用于世。

《史记》言仲弓父贱，不言是伯牛子。惟王充《论衡》有云：“母犁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妨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始谓仲弓父乃冉伯牛，伯牛名耕，正是犁牛。王充汉人近古，博通坟典，所言宜有据，然孔子何竞
暗刺其父名而以语其子，此终可疑。或母犁犊骍之喻，古自有之，孔子偶尔运用，而《论衡》缘此误据耳。是孔子只言才德不系于世类，固非斥父称子也。

白话试译
先生评论仲弓说：“一头耕牛，生着一头通身赤色而又两角圆满端正的小牛，人们虽想不用它来当祭牛，但山川之神会肯舍它吗?”

（五）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其心三月不违仁：仁指心言，亦指德言。违，离义。心不违仁，谓其心合于是德也。三月，言其久。三月一季，气候将变，其心偶一违仁，亦可谓心不离仁矣。

其余：他人也。

日月至焉：至，即不违。违言其由此他去，至言其由彼来至。如人在屋，间有出时，是违。如屋外人，间一来人，是至。不违，是居仁也。至焉，是欲仁也。颜渊已能以仁为安宅，余人则欲仁而屡至。日月至，谓一日来至，一月来至。所异在尚不能安。

而已矣：如此而止，望其再进也。

今按：孟子曰：“仁，人心也。”然有此心，未必即成此德，其要在能好学。浅譬之，心犹薪，仁犹火。薪无有不燃，然亦有湿燥之分。颜子之心，犹燥薪。学者试反就己心，于其宾主出入违至之间，仔细体会，日循月勉，庶乎进德之几有不能自已之乐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回呀!其心能三月不违离于仁了。余人只是每日每月来至于仁就罢了。”

（六）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使从政：指使为大夫言。

果：有决断。

何有：何难义。

达：通达。

艺：多才能。

此章见孔子因材设教，故能因材致用。

白话试译
季康子问道：“仲由可使管理政事吗?”先生说：“由能决断，对于管理政事何难呀!”季康子再问：“赐可使管理政事吗?”先生说：“赐心通达，对于管理政事何难呀。”季康子又问：“求可使管理政事吗?”先生说：“求多才艺，对于管理政事何难呀?”

（七）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此季氏不知是桓子，抑康子。

闵子骞：孔子早年弟子，名损。

费：季氏家邑。季氏不臣于鲁，而其邑宰亦屡叛季氏，故欲使闵子为费宰。

辞：推辞。闵子不欲臣于季氏也，故告使者善为我推辞。

复：再义。谓重来召我。

汶上：汶，水名，在齐南鲁北境上。水以北为阳，凡言某水上，皆谓水之北。言若季氏再来召，我将北之齐，不居鲁。

白话试译
季孙氏使人请闵子骞为其家费邑的宰。闵子说：“好好替我推辞吧!倘如再来召我的话，我必然已在汶水之上了。”

（八）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冉耕字。

有疾：伯牛有恶疾。《淮南子》伯牛为厉。厉癞声近，盖癞病也。

子问之：问其病。

自牖执其手：古人居室，北墉而南牖，墉为墙，牖为窗。礼，病者居北墉下，君视之，则迁于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视之。伯牛家以此礼尊孔子，孔子不敢当，故不入其室而自牖执其手。或说：伯牛有恶疾，不欲见人，故孔子从牖执其手。或说：齐、鲁间土床皆筑于南牖下，不必引君臣之礼说之是也。

曰：此曰字不连上文，孔子既退，有此言。

亡之：一说：亡同无。无之，谓伯牛无得此病之道。又一说：亡，丧也。其疾不治，将丧此人。就下文命矣夫语气，当从后解。

命矣夫：孔子此来，盖与伯牛为永诀。伯牛无得此病之道，而病又不可治，故孔子叹之为命。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指伯牛，斯疾指其癞。以如此之人而获如此之疾，疾又不可治。孔子深惜其贤。故重言深叹之。

白话试译
冉伯牛有病，甚重。先生去问病，在屋之南窗外握他的手和他为永诀。先生说：“丧失了此人，这真是命啊!这样的人，会有这样的病。这样的人，会有这样的病啊!”

（九）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箪，竹器。瓢，以瓠为之，以盛水。

在陋巷：里中道曰巷，人所居亦谓之巷。陋巷，犹陋室。

本章孔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美其虽箪食瓢饮居陋室而能不改其乐。孔子亦自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宋儒有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之教，其意深长。学者其善体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怎样的贤哪!回呀!一竹器的饭，一瓢的水，在穷陋小室中，别人不堪其忧，回呀!仍能不改其乐。怎样的贤哪!回呀!”

（一0）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说子之道：说同悦。冉有自谓非不悦于孔子之道，但无力更前进。

中道而废：废，置义。如行人力不足，置物中途，俟有力再前进。驽马十驾，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今女画：女同汝，画同划。中途停止，不欲再进，如划地自限。

今按：孔子之道高且远，颜渊亦有末由也已之叹，然叹于既竭吾才之后。孔子犹曰：“吾见其进，未见其止。”又曰：“求也退，故进之。”是冉、颜之相异，正在一进一退之间。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此即孟子不为不能之辨。学者其细思之。

白话试译
冉求说：“我非不悦先生之道，只是自己力量不足呀!”先生说：“力量不足，半路休息些时，现在你是划下界线不再向前呀!”

（一一）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女，同汝。儒，《说文》术士之称。谓士之具六艺之能以求仕于时者。儒在孔子时，本属一种行业，后逐渐成为学派之称。孔门称儒家，孔子乃创此学派者。本章儒字尚是行业义。同一行业，亦有人品高下志趣大小之分，故每一行业，各有君子小人。孔门设教，必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乃有此一派学术。后世惟辨儒之真伪，更无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因凡为儒者，则必然为君子。此已只指学派言，不指行业言。

又按：儒本以求仕，稍后，儒转向任教。盖有此一行业，则必有此一行业之传授人。于是儒转为师，师儒联称，遂为在乡里教道艺之人。故孔子为中国儒家之创始人，亦中国师道之创始人。惟来从学于孔子之门者，其前辈弟子，大率有志用世，后辈弟子，则转重为师传道。子游、子夏在孔门四科中，同列文学之科，当尤胜于为师传道之任。惟两人之天姿与其学问规模，亦有不同，观子张篇子游、子夏辨教弟子一章可知。或疑子夏规模狭隘，然其设教西河，而西河之人拟之于孔子。其从学之徒如田子方、段干木、李克，进退有以自见。汉儒传经，皆溯源于子夏。亦可谓不辱师门矣。孔子之诫子夏，盖逆知其所长，而预防其所短。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子夏之学，或谨密有余，而宏大不足，然终可免于小人儒之讥。而孔子之善为教育，亦即此可见。

白话试译
先生对子夏道：“你该为一君子儒，莫为一小人儒。”

（一二）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武城：鲁邑名。

女得人焉尔乎：女同汝。焉尔，犹云于此。孔子欲子游注意人才，故问于武城访得人才否。或本作焉耳乎，义不可通。

澹台灭明：澹台氏，字子羽，后亦为孔子弟子。

行不由径：径，小路可以捷至者。灭明不从。

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偃，子游名。灭明从不以私事至。即此两事，其人之品格心地可知。

白话试译
子游做武城宰，先生说：“你在那里求得了人才吗?”子游说：“有一澹台灭明，他从不走小道捷径，非为公事，从未到过我屋中来。”

（一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孟之反：鲁大夫，名侧。

不伐：伐，夸义。

奔而殿：军败而奔，在后曰殿。军败殿后者有功。

策其马：策，鞭也。将入城门，不复畏敌，之反遂鞭马而前。

白话试译
先生说：“孟之反是一个不自夸的人。军败了，他独押后。快进自己城门，他鞭马道：“我不是敢在后面拒敌呀!我的马不能跑前呀!”。

（一四）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祝鮀：祝，宗庙官名。祝鮀，卫大夫，字子鱼。有口才。

宋朝：宋公子，出奔在卫，有美色。

或说：而，犹与字。言不有祝鮀之佞，与不有宋朝之美。衰世好谀悦色，非此难免，不字当统下两字。然依文法，下句终是多一有字，似不顺。或说此章专为卫灵公发，言灵公若不得祝鮀之佞，而专有宋朝之美，将不得免。然不当省去灵公字，又不当言难乎免于今之世，此亦不可从。一说：苟无祝蛇之佞，而仅有宋朝之美，将不得免于今之世。此解于文理最顺适。盖本章所重，不在鮀与朝，而在佞与美。美色人之所喜，然娥眉见嫉，美而不佞，仍不免于衰世。或说：美以喻美质，言徒有美质，而不能希世取容。此则深一层言之，不如就本文解说为率直。孔子盖甚叹时风之好佞耳。祝鮀亦贤者，故知本章不在论鮀、朝之为人。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人，若没有像祝鮀般的能说，反有了像宋朝般的美色，定难免害于如今之世了。”

（一五）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莫字有两解：一，无义。言人不能出不由户，何故无人由道而行。另一解，莫，非义。谓何非由此道，即谓人生日用行习无非道，特终身由之而不知今从前解，乃孔子怪叹之辞。

白话试译
先生：“谁能出外不从门户呀?但为何没有人肯从人生大道而行呢?”

（一六）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朴也。．

文：华饰也。

野：鄙野义。《礼记》云：“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是也。

史：宗庙之祝史，及凡在官府掌文书者。

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义。

白话试译
先生说：“质朴胜过文采，则像一乡野人。文采胜过了朴质，则像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书员）。只有质朴文采配合均匀，才是一君子。”

（一七）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群之生存，由有直道。罔者，诬罔不直义。于此人生大群中，亦有不直之人而得生存，此乃由于他人之有直道，乃幸而获免。正如不仁之人而得生存，亦赖人群之有仁道。若使人群尽是不仁不直，则久矣无此人群。《左传》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即谓此。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人生由有直道，不直的人也得生存，那是他的幸免。”

（一八）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本章之字指学，亦指道。仅知之，未能心好之，知不笃。心好之，未能确有得，则不觉其可乐，而所好亦不深。譬之知其可食，不如食而嗜之，尤不如食之而饱。孔子教人，循循善诱，期人能达于自强不息欲罢不能之境，夫然后学之与道与我，浑然而为一，乃为可乐。

白话试译
先生说：“知道它，不如喜好它。喜好它，不如从心里悦乐它。”

（一九）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中人，中等之人。语，告义。道有高下，人之智慧学养有深浅。善导人者，必因才而笃之。中人以下，骤语以高深之道，不惟无益，反将有害。惟循序渐进，庶可日达高明。
又按：本章不可二字非禁止意，乃难为意。犹如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中才以上的人，可和他讲上面的，即高深的。中才以下的人，莫和他讲上面的，只该和他讲浅近的。”

（二0）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务民之义：专用力于人道所宜。用民字，知为从政者言。

敬鬼神而远之：鬼神之祸福，依于民意之从违。故苟能务民之义，自能敬鬼神，亦自能远鬼神，两语当连贯一气读。敬鬼神，即所以敬民。远鬼神，以民意尤近当先。《左传》随季梁曰：“民，神之主也。”与孔子此答大意近似。

先难而后获：此句可有两解：治人当先富后教，治己当先事后食。诗经》 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也。 宋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仁者之心。又一说：不以姑息为仁，先令民为其难，乃后得其效。后解专主为政治民言，前解乃指从政者自治其身言。两义皆通，今姑从前

解。

《论语》樊迟凡三问仁，两皆兼问知，而孔子所答各不同。解者每谓弟子问同而孔子答异，乃因材施教。然一人同所问，何以答亦各异。盖所问之辞本不同，孔子特各就问辞为答。记者重在孔子之答，略其问辞之详，但浑举问仁问知之目，遂若问同而答异。樊迟本章所问，或正值将出仕，故孔子以居位临民之事答之。

白话试译
樊迟问如何是知，先生说：“只管人事所宜，对鬼神则敬而远之，可算是知了。”又问如何是仁，先生说：“难事做在人前，获报退居人后，可算是仁了。”

（二一）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乐水：水缘理而行，周流无滞，知者似之，故乐水。

乐山：山安固厚重，万物生焉，仁者似之，故乐山。性与之合，故乐。

本章首明仁知之性。次明仁知之用。三显仁知之效。然仁知属于德性，非由言辞可明，故本章借山水以为形容，亦所谓能近取譬。盖道德本乎人性，人性出于自然，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表而出之，则为艺术。故有道德者多知爱艺术，此二者皆同本于自然。《论语》中似此章富于艺术性之美者尚多，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俯仰之间，而天人合一，亦合之于德性与艺术。此之谓美善合一，美善合一之谓圣。圣人之美与善，一本于其心之诚然，乃与天地合一，此之谓真善美合一，此乃中国古人所倡天人合一之深旨。学者能即就山水自然中讨消息，亦未始非进德之一助。

白话试译
先生说：“知者喜好水，仁者喜好山。知者常动，仁者常静。知者常乐，仁者常寿。”

（二二）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齐有太公之余风，管仲兴霸业，其俗急功利，其民喜夸诈。鲁有周公伯禽之教，其民崇礼尚信，庶几仁厚近道。道，指王道。孔子对当时诸侯，独取齐、鲁两国，言其政俗有美恶，故为变有难易。当时齐强鲁弱，而孔子则谓齐变始能至鲁，鲁变易于至道。惜孔子终不得试，遂无人能变此两邦。

白话试译
先生说：“齐国一变可以同于鲁，鲁国一变便可同于道了。”

（二三）
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行礼酒器。上圆下方，容二升。或曰：取名觚者，寡少义，戒人贪饮。时俗沉湎于酒，虽持觚而饮，亦不寡少，故孔子叹之。或曰：觚有棱，时人破觚为圆，而仍称觚，故孔子叹之。饩羊之论，所以存名。觚哉之叹，所以惜实。其为忧世则一。或说：觚乃木简，此属后起，今不从。

白话试译
先生说：“觚早不是觚了，还称什么觚呀!还称什么觚呀!”

（二四）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井有仁焉：或本仁下有者字。或说：此仁字当作人。又一说：仁者志在救人，今有一救人机会在井中，即井有仁也。不言人而人可知。又分别井中之人为仁人或恶人，则大可不必。

其从之也：也同邪，疑问辞。宰我问，倘仁者闻有人堕并，亦往救之否?从之，谓从人井中。
何为其然也：然，犹云如此，即指从入井中言。

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往义。陷，陷害义。仁者闻人之告，可使往视，但不致被陷害，自投入井。

可欺也。不可罔也：欺，被骗。罔，迷惑。仁者闻人之告，可被骗往视，不至迷惑自投入井。

本章问答，皆设喻。身在井上，乃可救井中之人。身入井中，则自陷，不复能救人。世有愚忠愚孝，然不闻有愚仁。盖忠孝有时仅凭一心，心可以愚仁则本于心而成德，德无愚。故曰：“仁者必有知，知者不必有仁”，此见仁德之高。或说：宰我此章之问，或虑孔子罹于祸而微讽之。如子欲赴佛肸、公山弗扰之召，子路不悦。宰我在言语之科，故遇此等事，不直谏而婉辞以讽。

白话试译
宰我问道：“有人告诉仁者井中有人，会跟着入井吗?”先生说：“为何会这样呢?可诱骗仁者去看，但不能陷害他入井。他可被骗，但不会因骗而糊涂。”

（二五）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学于文：文，诗书礼乐，一切典章制度，著作义理，皆属文。博学始能会通，然后知其真义。

约之以礼：礼，犹体。躬行实践，凡修身、齐家、从政、求学一切实务皆是。约，要义。博学之，当约使归己，归于实践，见之行事。

弗畔：畔同叛，背义。君子能博约并进，礼文兼修，自可不背于道。

就学言之谓之文，自践履言之谓之礼，其实则一。惟学欲博而践履则贵约，亦非先博文，再约礼，二者齐头并进，正相成，非相矫。此乃孔门教学定法，颜渊喟然叹曰章可证。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在一切的人文上博学，又能归纳到一己当前的实践上，该可于大道没有背离了!”

（二六）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南子：卫灵公夫人，有淫行。史记》 ：子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 寡君愿见。 ”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

矢之：此矢字，旧说各不同。一曰矢，誓义。孔子因子路不悦，故指天而誓。一曰矢，陈义。孔子指天告子路云云。今从第一说。

予所否者，天厌之：古人誓言皆上用所字，下用者字，此句亦然。否字各解亦不同。一曰：否谓不合于礼，不由于道。孔子对子路誓曰：“我若有不合

礼，不由道者，天将厌弃我。”一曰：否，乃否泰否塞之否。孔子对子路曰：“我之所以否塞而道不行者，乃天命厌弃我。”盖子路之不悦，非不悦孔子之见南子，乃不悦于孔子之道不行，至于不得已而作此委曲迁就。故孔子告之云云，谓汝不须不悦。一曰：否，犹不字义。孔子指天而告子路，曰 “我若固执不见，天将厌弃我。”细会文理，仍以第一说为是。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如《左传》季文子如宋，宋公亨之，穆姜出于房再拜，是也。圣人道大德全，在我有可见之礼则见之，彼之不善，我何与焉。如阳货欲见孔子，孔子初不欲见，及其馈蒸豚，亦不得不往而谢之。然何不以此详告子路，而为此誓辞?礼，在其国，不非其大夫，况于小君?若详告，则言必及南子，故孔子不直答，而又为之誓。其实则是婉转其辞，使子路思而自得之。

白话试译
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为此不悦。先生指着天发誓说：“我所行，若有不合礼不由道的，天会厌弃我，天会厌弃我。”

（二七）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之人，平人常人也。中庸之道，为中庸之人所易行。中庸之德，为中庸之人所易具。故中庸之德，乃民德。其所以为至者，言其至广至大，至平至易，至可宝贵，而非至高难能。而今之民则鲜有此德久矣，此孔子叹风俗之败坏。

《小戴礼·中庸》篇有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与《论语》本章异。《论语》言中庸，乃百姓日用之德，行矣而不著，习矣而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若固有之，不曰能。《小戴礼·中庸》篇乃以中庸为有圣人所不知不能者，故曰民鲜能。若《论语》则必言仁与圣，始是民所鲜能。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中庸之德，可算是至极的了!但一般民众，少有此德也久了。”

（二八）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施，给与义。济，救助义。子贡谓能广博施与，普遍救济，如此必合仁道。

何事于仁：此犹谓非仁之事。孔子非谓博施济众非仁，乃谓其事非仅于仁而可能。

必也圣乎：此处圣字作有德有位言。仁者无位，不能博施济众。有位无德，亦不能博施济众。

尧舜其犹病诸：病，有所不足义。尧舜，有德又有位，但博施济众，事无限量，虽尧舜亦将感其力之不足。但亦非即不仁，可见仁道与博施济众有辨或说：圣乎尧舜连读，义亦可通。今不从。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三十而立之立。达，如是闻非达之达。己欲立，思随分立人。己欲达，思随分达人。孔子好学不厌，是欲立欲达诲人不倦，是立人达人。此心已是仁，行此亦即是仁道，此则固是人人可行者。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譬，取譬相喻义。方，方向方术义。仁之方，即谓为仁之路径与方法。人能近就己身取譬，立见人之与我，大相近似。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之亦犹己。然后推己及人，此即恕之事，而仁术在其中矣。子贡务求之高远，故失之。

白话试译
子贡说：“如有人，能对民众广博施与和救济，这如何呢?可算是仁了吧?”先生说：“这哪里是仁的事?必要等待圣人吧。尧舜还怕感到力量不足呀! 仁者，只要自己想立，便也帮助人能立。自己想达，便也帮助人能达。能在切近处把来相譬，这就可说是仁的方向了。”

〇述而篇第七

（一）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述而不作：述，传述旧闻。作，创始义，亦制作义。如周公制礼作乐，兼此二义。孔子有德无位，故但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谓信于古而好之。孔子之学，主人文通义，主历史经验。盖人道非一圣之所建，乃历数千载众圣之所成。不学则不知，故贵好古敏求。

窃比于我老彭：老彭，商之贤大夫，其名见《大戴礼》。或即庄子书之彭祖。或说是老聃彭祖二人，今不从。窃比于我，谓以我私比老彭。

本篇多记孔子之志行。前两篇论古今贤人，进德有渐，圣人难企，故以孔子之圣次之。前篇末章有有德无位之感，本篇以本章居首，亦其义。是亦有憾叹之心。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只传述旧章，不创始制作，对于古人，信而好之，把我私比老彭吧!”

（二）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默而识之：识，读如志，记义。谓不言而存之心。默而识之，异乎口耳之学，乃所以蓄德。

何有于我哉：何有，犹言有何难，乃承当之辞。或说：除上三事外何有于我，谓更无所有。今从前说。

本章所举三事，尽人皆可自勉，孔子亦常以自居。然推其极，则有非圣人不能至者。其弟子公西华、子贡知之。或以本章为谦辞，实非。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不多言说，只默记在心。勤学不厌，教人不倦，这三事在我有何难呀?”

（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德之不修：德必修而后成。

学之不讲：学必讲而后明。或说：讲，习义。如读书习礼皆是讲。朋友讲习，讨论习行亦是讲。

闻义不能徙：闻义，必徙而从之。

不善不能改：知不善，必不吝于改。

本章所举四端，皆学者所应勉。能讲学，斯能徙义改过。能此三者，自能修德。此所谓日新之德。孔门讲学主要工夫亦在此。本章亦孔子自勉自任之语，言于此四者有不能，是吾常所忧惧。

白话试译

先生说：“品德不加意修养。学问不精勤讲习。听到义的，不能迁而从之。知道了不善的，不能勇于改正。这是我的忧惧呀!”

（四）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闲居义。

申申如：伸舒貌。其心和畅。

夭夭如：弛婉貌。其心轻安。或说：申申象其容之舒，夭夭象其色之愉。

本章乃所谓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弟子记孔子闲居时气象，申申，夭夭，似以树木生意作譬，此乃整个神态，不专指容色言。大树干条直上，申申也嫩枝轻盈妙婉，夭夭也。兼此二者，不过严肃，亦不过松放，非其心之和畅轻安，焉得有此?孔门弟子之善为形容，亦即其善学处。或说：申申，整饬义，言其敬。夭夭，言其和。

白话试译
先生闲暇无事时，看去申申如，像很舒畅。夭夭如，又像很弛婉。

（五）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吾衰：年老意。

梦见周公：孔子壮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时或见之。年老知道不行，遂无复此梦矣。

此章断句有异，或作甚矣断，吾衰也久矣断，共三句。今按：甚矣言其衰，久矣言其不梦。仍作两句为是。或本无复字，然有此字，感慨更深。此孔子自叹道不行，非真衰老无意于世。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吾已衰极了!吾很久不再梦见周公了!”

（六）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志于道：志，心所存向。

据于德：据，固执坚守义。道行在外，德修在己。求行道于天下，先自据守己德，如行军作战，必先有根据地。

依于仁：依，不违义。仁者，乃人与人相处之道，当依此道不违离。

游于艺：游，游泳。艺，人生所需。孔子时，礼、乐、射、御、书、数谓之六艺。人之习于艺，如鱼在水，忘其为水，斯有游泳自如之乐。故游于艺不仅可以成才，亦所以进德。

本章所举四端，孔门教学之条目。惟其次第轻重之间，则犹有说者。就小学言，先教书数，即游于艺。继教以孝弟礼让，乃及洒扫应对之节，即依于

仁。自此以往，始知有德可据，有道可志。惟就大学言，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即志于道。求道而有得，斯为德。仁者心德之大全，盖惟志道笃，故能德成于心。惟据德熟，始能仁显于性。故志道、据德、依仁三者，有先后无轻重。而三者之于游艺，则有轻重无先后，斯为大人之学。若教学者以从入之门，仍当先艺，使知实习，有真才。继学仁，使有美行。再望其有德，使其自反而知有真实心性可据。然后再望其能明道行道。苟单一先提志道大题目，使学者失其依据，无所游泳，亦其病。然则本章所举之四条目，其先后轻重之间，正贵教者学者之善为审处。颜渊称孔子循循然善诱人，固难定刻板之次序。

白话试译
先生说：“立志在道上，据守在德上，依倚在仁上，游泳在艺上。”

（七）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束脩：一解，脩是干脯，十脡为束。古人相见，必执贽为礼，束脩乃贽之薄者。又一解，束脩谓束带脩饰。古人年十五，可自束带脩饰以见外傅。又曰：束脩，指束身脩行言。今从前一解。

本章谓只修薄礼来见，未尝不教诲之。古者学术在官，事师必须宦学，入官乃能学艺。私家讲学之风，自孔子开之。自行束脩，未尝无诲，故虽贫如颜渊、原思，亦得及门受业。

白话试译
先生说：“从带着十脡干脯为礼来求见的起，吾从没有不与以教诲的。”

（八）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不愤不启：愤，心求通而未得。启，谓开其意。

不悱不发：悱，口欲言而未能。发，谓开发之。

不以三隅反：物方者四隅，举一隅示之，当思类推其三。反，还以相证义。

不复：不复教之。

上章言孔子诲人不倦，编者以本章承其后，欲学者自勉于受教之地。虽有时雨，大者大生，小者小生，然不沃不毛之地则不生，非圣人之不轻施教。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不心愤求通，我不启示他。不口悱难达，我不开导他。举示以一隅，不把其余三隅自反自证，我不会再教他。”

（九）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丧者哀戚，于其旁不能饱食，此所谓侧隐之心。曰未尝，则非偶然。哭指吊丧。一日之内，哭人之丧，余哀未息，故不歌。曰则不歌，斯日常之不废弦歌可知。然非歌则不哭。余哀不欢，是其厚。余欢不哀，则为无人心。颜渊不迁怒，孔子称其好学。是哀可余，乐与怒不可余。此非礼制，乃人心之仁道。本章见圣人之心，即见圣人之仁。或分此为两章，朱注合为一章，今从之。

白话试译
先生在有丧者之侧进食，从未饱过。那天吊丧哭了，即不再歌唱。

（一o）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舍同捨。即不用义。

唯我与尔有是夫：尔指颜渊。身无道，则用之无可行，舍之无可藏。用舍在外，行藏在我。孔子之许颜渊，正许其有此可行可藏之道在身。有是夫是字，即指此道。有此道，始有所谓行藏。

子行三军则谁与：凡从学于孔门者，莫不有用世之才，亦莫不有用世之志。子路自审不如颜渊，而行军乃其所长，故以问。古制，大国三军，则非粗勇之所胜任可知。
暴虎冯河：暴虎，徒手搏之。冯河，徒身涉之。此皆粗勇无谋，孔子特设为譬喻，非谓子路实有此。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成，定义。临事能惧，好谋始定。用舍不在我，我可以不问。行军不能必胜而无败，胜败亦不尽在我，然我不可以不问。惧而好谋，是亦尽其在我而已。子路勇于行，谓行三军，己所胜任。不知行三军尤当慎，非曰用之则行而已。孔子非不许其能行三军，然惧而好谋，子路或有所不逮，故复深一步教之。

本章孔子论用行舍藏，有道亦复有命。如怀道不见用是命。行军不能必胜无败，亦有命。文中虽未提及命道二字，然不参入此二字作解，便不能得此章之深旨。读《论语》，贵能逐章分读，又贵能通体合读，反复沉潜、交互相发，而后各章之义旨，始可透悉无遗。

白话试译
先生告颜渊说：“有用我的，则将此道行于世。不能有用我的，则将此道藏于身。只我与你能这样了。”子路说：“先生倘有行三军之事，将和谁同事呀?”先生说：“徒手搏虎，徒身涉河，死了也不追悔的人，我是不和他同事的。定要临事能小心，好谋始作决定的人，我才和他同事吧。”

（一一）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此言不可求而必得。执鞭，贱职。周礼地官秋官皆有此职。若属可求，斯即是道，故虽贱职，亦不辞。若不可求，此则非道，故还从吾好。吾之所好当惟道。孔子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昔人教人寻孔颜乐处，乐从好来。寻其所好，斯得其所乐。

上章重言道，兼亦有命。此章重言命，兼亦有道。知道必兼知命，知命即以善道。此两章皆不言道命字，然当以此参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富若可以求，就是执鞭贱职，吾亦愿为。如不可求，还是从吾所好吧!”

（一二）
子之所慎，齐，战，疾。

慎：不轻视，不怯对。

齐：读斋。古人祭前之斋，变食迁坐，齐其思虑之不齐，将以交神明。子曰：“我不与祭，如不祭。”若于斋不慎，则亦祭如不祭矣。

战：众之死生所关，故必慎。

疾：吾身生死所关，故必慎。

此章亦言道命。神明战争疾病三者，皆有不可知，则亦皆有命。慎处其所不可知，即是道。孔子未尝屡临战事，则此章殆亦孔子平日之言。

白话试译
先生平常谨慎的有三件事：一斋戒，二战阵，三疾病。

（一三）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子在齐闻韶：韶，舜乐名。或说：陈舜后，陈敬仲奔齐，齐亦遂有韶乐。

三月不知肉味：《史记》作“学之三月”，谓在学时不知肉味。或说：当以闻韶三月为句。此三月中常闻韶乐，故不知肉味。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孔子本好乐，闻韶乐而深美之，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则其好之至矣。于是而叹曰：“不图为乐之移人有至此。”或说：斯字指齐，谓不图韶乐之至于齐。

今按：本章多曲解。一谓一旦偶闻美乐，何至三月不知肉味。二谓《大学》云：“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岂圣人亦不能正心?三谓圣人之心应能不凝滞于物，岂有三月常滞在乐之理。乃多生曲解。不知此乃圣人一种艺术心情。孔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此亦一种艺术心情。艺术心情与道德心情交流合一，乃是圣人境界之高。读书当先就本文平直解之，再徐求其深义。不贵牵他说，逞曲解。

白话试译
先生在齐国，听到了韶乐，三月来不知道肉味。他说：“我想不到音乐之美有到如此境界的。”

（一四）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为卫君乎：为，赞助义。卫君，卫出公。灵公逐其太子蒯聩，灵公卒，卫人立蒯聩之子辄，是为出公。晋人纳蒯聩，卫人拒之。时孔子居卫，其弟子不知孔子亦赞助卫君之以子拒父否?

伯夷、叔齐：已见前。其父孤竹君将死，遗命立叔齐，叔齐让其兄伯夷，伯夷尊父命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之。子贡不欲直问卫君事，故借问伯夷叔齐是何等人。

怨乎：孔子称许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子贡又问得为国君而不为，其心亦有怨否?

求仁而得仁：此仁字亦可作心安解。父命叔齐立为君，若伯夷违父命而立，在伯夷将心感不安，此伯夷之能孝。但伯夷是兄，叔齐是弟，兄逃而己立叔齐亦心感不安，遂与其兄偕逃，此叔齐之能弟。孝弟之心，即仁心。孝弟之道，即仁道。夷齐在当时，逃国而去，只求心安，故曰求仁而得仁，何怨也。

夫子不为也：夫子既许伯夷叔齐，可知其不赞成卫君之以子拒父。

白话试译
冉有说：“我们先生是否赞助卫君呢?”子贡说：“对!吾将去试问。”子贡入到孔子之堂，问道：“伯夷叔齐可算何等人?”先生说：“是古代的贤人呀!”子贡说：“他们心下有怨恨吗?”先生说：“他们只要求得心安，心已安了，又有什么怨恨呀?”子贡走出，告诉他同学们说：“我们先生不会赞助卫君的。”

（一五）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饭疏食：饭，食义。食，音嗣。疏食，粗饭义。

曲肱而枕之：肱，臂也。曲臂当枕小卧。

乐亦在其中：乐在富贵贫贱之外，亦即在富贵贫贱之中。不谓乐贫贱。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庸》言：“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人而不自得。”然非言不义之富贵。孔子又言：“富与贵，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不义而富且贵，是以不道得之，存心不义，营求而得。浮云自在天，不行不义，则不义之富贵，无缘来相扰。

本章风情高邈，可当一首散文诗读。学者惟当心领神会，不烦多生理解。然使无下半章之心情，恐难保上半章之乐趣，此仍不可不辨。孟子书中屡言此下半章之心情，学者可以参读。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吃着粗饭，喝着白水，曲着臂膊当枕头用，乐趣亦可在这里了。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只像天际浮云般。”

（一六）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古者养老之礼以五十始，五十以前未老，尚可学，故曰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如孔子不知老之将至，如卫武公耄而好学，此非常例。加，或作假。孔子为此语，当在年未五十时。又孔子四十以后，阳货欲强孔子仕，孔子拒之，因谓如能再假我数年，学至于五十，此后出仕，庶可无大过。或以五十作卒，今不从。

亦可以无大过矣：此亦字古文《论语》作易，指《周易》，连上句读。然何以读易始可无过，又何必五十始学易。孔子常以诗书礼乐教，何以独不以易教，此等皆当另作详解。今从《鲁论》作亦。

白话试译
先生说：“再假我几年，让我学到五十岁，庶可不致有大过失了。”

（一七）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言：古西周人语称雅，故雅言又称正言，犹今称国语，或标准语。

诗书：孔子常以诗书教，诵诗读书，必以雅音读之。

执礼：执，犹掌义。执礼，谓诏、相、礼事，亦必用雅言。孔子鲁人，日常操鲁语。惟于此三者必雅言。

今按：孔子之重雅言，一则重视古代之文化传统，一则抱天下一家之理想。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此章亦征其一端。

白话试译
先生平日用雅言的，如诵诗，读书，及执行礼事，都必用雅言。

（一八）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公：叶，读舒涉反。叶公，楚大夫沈诸梁，字子高。为叶县尹，僭称公。

子路不对：叶公问孔子之为人，圣人道大难名，子路骤不知所以答。

云尔：尔，如此义。云尔，犹如此说。

此章乃孔子之自述。孔子生平，惟自言好学，而其好学之笃有如此。学有未得，愤而忘食。学有所得，乐以忘忧。学无止境，斯孔子之愤与乐亦无止境。如是孳孳，惟日不足，而不知年岁之已往，斯诚一片化境。今可稍加阐释者，凡从事于学，必当从心上自知愤，又必从心上自感乐。从愤得乐，从乐起愤，如是往复，所谓纯亦不已，亦即一以贯之。此种心境，实即孔子之所谓仁，此乃一种不厌不倦不息不已之生命精神。见于行，即孔子之所谓道。下学上达，毕生以之。然则孔子之学与仁与道，亦即与孔子之为人合一而化，斯其所以为圣。言之甚卑近，由之日高远。圣人之学，人人所能学，而终非人人之所能及，而其所不能及者，则仍在好学之一端。此其所以为大圣欤!学者就此章，通之于《论语》全书，人圣之门，其在斯矣。

白话试译
叶公问子路：“你们先生孔子，究是怎样一个人呀?”子路一时答不上，回来告先生。先生说：“你何不答道：‘这人呀!他心下发愤，连吃饭也忘了。心感快乐，把一切忧虑全忘了，连自己老境快到也不知。’你何不这般说呀!”

（一九）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非生而知之：时人必有以孔子为生知，故孔子直言其非。

好古：好学必好古。若世无古今，人生限在百年中，亦将无学可言。孔子之学，特重人文，尤必从古史经验前言往行中得之，故以好古自述己学。

敏以求之：敏，勤捷义，犹称汲汲。此章两之字，其义何指，尤须细玩。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不是生来便知的呀!我是喜好于古，勤快求来的呀!”

（二0）
子不语怪、力、乱、神。

此四者人所爱言。孔子语常不语怪，如木石之怪水怪山精之类。语德不语力，如荡舟扛鼎之类。语治不语乱，如易内蒸母之类。语人不语神，如神降于莘，神欲玉弁朱缨之类。力与乱，有其实，怪与神，生于惑。

白话试译
先生平常不讲的有四事。一怪异，二强力，三悖乱，四神道。

（二一）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行，其中一人是我。不曰三人居，而曰三人行，居或日常相处，行则道途偶值。何以必于两人而始得我师，因两人始有彼善于此可择，我纵不知善，两人在我前，所善自见。古代善道未昌，师道未立，群德之进，胥由于此。《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中庸》亦言：“舜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皆发挥此章义。

孔子之学，以人道为重，斯必学于人以为道。道必通古今而成，斯必兼学于古今人以为道。道在人身，不学于古人，不见此道之远有所自。不学于今人，不见此道之实有所在。不学于道途之人，则不见此道之大而无所不包。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知道无不在，惟学则在己。能善学，则能自得师。

本章似孔子就眼前教人，实则孔子乃观于古今人道之实如此而举以教人。孔子之教，非曰当如此，实本于人道之本如此而立以为教。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此后孟子道性善，皆本于此章所举人道之实然而推阐说之。然则孔子之创师道，亦非曰人道当有师，乃就于人道之本有师。中庸》 曰“道不远人”，其斯之谓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三人同行，其中必有我师了。择其善的从之，不善的便改。”

（二二）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生德于予：德由修养，然非具此天性，则修养无所施。孔子具圣德，虽由修养，亦是天赋，不曰圣德由我，故曰天生。”

桓魋：宋司马向魑，宋桓公之后，又称桓魋。史记》：“孔子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桓魋伐其树，孔子去。弟 曰：可速矣。”孔子作此章语。

其如予何：犹云无奈我何。桓魋纵能杀孔子之身，不能夺孔子之德，德由天生，斯不专在我。桓魋之所恶于孔子，恶孔子之德耳。桓魋不自知其无奈此德何。既无奈于此德，又何奈于孔子。弟子欲孔子速行，孔子告之以此，然亦即微服而去，是避害未尝不深。然避害虽深，其心亦未尝不闲。此乃孔子知命之学之实见于行事处，学者其深玩之。

按此章乃见圣人之处变，其不忧之仁，不惑之智，与不惧之勇。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盖实有非言辞所能传而达，知识所能求而得者。学者当与文王既没章在陈绝粮章参读。

白话试译
先生说：“天生下此德在我，桓魋能把我怎样呀!”

（二三）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二三子以我为隐：二三子，指诸弟子。隐，匿义。诸弟子疑孔子或有所隐匿，未尽以教。

无隐乎尔：尔指二三子。孔子言，我于诸君，无所隐匿。或云：乎尔，语助辞。孔子直言无隐。今不从。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此重申上句意。孔子谓我平日无所行而不与二三子以共见。诸君所共见者，即丘其人。学于其人，其人具在，复何隐?此处孔子特地提出一行字，可谓深切之教矣。盖诸弟子疑孔子于言有隐。孔子尝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又曰：“天何言哉?”“予欲无言。”不知天虽无言，时行物生，天道已昭示在人，而更何隐?诸弟子不求之行而求之言，故孔子以无行而不与之道启之。

本章孔子提醒学者勿尽在言语上求高远，当从行事上求真实。有真实，始有高远。而孔子之身与道合，行与学化。其平日之一举一动，笃实光辉，表里一体，既非言辨思议所能尽，而言辨思议亦无以超其外。此孔子之学所以为圣学。孔子曰：“默而识之”，其义可思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诸位以为我对你们有所隐匿吗?吾对诸位，没有什么隐匿呀!我哪一行为不是和诸位在一起?那就是我了呀!”

（二四）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谓先代之遗文。行，指德行。忠信，人之心性，为立行之本。文为前言往行所萃，非博文，亦无以约礼。然则四教以行为主。

本章紧承上章，当合而参之。

白话试译
先生以四项教人。一是典籍遗文，二是道德行事，三和四是我心之忠与信。

（二五）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圣人君子以学言，善人有恒以质言。亡，通无。时世浇漓，人尚夸浮，匿无为有，掩虚为盈，心困约而外示安泰，乃难有恒。人若有恒，三人行，必可有我师，积久为善人矣。善人不践迹，若能博文好古，斯即为君子。君子学之不止，斯为圣人。有恒之与圣人，相去若远，然非有恒，无以至圣。章末申言无恒之源，所以诫人，而开示其入德之门。

本章两子曰，或说当分两章，或说下子曰二字衍文。今按：两子曰以下，所指稍异，或所言非出一时，而意则相足，子曰字非衍，亦不必分章为是。

又按：当孔子时，圣人固不易得见，岂遂无君子善人与有恒者?所以云然者，以其少而思见之切。及其既见，则悦而进之，如曰“君子哉若人”是也。凡此类，当得意而忘言，不贵拘文而曲说。

白话试译
先生说：“圣人，吾是看不到的了，得看到君子就好了。”先生又说：“善人，吾是看不到的了，得看到有恒的人就好了。没有装作有，空虚装作满足，困约装作安泰，这所以难乎有恒了。”

（二六）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钓而不纲：钓，一竿一钩。纲，大索，悬挂多钩，横绝于流，可以一举获多鱼。

弋不射宿：古人以生丝系矢而射为弋。又系石于丝末，矢中鸟，石奋系脱，其丝缠绕鸟翼。故古之善射，有能一箭获双鸟者，双鸟并飞，长丝兼缠之也。丝谓之缴，若不施缴，射虽中，鸟或带矢而飞，坠于远处。宿，止义。宿鸟，栖止于巢中之鸟。射宿鸟，有务获掩不意之嫌，并宿鸟或伏卵育雏故不射。

本章旧说：孔子之钓射，乃求供祭品。然渔猎亦以娱心解劳，岂必临祭然后有射钓。孔子有多方面之人生兴趣，惟纲渔而射宿，其志专为求得，斯孔子不为耳。故此章乃游于艺之事，非依于仁之事。否则一鱼之与多鱼，飞鸟之与宿鸟，若所不忍，又何辨焉。

白话试译
先生亦钓鱼，但不用长绳系多钩而钓。先生亦射鸟，但不射停止在巢中之鸟。

（二七）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此作字或解著作，然孔子时，尚无私家著作之风。或解作为，所指太泛，世之不知而作者多矣，不当用盖有二字。此作字当同述而不作之作，盖指创制立说言。

多见而识之：识，记义。闻指远。古人之嘉言懿行，良法美制，择而从之，谓传述。见指近，当身所见，是非善恶，默识在心，备参究。

知之次也：作者之圣，必有创新，为古今人所未及。多闻多见，择善默识，此皆世所已有，人所已知，非有新创，然亦知之次。知者谓知道。若夫不知妄作，自谓之道，则孔子无之。

此章非孔子之自谦。孔子立言明道，但非不知而作。所谓“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是孔子已自承知之。又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以师道自居，则决非仅属多闻多见之知可知。本章上半节，乃孔子之自述。下半节，则指示学者以从入之门。

白话试译
先生说：“大概有并不知而妄自造作的吧!我则没有这等事。能多听闻，选择其善的依从它，能多见识，把来记在心，这是次一级的知了。”

（二八）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互乡难与言：互乡，乡名。其乡风俗恶，难与言善。或说：不能谓一乡之人皆难与言，章首八字当通为一句。然就其风俗而大略言之，亦何不可。若八字连为一句，于文法不顺惬，今不从。

门人惑：门人不解孔子何以见此互乡童子。

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与，赞可义。童子进请益，当予以同情，非即同情及其退后之如何。唯何甚：甚，过分义。谓如此有何过分。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即此甚字义。

人洁己以进：洁，清除污秽义。童子求见，当下必有一番洁身自好之心矣。

不保其往也：保，保任义，犹今言担保。往字有两解。一说指已往。一说指往后。后说与不与其退重复，当依前说。或疑保字当指将来，然云不保证其已往，今亦有此语。或又疑本章有错简，当云与其洁不保其往，与其进不与其退始是。今按：与其进，不与其退，始为凡有求见者言。与其洁，不保其往，此为其人先有不洁者言。乃又进一层言之，似非错简。

此章孔子对互乡童子，不追问其已往，不逆揣其将来，只就其当前求见之心而许之以教诲，较之自行束惰以上章，更见孔门教育精神之伟大。

白话试译
互乡的人，多难与言（善）。一童子来求见，先生见了他，门人多诧异。先生说：“我只同情他来见，并不是即同情他退下的一切呀!这有什么过分呢? 人家也是有一番洁身自好之心才来的，我只同情他这一番洁身自好之心，我并不保证他以前呀!”

（二九）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道出于人心，故反诸己而即得。仁心仁道皆不远人，故我欲仁，斯仁至。惟求在己成德，在世成道，则难。故孔子极言仁之易求，又极言仁之难达此处至字，即日月至焉之至，当与彼章参读。

白话试译
先生说：“仁远吗，我想要仁，仁即来了。”

（三0）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陈司败：陈，国名。司败，官名，即司寇。

昭公：鲁君，名稠。

巫马期：名施，孔子弟子。

党：偏私义。

君取于吴为同姓：取同娶，鲁吴皆姬姓。

谓之吴孟子：礼同姓不婚，吴女当称孟姬，昭公讳之，称曰孟子，子乃宋女之姓。鲁人谓之吴孟子，乃讥讽之辞。

苟有过，人必知之：昭公习于威仪之节，有知礼称。陈司败先不显举其娶于吴之事，而仅问其知礼乎，鲁乃孔子父母之邦，昭公乃鲁之先君，孔子自无特援此事评昭公为不知礼之必要，故直对曰知礼，此本无所谓偏私。及巫马期以陈司败言告孔子，孔子不欲为昭公曲辨，亦不欲自白其为国君讳。且陈司败之问，其存心已无礼，故孔子不论鲁昭公而自承己过。然亦不正言，只说有人说他错，这是他幸运。此种对答，微婉而严正，陈司败闻之，亦当自愧其鲁莽无礼。而孔子之心地光明，涵容广大，亦可见。

白话试译
陈司败问孔子道：“昭公知礼吗?”孔子说：“知礼。”及孔子退，陈司败作揖请巫马期进，对他说：“我听说君子没有偏私，君子也会偏私吗?鲁君娶于吴国，那是同姓之女，至于大家称她吴孟子。若鲁君算得知礼，谁不知礼呀!”巫马期把陈司败话告孔子。孔子说：“丘呀!也是幸运。只要有了错，人家一定会知道。”

（三一）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反，复义。本章见孔子之爱好音乐，又见其乐取于人以为善之美德。遇人歌善，必使其重复再歌，细听其妙处，再与之相和而歌。

白话试译
先生与人同歌，遇人歌善，必请他再歌，然后再和他同歌。

（三二）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文莫：有两义，乃忞慎之假借。《说文》：忞，强也。慔，勉也。忞读若妟，妟莫双声，犹言黾勉，乃努力义。一说以文字断句，莫作疑辞。谓文或犹人，行则不逮。两说均通，但疑孔子决不如此自谦。今从前解。

躬行君子：躬行者，从容中道，臻乎自然，已不待努力。

本章乃孔子自谦之辞。然其黾勉终身自强不息之精神，实已超乎君子而优人圣域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努力，我是能及人的。做一个躬行君子，我还没有能到此境界。”

（三三）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圣与仁：圣智古通称。此孔子自谦，谓圣智与仁德，吾不敢当。盖当时有称孔子圣且仁者，故为此谦辞。

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此之字即指圣与仁之道言。为之不厌，谓求知与仁努力不懈。亦即以所求不倦诲人。

可谓云尔：云尔，犹云如此说，即指上文不厌不倦言。

正唯弟子不能学也：正唯犹言正在这上，亦指不厌不倦。

本章义与上章相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正是上章之文莫，黾勉终身，若望道而未至也。孔子不自当仁与知，然自谓终其身不厌不倦，黾勉求仁求知，则可谓能然矣。盖道无止境，固当毕生以之。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道与天行之合一，即在此不厌不倦上，是即仁知之极。四时行，百物生，此为天德。然行亦不已，生亦不已，行与生皆健而向前。故知圣与仁其名，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是其实。孔子辞其名，居其实，虽属谦辞亦是教人最真实话。圣人心下所极谦者，同时即是其所最极自负者，此种最高心德，亦惟圣人始能之。读者当就此两章细参。

白话试译
先生说：“若说圣与仁，那我岂敢?只是在此上不厌地学，不倦地教，那我可算得是如此了。”公西华说：“正在这点上，我们弟子不能学呀!”

（三四）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疾病：疾甚曰病。

请祷：请代祷于鬼神。

有诸：诸，犹之乎。有之乎，问辞。或说：有此事否?病而祷于鬼神，古今礼俗皆然，孔子何为问此?或说：有此理否?孔子似亦不直斥祷神为非理。此语应是问有代祷之事是否。如周公金滕，即代祷也，然未尝先告武王，又命祝史使不敢言。今子路以此为请，故孔子问之。

诔曰：诔一本作讄，当从之。讄，施于生者，累其功德以求福。诔，施于死者，哀其死，述行以谥之。

祷尔于上下神祗：子路引此讄词也。上下谓天地，神属天，祗属地。尔训汝。祷尔于三字，即别人代祷之辞，故子路引此以答。

丘之祷久矣：孔子谓我日常言行，无不如祷神求福，素行合于神明，故曰祷久矣，则无烦别人代祷。

今按：子路之请祷，乃弟子对师一时迫切之至情，亦无可深非。今先以请于孔子，故孔子告之以无须祷之义。若孔子而同意子路之请，则为不安其死而谄媚于神以苟期须臾之生矣，孔子而为之哉?

又按：孔子遇大事常言天，又常言命，独于鬼神则少言。祭祀所以自尽我心，故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知命则不待祷，故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然此章固未明言鬼神之无有，亦不直斥祷神之非，学者其细阐之。

白话试译
先生病得很重，子路请代先生祷告。先生说：“有此事吗?”子路说：“有的。从前的讄文上说：祷告你于上下神祗!”先生说：“我自己已祷告得久了。”

（三五）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奢者常欲胜于人。孙字又作逊，不逊，不让不顺义。固，固陋义。务求于俭，事事不欲与人通往来，易陷于固陋。二者均失，但固陋病在己，不逊则陵人。孔子重仁道，故谓不逊之失更大。

白话试译
先生说：“奢了便不逊让，俭了便固陋，但与其不逊让，还是宁固陋。”

（三六）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坦，平也。荡荡，宽广貌。君子乐天知命，俯仰无愧，其心坦然，荡荡宽大。戚戚，蹙缩貌，亦忧惧义。小人心有私，又多欲，驰竞于荣利，耿耿于得丧，故常若有压迫，多忧惧。本章分别君子小人，单指其心地与气貌言。读者常以此反省，可以进德。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的（心胸气貌）常是平坦宽大，小人的（心胸气貌）常是迫促忧戚。”

（三七）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温，和顺义。厉，严肃貌。厉近有威，温近不猛。恭常易近于不安。孔子修中和之德，即在气貌之间，而可以窥其心地修养之所至。学者当内外交修即从外面气貌上，亦可验自己之心德。

白话试译

□□□

〇泰伯篇第八

（一）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泰伯：周太王之长子。次仲雍，季历。季历生子昌，有圣德，太王意欲立之。太王疾，泰伯避适吴，仲雍从之逃亡。季历立为君，传子昌，是谓文王。

至德：德之至极之称。

三以天下让：或说：泰伯乃让国，其后文王、武王卒以得天下，故称之为让天下。或说：时殷道渐衰，泰伯从父意让季历及其子昌，若天下乱，必能匡救，是其心为天下让。三让，一说：泰伯避之吴，一让。太王没，不返奔丧，二让。免丧后，遂断发文身，终身不返，三让。

一说：季历、文、武三人相传而终有天下，皆泰伯所让。今按：泰伯之让，当如《史记》，知其父有立昌之心故让。孔子以泰伯之德亦可以有天下，故曰以天下让，非泰伯自谓以天下让。三让当如第二说。

民无得而称：泰伯之让，无迹可见。相传其适吴，乃以采药为名，后乃断发文身卒不归，心在让而无让事，故无得而称之。

本章孔子极称让德，又极重无名可称之隐德，让德亦是一种仁德，至于无名可称，故称之曰至德。

白话试译
先生说：“泰伯可称为至德了。他三次让了天下，但人民拿不到实迹来称道他。”

（二）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蒽。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劳、葸、乱、绞：劳，劳扰不安义。葸，畏惧。乱，犯上。绞，急切。恭慎勇直皆美行，然无礼以为之节文，则仅见其失。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此君子指在上者。笃，厚义。兴，起义。在上者厚于其亲，民闻其风，亦将兴于仁。或说：君子以下当别为一章，惟为谁何人之言则失之。或说：当出曾子，因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说相近。然无确据，今不从。

故旧不遗，则民不偷：遗，忘弃。偷，薄义。在上者不忘弃其故旧，则民德自归于厚。

白话试译
先生说：“恭而没有礼，便会劳扰不安。慎而没有礼，便会畏怯多惧。勇而没有礼，便会犯上作乱。直而没有礼，便会急切刺人。在上位若能厚其亲属，民众便会兴起于仁了。在上位的若能不遗弃与他有故旧之人，民众便会不偷薄了。”

（三）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有疾：疾，重病。

启予足，启予手：启字有两解。一说：开义。曾子使弟子开衾视其手足。一说：启，同瞥视。使弟子视其手足。当从后解。

诗云：《诗·小曼》之篇。

战战兢兢：战战，恐惧貌。兢兢，戒谨貌。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临渊恐坠，履冰恐陷。

吾知免夫：一说，引《大戴礼》曾子大孝篇，乐正子春引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将死知免，免即全而归之。或说：免谓免于刑戮，毁伤亦指刑言，古者墨、劓、剕、宫，皆肉刑。孔子曰：“君子怀刑。”其称南容，曰： “邦无道，免于刑戮。”曾子此章，亦此义。乐正子春下堂伤足之所言，则失其初旨而近迂。今从后说。

今按：《论语》言“杀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义”，曾子临终则曰“吾知免夫”，虽义各有当，而曾子此章，似乎气象未宏。然子思师于曾子，孟子师于子思之门人，一脉相传，孟子气象固极宏大。论学术传统，当通其先后而论之。谓曾子独得孔门之传固非，谓曾子不传孔子之学，亦何尝是学者贵能大其心以通求古人学术之大体，以过偏过苛之论评骘古人，又焉所得。

白话试译
曾子得了重病，召他的门弟子说：“看看我的手和足吧!《诗经》上说：‘小心呀!小心呀!像临深潭边，像蹈薄冰上。’自今而后，我知道能免了。小子呀!”

（四）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孟敬子问之：孟敬子，鲁大夫仲孙捷。问者，问其病。

曾子言曰：此处何以不径作曾子曰，而作曾子言曰?或说：一人自言曰言，两人相对答曰语。此处乃曾子自言。然《论语》凡一人自言，不必都加言字，亦不应孟敬子来问病，而曾子一人自言，不照顾问病者。又一说：曾子不言己病，独告以君子修身之道，记者郑重曾子此番临终善言，故特加一言字而曾子病之不起，亦见于言外。两义相较，后说似胜。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两语相连，可有两解。一曰：鸟畏死，故鸣哀。人穷反本，故言善。死到临头，更何恶意，故其说多善，此曾子之谦辞，亦欲敬子之信而识之。又一说：鸟兽将死，不遑择音，故只吐哀声。人之将死，若更不思有令终之言，而亦哀惧而已，则何以别于禽兽?后说曲深，不如前解平直，今从前解。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此君子以位言。

动容貌，斯远暴慢矣：动容貌，今只言动容。一说：人能动容对人，人亦不以暴慢对之。又一说：能常注意动容貌，己身可远离于暴慢。暴，急躁。慢，怠放。今从后说。

正颜色，斯近信矣：正颜色，今只言正色。一说：人能正色对人，则易启人信。或说：人不敢欺。又一说：能常注意正颜色，己身可以日近于忠信。今从后说。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辞，指言语。气，指音声。出者，吐辞出音之爽朗明确。倍，同背，违悖义。一说：人不敢以鄙陋背理之言陈其前。又一说：己身可远于鄙倍。今从后说。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豆，礼器。笾，竹为之。豆，木为之。有司，管事者。曾子意，此等皆有管理专司，卿大夫不烦自己操心。存，在义。

或说：孟敬子为人，举动任情，出言鄙倍，且察察为明，近于苛细，曾子因以此告。此说近推测。曾子为学，盖主谨于外而完其内。孟子乃主由中以达外。要之，学脉相承，所谓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 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之谓和。 ”容貌颜色辞气，喜怒哀乐之所由表达。 鄙之与雅，倍之与顺，正之与邪，信之与伪，暴之与和，慢之与庄，即中节不中节之分。后人皆喜读《孟子》《中庸》，若其言之阔大而高深。然曾子此章，有据有守，工夫平实，病危临革而犹云云，可见其平日修养之诚且固。言修身者，于此不当忽。

白话试译
曾子得了重病，孟敬子来问病。曾子道：“鸟将死，鸣声悲。人将死，说话也多善言。君子所贵于道的有三事：能常注意动容貌，便可远离暴慢。能常注意正颜色，便可日近于诚信。能常注意吐言出声清整爽朗，便可远离鄙倍了。至于那些笾豆之类的事，都有专责管理的人在那里呀!”

（五）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犯而不校：犯者，人以非礼犯我。校，计较义。然人必先立乎无过之地，不得罪于人，人以非礼相加，方说是犯，始可言校。若先以非礼加人，人以非礼答我，此不为犯，亦无所谓不校矣。

吾友：旧说：吾友指颜子。其心惟知义理之无穷，不见物我之有问，故能尔。孟子横逆之来章可参读。

白话试译
曾子说：“自己才能高，去问才能低于他的人。自己知道多，去问比他知道少的人。有了像没有，充实像空虚。别人无理犯我，我能不计较。以前我的朋友曾在这上面下过工夫了。”

（六）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托六尺之孤：古人以七尺指成年。六尺，十五岁以下。托孤，谓受前君命辅幼主。

寄百里之命：此是摄国政。百里，大国也。

临大节而不可夺：大节，国家安危，个人死生之大关节处。夺，强之放弃义。受人之托，守人之寄，一心以之，不可摇夺也。

君子人也：此处君子有两说：一，受托孤之责，己虽无欺之之心，却被人欺。膺百里之寄，己虽无窃之之心，却被人窃。亦是不胜任。君子必才德兼全，有德无才，不能为君子。此说固是。但后世如文天祥史可法，心尽力竭，继之以死，而终于君亡国破。此乃时命，非不德，亦非无才，宁得不谓之君子?故知上句不可夺，在其志，而君子所重，亦更在其德。盖才有穷时，惟德可以完整无缺。此非重德行而薄事功，实因德行在我，事功不尽在我。品评人物，不当以不尽在彼者归罪于彼。

白话试译
曾子说：“可以把六尺的孤儿托付他，可以把百里的政令寄放于他，临到大关节处，摇夺不了他，这等人，可称君子了吧!真可算得君子了!”

（七）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弘毅：弘，弘大。毅，强毅。非弘大强毅之德，不足以担重任，行远道。

仁以为己任：仁，人道。仁以为己任，即以人道自任。

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而任务仍无完成之日，故曰死而后已。

本章以前共五章，皆记曾子语。首记曾子临终所示毕生战兢危惧之心。次及病革所举注意日常容貌颜色辞气之微。再记称述吾友之希贤而希圣。以能问于不能，是弘。大节不可夺，是毅。合此五章观之，心弥小而德弥恢，行弥谨而守弥固。以临深履薄为基，以仁为己任为量。曾子之学，大体如是后两章直似孟子气象，于此可见学脉。

白话试译
曾子说：“一个士，不可不弘大而强毅，因他担负重而道路远。把全人群的大道来做自己的担负，不重吗?这个担子须到死才放下，不远吗?”

（八）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兴于诗：兴，起义。诗本性情，其言易知，吟咏之间，抑扬反复，感人易人。故学者之能起发其心志而不能自已者，每于诗得之。

立于礼：礼以恭敬辞让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学者之能卓然自立，不为事物所摇夺者，每于礼得之。

成于乐：乐者，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学其俯仰疾徐周旋进退起迄之节，可以劳其筋骨，使不至怠惰废弛。束其血脉，使不至猛厉偾起。而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学者之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者，每于乐得之。是学之成。

本章见孔子之重诗教，又重礼乐之化。后世诗学既不尽正，而礼乐沦丧，几于无存，徒慕孑孔子教于语言文字间，于是孔学遂不免有若为干枯，少活泼滋润之功。此亦来学者所当深体而细玩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兴起在诗，卓立在礼，完成在乐。”

（九）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义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中庸》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即论教化，诗与礼乐，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易传》 云“通其变，使民不倦。 神化之，使民宜之。 ”亦为民之不可使知，而谋求其可由，乃有此变通神化之用。近人疑《论语》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欤!

白话试译
先生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一0）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本章亦言治道。若其人好勇，又疾贫，则易生乱。疾，恶义。若对不仁之人，疾恶之过甚，使无所容，亦易生乱。论语·先进篇》子路为政，可使民知勇，见勇为美德。孔子告冉有曰：“先富后教”，见贫必救治。又曰：“好仁而恶不仁”，见不仁诚当恶。惟主持治道，则须善体人情，导之以渐。一有偏激，世乱起而祸且遍及于君子善人，是不可不深察。

白话试译
先生说：“若其民好勇，又恶贫，就易于兴乱。若恶不仁之人太甚，也易于兴乱。”

（一一）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周公之才之美：周公旦多才，其才又甚美。

骄且吝：吝，悭啬义。骄者，恃才凌人，吝者私其才不以及人。非其才不美，乃德之不美。
其余不足观：其余，骄吝之所余，指其才言。用才者德，苟非其德，才失所用，则虽美不足观。必如周公，其才足以平祸乱，兴礼乐，由其不骄不吝乃见其才之美。

白话试译
先生说：“若有人能有像周公的才那样美，只要他兼有着骄傲与吝啬，余下的那些才，也就不足观的了。”

（一二）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谷，禄也。当时士皆以学求仕，三年之期已久，而其向学之心不转到谷禄上，为难能。

白话试译
先生说：“学了三年，其心还能不到谷禄上去的人，是不易得的呀!”

（一三）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信，信此道。非笃信则不能好学。学，学此道，非好学亦不能笃信。能笃信，又能好学，然后能守之以至于死，始能善其道。善道者，求所以善明此道，善行此道。或说：守死于善与道之二者，今不从。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危国不可入，乱国不可居。不入危邦，则不被其乱。不居乱邦，则不及其祸。全身亦以善道。然君子身居其邦，义不可去，有见危而授命者，亦求善其道而已。此皆守死善道。盖守死者，有可以死，可以不死之别。必知不入不居之几，乃能尽守死善道之节。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见，犹现，犹今云表现。君子或见或隐，皆所以求善其道。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有道而屈居贫贱，不能自表现，亦不能善道之征。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无道而高居富贵，更是不能善道之征矣。盖世治而我身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我心无可守之节，皆可耻之甚。

合本章通体观之，一切皆求所以善其道而已。可以富贵，可以贫贱，可以死，可以不死，其间皆须学。而非信之笃，则亦鲜有能尽乎其善者。

白话试译
先生说：“该笃信，又该好学，坚执固守以至于死，以求善其道。危邦便不入。乱邦便不居。天下有道，该能有表现。天下无道，该能隐藏不出。若在有道之邦，仍是贫贱不能上进，这是可耻的。若在无道之邦，仍是富贵不能退，也是可耻的。”

（一四）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本章与上章相发明。不在其位，不谋其位之政。然谋政，仅求所以明道之一端。贫贱富贵，隐显出处，际遇有异，其当明道善道则一。不谋其政，岂无意于善道之谓?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不在此职位上，即不谋此职位上的事。”

（一五）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师挚之始，关雎之乱：师挚，鲁乐师，名挚。关雎，《国风·周南》之首篇。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古乐有歌有笙，有间有合，为一成。始于升歌，以瑟配之。如燕礼及大射礼，皆由太师升歌。挚为太师，是以云师挚之始。升歌三终，继以笙入，在堂下，以磬配之，亦 三终，然后有间歌。先笙后歌，歌笙相禅，故曰间，亦三终。最后乃合乐。堂上下歌瑟及笙并作，亦三终。《周南·关雎》以下六篇，乃合乐 所用，故曰关雎之乱。升歌言人，合乐言诗，互相备足之。

洋洋乎盈耳哉：此孔子赞叹之辞。自始至终，条理秩然，声乐美盛。或以洋洋盈耳专指关雎合乐，或以关雎之乱专指关雎之卒章，恐皆未是。

《史记》云：“孔子自卫反鲁而正乐”，当时必是师挚在官，共成其事。其后师挚适齐，鲁乐又衰。此章或是师挚在鲁时，孔子叹美其正乐后之美盛。或师挚适齐之后，追忆往时之盛而叹美之。不可确定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由于太师挚之升歌开始，迄于关雎之合乐终结，洋洋乎乐声美盛，满在我的耳中呀。”

（一六）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而不直：狂者多爽直，狂是其病，爽直是其可取。凡人德性未醇，有其病，但同时亦有其可取。今则徒有病而更无可取，则其天性之美已丧，而徒成其恶，此所谓小人之下达。

侗而不愿：侗，无知义。无知者多谨愿，今则既无知，又不谨愿。

倥倥而不信：倥倥，愚悫义。愚悫者多可信，今则愚悫而又不可信。

吾不知之矣：此为深绝之之辞。人之气质不齐，有美常兼有病，而有病亦兼有美。学问之功，贵能增其美而释其病，以期为一完人。一任乎天，则瑕瑜终不相掩。然苟具天真，终可以常情测之。今则仅见其病，不见其美，此非天之生人乃尔，盖习乎下流而天真已失。此等人不惟无可培育，抑亦不可测知，此孔子所以深绝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粗狂而不爽直，颟顸而不忠厚，愚悫而不可信靠，这样的人我真不晓得他了。”

（一七）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学问无穷，汲汲终日，犹恐不逮。或说：如不及，未得欲得也。恐失之，既得又恐失也。上句属温故，下句属知新。穿凿曲说，失平易而警策之意。今不取。

白话试译
先生说：“求学如像来不及般，还是怕失去了。”

（一八）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巍巍：高大貌。

不与：此有三说：一：舜禹有天下，任贤使能，不亲预其事，所谓无为而治也。一：舜禹之有天下，非求而得之，尧禅舜，舜禅禹，皆若不预己事然一：舜禹有天下，而处之泰然，其心邈然若无预也。三说皆可通。然任贤使能，非无预也。读下章“禹吾无间然”，知其非无为。第二说，魏晋人主之，因魏晋皆托禅让得国。然舜禹之为大，不在其不求有天下而终有之。既有之矣，岂遂无复可称?故知此说于理未足。第三说，与孟子“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相似，然此亦不足以尽舜禹之大。宋儒又谓“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此谓尧舜不以成功自满则可，谓尧舜不以事业经心则不可。盖舜禹之未有天下，固非有心求之。及其有天下，任贤使能，亦非私天下于一己。其有成功，又若无预于己然。此其所以为大也。

白话试译
先生说：“这是多么伟大呀!像舜禹般，有此天下，像不预己事般。”

（一九）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唯尧则之：则，准则义。尧之德可与天准。或曰：则，法则义，言尧取法于天。今取前解。

荡荡乎：空广貌。

民无能名：名，指言语称说。无能名，即无可指说。

焕乎其有文章：焕，光明貌。文章，礼乐法度之称。

本章孔子深叹尧之为君，其德可与天相准。乃使民无能名，徒见其有成功，有文章，犹天之四时行，百物生，而天无可称也。

白话试译
先生说：“伟大呀!像尧的为君呀!高大呀!只有天能那么高大，只有尧可与天相似，同一准则了。广大呀!民众没有什么可以指别称说于他的了。高大呀!那时的成功呀!光明呀!那时的一切文章呀!”

（二0）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舜有臣五人：此起首两语亦孔子之言，记者移孔子曰三字于武王曰之后，此处遂不加子曰字。

有乱臣十人：旧文或无臣字，作有乱十人。乱，治义，谓有助之治者十人。

才难，不其然乎：才难，人才难得。古有此语，孔子引之，谓其信然。

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此两语有四说：一唐虞之际比周初为尤盛。一唐虞之际不如周初。一唐虞之际与此周初为盛。于，解作与。一际，边际义，即以后以下义，谓自唐虞以下，周初为盛。今按：唐虞与周初不相际。本章言才难，不在比优劣。惟第三说得之。盖谓唐虞之际，人才尝盛，于斯复盛以一盛字兼统二代，于字似不须改解作与字。

有妇人焉：十人中有一妇人，或说乃文母太姒，或说武王妻邑姜。当以指邑姜为是。

九人而已：妇女不正式参加朝廷。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或说此下当另为一章，上文言才难，与此下不涉。又此语亦孔子以前所有，孔子引之，下面自加称叹。若另为一章，则此下应别加孔子曰三字。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若三分天下以下另为一章，此至德显称文王。若连上为一章，则于论武王下独称文王之德，言外若于武王有不满。或又曰：周之德，当兼文武言，武王其先亦未尝不服事殷，惟纣为独夫，不得不讨。此说牵强。分两章说之则无病。

白话试译
舜有贤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说：“我有相辅为治的十人。”先生说：“古人说人才难得，不真对吗?唐虞之际下及周初算是盛了，但其中还有一妇人，则只九人而已。”先生又说：“把天下三分，周朝有了两分，但仍还服事殷朝，周朝那时的德，真可称是至德了!”

（二一）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无间然：间，罅隙义，即非难义。无间，谓无罅隙可非议。
菲饮食：菲，薄义。自奉薄，而祭祀鬼神极丰盛，盖以为民祈福。
黻冕：冕，冠也。大夫以上冠皆通称冕。黻，黼黻之黻，是冕服之衣。黻冕皆祭服。
沟洫：田间水道。禹时有洪水之灾，人民下巢上窟，不得平土而居之，禹尽力沟洫，使人人得安宅。
本章孔子深赞禹之薄于自奉而尽力于民事，亦有天下而不与之一端。事生以饮食为先，衣服次之，宫室又次之。奉鬼神在尽己心，故曰致孝。祭服备其章采，故曰致美。沟洫人功所为，故曰尽力。

白话试译
先生说：“禹，我对他是无话可批评的了。他自己饮食菲薄而尽心孝敬鬼神。自己衣服恶劣，而讲究祭服之美。自己宫室卑陋，而尽力修治沟洫水道。我对他真是无话可批评的了。”

〇子罕篇第九

（一）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利者，人所欲，启争端，群道之坏每由此，故孔子罕言之。罕，稀少义。盖群道终不可不言利，而言利之风不可长，故少言之。与，赞与义。孔子所赞与者，命与仁。命，在外所不可知，在我所必当然。命原于天，仁本于心。人能知命依仁，则群道自无不利。或说：利与命与仁，皆孔子所少言，此决不然。《论语》言仁最多，言命亦不少，并皆郑重言之，乌得谓少?或说：孔子少言利，必与命与仁并言之，然《论语》中不见其例，非本章正解。

白话试译
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赞同命与仁。

（二）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达巷党人：或疑达是巷名，则不应复称党。因说巷党连读，达是此巷党之名。或说达巷是此党名。或说此达巷党人即项橐也。项橐又称大项橐，大项即达巷之转音，橐是其名，达巷则以地为氏。其人聪慧不寿如颜回，故古人常以颜项并称，惟项橐未及孔子之门。观此章，其赞孔子之辞，知其非一寻常之党人矣。

博学而无所成名：言其不可以一艺称美之。孔子博学，而融会成体，如八音和为一乐，不得仍以八音之一名之。

吾何执：执，专执也。孔子闻党人之称美，自谦我将何执，射与御，皆属一艺，而御较卑。古人常为尊长御车，其职若为人下。又以较射择士，擅射则为人上。故孔子谦言若我能专执一艺而成名，则宜于执御也。

白话试译
达巷的党人说：“伟大呀孔子!他博学无所不能，乃至没有一项可给他成名了。”先生听了，对门弟子说：“我究竟该专执哪一项呢?还是专执御，抑专执射呢?我想还是专执御吧!”

（三）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麻冕：古制绩麻为冕，其工细，故贵。

纯：黑丝。以黑丝为冕，较用麻为俭。

拜下：一说古制，臣与君行礼，皆在堂下再拜稽首，君辞之，又升而再拜稽首于堂上。后渐骄泰，即在堂上拜，不先拜于堂下。又一说，拜君必在堂下，《左传》周襄王赐齐侯胙，桓公下拜登受，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公子降拜稽首，皆其证。《仪礼》始有升而成拜之文，即孔子所讥之拜乎上。盖《仪礼》之书尚在孔子后，不可据以说《论语》此章之古礼。

本章见礼俗随世而变，有可从，有不可从。孔子好古敏求，重在求其义，非一意遵古违今。此虽举其一端，然教俭戒骄，其意深微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麻冕是古礼，现在改用黑丝作冕，比麻冕节省了，我从众，也用黑丝冕。臣对君在堂下拜，这是古礼，现在都在堂上拜，我觉得这样似太骄了，虽违逆于众，我还是在堂下拜。”

（四）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绝四：绝，无之尽。毋，即无字，古通用。下文四毋字非禁止辞。孔子绝不有此四者，非在心求禁绝。

毋意：意，读如亿，亿测义。事未至，而妄为亿测。或解是私意，今不从。

毋必：此必字有两解。一、固必义。如言必信，行必果，事之已往，必望其常此而不改。一，期必义。事之未来，必望其如此而无误。两说均通。如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即毋必。

毋固：固，执滞不化义。出处语默，惟义所在，无可无不可，即毋固。或说固当读为故，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不泥其故。两义互通，今仍作固执解。

毋我：我，如我私我慢之我。或说：孔子常曰“何有于我哉”，“则我岂敢”，此即无我。又说：孔子述而不作，处群而不自异，惟道是从，皆无我。两说亦可互通。圣人自谦者我，自负者道，故心知有道，不存有我。

本章乃孔子弟子记孔子平日处事立行之态度，而能直探其心以为说，非其知足以知圣人，而又经长期之详审而默识者，不易知。

白话试译
先生平日绝无四种心。一无亿测心，二无期必心，三无固执心，四无自我心。

（五）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畏于匡：匡，邑名。相传阳虎尝暴匡人，孔子弟子颜剋与虎俱。后剋为孔子御至匡，匡人识之。又孔子貌与虎相似，乃围孔子，拘之五日，欲杀之。古谓私斗为畏，匡人之拘孔子，亦社会之私斗，非政府之公讨。或说畏惧有戒心，非是，今不从。

文不在兹乎：文指礼乐制度，人群大道所寄。孔子深通周初文武周公相传之礼乐制度，是即道在己身。或说：孔子周游，以典籍自随，文指诗书典册今不从。

后死者：孔子自指。若天意欲丧斯文，不使复存于世，即不使我知之。斯文即道，与于斯文，即使己得此道。

匡人其如予何：今我既得此道，知天意未欲丧斯文，则匡人亦无奈我何。

孔子临危，每发信天知命之言。盖孔子自信极深，认为己之道，即天所欲行于世之道。自谦又甚笃，认为己之得明于此道，非由己之知力，乃天意使之明。此乃孔子内心诚感其如此，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非于危难之际所能伪为。

白话试译
先生在匡地被拘，他说：“文王既死，道不就在此吗?若天意欲丧斯道，不会使后死者亦得知此道。若天意不欲丧斯道，匡人能把我怎样呀?”

（六）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太宰：官名。旧注有吴、陈、鲁、宋四国之说。或以《左传》说苑证此太宰乃吴之太宰嚭，或即是。

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圣字古人所指甚泛，自孔子后，儒家始尊圣人为德之最高者。太宰此问，盖以多能为圣。或说：疑孔子圣人，何其多能于小艺，与下文不相应，今不从。

天纵之将圣：纵，不加限量义。将，大义。将圣，犹言大圣。言天意纵使之成为大圣。

又多能也：太宰之问，即以多能为圣。子贡之答，孔子既是大圣，又多能，皆天纵使然，则多能之非即是圣，其意亦显。

多能鄙事：孔子自谦，谓因少时贱，必执事为生，而所能又皆鄙事，非因己之圣而无所不能。

君子多乎哉：孔子既自承多能，又说君子不必多能。然亦非谓多能即非君子。此处不言圣人，而改言君子，固亦孔子之谦，不欲以圣自居。然谓君子不必多能，其所指示则更深切矣。或说此章云：聪明人诗文字画诸事皆能，但有不能为人者，此言亦可作深长思。

牢曰：牢，孔子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无其人，当是偶阙。或说即子琴张。今按：《论语》编者，于孔子弟子必称字而不名，然称字亦必加子字，其有同字者，则配氏以别之。以牢为琴张之名，亦无据。然此处牢字必是名，一部《论语》，惟此及《宪问》章单称名，或此两章是此二人所记，故自书名，编者仍其旧而未改。或遂谓上论成于琴张，下论成于原思，则失之。牢日以下或另分章，今不从。

子云：云与曰同义。牢引孔子语。或说孔子为本章语时，牢在旁举所闻，与孔子语相发。一说门弟子记孔子语，因并及牢平日所述，用相印证。

吾不试。故艺：试，用义。孔子言，我不大用于世，故能多习于艺。

白话试译
太宰问子贡道：“你们的先生是圣人了吧?为何这样多能呀?”子贡说：“固是天意纵使他成为一大圣，又纵使他这样多能呀。”先生听到了说：“太宰真知道我吗?我只因年轻时贫贱，故多能些鄙事。君子要多能吗?不多的呀!”牢说：“先生曾说，因我没有被大用，所以学得许多艺。”

（七）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空空如也：或说：孔子自言无知。或说：此指鄙夫来问者，言此鄙夫心中空空。就文理，后说为是。或说：空空，即倥倥，诚悫貌。鄙夫来问，必有所疑，有所疑，即非空空。然此鄙夫心中只有疑，并无知，则仍是空空，两义可兼说。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叩，如叩门，使门内人闻声开门。又如叩钟使自鸣。孔子转叩问此鄙夫，使其心自知开悟。两端者，凡事必有两端，孔子就此鄙夫所疑之事之两端叩而问之。竭，尽义。于此两端，穷竭叩问，使鄙夫来问者，对其本所怀疑之事之两端均有开悟，则所疑全体皆获通晓，更无可疑然此非孔子先自存有一番知识，专待此鄙夫之问。孔子仅就其所疑而叩之，使自开悟，故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正为此鄙夫心倥倥如，诚悫有疑，又自承无知，故能循孔子之叩而逐步自有所开悟。若使此鄙夫胸有成见，不诚不悫，别怀他肠而来问难，则孔子虽善叩，此鄙夫必抱持己见，深闭固拒，不能有所开悟矣。故孔子虽善教，此鄙夫亦善学。孔子之善教，正因其自认无知。此鄙夫之善学，亦正因其心空空诚悫求问。盖问者心虚，而答者亦心虚，敬使答者能转居于叩问之地位，而问者转居于开悟对答之地位。而此所疑之事，乃跃然明显，不明显于孔子之口，乃明显于此鄙夫来问者之心头。此章亦孔子循循善诱之一例。

本章言学问求知，必心虚始能有得，此其一。学问有所得，必由其心自有开悟，此其二。学日进，心日虚，得一知，必知更多为我所不知者。孔子曰 “我有知乎哉?无知也。”此非谦辞，正乃圣人心虚德盛之征，此其三。学者当取与知之为知之章合参。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有知吗?我实是无知呀!有鄙夫来问于我，他心空空，一无所知，只诚悫地来问，我亦只就他所问，从他所疑的两端反过来叩问他，一步步问到穷竭处，就是了。”

（八）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凤鸟至，河出图，古人谓乃圣人受命而王之兆。尚书·顾命》篇有河图，与大玉夷玉天球并列东序，则河图亦当是玉石之类，自然成文，而获得于河中者。河指黄河。

吾已矣夫：或曰：孔子伤时无明王，故己不见用。或曰：孔子自伤不得王天下，故无此瑞应，则世无太平之象，而孔子所欲行之道，其前途亦不卜可知矣。

今按：本书着重在第三句，不在第一第二句。孔子乃叹无此世运，非必信有河图风鸟之瑞。读者当取乘桴浮海无所取材章同参齐玩。

白话试译
先生说：“凤鸟不来，河中不再出图，大概我是完了吧!”

（九）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齐衰：衰，同缞，丧服也。齐，缝缉义。缉边者曰齐衰，以熟麻布为之。不缉边曰斩衰，以至粗生麻布为之。齐衰服轻，斩衰服重，言齐衰可兼斩衰言斩衰则不兼齐衰也。

冕衣裳：一说：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贵者之盛服。见之必作必趋，以尊在位。一说：冕，《鲁论》作娩，亦丧服，而较齐衰为轻丧礼，去冠括发，以布广一寸，从项中而前，交于额上，又却向后，绕于髻，是谓娩。言绕衣裳，则此衣裳亦丧服。此章言孔子哀有丧而敬之。下及瞽者，亦所哀。今从后说。

瞽者：无目之人。或曰：瞽者瞽师。今按：承上文丧服者，则以其瞽。不以其为师。今不从。

见之：此见字是人来见而孔子见之，上见字是孔子见其人。上见字又兼指此见之与下过之言。或以子见齐衰者为句，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为句，如此分句，则下文过之必趋四字应移冕衣裳者之前始是，今不取。

虽少必作：作，起义。其人来见，虽年少，孔子必自坐而起。

过之必趋：过之，谓孔子行过其人之前。趋，犹疾行。古人以疾行示敬。

昔宋儒谢良佐，尝举此章，及《师冕》章，而曰：“圣人之道，无微显，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而上达天道，本末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如此看。” 今按：本章又见《乡党》篇。圣人心德之盛，愈近愈实，愈细愈密，随时随地而流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诚学者所宜留意。

白话试译
先生见到服齐衰丧服的，以及轻丧去冠括发的，以及瞽者无目的，他们若来见先生，先生必从坐席上起身，虽是年轻人亦一样。若先生在这些人身旁走过，则必改步疾行。

（一0）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喟然：叹息声。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仰弥高，不可及。钻弥坚，不可入。之字指孔子之道，亦指孔子其人，此乃颜渊日常心所向往而欲至者。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前在后，喻恍惚不可捉摸。

循循然善诱人：循循，有次序貌。诱，引进义。孔子之教，依学者之所已至而循序诱进之。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此孔门教法最大纲领，颜子举此以言孔子之教，可谓切当深透之至。文，犹孔子门四科之言文学。礼，指人生实践。

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颜子因孔子之循循善诱，而欲罢不能，但已竭己才，仍见前面如有所立卓尔者。此卓尔，亦指孔子之道，乃及孔子之人格气象。卓尔，峻绝义。所谓高山仰止望见之而力不能至。

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末，无也。颜子言，悦之深而力已尽，虽欲再进，而已无路可由，亦所谓犹天之不可阶而升。

本章记颜子赞叹孔子之道之高且深，而颜子之好学，所以得为孔门最高弟子，亦于此见矣。惟孔子之道，虽极高深，若为不可几及，亦不过在人性情之间，动容之际，饮食起居交接应酬之务，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常，出处去就辞受取舍，以至政事之设施，礼乐文章之讲贯。细读《论语》，孔子之道，尽在其中，所谓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非舍具体可见之外，别有一种不可测想推论之道，使人无从窥寻。学者熟读《论语》，可见孔子之道，实平易而近人。而细玩此章，可知即在此平易近人之中，而自有其高深不可及处。虽以颜子之贤，而犹有此叹。今欲追寻孔子之道，亦惟于博文约礼，欲罢不能中，逐步向前，庶几达于颜子所叹欲从末由之一境，则已面对孔子之道之极高峻绝处。若舍其平实，而索之冥漠，不务于博文约礼，而别作仰钻，则未为善读此章。

白话试译
颜渊喟然叹道：“我仰望它，愈望愈高。我钻研它，愈钻愈坚。一忽儿看它在前面，一忽儿又像在后面。先生循着次第，一步步地诱导我，他是如何般的善教呀!他以文章开博我，以礼行节约我，使我欲罢不能。但我才知已尽，像见它在前面矗立着，高峻卓绝，我想再向前追从，但感到无路可由了。”

（一一）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疾病：疾甚日病。

使门人为臣：为孔子家臣也。大夫之丧，由家臣治其礼。为家臣者，盖谓制丧服及一切治丧之具之准备。门人，即诸弟子。

病间：病少轻减。

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孔子病时不知，轻减后始知。责子路行诈道，谓其不自今日始，盖子路咎在不知，其所不知则非自今日始。子路无宿诺，凭其片言而可以折狱，岂有久矣行诈之事?故知行诈专指此事言。久矣哉，指此行诈之所由来。

无臣而为有臣：孔子尝为大夫，有家臣。今已去位，若病不起，不得仍以大夫礼葬。子路使门人为家臣，故曰无臣而作为有臣，将谁欺?欺天，则正见

其无人可欺。

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无宁，宁义。孔子谓我与其有家臣治丧，岂不更愿由门弟子治此丧事?大夫丧有定礼，门弟子之丧其师，则无礼可据。孔子日常好言礼，相传孺悲学礼于孔子而士丧礼于是乎书，其事当在此章之后，则孔子此番病时，尚亦无士丧礼可循。且《左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间别无士之一级。在大夫与庶人之间有士，礼之及于士，其事皆由孔门设教始。今孔子若病而卒，在当时实亦无礼可循无丧可治。子路心尊孔子，谓不宜临丧无礼，乃欲以大夫礼治孔子之丧，而不知其不可。其后孔子死，诸弟子心丧三年，此为无礼起礼，其事备载于《史记》。而孔子此处之所以告子路，则尤有深意。孔子之道之尊，在其有门人弟子，岂在其能有家臣?孔子心之所重，亦重在其有诸弟子，岂重在其能有家臣?子路泥礼未达，使诸弟子作为孔子之家臣，欲以大夫礼丧孔子，即诸弟子殆亦与子路同此见解。今经孔子发此一问，正好使子路及诸弟子共作深长之思。读此章者，当悟孔子当时言礼之真实分际所在，又当知孔子言礼，与其言仁言道所分别处。至于孔子之可尊，其所以为百世之圣者，在其创师道，不在其曾为大夫。此在今日，人尽知之。然在当时，即孔子弟子，或所不知。然孔子亦不欲明白以此自尊，而此一问，则已深切道出此意此章虽具体叙述一事，而涵蕴义深，读者其细思之。

大葬：谓以君臣礼葬。

死于道路：谓弃于道路，无人葬之。或说：此章乃孔子将返鲁，于道中适得病，故有死于道路之语。然孔子此问，其于无礼起礼之义，启发深切，不可不知。

今按：孔子有言：“人而不仁，如礼何?”此章子路使诸弟子为孔子家臣，亦其平日尊亲其师之意，其心有仁，而终未达一间，则若不为仁而为诈。是亦所谓如礼何之一例。学者遇此等处，最当深究。

白话试译
先生病得很重，子路派使先生门人作为先生的家臣，来预备丧事。先生病减了。说：“很久了呀，由的行此诈道呀!我没有家臣，装作有家臣，这将骗谁呢?难道要骗天吗?而且我与其死在家臣们手里，还不是宁愿死在你们学生们的手里吗?我纵使不得用君卿大夫们的葬礼，难道我就死在道路上，没人来葬我吗?”

（一二）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医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韫医而藏诸：韫即藏义。医，即匮，谓藏之匮中。诸，问辞，犹言之乎。

求善贾而沽诸：沽，卖义。贾同价，善价，犹云高价。或说：犹言良贾。惟下文言待贾，显谓待善价，当从前说。

本章子贡以孔子怀道不仕，故设此问。孔子重言沽之，则无不仕之心可知。盖孔子与子贡之分别，在求字与待字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若有求无待，则将炫之，与藏之相异。

白话试译
子贡说：“若有一块美玉在这里，还是装在匣中藏起呢?还是求一个高价出卖呢?”先生说：“卖呀!卖呀!我只在这里等待出价的。”

（一三）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九夷：东方之群夷。子欲居之，亦乘桴浮海之意。

陋：文化闭塞。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若有外来君子居其地，即证其地非闭塞。孔子此答，亦与浮海章无所取材语风趣略同。若必谓孔子抱化夷为夏之志，则反失之。

白话试译
先生想居住到九夷去。有人说：“九夷闭塞，怎住下呀?”先生说：“有外面君子去住，那还称什么闭塞呢?”

（一四）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乐正：此有两解：一是正其乐章，一是正其乐音。两义可兼采。

雅颂各得其所：诗篇之分雅颂以体制，乐之分雅颂则以音律。正其乐章，如鹿鸣奏于乡饮酒、乡射、燕礼。清庙奏于祀文王、大尝禘、天子养老、两君相见之类。正其乐音，正其音律之错乱。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自卫返到鲁国，始把乐厘正了。雅与颂各自获得了它们原来应有的处所。”

（一五）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言此数事，于我无难。或说：孔子幼孤，其兄亦早亡，此章未必在早年，则不专为己发。要之是日常庸行，所指愈卑，用意愈切，固人人当以反省。

白话试译
先生说：“出外奉事公卿，入门奉事父兄，有丧事不敢不勉尽我力，不要被酒困扰’了，这些对我有何困难呀?”

（一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逝，往义。舍同捨。或训止，然昼夜不止，不当言不止昼夜。不舍昼夜者，犹言昼夜皆然。年逝不停，如川流之长往。或说：本篇多有孔子晚年语，如凤鸟章，美玉章，九夷章，及此章，身不用，道不行，岁月如流，迟暮伤逝，盖伤道也。或说：自本章以下，多勉人进学之辞。此两说皆得之。宋儒以道体之说释此章，亦一解。

白话试译
先生在川水之上，说：“去的就像这样呀!它不舍昼夜地向前。”

（一七）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本章叹时人之薄于德而厚于色。或说：好色出于诚，人之好德，每不如好色之诚。又说：《史记》：“孔子居卫，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故有此言。今按：孔子此章所叹，古固如此，今亦同然，何必专于卫灵公而发。读《论语》，贵亲从人生实事上体会，不贵多于其他书籍牵说。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没有见过好德能像好色般的人呀。”

（一八）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篑，土笼。本章言学者当自强不息，则积久而终成。若半途而废，则前功尽弃。其止其进，皆在我，不在人。

白话试译
先生说：“譬如堆一山，只一篑未成，停止了，这是我自己停止了的呀。譬如在平地，仅堆着一箦土，继续向前堆，这也是我自己在向前堆的呀。”

（一九）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惰，懈怠义。本章承上章。然读者易于重视不惰二字，而忽了语之二字。盖答问多因其所疑，语则教其所未至。闻所语而不得于心，故惰。独颜子于孔子之言，触类旁通，心解力行，自然不懈。此见颜子之高。

白话试译
先生说：“和他讲说了不怠懈的，只是颜回了吧!”

（二0）
子谓颜回，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子谓颜回句断，下曰字自为一句。本章乃颜渊既死而孔子惜之之辞。进止二字与上为山章同义。

白话试译
先生说到颜渊，叹道：“可惜呀!我只见他向前，没见他停下呀!”

（二一）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谷始生曰苗，成穗为秀，成谷曰实。或说本章承上章，惜颜子。或说起下章，励学者。玩本章辞气，慨叹警惕，兼而有之。颜渊不幸短命，故有志者尤当学如不及。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发了苗，没有结成穗的有了吧!结了穗，没有长成谷的有了吧!”

（二二）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后生可畏：后生，指年少者，因其来日方长，前途无限，故可畏。

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来者，今日之后生。今，今日之成人。就目前言，似后生不如成人。然他年后生长成，焉知其必不如今日之成人乎?后来居上，出类拔萃者，亦可有之。

四十五十而无闻：无闻有两解：一，无声闻于世。一，谓其无闻于道。今从前解。古人四十曰强仕，五十而爵，四十五十，乃德立名彰之时，故孔子

据以为说。

本章警人及时勉学，而乐育英才之旨，亦可于此深味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年轻人是可畏的呀!哪知后一辈的将来定不如今天这一辈的呢?若到四十五十岁还没有令闻在世，那就不足畏的了。”

（二三）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语之言：法，法则义。语，告诫义。谓人以法则告诫之辞正言相规。

巽与之言：巽，恭顺义。与，许与义。谓人以恭顺许与之辞婉言相劝。

绎之为贵：绎，寻绎义。人之于我，不以庄论，而以恭巽赞许之辞相诱导，我虽悦其言，贵能寻绎其言之微意所在。

本章见教在人而学在己。人纵善教，己不善学，则教者亦无如之何。

白话试译
先生说：“别人用规则正言来告诫我，能不服从吗?但能真实改过才好呀!别人用恭顺婉辞来赞许我，能不喜悦吗?但能寻绎他言外微意才好呀!只知喜悦，不加寻绎，只表服从，不肯自改，那我就无奈他何了!”

（二四）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本章重出，已见学而篇。或曰：圣人随机立教，一事时或再言，弟子重师训，故复书而存之。

（二五）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匹夫，犹谓独夫。或曰：夫妇相匹配，故分言则曰匹夫匹妇。三军虽众，其帅可夺而取。志则在己，故虽匹夫，若坚守其志，人不能夺。

自子在川上章起，至此十章，皆勉人为学，然学莫先于立志。有志则进，如逝川之不已。无志则止，如为山亏一篑。故凡学而卒为外物所夺，皆是无志。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三军之众，可把它元帅夺了。匹夫立志，谁也夺不成。”

（二六）
子曰：“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敝緼袍：敝，破坏义。緼，乱絮。古无木棉，袍皆以絮。絮之好者称绵，如今之丝绵。
狐貉：以狐貉之皮为裘，裘之贵者。

其由也与：《檀弓》，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家语》：子路为亲负米。则衣敝緼袍乃实况，非设辞。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卫风·雄雉》之诗。忮，害义。嫉人之有而欲加以害伤之心也。求，贪义。耻己之无而欲求取于人。臧，善义。若能不忮不求，则何为而不善?

是道也，何足以臧：孔子引诗以美子路，子路终身诵之。是以一善沽沾自喜，将不复于道更求进，故孔子复言此以警之。或说：不忮不求以下当别为一章。今按：不忮不求，正承上敝组狐貉之对立来，分章则义不见，今不从。

白话试译
先生说：“穿着破旧的绵絮袍，和穿狐裘的人同立在一起，能不感为耻辱的，只有由了吧!”“《诗经》上说不忮刻，不贪求，再有什么不好呀?”子路听了，从此常诵止此诗。先生说：“这样又何够算好呀。”

（二七）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凋，凋伤义。凋在众木之后，曰后凋。春夏之交，众木茂盛，及至岁寒，尽归枯零。独有松柏，支持残局，重待阳和，所谓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然松柏亦非不凋，但其凋在后，旧叶未谢，新叶已萌，虽凋若不凋。道之将废，虽圣贤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能守道，不与时俗同流，则其绪有传，其风有继。本章只一语，而义喻无穷，至今通俗皆知，诗人运用此章义者尤广。吾中华文化之历久常新，孔子此章所昭示，其影响尤为不小。

白话试译
先生说：“要到岁寒，才知松柏的后凋呀!”

（二八）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知者不惑：知者明道达义，故能不为事物所惑。

仁者不忧：仁者悲天悯人，其心浑然与物同体，常能先天下之忧而忧，然其为忧，侧怛广大，无私虑私忧。

勇者不惧：勇者见义勇为，志道直前。

本章知仁勇三德，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皆达德。学者能以此自反而加体验，则此心广大高明，希圣希贤，自能循序日进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知者心无惑乱，仁者心无愁虑，勇者心无惧怕。”

（二九）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适道：适，往赴义。同一向学，或志不在道，如学以求禄之类。故可与共学，未必可与共适道。

立：强立不反义。知向道，亦有中途见夺者。

权：称物之锤名权。权然后知轻重。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论语》曰：“立于礼”，然处非常变局，则待权其事

之轻重，而后始得道义之正。但非义精仁熟者，亦不能权。借口适时达变，自谓能权，而或近于小人之无忌惮，故必能立乃始能权。
本章告人以进学之阶程，志学者可本此自省，亦当本此择友取益。

白话试译
先生说：“有人可和他共同向学，但未必可和他共同向道。有人可和他共同向道，但未必可和他共同强立不变。有人可和他共同强立不变，但未必可和他共同权衡轻重。”

（三O）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棣花有赤白两种，树高七八尺，其花初开相反，终乃合并。实大如李，六月中熟，可食。唐棣白色，华即花字。偏亦作翩，反或说当与翻同。翩翻，花摇动貌。

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棣花翩翻摇动，似有情，实无情。诗人借以起兴，言我心摇摇，亦如棣花翩翻，非不相念于尔，但居室远隔，不易常亲耳。上四句是逸诗。

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孔子引此逸诗而说之，谓实不思而已。若果思之，即近在我心，何远之有。

此章言好学，言求道，言思贤，言爱人，无指不可。中国诗妙在比兴，空灵活泼，义譬无方，读者可以随所求而各自得。而孔子之说此诗，可谓深而切，远而近矣。仁远乎哉，道不远人，思则得之，皆是也。此章罕譬而喻，神思绵邈，引人入胜，《论语》文章之妙，读者亦当深玩。本章旧与上章相连，宋朱子始为分章，今从之。

白话试译
《诗经》上说：“唐棣花开，翩啊翻啊地摇动着。我心岂不想念于你呀!但我们的居室相隔太远了!”先生说：“只是没有想念吧!真想念就近在心中，还有什么远的呢?”

〇乡党篇第十

（一）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乡党：孔子生陬邑之昌平乡，后迁曲阜之阙里，亦称阙党。此称乡党，应兼两地言。

恂恂：温恭信实之貌。

似不能言：谦卑逊顺，不欲以己之贤知先人。乡党乃父兄宗族之所在，孔子居乡党，其容貌辞气如此。

宗庙朝廷：此指鲁国之宗庙朝廷。廷者平地，朝有治朝内朝，皆在平地，无堂阶，故称朝廷。

便便言：便便，辩也。或说：闲雅之貌。

唯谨尔：宗庙朝廷，大礼大政所在，有所言，不可不明而辩，惟当谨敬而已。

本篇记孔子居乡党，日常容色言动，以见道之无不在，而圣人之盛德，亦宛然在目矣。旧不分章，今依朱子分十七节。

白话试译
孔子在乡里间，其貌温恭谦逊，好像不能说话的一般。他在宗庙朝廷时，说话极明白，不含糊，只是极谨敕。

（二）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朝：此言君未视朝之时。

侃侃：和乐貌。

誾誾：中正有诤貌。

君在：君视朝时。

踧踖：恭敬貌。

与与：犹徐徐也，威仪中适之貌。单言踧踖，若有不宁。单言与与，似近于慢。故合言之。

此一节记孔子在朝廷遇上接下之不同。

白话试译
孔子在朝廷，当他和下大夫交谈时，侃侃然和气而又欢乐。当他和上大夫交谈时，誾誾然中正而有诤辨。君视朝时，孔子恭恭敬敬，但又威仪中适。不紧张，也不弛懈。

（三）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檐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使摈：摈亦作傧，国有宾客，使孔子迎之。

勃如：变色庄矜貌。

躩如：盘辟貌。盘辟，犹言盘旋盘散，谓如临深履危，举足戒惧，必择地始下，不如在平地之常步。或说：躩，速貌，不暇闲步也。此言

孔子作摈时，容貌行走，皆竦然见敬意。此统言之，下特言之。

揖所与立，左右手：所与立，谓同为傧者。傧或五人，或四人，或三人。揖左边人，则移其手向左，揖右边人，则移其手向右。或曰：下言复命，则孔子必为上傧，其所与立者，但在左无在右。左右手，谓左其右手也。或说：本篇之辞，亦如记曲礼者然，非定记孔子某一时事。有为上摈，有为承摈，此兼记之。

衣前后。檐如也：摈者揖必倪其首，揖毕而仰，揖分左右，又兼倪仰，衣亦随之前后转摆。檐如，整貌。衣裳摆动而不乱。

趋进翼如：摈者从中庭进至阼阶，其间有数十步，不宜纾缓，故必趋。翼如，如鸟舒翼，言其端好。

宾不顾矣：君命上摈送宾，复命自宾已去。此惟上摈事。

此一节记孔子为君摈相之容。

白话试译
君召孔子使作摈相，孔子必变容庄敬，行路如脚下有戒惧般。对同立的其他摈相作揖，左边右边，挥张两手，衣服前后开动，整停不乱。由中庭趋进时，如鸟舒翼，（状态端好）。宾退了，必回复所命，说：“宾不再回头了。”

（四）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跛躇如也。

公门：古者天子五门，诸侯三门。入公门，应指第一门库门言。

鞠躬如也：鞠躬，一说，曲身义。一说，当读为鞠穷，谨敬自敛之状。鞠穷踧踖皆双声复语。若言曲身，依文法不得再加一如字。今从后说。

如不容：公门高大，若不容，言其谨敬自敛之至。

立不中门：门两边立长木，谓之枨。中央竖短木，谓之闑。门以向堂为正，东为闑右，西为闑左。东西各有中。出入之法，主由闑右，宾由阑左。礼士大夫出入君门由闑右。诸侯西一门常掩，谓之宾门。臣统于君，故出入亦由东门。君行出入始中门，非尊者皆偏近闑而行，以避尊者。立不中门，与下行不履闑互文避复，实亦谓行不中门。此中谓闑右之中。

行不履阈：阈，门限。行当跨限而过，若践其上，则污限，并将污跨者之衣。

过位：古礼，君每日在治朝与群臣揖见，此位即君在治朝所立之位。议论政事，则在路寝之朝。治朝退，适路寝，则治朝之位虚。群臣遇议政当入内朝，则过此位。过位必敬，故色勃如而足躩如。

此节记孔子为其君聘邻国之礼。或曰：孔子仕鲁时，绝不见有朝聘往来之事，疑乃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而弟子记之，非记孔子之行聘。本篇如此例者尚有之，如上使摈一节，疑亦然。又说：孔子教弟子以礼，不徒言其义，又肄其容。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执礼即兼教弟子习礼。《史记》又云： “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由此言之，或是教弟子习礼而载之此篇。或说：使摈执圭二条，此定公十年齐聘鲁，鲁使孔子报聘。不见于《春秋》，孔子削之，并归女乐亦削之，嫌于暴己功，显君相之失。此两条所记容色，乃弟子从旁模拟，决非孔子教人语。

今按：以理断之，若后说为是。然谓《春秋》削去，则《左传》何亦不载，又不见他书称述，终可疑。

白话试译
孔子为聘使，执君之圭，敛着身，像不胜其重的样子。执圭在上，像和人作揖般，在下，像授物与人般。面色战战兢兢，两足像迈不开步，又像足下有物，循之而前般。及享礼时，便有容色了。神气开发，不再那么作战兢之态了。待作私人相见时，更是愉愉然，和颜满容了。

（六）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麂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又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君子：此君子指孔子。改言君子者，上文各节记容貌，由中达外，非学养深者不能为。此节记冠服，人人易以取法，若非属一人之事。

绀緅饰：绀，紫玄之类。緅，红纁之类。玄纁所以为祭服，故不以为饰。饰者，领与袖之边。

亵服：私居时所服。红紫非正色，私居尚所不服，则不用为正服可知。正色谓青赤白黑黄。青加黄为绿，赤加白为红，白加青为碧，黑加赤为紫，黄加黑为缁，皆间色。

袗絺绤：袗，单衣。葛之精者日絺，粗者日绤，当暑居家，可单衣絺绤。

必表而出之：表者上衣。古人冬衣裘，夏衣葛，在家不加上衣，出门必加。虽暑亦然。古本或作必表而出，无之字。或曰：之字当在而字上。

缁衣羔裘：衣，即上衣。古人服裘毛向外，外加上衣，当与裘之毛色相称，故缁衣之内宜羔裘，黑羊皮。素衣之内宜麂裘，麂，鹿子，色白。黄衣之内宜狐裘，狐色黄。缁衣朝服，素衣凶服，黄衣蜡祭之服，亦兵服。

亵裘长：亵裘，在家私居所穿。长，取其温煖。

短右袂：所以便作事。或说：两袂无一长一短之理，右字当读作又，又袂犹言手袂。短手袂，言两袂皆短。一说：卷右袂使短。

必有寝衣，长一身又半：一说：大被曰衾，寝衣，小卧被。一说：古人衣不连裳，仅在股以上。此言长一身又半者，顶以下踵以上谓之身，颈以下股以上亦谓之身，一身又半，亦及膝耳。寝衣殆如今之睡衣，或是孔子特制。又说：此句当移承上文当暑而言，或谓当移下在齐必有明衣布之上。今按此言寝衣，下言坐褥，明与上文言衣裘有别，非错简。

狐貉之厚以居：居，坐义。以狐貉之皮为坐褥，取其毛之深，既温且厚，适体也。

去丧无所不佩：去，除也。佩，系于大带。名其器，则字从玉为佩。称其备人用，则字从人为佩。惟丧事则去饰去佩。

非帷裳必杀之：帷裳谓朝祭之服，其制用正幅布为之如帷。杀谓缝，帷裳腰有襞绩，旁无缝杀。其余裳当用缝杀，以二幅斜裁为四幅，宽头向下，狭头向上，缝之使合，上狭下广。意当时或有不用斜裁者，而孔子则必依古制斜裁。

羔裘玄冠不以吊：丧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

吉月：吉，训善，亦可训始。吉月即始月，谓正月。月吉则为月之朔日。或说每月之朔，孔子必朝服而朝。

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或曰：《乡党》一篇，乃孔氏之遗书，多杂记曲礼如此，非必专是孔子始如此。如此节言君子可证。或曰：《戴记》有与《论语》同者，乃剿之《论语》，非《论语》有所袭。孔子动作衣服有与众同者，亦有独焉者。门人记孔子所亲行而已，不得谓君子不指孔子。今按：后说得之。

白话试译
君子不把玄色纁色来作衣领与袖之边。不把红色紫色做日常私居之服。当暑天时，在室内穿葛单衣，但出外必加上衣。黑衣内用羔羊皮的裘，素衣用小鹿皮裘，黄衣用狐裘。在家私居时所穿之裘，较出门所穿者稍长，又把右袂裁短些。夜睡必有寝衣，其长过身一半，下及两膝。冬天把狐貉皮来做坐褥。除去在丧事中，大带上没有不佩一切备用的玉器的。除非朝祭用正幅的帷裳，其余所穿裳，总是开剪斜幅缝制的。吊丧不穿黑羔裘，不戴玄色冠。每年正月岁首，必穿着朝服上朝去。

（七）
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齐：或作斋，古人临祭之前必有斋。

明衣布：或说：明衣，衬身内衣。然不必斋时始衣。又说：明衣，浴衣。斋必沐浴，明衣浴竟所服。浴方竟，身未燥，故有浴衣，用布为之，着之以待身燥。明者，犹明水明火，取其明洁义。

变食：改常食。不饮酒，不茹荤，如蒜韭之类。

迁坐：谓易常所居处。古人斋戒必居外寝，外寝称正寝，斋与疾皆居之。内寝又称燕寝，乃常居之处。

白话试译
遇斋戒时，必有特备的浴衣，用布为之。斋时必改变日常的食品，又改变日常的居处。

（八）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饭也。牛羊鱼肉细切曰脍。厌，餍足义。不厌，不饱食也。孔子曰：“疏食饮水，乐在其中。”又曰：“士耻恶食，不足与议。”不因食脍之精细而特饱食。或说：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故食脍不厌精细，谓以精细为善。今不从。

饐而餲：饐，食伤湿，馊臭也。餲，犹郁蒸之喝，食因久郁而味变。

鱼馁而肉败：鱼烂日馁，肉腐日败。

色恶：食失常色。

臭恶：变味也。

失饪：饪，烹调生熟之节。

不时：物非其时者不食。或说：食有常时。古人大夫以下，食惟朝夕二时。

割不正：古者先以割肉载于俎，食时自切之，略如今西餐法。其割截皆有一定，不正，谓不合割之常度。孔子以其失礼，故不食。汉以后既割之，又切之，始加烹调，非古制矣。或说：切肉不方不食，今不从。

不得其酱：食肉用酱，各有所宜，如鱼脍用芥酱之类，亦如今之西餐法。不得其酱，谓设酱不以所宜，与割不正皆以背礼故不食。

不使胜食气：食，音嗣，饭也。食肉多于饭气，则伤人。古食礼，牛羊鱼豕肠胃之肉皆盛于俎，醯醢之酱调味者盛于豆，正馔之外又设加馔，肉品特多，黍稷稻粱则设于簋，进食不宜偏胜。一说：气当读作饩，食饩犹云饭料。《说文》，气作既，小食也。今皆不从。

惟酒无量，不及乱：酒无限量，随己所能饮，以不及醉乱为度。

沽酒市脯不食：诗曰：“无酒酤我。”一宿之酒曰酤，沽与酤通，酒经一宿，非美者，亦可谓尚未成酒，故不食。脯，干肉。不自作而买于市，则不知何物之肉，故亦不食。酒当言饮，云不食，因脯并言也。

不撤姜食：撤，去义。食事既毕，诸食皆撤，而姜之在豆者独留，因姜有辛味而不熏，可以却倦，故不撤。今饭后进茶或咖啡，古昔无之，故独留姜。

不多食：此三字单承上姜食言。姜虽不撤，亦不多食。或说：自此以上，皆蒙齐必变食来，平常不必然。今不从。凡前所举，似不必齐时始然。后人于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之类，皆以昧于古今之变而不得其解，故疑为承斋事言之。

祭于公，不宿肉：谓助祭于君。凡助祭皆得赐肉，凡杀牲皆于临祭之日清晨行事。独天子诸侯之祭，其明日又再祭，谓之绎祭。绎祭毕始颁赐，则胙肉之来或已三日，不可再宿，故颁到即以分赐。

祭肉不出三日：此谓家祭之肉，皆于三日内颁赐，过此，肉或败，故不食。

食不语，寝不言：此处语言二字通用，谓食寝时不言语。

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疏食，粗食。古人以稗食为粗食。菜羹，以菜和米屑为羹。瓜，北方常用。有生食，有熟食。瓜字或本作必。古人临食每品各出少许，置笾豆之间，以祭先代始为饮食之人，所以报功，不忘本。谓虽疏食菜羹瓜类，以祭则必斋如也。当孔子时，非贵品或不祭，而孔子临食，虽菲薄亦必祭，又必致其肃敬之容。齐，严敬貌。（齐，繁体为齑，用于“严敬貌”意时同齑（斋）。——编者注）

此一节记孔子饮食之节。

白话试译
吃饭不因饭米精便多吃了。食肉不因脍的细便多食了。饭食因湿伤变味，鱼烂了，肉腐了，都不吃。色变了，也不吃。味变了，也不吃。煮的生熟失度，也不吃。不当时的不吃。割的不照正规的不吃。调味之品不合适的不吃。案上肉品虽多，不使吃的分量胜过了五谷。只有酒，不加限制，不及醉而止。只做得一夜的酒，外面街市上卖的肉脯，都不吃。吃完了，姜碟仍留着不撤，但亦不多吃。若赴公家助祭，所得祭肉不过夜，便分颁于人了。自己家里的祭肉，不出三天，也必吃完分完，过了三天，便不吃了。食时寝时都不言语。即使是粗饭，菜汤，瓜类，临食前也必祭，而且必其貌肃恭有敬意。

（九）

席不正，不坐。

不正，谓席有移动偏斜。临坐先正席，然后坐。此句孤出，于上下文皆不得其类，疑是错简，当在割不正不食句之下，如食不语连及寝不言之例。又说：古人坐席，天子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南北向，以西为上，东西向，以南为上，此席之正。

白话试译
坐席没有端正，不坐。

（一O）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乡人饮酒：此即古者乡饮酒之礼。此礼之行，约分四事。一，三年宾贤能。二，乡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卅长习射饮酒。四，党正蜡祭饮酒。此节所记，当属蜡祭，主于敬老。

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古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蜡祭饮酒，必序齿位，然及其礼末，则以醉为度。子贡观于蜡，曰：“一国之人皆若狂”是也。孔子与于蜡祭，年当不及六十，杖者出即随之，不与众皆醉。

乡人傩：傩者，古人驱逐疫鬼，（兼及无主之殇鬼）而祭之于道上。

朝服而立于阼阶：阼阶，东阶。或说：乡人驱鬼，恐惊先祖之神，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阶，俾神依己而安。或说：此亦孔子敬其乡党群众之意。盖傩者为一乡傩，是亦为我傩。为我傩，斯我为主，立于阼阶，主人位。

此一节记孔子居乡事。

白话试译
乡人饮酒，待老人持杖者离席，也就离席了。逢乡人行傩礼驱鬼，便穿上朝服，立在家庙的东阶上。

（一一）
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问人于他邦：孔子周游列国，皆交其名卿大夫。问者问候。古问人必以物。

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拜所问候之人。再拜者，以手据地，首俯而不至手，如是者再，为再拜。使者不答拜。

康子馈药：馈，饷也。康子馈药致问。

拜而受之：凡言拜，只是一拜。孔子既能拜而受，见不在疾时，是康子所馈药，殆如今之丸散补剂，乃通用之品。

未达，不敢尝：赐食物，遇可尝，当先尝，示郑重其人之赐。今告使者，未达药性，故不尝，亦谨笃之表示。

此一节记孔子与人交之诚意。

白话试译
孔子使使者向他邦友人问好，必再拜而送之。季康子送药品来问候，孔子拜而受之。告使者道：我还不知道那药性，暂时不尝了。

（一二）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厩：养马之处。或说是国厩，或说是孔子家私厩。

子退朝：孔子从朝退至家，始知家厩焚烧，急问伤人乎?

不问马：此三字，乃门人记者加之。

白话试译
孔子家里的马房被烧了，孔子退朝回来，知道了此事急问“伤人了吗?”但没有问到马。

（一三）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正席先尝：敬君之惠。

腥必熟而荐之：腥，生肉。荐，荐于先祖。熟而先以荐，郑重君赐。

生必畜之：君赐生物．不欲无故杀之。

君祭先饭：古者临食之前必祭。君赐食则不祭。于君祭时先自食饭，若为君尝食然，亦表敬意。

东首：古制室中尊西，君入室，背西面东，病者首在东卧，正面对于君。

加朝服拖绅：拖，曳也。绅，大带。卧病不能着衣束带，故加朝服于身，又引大带于上。
不俟驾行矣：逢君命之召，即徒行而出，俟车已驾，随至，始乘。

此一节记孔子事君之礼。

白话试译
君赐食物，必正了席位先尝它。君赐腥的，必煮熟后先荐奉于祖先。君赐活的，必养着。侍奉国君同食，在君祭时，便先自吃饭了。遇疾病，君来问视，头着在东边卧，身上加披朝服，还拖上一条大带。君有命来召，不待仆者驾车，径就徒步先行了。

（一四）
入太庙，每事问。

按：此条重出。孔子入太庙，未必仅一次，岂每人必每事而问乎?下一条朋友死，亦偶有此事，而记者收入本篇，则疑若常有之事。此皆贵乎学者之善读。

白话试译
先生走进太庙，遇见每件事，他都要问。

（一五）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无所归：无亲属可归。

曰，于我殡：死者殓在棺，暂停宅内以待葬，其柩名曰殡，谓以宾遇之。《礼记·檀弓》：“宾客至，无所馆，夫子曰：‘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 此与本节所记当属一事。《檀弓》曰：“宾客”，言其来自他乡。本节言：“朋友”，言其与孔子有素。当是其人病危，孔子呼而馆之，谓病中馆我处，死亦殡我处。本节特记所重，故单言“于我殡”。然先言死无所归，则若其人已死，已殓，乃呼其柩而殡之，此决无之事。后人乃疑孔子任其殡资，就其所在殡之，不迎于家，然又与“于我乎”三字不合。故知本节文略，必连《檀弓》兼释乃得。此必实
有其事，而事出偶然，非孔子时时作此言。《檀弓》所记，若不兼本节合释，亦复难通。读古书，有不可拘而释之者，如此类皆是。此见孔子于朋友，仁至而义尽，然亦非如后世任侠好行其德之比。

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财之义，故虽车马之重可不拜。惟馈祭肉则拜者，敬其祖考，同若己亲。

此一节记孔子交友之义。

白话试译
有朋友将死，其人没有归处，先生迎之来，说：“病中在我处寄居，死了在我处停柩吧!”朋友有馈送，除了祭肉，虽是车马贵物，先生受赠都不拜。

（一六）
寝不尸，居不容。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

寝不尸：不舒布四体偃卧如死人。此非恶其类死者，乃恶夫惰慢之气之肆而不知戒。

居不容：一说：不为仪容，申申夭夭，亦自然。一说：容字当作客，谓不庄敬如作客。今从后解。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狎，谓素亲狎者。变谓改容，致哀戚者以同情。

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亵，一说于燕私时见，一说卑亵义。以貌，一说：以礼貌也。又一说：必变与以貌，辞有轻重。亲狎者当重，故曰必变卑亵者可轻，故曰以貌。今从后说。此两语先见《子罕》篇。据本节上下文连读，知冕当作絻，亦指丧服。

凶服者式之：凶服，有丧者之服。式，车前横木。乘者立车上，有所敬，俯而凭之曰式。式凶服，哀有丧。

式负版者：负版，一说：谓负邦国之版图。式之，重户籍民数。或说：负版疑当作负贩，承上凶服者式之言，谓其人虽负贩之贱亦式之。语法参次递下。若分作两事，当曰式凶服者，式负版者，作平列语始得。又一说：版者，哀服之领，惟三年丧之衰，乃有此领，故负版乃丧服之最重者。果如所说，凶服可以兼负版，不烦重句。以虽狎必变，虽亵必以貌例之，当从第二说。

有盛馔，必变色而作：作，起义。主人设盛馔，见其对客礼重，故必于坐起身以敬主人，非为馔也。

迅雷风烈：迅，疾义。烈，猛义。必变，所以敬天意之非常。
此一节见孔子容貌之变。

白话试译
寝卧时，不直挺着四肢像个尸。居家时，不过为容仪像作客。见有穿丧服的，虽是平素亲狎之人，也必变容色志哀悼。见戴绕的和瞽者，虽是卑亵之

人，也必在容貌上志不安。路遇凶服的人，虽负贩之贱，也必凭轼表敬意。宴会有盛馔，必从席上变色起身。遇疾雷猛风，必变色表不安。

（一七）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执绥：绥，挽以升车之索。必正立执绥以升，所以为安。

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内顾，言回视。疾言，乃高声。亲指，两手亲有所指。或说：亲字无解。曲礼：车上不妄指，亲疑妄字误。此三者易于使人见而生疑，故不为。

此一节记孔子升车之容。

白话试译
升车时，必正立着，两手把执那绳子才上去。在车上，不回着头看，不高声说话，不举起两手来东西指点。

（一八）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色斯举矣：举，起义。言鸟见人颜色不善，或四围色势有异，即举身飞去。

翔而后集：翔，其飞回旋。集，鸟止于木之义。言鸟之将集，必回翔审顾而后下。此两句殆亦逸诗。此下孔子赞雉，引此以明时哉之义。雉飞仅能竦翅直前，径落草中，不能运翅回翔，然其警觉见几，则与诗辞所咏无殊。

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曰：孔子叹也。梁，水上架木作渡。孔子路见一雌雉在山梁之上，神态闲适，因叹曰：时哉时哉!虽雉之微，尚能知时，在此僻所，逍遥自得，叹人或不能然也。

子路共之：共字或作拱。子路闻孔子赞叹此雉，竦手上拱作敬意。或说：共，同众星共之，方向义。或说：共作供。子路闻孔子美之，投粮以供。

三嗅而作：嗅，本作臭，当是昊字，从目从犬，乃犬视貌。借作鸟之惊视。雉见子路上拱其手，疑将篡己，遂三昊而起飞。言三昊者，惊疑之甚，此即所谓见几而作。或说：子路投以粮，雉三嗅之，不敢食而起飞。

此章实千古妙文，而《论语》编者置此于《乡党》篇末，更见深义。孔子一生，车辙马迹环于中国，行止久速，无不得乎时中。而终老死于阙里。其处乡党，言行卧起，饮食衣着，一切以礼自守，可谓谨慎之至，不苟且，不卤莽之至。学者试取庄子《逍遥游》《人间世》与此对读，可见圣人之学养意境，至平实，至深细，较之庄生想像，逖乎远矣。然犹疑若琐屑而拘泥。得此一章，画龙点睛，竟体灵活，真可谓神而化之也。

又按：此章异解极多，姑参众说，解之如此，读者如有疑，可自寻众说。

又按：《论语》之编辑，非成于一时。自此以前十篇为上论，终之以《乡党》篇，为第一次之结集，下论十篇为续编。此篇本不分章，今依朱子分为十七节，而最后别加山梁雌雉一章，亦犹下论末《尧曰》篇不分章，最后亦加不知礼不知命不知言一章。《乡党》篇汇记孔子平日之动容周旋，与其饮食衣服之细，《尧曰》篇则总述孔子之道统与其抱负。雌雉章见孔子一生之行止久速，不知礼章则孔子一生学问纲领所在。

白话试译
只见人们有少许颜色不善，便一举身飞了。在空中回翔再四，瞻视详审，才再飞下安集。先生说：“不见山梁上那雌雉吗!它也懂得时宜呀!懂得时宜呀!”子路听了，起敬拱手，那雌雉转睛三惊视，张翅飞去了。

〇先进篇第十一

（一）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先进后进：一说：先进指五帝，后进指三王，如《礼运》言大同，《表记》言四代优劣。然此义后起墨家道家始有，孔子时无有。一说：先进指殷以前，后进指周初。然孔子明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则此说亦未当。一说：先进谓文王武王时，后进指春秋之世。孔子殆不以春秋僭乱与周初文武相拟，亦未是。另一说：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皆指孔子弟子。先进如颜、闵、仲弓、子路，下章前三科诸人。后进如下章后一科子游、子夏。本章乃孔子分别其门弟子先后不同。说最近是。今从之。

野人君子：野人，朴野之人。先进之于礼乐，文质得宜，犹存淳素之风。较之后辈，转若朴野。君子多文，后进讲明礼乐愈细密，文胜质，然非孔子心中所谓文质彬彬之君子。

如用之：孔子五十以前，有用世之志，当时诸弟子相从，所讲多重实用。自周游返鲁，已值晚年，用世之心稍淡，后进弟子于礼乐文章研讨益精，然渐有文胜之风。故孔子谓礼乐如复见用于世，吾当从先进诸弟子后。用之之字即指礼乐。

今按：《论语》分上下编，上编首《学而》篇，末《乡党》篇，多学而优则仕一边语。下编首《先进》篇，末《尧曰》篇，多士而优则学一边语。其余各篇大率皆然，读者试自参之。

又按：本篇多评门弟子贤否，编者首以此章，为其分别门弟子先后学风最扼要。

白话试译
先生说：“先进一辈，从礼乐方面讲，像是朴野人。后进一辈，从礼乐方面讲，真像君子了。但若用到礼乐的话，吾还是愿从先进的一辈。”

（二）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从我于陈蔡：孔子有陈蔡之厄，其时相从者，皆孔门前辈弟子。

不及门：一说：孔子言，此时陈蔡相从诸弟子，皆不在门。一说：及门谓及仕进之门，诸弟子相从于陈蔡者，其时皆不出仕，故与陈蔡诸大夫少交际而遇此厄，孟子所谓无上下之交也。从上章及下文细参，似前说为是。孔子有吾从先进之说，其时先进诸弟子都不在门，故孔子思之。孔子厄于陈蔡时年六十一，此章之叹，盖在七十以后，相从于陈蔡者，一时死散殆尽矣。

德行：颇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此下非孔子语，乃记者因孔子言而附记及之，以见孔门学风先后之异。若记孔子语，则诸弟子当称名，不称字四科中前三科，皆属先进弟子，惟第四科文学子游、子夏属后进，亦不从在陈蔡。或疑游夏亦在相从陈蔡之列，以年龄计之，决知其非。或以此下另为一章，则从我于陈蔡两句，全无意义可说，今不从。
言语：宰我、子贡：言语，指外交之辞命，此两人皆擅于使命应对。

政事：冉有、季路：冉有理财，季路治军，皆政事。

文学：子游、子夏：孔子言诗书礼乐文章，皆与言语政事相通，本章文学特成一科，盖所偏重，乃若与言语政事两科有异。子游、子夏于此最所擅长不惟子贡、宰我、冉有、季路非其伦，即颜闵、冉伯牛、仲弓视之，殆亦有逊色，故游夏得于三科之外特标文学一目。此可见孔门晚年文胜之风。

本章四科之分，见孔门之因材设教，始于文，达之于政事，蕴之为德行，先后有其阶序，而以通才达德为成学之目标。四科首德行，非谓不长言语，

不通政事，不博文学，而别有德行一目。孔门所重，正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务求禄利有表现，而遂特尊之曰德行。自德行言之，余三科皆其分支，皆当隶于德行之下，孟子称冉伯牛、闵子骞颜渊具体而微，此三人皆在德行之科，可见德行之兼包下三科。文学亦当包前三科，因前三科必由文学人门。孔门之教，始博文，终约礼，博文，即博求之于文学。约礼，则实施之于政事，而上企德行之科。后世既各鹜于专门，又多重文以为学，遂若德行之与文学，均为空虚不实，而与言语政事分道扬镳，由此遂失孔门教育人才之精意。即孔子及身，已有我从先进之叹，而《论语》编者亦附记此四科之分于孔子言先进后进两章之后，是知孔门弟子，虽因风会之变，才性之异，不能一一上追先进弟子之所为，然于孔子教育精神大义所在，则固未忘失。后进弟子中如有子、曾子，亦庶乎德行之科，故犹为并辈及再传弟子以下所推尊。本章所以不列者，颜闵诸人已足为德行科之代表，有曾皆后起晚进，故不复多及。

白话试译
先生说：“以前从我在陈蔡的，此刻都不在我门下了。”德行：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有宰我、子贡。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学：有子游、子夏。

（三）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非助我者：道本难穷，问难愈多，精微益显。颜子闻一知十，不复问难，故曰非助我者。其辞若有憾，实乃深喜之。

无所不说：说同悦。闻语即解，心感悦铎。

白话试译
先生说：“回呀！他不是一个有助于我的人呀。他对我说的话，都悦怿的。”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孝哉闵子骞：《论语》记孔子言及其门弟子，例呼名。此篇记闵子骞行共四章，三章皆称字，一章直曰闵子骞不知何故。或说此篇乃闵子骞门人所记亦无据。

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间，如“禹吾无间然矣”之间，非议义。此句有两解。一说：闵子骞父母兄弟皆称闵子骞孝，而人无异词。又一说：谓人无非间之言及其父母昆弟。相传闵子骞兄弟二人，母死，父更娶，复有二子，后母薄待闵子，父知而将遣之，感闵子言而止。后母及两弟亦感之，一家孝友克全，能使人无有非间及其父母昆弟，见闵子之孝。然依后说，不字当作无字解，当云“无间于其父母昆弟”，仍多之言二字，似当从前说。盖闵子处家庭困逆之境，能使父母昆弟皆言其孝，则闵子纯孝感格之效已见矣。他人闻其父母昆弟之言而皆信，益征闵子孝行之积于内而著于外，故孔子如此叹美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闵子骞真孝呀！他的父母兄弟都说他孝，别人听了，也从没有什么非议。”

（五）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诗·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南容一日三复此言，盖有意于以谨言自戒。孔子曾称之，曰：“邦无道，免于刑戮”，正为其能慎言。

白话试译
南容一天三次反复读那白圭之诗，孔子把侄女嫁了他。

（六）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季康子此问与鲁哀公所问同，而孔子对有详略，或说君臣之分不同。或谓哀公有为之君，得贤可以自辅，故孔子以颜子之学详告之。康子权臣，其延揽人才，欲为强私弱公之助，故孔子只惜颜子之死，而更无他辞。其说当否，无可确论。

又按：《论语》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哀公之问，皆称“孔子对曰”，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问，则但称“子曰”。此章及《颜渊》篇季康子三问，皆称“孔子对曰”，与前十篇不同。或说：前十篇或是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后十篇又出此后人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君卿之间，益见其无别，故前后论体例亦异。此意或然。亦无可确论。

白话试译
季康子问孔子：“你的弟子哪个是好学的呀？”孔子对道：“有颜回是好学的，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是没有了。”

（七）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颜路：颜渊父，名无慈，小孔子六岁，亦孔子弟子。

请子之车以为之椁：椁，外棺。请卖孔子之车以买椁。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孔子之子伯鱼，才不及颜渊，论父子之亲，则各是我与汝之子也。

鲤也死：鲤，伯鱼名，先颜渊卒。

徒行：出无车，则必徒步行。

吾从大夫之后：孔子时已致仕，不在位，然尚从大夫之列，礼不可出门步行。

本章极多疑者。谓颜氏家贫，孔子何不能为办一椁？颜路请孔子助椁，何为独指明欲卖孔子之车？孔子不欲卖车徒行，岂更无他长物可卖？且孔子之车，当是诸侯赐命之车，岂可卖之于市？而颜路请之？孔子在卫，曾脱骖以赠旧馆人之丧，至是必别买有骖，颜路何不以卖骖请？窃谓孔子距今逾两千五百年，此等细节，岂可一一知之。所知者，伯鱼卒，孔子已年七十，不为办椁。翌年，颜渊死，孔子亦不为办椁，此则明白可知者。若上举诸疑琐碎已甚，岂能必求答案。有志于学者，不宜在微末处骋才辨，滋枝节。

白话试译
颜渊死了，他父亲颜路请求先生把车卖了好替颜渊做一棺外之椁。先生说：才与不才，说来都是儿子。从前我子鲤死时，也只有棺，没有椁，我并不曾卖了车徒步行走来替他做一椁。因我尚跟从在大夫之后，不可徒步出门呀！”

（八）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

噫：伤痛声。天丧予，悼道无传，若天丧已也。

白话试译

颜渊死了，先生说：“天啊！天丧了我，天丧了我。“

（九）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恸，哭哀伤过度。言从者，孔子赴哭于颜之家也。夫人犹言此人，指颜子。

白话试译
颜渊死后，先生去哭他，哭得哀伤过分。跟随的人说：“先生过哀了。”先生说：“我哭得过哀了吗？”随又说：“我不为哭那人过哀，又为哭谁过哀呀？”

（一O）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门人欲厚葬：丧具当称家之有无，家贫葬厚，非礼。所谓厚，亦指逾其家之财力言。门人，指孔子之门人。

予不得视犹子也：孔子谓不能以葬伯鱼之礼止其门人之厚葬颜子。

夫二三子：夫，犹彼。指门人言。颜子贫娄，若称其家财而葬，恐惟有敛手足形，蔂梩掩之而已。孔子门人于颜子皆所尊亲，朋友有通财之义，故请于孔子而欲厚葬之。孔子不可其请，孔子之亲颜子，一如伯鱼。而门人终厚葬之，此亦门人亲颜子之意，孔子所不得而止。仲尼不为已甚，若孔子固不许门人之厚葬颜子，斯已甚矣，孔子不为也。然使起颜子于地下，将乐与孔子同意，孔子深知之，故本章所言，若对颜子有余疚。观此四章，孔门师弟子对颜子之丧之情义备至，真千古如见矣。

或曰：颜渊死凡四章，以次第言，当是天丧第一，哭之恸第二，请车第三，厚葬第四，而特记请车在前，因若连记请车厚葬，使人疑孔子不予车，即为禁厚葬，故进请车章在前，使人分别求之。

又按：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其言读者绝不疑。独于此四章，每疑孔子之于颜渊，若情深而礼薄，此知博文之非难，而能约礼之为难。

又按：墨家后起，以提倡厚葬非儒，观此诸章，见其不然。

白话试译
颜渊死后，门人同学想要厚葬他。先生说：“不可的。”门人终于厚葬了颜子。先生说：“回呀！他看待我像父亲般，我不得看待他像儿子般，这不是我要如此呀！都是他们那些人做的主呀！"

（一一）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问事鬼神：问祭祀奉事鬼神之道。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鬼一理，不能奉事人，何能奉事鬼。问死：问死后事。

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一体，不知生，即不知死。

孔子曾告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生人之事，人所易知，死后鬼神之事则难知。然孔子又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盖人所不知，尚可就其所知推以知之，故子贡闻一以知二，颜子闻一以知十。死生本属一体，蚩蚩而生，则必昧昧而死。生而茫然，则必死而惘然。生能俯仰无愧，死则浩然天壤。今日浩然天壤之鬼神，皆即往日俯仰无愧之生人。苟能知生人之理，推以及于死后之鬼神，则由于死生人鬼之一体，而可推见天人之一体矣。孔子之教，能近取譬。或谓鬼神及死后事难明，语之无益。又或谓孔子只论人生，不问鬼神事。似孔子有意不告子路之问，其实乃所以深告之，学固不可以跋等而求。

白话试译
子路问：“如何奉事鬼神？”先生说：“不能奉事人，哪能奉事鬼呀？”子路又问：“人死后如何？”先生说：“还没知得生，哪知得死呀？"
（一二）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闵子：或说此下当脱一骞字。

訚訚如：中正貌。

行行如：刚强貌。

侃侃如：和乐貌。

子乐：乐得英才而教育之，使各尽其性。或说：此乐字当是曰字误。或说：乐下当有曰字。或说：乐下脱子曰二字，或子曰下当别为一章。今按：皇侃义疏本乐下有曰字，当从之。

不得其死然：谓不得以寿终。后子路果死于卫孔悝之难。此处然字乃未定之辞，非谓其必然。

白话试译
闵子骞侍奉在侧，訚訚如一派中正气象。子路行行如一派刚强之气。冉有、子贡侃侃如一派和乐之气。先生很欢乐。但说：“由呀！我怕他会不保天年呀！"

（一三）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为长府：藏货财之所曰府。鲁昭公居长府伐季氏，事见《左传》。为，改作。

仍旧贯：仍，因义。贯，犹事也。仍旧贯，犹云照旧制。改作与修新不同。仍旧制，可加修新，不烦改作。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人犹言彼人，指闵子。中谓当理。

本章有两解。一说：鲁昭公伐季氏，谋居于长府，欲借其货财结士心，因谋改作以强戒备。称鲁人，盖讳言之。时公府弱，季氏得民心，闵子意讽公无轻举。如之何者，谓昭公照旧行事，季氏亦无奈公何。又一说：鲁人指三家，昭公居长府以攻季氏，三家共逐公，逊于齐。三家欲改作长府，当在昭公卒后定哀之际。盖鲁人之见长府，犹如见昭公，故三家欲改作之以毁其迹。闵子当时无谏净之责，乃以微言讽之，长府之旧贯尚当仍，况君臣之旧贯乎。故孔子深赏其言。今按：闵子少孔子十五岁，生在昭公之六年，昭公见逐，！闵子止二十岁，依后说为是。《左传》定公元年，昭公之丧至自乾侯，季孙使役如阐公氏，将沟焉，是其余怒未息也。若欲改作长府在其时，则闵子已二十八岁矣。于情事为合。

白话试译
鲁人计划要改作长府。闵子骞说：“照旧样子，不好吗？何必改作呀！”先生说：“此人只要不开口，一开口，说话必中肯的。”

（一四）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子路性刚勇，其鼓瑟声亦然，夫子戒之，盖亦有由也不得其死之忧。

升堂入塞：升堂人室，喻人道深浅。子路可使从政，特未达礼乐德性之奥耳。

白话试译
先生说：“由的鼓瑟声，为何发在我的门内呀？”门人听了不敬子路。先生说：“由呀！他已升堂了，只是未入室罢了。”

（一五）
子贡间：“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师与商：师，子张。商，子夏。

师也过，商也不及：譬之于射，过与不及，皆未至于鹄的。子张才高意广，所失常在于过之。子夏笃信谨守，所失常在于不及。此皆材质有偏，而学问之功有所未至。

师愈与：愈，胜义。子贡疑过者胜于不及，故疑师应贤乎商。

过犹不及：射皆未及鹄，即是皆有差失，更无所谓孰胜。

今按：本章不当以《中庸》“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为释。子张既非贤于子夏，子贡亦非视子夏为不肖，且亦不能谓贤犹不肖。《论语》、 中》 多不当合说者，据此章可见。

又按：《礼记》载子张、子夏各除丧见孔子，子张哀痛已竭，弹琴成声，曰：“不敢不及。”子夏哀痛未忘，弹琴不成声，曰：“不敢过。”与本章所言若相似而又相背。本章言子张之失常在过之，而《戴记》言其不敢不及。本章言子夏之失常在不及，而《戴记》言其不敢过。若以丧尚哀戚言，则是子夏过之而子张不及矣。故知《戴记》与《论语》亦有不当牵连合说者。读书贵能会通，然亦贵能分别言之，如此等处皆是。

又按：《论语》记子张子夏各章，可与本章合参。

白话试译
子贡问道：“师与商孰贤呀？”先生说：“师呀！常是过了，商呀！又常是不及了。”子贡说：“那么该是师胜了些？”先生说：“过和不及，还是相等。”

（一六）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周公：此乃周公旦次子世袭为周公而留于周之王朝者。周、召世为周王室之公，犹三桓之世为鲁卿。今季氏以诸侯之卿而富过于王朝之周公。

为之聚敢而附益之：冉有善理财，为季氏多方聚敛以附益其所固有。

子曰非吾徒也：子曰二字宜在本章之首，今移在此，则非吾徒也四字语气更见加重。

小子鸣鼓而攻之：小子指言门人。鸣鼓攻之，声其罪而讨之。攻冉求，实以攻季氏。

白话试译
季氏比周天子王朝的周公还富了，而求呀，还替他聚敛附益。先生说：“这人不是我的门徒呀！小子们，你们都可打起鼓去声讨他。”

（一七）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柴也愚：高柴，字子羔，亦孔子弟子。愚，好仁之过。《家语》记其足不履影，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执亲之丧，泣血三年，可以见其为人矣。

参也鲁：鲁，迟钝义。

师也辟：辟，偏义。子张志高而流于偏。或曰辟同癖，言其过为张大。

由也喭：喭，刚猛义。

本章乃孔子平时之言，门人汇记于此。或说章首脱子曰二字，或疑与下章当通为一章。

白话试译
“柴性愚直，参性鲁钝，师性偏辟，由性刚猛。

（一八）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其庶乎：庶，庶几义。言其近道。

屡空：空：穷乏义。屡空，谓屡陷于空乏。或说：屡即穷娄娄字，篓空谓其穷娄空乏，亦通。今从前解。

不受命而货殖：不受命，一说：不受禄命。一说：古者商贾由公家主之，子贡未受命于公家而自以其私财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今从后说。货殖者谓积货财以务生殖。货殖本商贾之事，今子贡未受命，故不曰商贾而曰货殖也。

亿则屡中：亿，猜度义。中，犹得义。谓其猜度物价贵贱屡中不爽。

白话试译
先生说：“回呀！差不多了，可惜他屡在空乏中。赐没有受公家之命而经营货殖，他猜度物价总猜中了。”

（一九）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善人之道：犹言善人之行为。

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善人质美，行事一本天性，故能不践迹，犹谓不照前人脚印走路，即不依成法。此言其未经学问，虽亦能善，而不到深奥处。见美质有限，必学问始无穷。

白话试译
子张问善人的行为。先生说：“善人能不踏着前人脚印走，但亦进不到室内去。”

（二O）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与，许与义。若但许可其言论之笃实，则不知其果为君子，抑是色庄之徒。色庄，犹言色厉，外容庄严，而心实不然。旧以此章连上章，朱子始别分为章，今从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但听他议论笃实，便赞许他，哪知他真是一君子呢？还是仅在容貌上那么地庄严呢？"

（二一）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闻斯行诸：闻斯行，谓闻义即当勇为。或说：此专指赈穷救乏之事。今不从。诸，之乎二字之合，疑问辞。

有父兄在：《曲礼》：“父母在，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言父母生时，为子者自身之生命及钱财皆不得自专，其他自当商之父兄。

求也退：冉有姿性懦弱，见义不前，故孔子教其应尔。

由也兼人：子路性勇敢前，常若一人可兼两人之所为，故孔子戒其不得尔。今按：公西华少子路二十三岁，为此问时，应在既冠之后，子路年已四十四五。子路有负米之叹，其父母当早卒，或尚有兄长在。

白话试译
子路问：“是否听到了就该做呢？”先生说：“还有父兄在上，怎可听到便做呀？”冉有问：“是否听到了就该做呢？”先生说：“自然听到便该做呀。”公西华说：“由问：‘听了便该做吗？’先生说：‘有父兄在上。’求问：‘听了便该做吗？’先生说：‘听到便该做。’赤对此有疑惑，敢再问个明白。”先生说：“求呀！他老是退缩，所以我要拉他向前。由呀！他一人要兼两人事，所以我要抑他退后。”

（二二）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子畏于匡：《檀弓》：“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厌，同压。畏，乃民间私斗。孔子为匡人所围，亦如一种私斗。

颜渊后：孔子既避去，颜渊相失在后。

以女为死矣：女同汝。颜渊失群后至，孔子疑其与匡人斗而死矣。此惊喜交集之辞。

子在，回何敢死：何敢死，言不敢轻身赴斗。孔子尚在，明道传道之责任大，不敢轻死，一也。弟子事师如事父，父母在，子不敢轻死，二也。颜子虽失在后，然明知孔子之不轻死，故己亦不敢轻身赴斗，三也。曾子曰：“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重其任，故亦重其死。

白话试译

先生在匡被围，颜渊落在后。先生说：“我当你已死了。”颜渊说：“先生尚在，回哪敢轻易去死呀！"

（二三）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 “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季子然：季氏子弟，因季氏得用子路、冉有为臣，故喜而问之。

异之问：异，异事。孔子谓，我谓汝当问他事。

曾由与求之问：曾，犹乃义。孔子故轻二子以抑季然，谓乃问此二人。

不可则止：止谓去其位。

具臣：犹云备位充数之臣。

从之者与：季然因问是否当一切听命。

白话试译
季子然问道：“仲由、冉求是否可得称是大臣呀！”先生说：“我以为你会问些别的事，哪知你只问由、求两人呀！所谓的大臣，应能以道事君，看来不可，便不干了。现在由与求，只算是备位充数的臣罢了！”季然说：“那么他们该是肯听话的人吧？”先生说：“若要轼父拭君，他们也是不会听从的。”

（二四）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侫者。”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路为季氏宰，而举使之。

贼夫人之子：时子羔尚年少，故称夫人之子。贼，害义。学未成熟，使之从政，适以害之。

社稷：社，土神。稷，谷神。二者共祀于一坛。

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谓为宰当治民，当临祀事神，此皆是学，不必读书始是学。

恶夫侫者：侫者以口辨应人。子路本意亦非欲子羔真以从政为学，只是针对孔子语随口答辨而已。孔子谓我之所恶于侮者，正如此类。

白话试译
子路使子羔去当费宰。先生说：“害了那个年轻人了。”子路说：“那里有人民，有社稷，治民事神皆可学，何必读书才是学呀？”先生说：“正如你这样，所以我厌恶那些利口善辩的人呀！”

（二五）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俊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誓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曾晳：名点，曾参父。

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尔即汝。孔子言，我虽年长于尔辈，然勿以我长而难言。

则何以哉：以，用义。言如有知尔者，则何用以自见。

率尔而对：率，轻率义。或说率字当作卒，急碎义。

摄乎大国之间：摄，迫蹙义，犹言夹在大国之间。

且知方也：方，义方。即犹言义。

夫子哂之：哂，微笑。孔子既喜子路之才与志，而犹欲引而进之，故微笑以见意。

求尔何如：孔子呼其名而问。下赤尔点尔同。

如五六十：如，犹与义。言方六七十里与方五六十里之小国。

宗庙之事，如会同：宗庙之事，指祭祀。诸侯时见曰会，众见曰同。

端章甫：端，玄端，衣名。章甫，冠名。当时之礼服。愿为小相：相，相礼者。

鼓瑟希，铿尔：希，瑟声希落。盖是间歇鼓之，故孔子与二子语，瑟声不为喧扰，而三子之语亦一一人耳，圣容微哂，亦明见无遗。铿，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铿然。

异乎三子者之撰：撰，当作僎，读为诠，犹言善。曾点谓所言不能如三人之善。孔子曰：“何伤”，犹云无害。或曰撰即撰述，陈说义。

莫春者：莫字亦作暮。暮春，三月近末，时气方暖。

春服既成：春服，单夹衣。

浴乎沂：夏历三月，在北方未可入水而浴。或说近沂有温泉。或说浴，盥濯义，就水边洗头面两手。或说：浴乃沿字之误，谓沿乎沂水而闲游。今仍从浴字第二解。

风乎舞雩：舞雩，祭天祷雨之处，其处有坛有树。风者，迎风当凉也。一说：风当读放，盖谓沿乎沂水而放乎舞雩，乘兴所至。今从上解。

吾与点也：与，赞同义。言吾赞同点之所言。盖三人皆以仕进为心，而道消世乱，所志未必能遂。曾晳乃孔门之狂士，无意用世，孔子骤闻其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兴叹也。然孔子固抱行道救世之志者，岂以忘世自乐，真欲与许巢伍哉？然则孔子之

〇颜渊篇第十二

（一）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克己：克，犹勉。有约束义，有抑制义。克己，约束己身。或说：克去己私。下文为仁由己，同一己字，皆指身，不得谓上一己字特指私欲。或又说克己犹言任己，谓由己身肩任。然下文四勿，明言约束，非肩任义。盖人道相处必以仁，古训，“仁者相人偶”。若立心行事，专以己身为主，不顾及相偶之对方，此乃一切不仁之本源，故仁道必以能约束己身为先。

复礼：复如言可复也之复，谓践行。又说：复，反也。如汤武反之之反。礼在外，反之己身而践之。故克己复礼，即犹云约我以礼。礼者，仁道之节文，无仁即礼不兴，无礼则仁道亦不见，故仁道必以复礼为重。宋儒以胜私欲全天理释此克己复礼四字，大义亦相通。然克己之己，实不指私欲，复礼之礼，亦与天理义蕴不尽洽。宋儒之说，未尝不可以通《论语》，而多有非《论语》之本义，此章即其一例，亦学者所当细辨。

为仁：犹谓如是乃为仁。仁存于心，礼见之行，必内外心行合一始成道，故《论语》常仁礼并言。一说：此为字作行字解，谓克己复礼以行仁，今不从。

天下归仁焉：一说，归，犹与。言能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莫不归与其仁，极言其效之速且大。然仁为己之心德，以存诸己者为主，不以外面之效应为重，且亦无此速效。即如所解，当云“天下归仁矣”。今言“归仁焉”，焉有于此于彼之义。言天下于此归仁，原义当谓苟能一日克己复礼，即在此处，便见天下尽归入我之仁心中。人心之仁，温然爱人，恪然敬人。礼则主于恭敬辞让。心存恭敬，斯无傲慢。心存辞让，斯无伤害。对人无傲慢，无伤害，凡所接触，天下之大，将无往而不见其不归人于我心之仁矣。是则效在内，不在外。或说：此言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民咸归其仁政，此成偏指，非通义，今不从。

为仁由已：为仁，犹言行仁。行仁道当由己，不由人。克己，由己克之，复礼，亦由己复之。能克己，斯能由己矣。所以欲克己，即为欲由己。两己字不当分别说之，而克与由则分指两项工夫。

请问其目：目，条目。颜渊闻孔子言，知为仁之要在于克己复礼，而请问克己复礼之条目。

非礼勿视、听、言、动：此处四勿字，即约己工夫。视、听、言、动皆由己。约束己之视、听、言、动，使勿人于非礼，使凡视、听、言、动皆是礼是即为复礼。此亦不专指社会外在之种种礼俗言。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盖礼有其内心焉，礼之内心即仁。然则克己复礼，即是约己归仁。惟言归仁，若偏指内心，又不见工夫所在。言复礼，则明属外面行事，并有工夫可循，然后其义始见周匝。苟己之视、听、言、动能一一复于礼，则克己正所以成己，复礼亦正所以复己。于约束抑制中得见己心之自由广大，于恭敬辞让中得见己心之恻怛高明，循此以往，将见己心充塞于天地，流行于万类。天下之大，凡所接触，全与己心痛痒相关，血脉相通，而天下归仁之境界，即于此而达。岂只在社会现行礼俗之细节处规行矩步而便谓之约礼？故非颜渊之贤，亦无以胜于请事斯语之内涵。

本章问答，乃孔颜传授切要之言。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若不从本章克己四勿之教切实下工夫，而徒从吾与点也等章探索寻觅，纵是革食飘饮，曲肱陋巷，恐终不得孔颜真乐何在。学者其审细参之。

白话试译
颜渊问仁如何般求？先生说：“约束我自己来践行礼，那就是仁了。只要一天能这样，便见天下尽归入我心之仁了。为仁完全由自己，哪在外人呀！” 颜渊说：“请问了详细的节目。”先生说：“凡属非礼的便不看，凡属非礼的便不听，凡属非礼的便不说，凡属非礼的便不行。”颜渊说：“回姿质虽钝，请照先生这番话切实努力吧！"

（二）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本章与上章义相发。大宾，公侯之宾也。大祭，褅郊之属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在邦谓仕诸侯，在家谓仕卿大夫。无怨，旧说谓是为仁之效。疑当如求仁得仁又何怨之义。乃指不怨天不尤人，无论在邦在家皆无怨。非人不怨己，乃己不怨人。此敬恕与不怨之三者，皆指心言，即复礼归仁之要端。人能践行一本于礼，对人自无不敬恕。苟其心能敬能恕，则自无怨。如此居心，则视、听、言、动自无不合于礼，而我心之仁亦自然呈露。心行相发，内外交融，亦一以贯之。此两章重要在指示学者以求仁之工夫，克己复礼敬恕与无怨皆是。学者就此悉心体会，反躬实践，自识己心，则求仁得仁，自见仁之不可胜用矣。

白话试译
仲弓问仁。先生说：“平常出门像见大宾般，居上使民像临大祭般。自己所不欲的，莫要施于人。在邦国中，在家族中，该能无所怨。”仲弓说：“雍姿质虽钝，请照先生这番话切实努力吧！"

（三）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讠刃）。”曰：“其言也（讠刃），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切乎？"

其言也（讠刃）：（讠刃），钝义，难义。史记》 ：“司马牛多言而躁。 ”一说：孔子就其偏而勉之。 又说：牛之兄桓魋，有宠于宋君，将为乱，牛忧之，情见乎辞。然兄弟之亲，必有所难言者。孔子就此加以指点，使易于体悟。就本章及下章牛之再问，则牛之易于言可知。本章下文孔子答为之难，亦可指兄弟之间言。则两说皆可通。前说主从本文体会，后说旁求事证，学者合以求之可也。

曰：其言也（讠刃），斯谓之仁矣乎：司马牛再问也。牛疑仁道广大，言语钝讷，岂便为仁。
为之难．言之得无（讠刃）乎：言由心出，心感其事之难，始言之若不易。兄弟之间，感有难言，亦仁之一端。

本章虽专为司马牛发，然亦求仁之通义。孔子又曰：“仁者先难而后获。”苟能安于所难，而克敬克恕以至于无怨，斯其去仁也不远矣。孔子又曰： “刚毅木讷近仁。”学者当会通诸章求之，勿谓此章乃专为一人发而忽之可也。

白话试译
司马牛问仁。先生说：“仁者说话常迟钝。”司马牛说：“说话迟钝，就说是仁吗？”先生说：“因知做来难，说来哪得不迟钝？"

（四）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优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常人扰扰，多在忧惧中，司马牛亦正为忧惧所困，故孔子以君子不忧不惧告之。然徒求不忧不惧，其人岂便为君子？盖非不忧不惧之为贵，乃其内省而无疚之为贵。疚，病义。问心无病，仰不愧，俯不怍，斯无所用其忧惧矣。孔子亦非教司马牛恝然于其兄而无动于心，此有义命之辨，学者当从实境中磨炼。故本章虽亦针对司马牛而发，然亦君子修德之通义。

白话试译
司马牛问，“如何可得谓君子？”先生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说：“不忧不惧，就得称君子吗？”先生说：“只要内心自省不觉有病，那又何忧何惧呀？”

（五）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我独亡：亡，同无。司马牛兄向魋，魋又有兄巢，有弟子颀、子车，皆与魋在宋作乱。

商闻之矣：谓闻之于孔子也。孔子卒在桓魋作乱后两年，子夏言此时，孔子当已卒。魋、巢等或奔或死，牛身栖异国，故有独无兄弟之感。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命者不由我主。如人之生，非己自欲生。死，亦非己自欲死。天者，在外之境遇。人孰不欲富贵，然不能尽富贵，此为境遇所限。

敬而无失：无失，即中也。敬而无失，操之纯熟，斯从容中道矣。或曰：失当读为佚。佚，乐也。无佚申言敬，有礼申言恭。今从前解。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意是而语滞者，孔子无是也。孔子曰：“天下归仁”，后人因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孔子曰：“虽蛮貊之邦行矣”，子夏因曰“四海之内皆兄弟”。学者遇此等处，惟当通知言者意指所在，勿拘执文字以为说可也。

今按：《左传》桓魋诸兄弟为乱而败，魋奔卫，牛致邑与珪而适齐。魋后奔齐，牛复致邑而适吴。吴人恶之而返。赵简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因过鲁而卒于鲁郭门之外。牛之诸兄弟，全是决气，惟牛凄然孤立，流离无归，忧可知矣。读此三章，孔子子夏当时师友诲导之情，千载之下，宛然可见然则本章四海皆兄弟之语，乃是当时一番极真挚恳切之慰藉。子夏之言此，复何病？

白话试译
司马牛很忧愁地说：“人人皆有兄弟，独我没有呀！”子夏说：“商曾听先生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能敬，做事没有差失，对人能恭，有礼，那就四海之内都是你的兄弟呀！’君子哪怕没兄弟呢？"

（六）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浸润之谮：谮者之言，如水渐渍，初若不觉，久自润湿。

肤受之诉：一说：如皮肤受尘垢，当时不觉，久乃睹其不净。一说：如肌肤亲受，急切迫身，骤听之，易于动信。今从后说。谮者毁人行，诉者诉己冤。

可谓远也已矣：远，明之至也。

白话试译
子张问：“怎样可算是明呀？”先生说：“像浸润般的谮言，像切肤般的控诉，在他前面行不通，可算明了。像浸润般的谮言，像切肤般的控诉，在他前面行不通，可算远了。”

（七）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仓糜实、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能使其民对上有信心。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遇不得已，兵、食、信三者不能兼顾，必去其一，则何者可先。

去兵：此如今言宁因黄油去炮弹，不为炮弹去黄油。

于斯二者何先：又不得已，顾食则失信，全信则失食，则二者孰可去。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与其去信，宁去食。此不仅指为政者发仓禀以拯民言，亦兼指为政者教民取舍言。民无食必死，然无信则群不立，涣散斗乱，终必相率沦亡，同归于尽。故其群能保持有信，一时无食，仍可有食。若其群去信以争食，则终成无食。去兵者，其国贫弱，恐以整军经武妨生事，故且无言兵，使尽力耕作。去食者，如遇旱蝗水涝，饥馑荒歉，食固当急，然亦不可去信而急食。

本章因子贡善问，推理至极，遂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之说。然子适卫，告冉有：“既庶矣，当富之。既富矣，当教之。”与本章足食在前，而兵与信次之同意，可见为政者首以使民得食能保其生为先。惟遇不得已，则教民轻食重信，一处常，一临变，读者须于此善体，不可徒认自古皆有死之单辞，遂谓为政者可以不顾民命，而高悬一目标以强民之必从。此亦一义命之辨。为政者首重民食是义，宁去食是命。立身立群同是一理，立身有舍生取义，导群亦有去食存信，此与“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各申一面，不相害。

白话试译
子贡问为政之道。先生说：“先求充足粮食，次乃讲究武备，民间自然信及此政府了。”子贡又问：“倘遇不得已，于此三者间，必去其一，则孰可先去呢？”先生说：“减去武备吧！”子贡又问：“倘遇不得已，于此二者间，再必去其一，则孰当先去呢？”先生说：“减去食粮吧！自古以来，人谁不死？若苟无信，则一群都不存在了。”

（八）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卫大夫。

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此九字为一句，夫子指棘子成，当时称大夫皆曰夫子。子贡谓棘子成之论君子，失言可惜。盖棘子成疾孔子教子贡之徒若为文胜，子贡谓其妄意讥毁圣人之教，故伤叹而警之。

驷不及舌：驷，四马。古用四马驾一车。舌以出言，既脱口，四马追之不及。

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皮去毛曰鞟。虎豹与犬羊之别，正因其毛文之异。若去其文之炳蔚，则虎豹之皮将与犬羊之皮无别。此见君子小人相异，正在君子之多文。故说质犹文也，文犹质也，二者同重，不可偏无。若必尽去其文，则犹专主十室之忠信，而不取孔子之好学。

白话试译
棘子成说：“君子只要质就够了，何用再加以文呀？”子贡说：“可惜了，你先生这样的解说君子呀！虽有四马骏足，也追不及你舌头上这一失言了。文犹之是质，质犹之是文。虎豹之皮，若去了它的花纹便犹如犬羊之皮了。”

（九）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盍彻乎：税田十取一为彻。盍，何不义。

二吾犹不足：哀公于田税外复加赋，用作军费，是一亩田已征两分税。但哀公仍嫌不足。有若请其只收田税，则更不足。

君孰与不足：民富，君不独贫。民贫，君不独富。人必相人偶，故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有若之言，亦仁言也。孰与之问，甚有深意。孔子曰：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左传》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赋，谓按亩分摊军费。是年及下年皆有虫灾，又连年用兵于邾，又有齐警，故说年饥而用不足。有若教以只税田，不加赋

乃针对年饥言。哀公就国用不足言，故有若又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白话试译
每哀公问有若道：“年岁荒歉，国用不足，有何办法呀？”有若对道：“何不只收十分一的田租呢？”哀公说：“我在田租外加收了田赋，共已收了两份，尚感不足，怎可只收一份田租呢？”有若对道：“只要百姓都足了，君和谁不足呀？若使百姓都不足，君又和谁去足呀！”

（一O）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崇德：行道而有得于心为德。崇德者，以德为崇，略犹《中庸》言尊德性。

辨惑：惑，心有所昏昧不明。辨惑者，辨去其不明，略犹《中庸》言道问学。子张问“如何而始可谓是崇德辨惑”，此两语当是古言，而子张引以为问。

主忠信：忠信存于我心，若不以忠信为主，而徒争在外之事业功名，则离德已远，不能谓之崇德。

徙义：闻义，徙己意以从之，犹云迁善。主忠信则本立，徙义则日新，此为崇德之方。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此犹云“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堕诸渊”，皆譬况之辞。两句当一气读。下文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即是复举此两语，而文气更迫促。好恶无常，先后反复，杂投于一人之身，斯其昏惑甚矣。人之惑，主要从其心之好恶来。故求辨惑，尤贵于己心之好恶辨之。或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乃两事分列，即此已是惑。下两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则是惑之甚。今按文气，当从上说。

诚不以富，亦只以异：《诗·小雅》我行其野之词。当是错简，应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因下章亦有齐景公字而误。

白话试译
子张问道：“如何可算得崇德辨惑呀！”先生说：“存心主于忠信，又能闻到义的即迁而从之，这可算是崇德了。喜爱一人，便想要他生，厌恶了他，又想要他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可算是惑了。”

（一一）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名杵臼。鲁昭公末年，孔子适齐，时齐大夫陈氏专政，而景公多内娶，不立太子，故孔子答其问如此。
得而食诸：诸，疑问辞。犹言得而食之乎？

白话试译
齐景公问为政之道于孔子。孔子对道：“君要尽君道，臣要尽臣道，父要尽父道，子要尽子道。”景公说：“好极了。若是君不尽君道，臣不尽臣道，父不尽父道，子不尽子道，纵有积谷，我哪吃得呀！”
（一二）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片言可以折狱：片言犹云单辞，即片面之辞。折，断也。断狱必兼听两造，不应单凭片辞。

其由也与：此有两解。一说：子路明决，可以仅听片面话断狱。一说：子路忠信，决无诬妄，即听其一面之辞，亦可凭以断狱。今从后说。

子路无宿诺：宿诺亦有两解。一说：宿，犹言犹豫。子路守信笃，恐临时有故，故不事前预诺。一说：子路急于践言，有诺不留。宿，即留义。今从

后说。惟其平日不轻然诺，语出必信，积久人皆信服，故可听其一语即以折狱。《论语》编者因孔子言而附记及此。

白话试译
先生说：“凭着片面之辞而便可断狱的，怕只有子路的话吧！”子路答应了人，没有久留着不践诺的。

（一三）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听讼：听其讼辞以判曲直。

吾犹人也：言我与人无异。

使无讼：由于德教化之在前，故可使民无讼。

白话试译
先生说：“若论听讼，我也和人差不多呀！必然要能使人不兴讼才好吧！”

（一四）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居之无倦：居之，一说居位，一说居心。居位不倦，其居心不倦可知。

行之以忠：行之，一谓行之于民，一谓行事。为政者所行事，亦必行之于民可知。

白话试译
子张问为政之道。先生说：“居职位上，心无厌倦。推行一切政事，皆出之以忠心。”

（一五）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本章已见《雍也》篇，此重出。

（一六）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成者，诱掖奖劝以助成之。君子小人，存心有厚薄之殊，所好又有善恶之异，故不同。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助成别人的美处，不助成别人的恶处，小人恰恰和此相反。”

（一七）
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于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政者正也：正，犹言正道。政治乃群众事，必以正道，不当偏邪。

子帅以正：帅，同率，领导义。

孰敢不正：可见在下有不正，其责任在在上者。

白话试译
季康子以为政之道问孔子。孔子对道：“政只是正的意义。你若把正道来率先领导，在下的又谁敢不正呀？"

（一八）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不欲：欲，指贪欲。在上者贪欲，自求多财，下民化之，共相竞取。其有不聊生者，乃挺而为盗。责任仍属在上者。

虽赏之不窃：若在上者不贪欲，务正道，民生各得其所，纵使赏之行窃，亦将不从。民之化于上，乃从其所好，不从其所令。并各有知耻自好之心，故可与为善。盗与窃亦不同。赏其行窃且不从，何论于为盗。

白话试译
季康子患虑鲁国多盗，求问于孔子。孔子对道：“只要你自不贪欲，纵使悬令赏民行窃，他们也不会听你的。”

（一九）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以就有道：就，成就义。康子意欲以锄恶成就善道。
子为政，焉用杀：在上为政，民所视效，故为政便不须杀。此句重在为政字，不重在子字。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此处君子小人指位言。德，犹今言品质。谓在上者之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然此两语仍可作通义说之。凡其人之品德可以感化人者必君子。其人之品德随人转移不能自立者必小人。是则教育与政治同理。世风败坏，其责任亦在君子，不在小人。

草，上之风，必偃：上，或作尚，加义。偃，仆义。风加草上，草必为之仆倒。

以上三章，孔子言政治责任在上不在下。下有缺失，当由在上者负其责。陈义光明正大，若此义大昌于后，居上位者皆知之，则无不治之天下矣。

白话试译
季康子请问为政之道于孔子，说：“如能杀无道的来成全有道的，如何呀？”孔子对道：“你是一个主政人了。在上的人好像风，哪里还要用杀人的手段呢？你心欲善，民众就群向于善了。在下的人好像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倒的呀。”

（二O）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达：显达义，亦通达义。内有诸己而求达于外。

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务外，孔子知而反诘之，将以去其病而导之正。

是闻也，非达也：闻，名誉著闻。内无求必达之于外者，仅于外窃取名闻而已。此乃虚实诚伪之辨，学者不可不审。

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质直，内主忠信，不事矫饰。察言观色，察人之言，观人之色。虑以下人，卑以自牧也。一说：虑，用心委曲一说：虑，犹每也。虑以下人，犹言每以下人。复言曰无虑，单言曰虑，其义一。不矫饰，不苟阿，在己者求有以达于外，而柔顺谦卑，放人亦乐见其有达。或说：察言观色以下人，疑若伺颜色承意旨以求媚者。然察言观色，当与质直好义内外相成。既内守以义，又能心存谦退，故能谦撙而光，卑而不可逾，此圣人处世之道，即仁道。乡愿袭其似以乱中行，而俊儒或仅凭刚直而尚气，则亦非所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之道。

色取仁而行违：色取，在面上装点，既无质直之姿，又无好义之心，无之己而仅求之外，斯无行而不违乎仁矣。

居之不疑：专务伪饰外求，而又自以为是，安于虚伪，更不自疑。

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此等人专意务外，欺世盗名，其心自以为是，无所愧作，人亦信之，故在邦必闻，在家必闻。然虚誉虽隆，而实德则病，误己害世，有终其身为闻人而己不知羞，人不知非者，其为不仁益甚矣。此处家字，如三家之家，非指私人家庭言。

今按：《论语》又兼言立达。必先立，乃能有达。即遭乱世，如殷有三仁，是亦达矣。又曰“杀身成仁”，成仁亦达也。此与道之穷达微有辨，学者其细阐之。

白话试译
子张问：“一个士如何才算是达了？”先生说：“你说的达，是怎样的呀？”子张对道：“一个达的人，在国内，必然有名闻。在卿大夫家中，也必然有名闻。”先生说：“那是名闻，不是显达呀！一个显达的人，他必然天性质直，心志好义，又能察人言语，观人容色，存心谦退，总好把自己处在人下面。这样的人，自然在国内，在大家中，到处能有所显达了。那有名闻的人，只在外面容色上装取仁貌，但他的行为是违背了。他却亦像心安理得般，从来不懂怀疑到他自己，这样的人，能在国内有名闻，在一大家中也有名闻了。”

（二一）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祟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从游于舞雩之下：舞雩之处，有坛（士单）树木，故可游。于问答前着此一语，此于《论语》为变例。或说：春秋鲁昭公逊齐之年，书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传曰：“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昭公欲逐季氏，终为季氏所逐，樊迟欲追究其所以败，遂于从游舞雩而发问，而言之又婉而隐，故孔子善之。今按：孔子晚年返鲁，哀公亦欲逐季氏。推樊迟之年，其问当在哀公时，不在昭公时，则寓意益深矣。然如此说之，终嫌无切证。或又曰：樊迟录夫子之教而书其地，示谨也。编者从而不削耳。

先事后得：即先难后获义。人能先务所当为，而不计其后功，则德日积于不自知。

修慝：慝，恶之匿于心。修，治而去之。专攻己恶，则己恶无所匿。

白话试译
樊迟从游在舞雩台之下，说：“敢问怎样崇德修慝辨惑呀？”先生说：“你问得好。先做事，后计得，不就是崇德吗？专攻击自己的过失，莫去攻击别人的过失，不就是修慝吗？耐不住一朝的气忿，忘了自己的生命安危，乃至忘了父母家属，这还不是惑吗？"

（二二）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

不仁者远矣。”

樊迟未达：未达，犹言未明。本文未言樊迟所未达者何在。一说：樊迟盖疑爱人务求其周，知人必有所择，两者似有相悖。一说：已晓爱人之言，而未晓知人之方。盖樊迟之疑，亦疑于人之不可周知。按下文孔子子夏所言，皆未为仁知合一之说作阐发，樊迟之问子夏，亦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专偏知人言。当从第二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解见《为政》篇哀公问章，此盖以积材为喻。举直材压乎枉材之上，枉材亦自直。或说：知人枉直是知，使枉者亦直，则正以全其仁。此从第一说为阐发。或说：知人之首务，惟在辨枉直。其人而直，则非可正之以是，恶可导之于善。其人而枉，则饰恶为善，矫非为是，终不可救药。此从第二说为阐发。然知人不专在辨枉直，如皋陶伊尹，岂一直字可尽？故知解作喻辞为是。

乡也：乡字又作响，犹言前时。

何谓也：樊迟仍有未明，故再间于子夏。盖孔子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仍有所未达。

富哉言乎：此谓孔子之言涵义甚富，下乃举史以证。

不仁者远矣：一说：不仁者远去，言皆化而为仁，即所谓能使枉者直，是孔子仍兼仁知言之。此承第一说。或曰：远谓罢去其官职。或又曰：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如尧、舜、禹、汤之为君，乃能尽用人之道，故言前史选举之事，此即《春秋》讥世卿之义。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贤。樊迟生春秋之世，不知有选举之法，故子夏以此告之。

今按：汉儒传公羊，有所谓微言大义，其间亦可以《论语）为征者，如本章是。知汉儒之说，非尽无承。宋儒专以义理阐（论语），于孔子之身世，注意或所不逮，亦非知人论世之道。子夏“富哉言乎”之叹，正有大义微言存焉。迟之所未达或在此。读者其细阐之。

白话试译
樊迟问：“如何是仁？”先生说：“爱人。”又问：“如何是知？”先生说：“知人。”樊迟听了不明白。先生说：“举用正直的人，加在那些枉曲之人上面，也能使枉曲的正直了。”樊迟退下，又去见子夏，说：“刚才我去见先生，请问如何是知，先生说：‘举用正直的人加在那些枉曲的人上面，能使枉曲的也正直。’这是怎样的说法呀？”子夏说：“这话中涵义多丰富呀！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中选出一个皋陶来举用他，那些不仁的人便都远去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选出一个伊尹来举用他，那些不仁的人也都远去了。”

（二三）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忠告而善道之：友有非，不可不告，然必出于对友之忠忱，又须能善为劝导。

不可则止：如此而犹不可，不见从，则且止不再言。

毋自辱焉：若言不止，将自取辱。然亦非即此而绝。

本章必是子贡之问有专指，而记者略之，否则孔子当不专以此为说。《论语》如此例甚多，读者当细会。

白话试译
子贡问交友之道。先生说：“朋友有不是处，该尽忠直告，又须善为劝说，若不听从，则该暂时停止不言，莫要为此自受耻辱。”

（二四）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以文会友：文者，礼乐文章。君子以讲习文章会友。

以友辅仁：既为友，则可进而切磋琢磨以共进于道。不言辅德而言辅仁，仁者人道，不止于自进己德而已。

本章上句即言与共学，下句言与共适道与立与权。

白话试译
曾子说：“君子因于礼乐文章之讲习来会合朋友。因于朋友会合来互相辅助，共进于仁道。”

〇子路篇第十三

（一）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先之劳之：之，指其民。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故为政者贵能劳其民。先之者，尤贵能以身先其民而劳，故民劳而不怨。此四字当作一句读。

请益：子路嫌孔子语少，故请益。

无倦：孔子谓只行上语无倦即可。

白话试译
子路请问为政之道。先生说：“以身先之，以劳使民。”子路请再加一些指导，先生说：“照上语行之无倦即可了。”

（二）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先有司：先任有司者治其事。一说：以择有司为先。然择有司，择字不可省，任有司，则凡有司必有所任，不烦特多一任字。赦小过：任有司则责有归，然小过当赦，则为治不苛。

举贤才：既当先有司，故必举贤者任之。

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人将各举所知，以贤引贤，则贤才自汇进。

白话试译
仲弓做了季氏宰，请问为政之道。先生说：“诸事先责成下面的有司。他们有小过失，当宽赦。多举贤才来分任各职事。”仲弓说：“于何知得贤才而举之呢？”先生说：“只要举尔所知，尔听不知的，难道别人会舍他不举吗？”

（三）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迁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卫君：出公辄，父蒯瞆亡在外，卫人立辄而拒之。

必也正名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先正其名。

子之迂也：迂，谓迁远不切事情。子路就当时情实，殆谓孔子以鲁人出亡在卫，无可为卫之君臣父子间正此名。时人必有以孔子为迂者，子路初不信今闻孔子言，乃谓诚有如时人之所讥。

野哉由也：野谓粗鄙，责其于所不知不能阙疑而率尔妄申己见。

盲不顺：以子拒父，其言不顺。言之尚不顺，行之何能成事？事无可成，则礼乐不能兴。无礼乐而妄施刑罚，刑罚亦必不能中理而合道。斯民众将无

所措其手足，言不知其举动之何所适宜。

名之必可言：所名必可得而言。既有父子之名，则不可言以子拒父。蒯瞆父而名以仇，名不正则不可言。

言之必可行：所言必可得以行。若言拒父，何以号令于国人。

于其言无所苟：一名一言，皆不可苟，否则牵连一切皆苟，岂有苟道而可以治国者。

本章当与夫子为卫君一章合参。孔子之答子路，亦就当前言其措置宜然耳。然使孔子果为政于卫，究将如何措置，後人纷加臆测，不知详审于事而转昧于理者亦多矣，此皆子路奚其正之见识。读者于此等处，惟当存其理而置其事可矣。

白话试译
子路问道：“如卫君有意等待先生来主政，先生对卫事将何从下手呀？”先生说：“首先必该正名吧？”子路说：“先生真个迁到这样吗！这名又何从正呀！”先生说：“真太粗野了，由呀！君子对于自己不知的事，该闲去不谈。若果名不正，便说来不顺。说不顺口的，做来便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兴礼乐。礼乐不兴，单用刑罚，刑罚也必不能中肯。刑罚不中肯，民众将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呀！因此君子定下名，必然要说得出口，说来必然要做得成事。君子对任何一句话，总求没有苟且就得了。’'

（四）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学稼：种五谷曰稼。樊迟学稼，或欲如神农、后樱以稼稿教民。或值年歉，有感而请。

学为圃：种菜蔬之地曰圃。为，治理义。孔子以不如老农之言拒樊迟，樊迟或疑学稼事重，嫌不胜任，故继请学为圃。

不用情：情，情实也。用情者，犹言民皆以忠实对其上。

襁负其子而至：襁，负儿之衣，背负以行。四方之民皆来至其国，斯不待教民以稼，而民之从事于稼者将大增。古者井地授田，耕户有去留之自由。

本章樊迟请学稼圃，亦言为政之事，非自欲为老农老圃以谋生。然时有古今，后世文治日隆，临政者不复能以教稼自务。孔子非不重民食，然学稼学圃，终是小人在下者之事，君子在上临民，于此有所不暇。战国时，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孟子辞而辟之，亦孔子本章之意。然李悝亦出儒门，而仕魏有尽地力之教。樊迟之问，可谓已开其先声。

白话试译
樊迟请学稼穑之学。先生说：“我不如老农呀。”樊迟又请学治理园圃之学。先生说：“我不如老圃呀。”樊迟退出后，先生说：“真成一个在野小人了，樊迟呀！君子在上位，只要能好礼，民众便莫敢不敬。只要能好义，民众便莫敢不服。能好信，民众便莫敢不用他们的真心和实情来对上。政治能做到这地步，四方民众都会背负了他们的孩子来请入籍，那就耕户日增，耕地日辟，何必自己学稼穑之事呀！"

（五）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诗三百：诗有三百五篇，言三百，举成数。诗实西周一代之历史。其言治闺门之道者在二南。言农事富民之道在幽风。平天下，接诸侯，待群臣之道在大小雅。颂乃政成治定后始作。而得失治乱之情，则变风变雅悉之。故求通上下之情，制礼作乐以治国而安民者，其大纲要旨备于诗。诵此三百首便当达于为政。

专对：谓出使以己意应对，不随时请示于本国之朝廷。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若学诗而仍不能言，则如不学也。

虽多：诗三百，已不少，今诵此而仍不达于为政，出使仍不能专对，则虽多学，亦无为。

孔门设教，主博学于文，然学贵能用。学于诗，便须得诗之用，此即约之以礼也。若学之不能用，仅求多学，虽多亦仍无用，决非孔门教人博学之意学者于此不可不辨。

白话试译
先生说：“诵习了三百首诗，授他以政事，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不能单独作主应对。那虽多学些别的，亦有何用呀！' '

（六）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令，教令。《颜渊》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本篇下章又云：“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皆与本章同义。或说：此义盖孔子屡言之，故门弟子亦不惮烦而屡记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他身正了，不待下令，那事也就行了。他身不正，就使下令，下面也不会听从。”

（七）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鲁，周公之后，卫，康叔之后，本为兄弟之国，而其政亦相似。或说：两国政俗犹贤于他国，所谓鲁一变至于道。或说：两国衰乱相似。恐当从后说盖此章乃孔子之叹辞。

白话试译
先生说：“备卫两国的政事，真像是兄弟呀！”

（八）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卫公子荆：公子荆，卫大夫。因鲁亦有公子荆，故此特加一卫字。

善居室：居室犹云治理家室。治家指人事，居室指财务器物之经营。

苟合矣：苟，将就苟且义。合，足义。家之百物必相配，故曰合。仅始有，尚未足，即曰此亦可以为足也。

少有：稍增义。

富有：继续多增义。仅少有，尚未备，即云此亦可以为备。富有，未必美，即曰此亦聊可谓美。可证其心平淡，而居室有方，故能不以欲速尽美累其心，亦不以富贵肆志，故孔子称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卫公子荆可称得善于处理家业了。”当他财货器用始有之时，便说；“将就凑合了。”到他稍多时，便说：“将就完备了。”到他更多时，便说：“将就算得是美了。”

（九）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仆：御车也。古礼，幼卑者为尊长御车。

庶矣哉：庶，众也。言卫人口多。

白话试译
先生到卫国，冉有为先生赶车。先生说：“卫国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多了，再加些什么呢？”先生说：“设法教他们富。”冉有说：“富了又如何呢？”先生说：“再加以教化。”

（一O）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朞亦作期，期月，一周年。

可也：可，仅可而有不足之意。

有成：孔子谓苟有能用我当政者，一年可树立规模，三年可有成功，使此规模充实完成。

《史记》此章为卫灵公不能用而发。或云：本章孔子为门人释疑。当时有佛肸及公山不狃之召，孔子皆欲往，而门人疑之，故孔子言此。

白话试译
先生说：“苟有能用我之人，一周年的时间便好了。若经三年，定会有成功。”

（一一）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胜残去杀：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去杀，不用刑罚战斗。

善人为邦百年：有善人相继为国，至于百年之久。

诚哉是言：上引乃古语，而孔子称之。

周自平王东迁，诸侯力争，民之困于残暴刑杀者二百余年。使有善人为国，求能胜去残暴，使杀伐不复兴，已非一人一世所能，必相继历百年而始可冀。此章盖叹世之习于乱，而痛斯民之未易见治平之运。

本章当与上章合参。三年即可有成，何其为效之速？待之百年之久，而后可以胜残去杀，又何其为期之遥？圣人言各有当，学者试细参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古人说过：‘有善人来主持国政，经历一百年之久，才可以化去残暴，消灭杀伐。’这话真对呀！”

（一二）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三十年为一世。王者起，一天下而治之，与善人为邦不同，然求仁道之化行于天下，亦必以三十年为期。盖旧被恶化之民，经三十年一世而皆尽，新生者渐渍仁道三十年，故其化易成。

白话试译
先生说：“如有一位王者兴起，也必三十年时间，才能使仁道行于天下呀！"

（一三）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从政，犹为政。苟能正其身，则为政一切不难。

白话试译
先生说；“苟能自己身正了，这于从事政治还有何难呀？若不能正其身，又怎能正人呢？”

（一四）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子退朝：冉有时为季氏宰，退朝，谓退于季氏之私朝。此称冉子，或说乃其门人所记。然此章于冉有加贬斥，似非其门人记之。或本作冉有，当从之。

何晏也：也，同邪，问辞。晏，晚义。古人之朝，天微明，辨色即人。冉有退朝晚，故孔子问之。冉有仕于季氏而犹在孔门，退朝稍晏，孔子问之，师弟子亲如父子家人，固不独于颜子一人为然。

有政：有国政讨论，故退迟。

其事也：也，亦同邪，疑问辞。事指私事，谓季氏之家事。或说有所更改匡正为政，所行常事为事。今按：此处当从公私言，尤见严正。其时季氏专鲁政，有不与同列议于公朝，而独与其家臣议之私朝者。孔子如为不知，言此必季氏家事，若系国政，当公议之。我尝为大夫，今虽不用，犹当预闻其言严而婉，而所以教冉子者深矣。

虽不吾以：以，用义。

白话试译
冉有在季氏的私朝退下，来见先生。先生说：“怎么这样晚呀！”冉有对道：“因有匡政讨论。”先生说：“怕是季氏的家事吧！果有国政，此刻我虽不见用，也该预闻到。”

（一五）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其几也：三字连上读。几，期望义。与下“不几乎”，两几字义别。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言为君别无可乐，只有一事，即出一言而臣众莫敢违，为可乐。

一言而丧邦：即“乐乎莫予违”之一言也。

本章孔子专指在上者之居心言。后儒承之，以正心诚意为治国平天下之本，言虽近而指则远，亦古今通义。

白话试译
定公问道：“只一句话便可兴国，有吗？”孔子对道：“说话不能如此般的期望呀。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若果知道做君之难，那就庶几乎一句话可以兴邦了。”定公又问：“一句话便可失国，有吗？”孔子对道：“说话不能如此般期望呀。有人说：‘我对做君不觉有何可乐处，只是说了话没人敢违拗。’倘是说的善，没人违拗，不好吗！若说的不善，没人敢违拗，而你认此为可乐，那就庶几乎一句话可以失国了！"

（一六）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说，同悦。近者悦其政泽，故远者闻风来至。

白话试译
叶公问行政之道。先生说：“近的人欢悦，远的人来附。”

（一七）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莒父，鲁邑名。无，通毋，戒止之辞。欲速则急速失序，故反有不达。见当前之小利，则所就小而转失其大处。

白话试译
子夏当了莒父宰，问行政之道。先生说：“不要求速成，不要只见小利。求速成，则达不到目的。只见小利，则不能成大事。”

（一八）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直躬：或说其人名躬，因行直，人称之曰直躬。一说其人姓名不传，因其行直，故称直躬。犹如一狂人行近孔子之舆，故称狂接舆。似后说为是。

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攘，窃取义。子即直躬，其父盗人之羊，直躬证其父之行盗。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隐，掩藏义。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何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此乃人情，而理即寓焉，不求直而直在其中。

白话试译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盗窃人羊，他出来证明了。”孔子说：“我们的直道和此相异。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便在其中了。”

（一九）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居处恭：居处，一人独居。恭，不惰不放肆。

执事敬：执事犹言行事。敬，不懈不怠慢。

不可弃：谓不可弃去不行。

卫灵公篇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与此章语相类。或疑此章问仁乃问行字误。然仁者人道，乃人与人相处之道。人道以恭敬忠信为主。夷狄亦人类，故虽至夷狄，此道仍不可弃。则本章明言仁，不必改字。或曰：虽至夷狄之邦能恭敬忠信，亦不为夷狄所弃。则转言效应，与孔子平日教人意不类。且不为所弃，非不可弃。今仍从前解。

白话试译
樊迟问仁道。先生说：“平常独居当能恭，执行有事当能敬，待人要能忠。这几项就使去夷狄之邦，也不可弃去不行呀。”

（二O）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 “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隐！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行己有耻：心知有耻，则有所不为。此指其志有所不为，而其才足以有为者。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其足以有为。孝弟之士，其本已立，而才或不足故其次。

言必信，行必果：果，必行之义。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硁硁：小石坚确貌。不务求大义，而专自守于言行之必信必果，此见其识量之小，而才亦无足称，故称之曰小人。然虽乏才识，亦尚有行，故得为孝弟之次。

今之从政者何如：子贡盖自有所不满，而以质于孔子。嘛：心不平叹声。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容十升，筲容五升，《说文》作 （上竹下稍）。斗筲之人，言其器小。一说：谓其仅知聚敛。算，数义。犹今云不足算数。《论语》言辞和婉，然多于至和中见至刚，于至婉中见至直，如此处即是。

白话试译
子贡问道：“如何才算士？”先生说：“他行为能知有耻，出使四方，能不辱没君命，可算是士了。”子贡说：“敢问次一等如何呢？”先生说：“宗族称他孝，乡党称他弟。”子贡又说：“敢问再次一等如何呢？”先生说：“出一言必信，不反悔。做一事必果决，不转变。坚确地像块石头般，那是小人呀！但也可算是次一等的了。”子贡又问；“现在那些从政的人如何呢？”先生说：“呀！那些都只是一斗五升之人，何足算数呀！"

（二一）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孟子·尽心篇》：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又其次也。”今按：中行，行得其中。孟子所谓中道，即中行。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后人舍狂狷而别求所谓中道，则误矣。又按：伊尹圣之任，狂者也。伯夷圣之清，狷者也。狂狷皆得为圣人，惟不如孔子仕止久速之时中。时中，即时时不失于中行，即时而狂时而狷，能不失于中道。故狂狷非过与不及，中行非在狂狷之间。《中庸》“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不能移说此章之中行。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不得中道之士和他在一起，那只有狂狷了。狂者能进取，狷者能有所不为。”

（二二）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南方之人。

不可以作巫医：古代巫道与医事相混。作，为义。此有两说：一谓无恒之人，即巫医贱业亦不可为。又一说：古人不以巫医为贱业，周礼司巫司医，皆由士大夫为之。此乃谓无恒之人，亦不可作巫医。就《论语》文义，仍以前说为当。惟南人之言，正是重巫医，故谓无恒者不可付以此任。

善夫：此孔子称述南人之言而善之。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托死生，无恒之人何足任此。专一之业尚然，何论于广大之道，故孔子特取此言。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爻辞。或，常义。承，续义。言人无恒德，常有羞辱承续其后。

子曰：不占而已矣：此处复加子曰字，以别于前引之易文。孔子言，其人无恒德，亦惟有不为之占问吉凶，因即为之占，亦将无准。

本章孔子引南人言，见人之无恒，不可成业。又引易爻辞，言无恒之人亦无可为之助。

白话试译
先生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若无恒，不可当巫医。’这话真好呀！易卦上也说：‘其德不恒的，常会有羞辱随后。’”先生说：“这也只有不替他占问就罢了。”

（二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故不能和。或说：和如五味调和成食，五声调和成乐，声味不同，而能相调和同如以水济水，以火济火，所嗜好同，则必互争。今按：后儒言大同，即太和。仁义即大同之道。若求同失和，则去大同远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能相和，但不相同。小人只相同，但不相和。”

（二四）
子贡间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一乡之人，若宜有公论，然亦各自为类以为好恶。若一乡同好，恐是同流合污之人。一乡同恶，或有乖世戾俗之嫌。恶人不之恶，疑其苟容。善人不之好，见其无可好之实。然则公论贵乎合道，不贵以多少数为衡量。

白话试译
子贡问道：“一乡之人都喜好他，如何呢？”先生说：‘未可就说是好呀。”子贡又问：“一乡之人都厌恶他，如何呢？”先生说：“未可就不说是好呀！不如乡人中的善人喜好他，不善的人厌恶他。”

（二五）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易事：易与共事。或说：易服侍。

难说：说，同悦。犹云难讨他欢喜。君子悦人之有道，故无道之人不易得君子之欢悦。

器之：君子贵重人才，因其材器所宜而使用之，故能恕人所不能。

求备焉：小人之心苛刻，故求全责备，卒至无可用之人。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易于和他共事，但难于得他喜欢。你讨他喜欢不合道，他还是不喜欢。待他使用你时，却量你的才具。小人易于讨他喜欢，但难于和他共事。你只要讨他喜欢，纵不合道，他仍会喜欢你。待他使用你时，却求全责备，凡他想要你做的，你都得做。”

（二六）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泰，安舒义。骄，矜肆义。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故不骄。然心地坦然，故常舒泰。小人矜己傲物，惟恐失尊，心恒戚戚，故骄而不泰。然亦有不骄而未能泰者，亦有泰而或失之骄者。求不骄易，求能泰难，此又不可不知。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舒泰，但不骄矜。小人骄矜，但不舒泰。”

（二七）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刚谓强志不屈挠。毅是果敢。木是质朴。讷是钝于言。此四者，其天姿近仁。孔子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者决不有令色，木讷者决不有巧言。两章相发。

白话试译
先生说：“刚强的，坚毅的，质朴的，讷言的，那四者都近仁。”

（二八）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偲偲，相切责之貌。怡怡，和顺貌。或说：孔子语至“可谓士矣”止，下乃门人记者所加。朋友以义，兄弟尚恩，若混施之，则兄弟有贼恩之祸，朋友有善柔之损矣。然亦不当拘说。朋友非全不须怡怡，兄弟亦非全不须切切偲偲。

或说：温良和厚之气，此士之正。至于发强刚毅，亦随事而见。子路行行，斯切切偲偲之意少矣，故孔子以此箴之。

白话试译
子路问道：“如何可算为士了？”先生说：“须有切磋，又能和悦，这样可算为士了。切磋以处朋友，和悦以处兄弟。”

（二九）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古人约言数字，常举奇数，如一三五七九是也。三载考绩，七年已逾再考，此乃言其久。即，就义。戎，兵事。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可用之使就战阵。

白话试译
先生说：“善人在位，教民七年之久，也可使他们上战场了。”

（三O）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以，用义。必教民以礼义，习之于战阵，所谓明耻教战，始可用。否则必有破败之祸，是犹弃其民。

此两章见孔子论政不讳言兵，惟须有善人教导始可。

白话试译
先生说：“用不经教练的民众去临战阵，只好说是抛弃了他们。”

〇宪问篇第十四

（一）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问：宪，原思之名。本章不书姓，直书名，故疑乃宪之自记。

邦有道，谷：谷，禄也。泰伯》 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邦道，富且贵焉，耻也。 ”下两耻字。 此只下一耻字，当专指下句言。 或：邦有道，当有为。邦无道，可独善。今皆但知食禄，是可耻。两说均通，姑从前说。

白话试译
原宪问什么是可耻的？先生说：“国家有道，固当出仕食禄。国家无道，仍是出仕食禄，那是可耻呀。”

（二）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克，好胜。伐，自夸。怨，怨恨。欲，贪欲。

不行：谓遏制使不行于外。

可以为难类：四者贼心，遏抑不发，非能根绝，是犹贼藏在家，虽不发作，家终不安，故孔子谓之难。其心仁则温、和、慈、良。其心不仁，乃有克伐、怨、欲。学者若能以仁存心，如火始燃，如泉始达，仁德日显，自可不待遏制而四者绝。颜渊从事于非礼勿视、听、言、动，乃以礼为存主，非求克、伐、怨、欲不行之比，故孔子不许其仁。

本章或与上章合，或别为一章，盖冒上章宪问字，疑亦原宪所问所记。

白话试译
（原宪又问）：“好胜，自夸，怨恨，与贪欲，这四者都能制之使不行，可算得仁吗？" 先生说：“可算难了。若说仁，那我就不知呀！"

（三）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居谓居室居乡。士当厉志修行以为世用，专怀居室居乡之安，斯不足以为士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士，若系恋于他家室乡里之安，那就够不上一士了。”

（四）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危言危行：危，有严厉义，有高峻义，有方正义。此处危字当训正。高论时失于偏激，高行时亦失正。君子惟当正言正行，而世俗不免目之为厉，视之为高，君子不以高与厉为立言制行之准则。
言孙：孙，谦顺义。言孙非畏祸，但召祸而无益，亦君子所不为。

白话试译
先生说：“国家有道，便正言正行。国家无道，仍必正行，但言辞当从谦顺。”

（五）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不贵言而自有之。仁者不贵勇而自有之。若徒务有言，岂必有德？徒务有勇，岂必能仁哉？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有德的人，必然能有好言语。但一个能有好言语的人，未必即就是有德。一个仁人必然有勇，但一个有勇的人，未必即就是仁人。”

（六）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 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适字亦作括。又名縚，即南容。
羿善射：羿，古有穷之君，善射，灭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促又杀羿而代之。

荡舟： ，又作浇，寒促子，后为夏后少康所诛。《竹书纪年》：“浇伐斟寻，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荡舟即覆舟，谓浇力大能荡覆敌舟。

俱不得其死然：此处然字犹焉字，连上句读，或说当连下句。

禹、稷躬稼：禹治水，稷教稼，或说以躬稼切稷，有天下切禹，互带说之。或说：躬稼，谓禹、稷皆身侪庶人，亲历畎亩也。

夫子不答：南宫适之意，羿与 皆恃强力，能灭人国，但不能以善终。禹治水，稷教稼，有大功德于人，故禹及身有天下，稷之后为周代，亦有天下。可见力不足恃而惟德为可贵。其义已尽，语又浅露，无须复答。且南宫适言下，殆以禹、稷比孔子，故孔子不之答。然南宫适所言则是，故俟其出而称叹之。或曰：适之所见为知命，孔子所教乃立命，惟知命乃可以语立命，故孔子赞之。

白话试译
南宫适问道：“羿善射， 能荡覆敌国的战船，但都不得好死。禹治水，后稷躬亲稼穑，他们都有了天下。”先生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先生说：“可算是君子了，这人呀！可算是尚德的人了，这人呀！"

（七）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或偶有不仁，此特君子之过，亦所谓“观过斯知仁”也。小人惟利是喻，惟私是图，故终不能为仁。本章语句抑扬，辞无回互，盖为观人用人者说法，使勿误于“无弃材”之论。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或许有时也会不仁，这是有的吧！但没有一个小人而是仁的呀！"

（八）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劳谓勉其勤劳。爱其人，则必勉策其人于勤劳，始是真爱。诲者，教诲使趋于正。忠于其人，则必以正道规诲之，始是忠之大。

白话试译
先生说：“爱他，能勿教他勤劳吗？忠于他，能勿把正道来规诲他吗？”

（九）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为命：命，外交之辞命。

裨谌、世叔、子羽、子产：四人皆郑大夫。

草创：草，粗略义。创，造作义。此谓先写一草稿，定此辞命之大意。

讨论：讨，寻究。论，讲论。此谓讨论内容，对大意有所改定。

行人：掌出使之官。

修饰：修，修削。饰，增饰。此谓增损其字句，使辞命大意益臻允惬明显。

东里：子产所居之地。

润色：谓加以文采，使此辞命益见美满。

本章见郑国造一辞命，如此郑重。又见子产之能得人而善用，与群贤之能和衷而共济。即由造辞命一事推之，而子产之善治，亦可见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郑国造一辞命，先由裨谌起草稿，再经世叔讨论内容，然后由行人子羽修饰字句。最后东里子产再在辞藻上加以润色。”

（一O）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惠人：其人存心惠爱于民。《左传》：“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子产为政严，而孔子特以惠爱许之，此即所谓特识也。

子西：春秋时有三子西。一子产之同宗兄弟，此两人常以同事见优劣，且相继执政，齐、鲁间人熟知此两人，故连带问及。本章与上为命章相承，皆论郑事，此子西必系郑子西可知。其他二子西，皆楚大夫。一宜申，谋乱被诛，一公子申，后孔子死。《论语》记孔子评骘当时人物，多在齐、晋、郑、卫诸邦，并多在定、哀以前，公子申既楚人，又当时尚在，孔子弟子当不以为问。

彼哉！彼哉：无足称之意。

人也：起下文。或说人上脱一夫字。或说人当作仁。或说：依上惠人也之例，当作仁人也，脱一仁字。

夺伯氏骄邑三百：伯氏，齐大夫。骈邑，伯氏之采邑也。三百，当时骈邑户数。夺，削夺义。伯氏有罪，管仲为相，削夺其采邑。或说齐桓公夺伯氏邑以与管仲，今不从。

没齿无怨言：齿，训年。没齿犹云终身。伯氏虽以此毕生疏食，然于管仲无怨言。此如后代诸葛亮废廖立、李平为民，及亮之卒，廖立垂泣，李平致死，皆以执法公允，故得罪者无怨。

白话试译
有人问子产其人怎样呀？“他是对民有恩惠的人。”又问子西，先生说：“他吗？他吗？” 又问管仲，先生说：“这人呀！他削夺了伯氏的骈邑三百家，伯氏终身吃粗饭过活，到死，没有过怨言。”

（一一）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能安于贫，斯无怨。不恃其富，斯无骄。颜渊处贫，子贡居富。使颜渊处子贡之富则易，使子贡居颜渊之贫则难。此处见学养高下，非孔门之奖贫贱富。

白话试译
先生说：“在贫困中能无怨，是难的。在富厚中能不骄，这比较的易了。”

（一二）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孟公绰：鲁大夫，孔子尝所严事。

为赵、魏老则优：赵、魏皆晋卿。老，家臣之称。优，宽绰有裕。

滕、薛：皆当时小国。

下章言公绰之不欲。盖公绰是一廉静之人，为大国上卿之家臣，望尊而职不杂。小国政烦，人各有能有不能，故贵因材善用。

白话试译
先生说：“孟公绰要他做赵、魏的家臣是有余的，但不可要他去当滕、薛的大夫。”

（一三）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成人：犹完人，谓人格完备之人。

臧武仲：鲁大夫臧孙绝。

卞庄子：鲁卞邑大夫。或说：即孟庄子。

文之以礼乐：智、廉、勇、艺四者言其材质，复文之以礼乐也。或曰：备有四者之长，又加以礼乐之文饰。或曰：即就其中之一长而加以礼乐之文饰就下文“亦可以”三字观之，似当从后说。然孔门之教，博文约礼，非仅就其才质所长而专以礼乐文饰之，即为尽教育之能事。就孔子本章所举，前三项似分近知、仁、勇三德，德、能必兼备，故学者必培其智，修其德，养其勇，而习于艺，而复加以礼乐之文，始可以为成人。若此四人，于智、廉勇、艺四者，可谓优越矣，故曰如此而能“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上节言成人，标准已高，此下乃降一格了言之，故加一曰字。何必然，乃孔子感慨语。世风日下，人才日降，稍能自拔于流俗，即不复苛责，故亦可谓之成人。或疑此曰字衍，或疑此曰字下乃子路语，今皆不从。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思义，谓义然后取。授命，谓不爱其生，可与赴危。久要，要，约义。平生，平日义。平日偶尔之诺，能历久不忘。自言利之风遍天下，偷生之徒满海内，反复狙诈不知羞耻者比比皆是，如上述，亦已是成人。此虽孔子降格言之，然学者千万莫看轻此一等，正当从此下工夫，此乃做一完人之起码条件。若照孔子前举标准，固不仅于一节一端，盖必有材能见之于事功，或其智足以穷理，或其廉足以养心，其勇足以力行，其艺足以泛应，而又能节以礼，和以乐，庶乎材成德立，而始可以入成人之选。更进而上之，则博文约礼，必兼修四人之长，而犹文之以礼乐。

此章当与孔门四科之分合参。颜闵德行一科，决非自外于智、勇、材、艺、事业、干济之外而能空成其所谓德行者。所谓博学于文，亦非专指书籍文字，智、勇、材、艺皆文也。学者当会通《论语》全书求之，则孔门理想中之所谓完人，与其教育精神，可以透切了解矣。

又按：成人之反面即是不成人。无行斯不成人矣。严格言之，无材亦不成人。再严格言之，不有礼乐之文，犹今言无文化修养者，纵是材能超越，亦不成人。学者于此章，正可作深长思。

白话试译
子路问道：“如何才可算一成人了？”先生说：“像臧武仲那般的智．孟公绰那般的不欲，卞庄子那般的勇，冉求那般的多艺，再增加上礼乐修养，也可算得一成人了。”先生又说：“至于在今天，要算一成人，又何必这样呀！见有利，能思到义。见有危，能不惜把自己生命交出。平日和人有诺言，隔久能不忘。这样也可算是一成人了。”

（一四）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卫大夫公孙拔，亦作公孙发。

公明贾：公明氏，贾名，亦卫人。或说公明即是公羊。《礼记·杂记》篇有公羊贾。

不厌：厌者，苦其多而恶之。若所言能适得其可，则不起人厌，亦若不觉其有言矣。

其然，岂其然乎：其然，美其能然。岂其然，疑其不能诚然。

白话试译
先生向公明贾问及公叔文子，说：“真的吗？他先生平常不言不笑，一毫不取于人吗？”公明贾对道：“那是告诉你的人说得过分了。他先生要适时才言，所以别人不厌他有言。要逢快乐时才笑，所以别人不厌他有笑。要当于义才取，所以别人不厌他有取。”先生说：“这样吗？真这样吗？”

（一五）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以防求为后于鲁：防，武仲之封邑。武仲获罪奔邾，自都如防，使使请于鲁，愿为立臧氏之后，乃避邑他去。为后，犹立后。

要君：要者，勒索要挟义，谓有所挟以求。

臧武仲请立后之辞见于《左传》。其辞甚逊，时人盖未有言其非者，孔子则谓得罪出奔，不应仍据己邑以请立后，此即一种要挟。乃其人好知不好学之过。

白话试译
先生说：“臧武仲拿他的防邑来请立后于鲁，虽说不是要挟其君，我不敢信。”

（一六）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谲而不正：谲，诡变义。此言谲正，犹后人言奇正。谲正之比，盖兼两人之用兵与行事言，用兵犹可谲，行事终不可谲。

齐桓晋文皆以霸业尊王攘夷，但孔子评此两人，显分轩轾。谲即不正，正斯不谲，辞旨甚明。宋儒沿孟、荀尊王贱霸之义说此章，谓桓、文心皆不正惟桓为彼善于此。清儒反其说，谓谲者权诈，诈乃恶德，而权则亦为美德。晋文能行权，不能守经，齐桓能守经，不能行权，正是各有长短。今就本文论，显有桓胜于文之意。此下两章，孔子皆极称齐桓、管仲，然《论语》甚少称及晋文，孔子之意，岂不可见？又下章，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此即桓之正。晋文便不能及此。惟齐桓一传而衰，晋文之后，世主夏盟，常人以成败之见，皆艳羡于晋文，孔子独持正论，固非为两人争优劣。

白话试译
先生说：“晋文公谲诡，不仗正义。齐桓公正义，不行谲诡。”

（一七）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桓公杀公子纠：齐襄公无道，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无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鲁人纳之，未克，小白先入，是为桓公。使鲁杀子纠而请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牙言于桓公以为相。事见《左传》。

曰，未仁乎：上是叙述语，下是询问语，故又加一曰字。子路疑管仲忘主事雠，不得为仁。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史记》称齐桓有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但《左传》实有十四会。《谷梁传》又云“衣裳之会十有一’，。此处之九合，究指何几次盟会言，后儒极多争论。一说：古人用三字九字多属虚数，九合仅言其屡会诸侯，不必确指是九次。一说：九当作纠，乃言其鸿合诸侯，不论其次数。今按：内外传他处，尚有言九合诸侯七合诸侯再合诸侯三合大夫之语，则此九合确有指，惟今不得其详耳。言不以兵，乃不假威力义，非谓每会无兵车。所以必著不以兵车者，乃见齐桓霸业之正。然则管仲之相桓公，不惟成其大功之为贵，而能纳于正道以成其大功之为更可贵。

如其仁：如，犹乃字，谓此即其仁矣。能不失正道而合天下，此非仁道而何？或说：如其仁为谁如管仲之仁，因言召忽死纠，何如管仲九合诸侯。今按：孔子许管仲以仁，其大义详下章，岂止较召忽为仁而已乎？今不取。

本章孔子以仁许管仲，为孔门论仁大义所关，而后儒多不深了，或乃疑此章乃属《齐论》，所谓齐人只知管仲、晏子而已。然轻薄管、晏，语出《孟子》。孔、孟立言各有当，宜分别观之，不当本《孟子》疑《论语》。

白话试译
子路说：“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为公子纠死了，管仲不死，如此，未算得是仁吧！”先生说：“桓公九次会合诸侯，并不凭仗兵车武力，都是管仲之功。这就是他的仁了。这就是他的仁了。”
（一八）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踢。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一匡天下：旧注：匡，正也。一匡天下，说为一正天下，殊若不辞。今按：匡本饭器，转言器之四界。史记》 ：“涕满匡而横流。 ”今俗犹言匡当。 此处匡字作动字用，谓匡天下于一，亦犹谓纳天下于一匡之内。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微，无义。被发，编发为辫。枉，衣襟。编发左襟，皆夷狄之俗。

匹夫匹妇之为谅：谅，小信义。管仲、召忽之于公子纠，君臣之分未定，且管仲之事子纠，非挟贰心，其力已尽，运穷势屈，则惟有死之一途而已。而人道之大，则尚有大于君臣之分者。华夷之防，事关百世。使无管仲，后世亦不复能有孔子。孔子之生，而即已编发左衽矣，更何有于孔门七十二弟子，与夫《论语》之传述？故知子路、子贡所疑，徒见其小，而孔子之言，实树万世之大教，非为管仲一人辩白也。盖子贡专以管仲对子纠言，孔子乃以管仲对天下后世言，故不同。

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经，缢义。匹夫匹妇守小信，自缢死于沟渎中，谁复知之。当知信义亦为人道而有，苟无补于人道之大，则小信小义不足多。然亦岂忘信负义，贪生畏死，自外于人道者之所得而借口。或谓沟渎地名，即子纠被杀处，今不从。盖此章只论管仲，不论召忽，后儒乃谓孔子贬召忽，此复失之。

本章舍小节，论大功，孔子之意至显。宋儒嫌其偏袒功利，乃强言桓公是兄，子纠是弟，欲以轻减管仲不死之罪。不知孔子之意，尤有超乎君兄弟臣之上者。言仁道之易，孔子有“我欲仁斯仁至”之说。论仁道之大，则此章见其一例。要之孔门言仁，决不拒外功业而专指一心言，斯可知也。

又按：前章以正许齐桓，此两章以仁许管仲，此皆孔子论仁论道大着眼处。自孟子始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云：“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后儒多本孟子轻此两人，并《论语》此三章亦多置疑，此诚不可不辨。

白话试译
子贡说：“管仲不好算是一仁者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非但不能为子纠死，又为桓公相。”先生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由他把天下匡范合一起来，人民直到今天还是受他的恩赐。若没有了管仲，我今天怕也是披发左衽的人了。哪像匹夫匹妇般，守着小信，自缢死在沟渎中，谁知道呀！”

（一九）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谓文矣。”

臣大夫僎：臣大夫，家大夫也。僎，其名。

同升诸公：公，公朝。公叔文子荐之，使与己同立于公朝。忘己推贤，孔子称之，谓有此美德，宜可得文之美溢。

白话试译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和文子同升到公朝，先生听人述说此事，说：“这人真可以文为谥了。”

（二O）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奚而不丧：奚而，犹云奚为。不丧有两解：一谓不亡其国。一谓不失其位。当从后解。

仲叔圉：即孔文子。孔子平日语及此三人，皆有所不许，此章见孔子论人不以所短弃所长。孔子屡称卫多君子，若蘧瑗、史鳅诸人得用，卫国当犹不止此，故知人才之关国运。

白话试译

先生述说卫灵公之无道。季康子问道：“既如此，为何灵公仍能不失其位呀？”孔子道：“有仲叔圉替他管理宾客之事，有祝鮀替他管理宗庙之事，又有王孙贾替他管理军旅之事，这样，又怎会失位呀？"

（二一）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怍，惭义。凡人于事有志必为，当内度才德学力，外审时势事机。今言之不怍，非轻言苟且，即大言欺人。其为之之难，即在其言之不怍时而可见。

白话试译‘
先生说：“他说来不怍惭，那就做来困难了。

（二二）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陈成子弑简公：齐大夫陈恒弑简公，名壬。事在鲁哀公十四年。

沐浴而朝：时孔子已致仕，将告君以大事，郑重之，故先斋戒沐浴始朝。

告夫三子：三子，指三家。鲁政在此三家，哀公不得自专，故欲孔子告之。

孔子曰：此下至君曰告夫三子者，乃孔子退于朝而自言如此。深憾鲁君不能自命三家，而使己告之，曰“告夫三子者”，增一者字，无限愤慨，尽在此一字见矣。

之三子告，不可：之，往义。孔子往告三子，三子不可。盖三家鲁之强臣，有无君之心，正犹齐之有陈恒，宁肯听孔子言而往讨之？孔子曰：此下乃孔子退自三家，而又自言之如此。孔子亦知其所请之不得行，而必请于君，请于三家，亦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也。

《左传》记此事云：“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轼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则孔子不仅辨其义，亦复量其力。若不量力而徒伸大义，此亦言之不怍矣。私人之言犹有不可，况告君论国事乎？宋儒疑《左传》所载非孔子言，则岂不度德不量力，而空言可伸大义于天下？宋儒解《论语》失孔子意，多在此等处。若论训诂考据，朱注亦多有超后人之上者，此不可不知。

白话试译
齐陈成子弑其君简公，孔子在家斋戒沐浴了去到鲁国朝廷，告诉鲁哀公道：“陈恒弑了他的君，请快发兵去讨伐他。”哀公道：“你告诉那三位呀！” 先生退下说：“因我也还追随在大夫之后，这等大事，不敢不告诉吾君，吾君却说去告诉这三位！”孔子到三家，一一告诉了，三家说：“不可。”先生退下说：“正因我也还追随在大夫之后，不敢不告呀！"

（二三）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谓犯颜谏争。一说：犯颜谏净即勿欺。一说：如言过其实以求君之必听，虽出爱君之心，而所言近于欺。以子路之贤，不忧其欺君，更不忧其不能犯。然而子路好勇之过，或有以不知为知而进言者，故孔子以此诲之。今按：孔子请讨陈恒章之前，先以言之不怍章，又继以事君勿欺章，《论语》编者之意，可谓深微矣。读者其细阐之。

白话试译
子路问事君之道。先生说：“要不欺他，又能犯其颜色而直谏。”

（二四）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本章有两解。一说：上达达于道，下达达于器。如为农工商贾，虽小人之事，亦可各随其业，有守有达。若夫为恶与不义，此乃败类之小人，无所谓达也。一说：君子曰进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污下，一念之岐，日分日远也。前解君子小人指位言。后解君子小人指德言。今从后解。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日日长进向上，小人日日沉沦向下。”

（二五）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今按：本章有两解。荀子曰：“入乎耳，著乎心，为己也。入乎耳，出乎口，为人也。为己，履道而行。为人，徒能言之。”如此解之，为人之学，亦犹孟子所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也。又一说：为己，欲得之于己。为人，欲见之于人。此犹荀子谓“君子之学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以为禽犊”也。今按：此两解义各有当，然当孔子时，学风初启，疑无此后世现象。孔子所谓为己，殆指德行之科言。为人，指言语、政事、文学之科言。孔子非不主张学以为人，惟必有为己之本，乃可以达于为人之效。孟子特于古人中举出伊尹、伯夷、柳下惠，此皆为己，而为人之效亦见，故三子者皆得预于圣人之列。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是为己，立人达人是为人。孔门不薄为人之学，惟必以为己之学树其本，未有不能为己而能为人者。若如前两解，实非为人之学，其私心乃亦以为己而己，疑非此章之本义。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古之学者，是为己而学的。今之学者，是为人而学的。”

（二六）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卫大夫，名瑗。孔子居卫，尝主其家。伯玉始见于《春秋》鲁襄公十四年，其时已在大夫之位，且又名成见敬于时。越此八年，孔子始生。孔子适卫主其家，伯玉当逾百龄之寿矣。

与之坐：或说：敬其主，以及其使。或说：使者来，原无不坐，此著“与之坐而问焉”者，乃见孔子详审之诚，交友亲情之切。若徒曰孔子问，则失其伦次矣，非为敬其主而特与以坐也。

夫子何为：夫子，指伯玉。

欲寡其过而未能：言但欲寡过而犹未能也。不曰“欲无过”，而曰“欲寡过”，又曰“未能焉”。使者言愈卑，而其主之贤愈益彰，故孔子重言叹美之，曰：“使乎！使乎！"

白话试译
蘧伯玉遣使者来孔子家，孔子和使者坐下，问道：“近来先生做些什么呀！”使者对道：“我们先生只想要少些过失，但总觉还未能呀！”使者辞出，先生说：“好极了！那使者呀！那使者呀！"

（二七）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本章重出。

（二八）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上章已见《泰伯》篇，本章承上章而类记之。或是《泰伯》篇记者未知有曾子此语，而记此篇者知之，故遂并著之。位指政治上之职位言。从政当各专己职，越职出位而思，徒劳无补，并滋纷乱。又按：本章又见《易·艮卦》之象辞，疑象辞后出，非曾子引象辞。

又按：旧本此章与上章合为一章，朱子始分为两章，今从之。

白话试译
曾子说：“君子用思，不越出他自己当前的职位。”

（二九）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本章或作耻其言之过其行，义解则同。不当分耻其言与过其行作两项解。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以他的说话过了他的行为为可耻。”

（三O）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道者三：此犹云君子之道三。或说：道，训由。君子由此三者以成德。人之才性各异，斯其成德亦有不同，惟知、仁、勇为三达德，不忧、不惑不惧，人人皆由以成德。

夫子自道也：自道犹云自述。圣人自视常欲然，故曰“我无能焉”，此其所以日进不止也。

自子贡视之，则孔子三道尽备，故曰“夫子自道”。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之道有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我一项也不能。”子贡说：“这正是先生称道他自己呀！"

（三一）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方人：此有两说：一，方，比方义。比方人物，较其长短，犹言批评。一说，方，即谤字。声近通借，谓言人过恶。

夫我则不暇：夫，犹彼。指方人言。按：方人若指谤人，孔子何以仅谓不暇，而又称其贤？故知方人当从前解。

又按：一部《论语》，孔子方人之言多矣，何以曰夫我则不暇？宋儒谢良佐见大程子，举书不遗一字，明道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闻之，汗流浃背。及看明道读史，又却逐行看过，不差一字。谢甚不服，后来醒悟，常以此事接引博学进士。其事可与本章互参。

白话试译
子贡批评人物。先生说：“赐呀！真贤能吧！对于那些，我就没有这暇闲呀！"

（三二）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论语》有两章文字全同者，当是一章重出。有文字小异而章义全同者，当是孔子屡言之，而闻者各自记之。如本章凡四见，文各有异，是必孔子之丁宁反复而屡言常道之也。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不要愁别人不知我，只愁我自己的不能。”

（三三）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逆诈：逆，事未至而迎之。人未必以诈待我，我先逆以为其诈，是为逆诈。

不亿不信：亿者，事未见而悬揣之。人未必对我不信，我先防其或不信，是为亿不信。

抑亦先觉者：我不逆测他人之诈与不信，而他人如有诈与不信，我亦能事先觉察，是我之明。疑生于不明。我果明，自不疑。此所以为贤。己不能明而于人多疑，是先自陷于诈与不信之列。此所以为愚也。或说：不逆不亿，以至诚待人，圣人之道。抑亦以先觉人之情伪为贤乎？此言先觉不能为贤于本章文气不合，今不从。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不在事前逆测人诈我，不在事前揣想人对我有不信，但临事遇人有诈与不信，亦能先觉到，这不是贤人吗？"

（三四）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侫乎？”孔子曰：“非敢为侫也，疾固也。”

微生亩：微生氏，亩名。或作尾生亩，又说即微生高。观其直呼孔子名而辞甚据，盖以齿尊。

栖栖：栖，棲字。棲棲，不遑宁处义。孔子历聘诸侯，所谓遑遑无所集。

为侫：侫，口给义。微生讥孔子周流不止，若专欲以言辩取信于人，若战国人以孟子为好辩。

疾固也：疾，憾义。固字有两解。一说：固执，执一而不通。孔子言我之席不暇煖，非务欲以辩取信。若知道不行而决意弃世绝物，则是己之固执，不肯多方以求道之行，我所疾在此。一说：孔子言，我之栖栖皇皇，特病世之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或疑如前说，似孔子斥微生为执一，有反唇相讥之嫌。然依后说，似孔子脱口自负，语气亦多纡回，不如前说之直而婉，谦而不失其分。今从前说。

白话试译
微生亩对孔子说：“丘呀！你为何如此栖栖遑遑的，真要像一侫人，专以口辩取信吗？”孔子对道：“我不敢要做一侫人，只厌恶做一固执人而已。”

（三五）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骥，善马名，一日能行千里。然所以称骥，非以其力能行远，乃以其德性调良，与人意相和协。人之才德兼者，其所称必在德。然亦无无才之德。不能行远，终是弩马。性虽调良，不获骥称。
白话试译
先生说：“称为骥马的，并不是称它之力，乃是称它之德呀。”

（三六）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以德报怨：此四字见《老子》书。《论语》二十篇，无及老子其人其书者，有之，惟此四字，可破后世相传孔子学于老聘之浮说。殆是当时有此语，后为《老子》书者所取，非或人引《老子》书为问。

何以报德：以德报怨，若为忠厚，然教人以伪，又导人于忍，否则将使人流于浮薄。既以德报所怨，则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将何以为报？岂怨亲平等我心一无分别于其间。此非大伪，即是至忍，否则是浮薄无性情之真。

以直报怨：直者直道，公平无私。我虽于彼有私怨，我以公平之直道报之，不因怨而加刻，亦不因怨而反有所加厚，是即直。君子无所往而不以直道行，何为于所怨者而特曲加以私厚？

以德报德：人之有德于我，我必以德报之，亦即直道也。然德不论厚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若计较厚薄以为报，是非以德报德，乃以利偿利矣。此又小人之至私至薄，非所谓报德。

本章之言，明白简约，而其指意曲折反复，如造化自然之简易而易知，又复微妙而难穷，其要乃在我之一心。我能直心而行，以至于斟酌尽善，情理兼到，而至于无所用心焉。此真学者所当深玩。

白话试译
或人问道：“以德报怨，如何呀？”先生说：“那么又如何报德呢？不如有怨以直报，有德以德报。”

（三七）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怨天，不尤人：尤，非之之义。孔子道不行于世而不怨天，知天命有穷通。人不己知而不非人，知人事有厄，亦皆由天命。

下学而上达：下学，学于通人事。上达，达于知天命。于下学中求知人道，又知人道之原本于天。由此上达，而知道之由于天命，又知道之穷通之莫非由于天命，于是而明及天人之际，一以贯之。天人之际，即此上下之间。天命我以行道，又命我以道之穷，是皆天。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之学先由于知人，此即下学。渐达而至于知天，此谓上达。学至于知天，乃叹惟天为知我。

本章重在下学两字。一部《论语》，皆言下学。能下学，自能上达。无怨无尤，亦下学，然即已是上达之征。孔子反己自修，循序渐进，以致其知。知愈深而怨尤自去，循至于无人能知惟天独知之一境。故圣人于人事能竭其忠，于天命能尽其信。圣人之学，自常人视之，若至高不可攀，然亦本十室之邑所必有之忠信而又好学以达此境。故下学实自忠信始。不忠不信以为学，终无逃于为小人之下达。至于舍下学而求上达，昧人事而亿天命，亦非孔门之学。深读《论语》者可自得之。

本章孔子自述为学，极平实，又极高远，学者恐不易逮明。能在心中常存此一境，而沉潜反复于《论语》之全书，庶乎有一日可望见其有所卓然之处。

白话试译
先生说：“没有人能知道得我了吧！”子贡说：“为何没有人能知道得先生呢？”先生说：“我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只在下处学，渐向上处达。知我的，算只有天了！”

（三八）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公伯氏，寮名，鲁人。或说亦孔子弟子。

诉子路：诉，进谗言。

子服景伯：子服氏。景，溢。伯，字。鲁大夫子服何。

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此句有两读：一读于有惑志断，此下四字连下句。一读至公伯寮为一句。夫子指季孙，言其受惑于寮之谗言。

肆诸市朝：肆者，杀其人而陈其尸。大夫尸于朝，士尸于市。公伯寮是士，当尸于市。此处市朝连言，非兼指。景伯言吾力犹能言于季孙，明子路之无罪，使季孙知寮之枉诉，然后将诛寮而肆诸市也。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若道将行，此是命，寮之诉终将不入。若寮之诉得行，是道将废，亦是命，与寮无关。孔子言此，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

本章当与上章不怨天不尤人合参。人道之不可违者为义，天道之不可争者为命。命不可知，君子惟当以义安命。凡义所不可，即以为命所不有。故不得于命，犹不失吾义。常人于智力所无可奈何处始谓之命，故必尽智力以争。君子则一准于义，虽力有可争，智有可图，而义所不可，即斯谓之命。孔子之于公伯寮，未尝无景伯可恃。孔子之于卫卿，亦未尝无弥子瑕可缘。然循此以往，终将无以为孔子。或人称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此等处，却似知有可为而不为，此亦学者所当细参。

白话试译
公伯寮谗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把此事告诉孔子，说：“季孙听了公伯寮谗诉，已对子路有疑惑。但我的力量还能把此事向季孙陈说清楚，使季孙杀了公伯寮，把他陈尸于市。”先生说：“道若将行，这是命。道若将废，亦是命。公伯寮如何挽得过天命呀！"

（三九）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即避。贤者避世，天下无道而隐，如伯夷、太公是也。避地谓去乱国，适治邦。避色者，礼貌衰而去。辟言者，有违言而后去。避地以下，三言其次，固不以优劣论。即如孔子，欲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是欲避世而未能。所谓次者，就避之深浅言。避世，避之尤深者。避地以降，渐不欲避，志益平，心益苦。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固不以能决然避去者之为贤之尤高。

白话试译
先生说：“贤者避去此世。其次，避开一地另居一地。又其次，见人颜色不好始避。更其次，听人言语不好乃避。”

（四O）
子曰：“作者七人矣。

本章旧本连上为一章，朱子因其别有子曰字，分为两章。然仍当连上章为说。作者如见几而作，谓起而避去。此七人无主名。或指孔子以前人，或指孔子同时人。此乃孔子慨叹世乱，以指同时人为是。《论语》记孔子所遇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狂接舆，适得七人之数。

白话试译
先生说：“起而避去的，已有七人了。”

（四一）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石门：地名，见《春秋》。或说曲阜凡十二门，其南第二门曰石门，乃外城门。考本章情事，当从后说。

晨门：主守门，晨夜开闭者。失其名。

奚自：谓自何方来。

本章当是孔子周流在外，使子路归视其家。甫抵城，已薄暮，门闭，遂宿郭门外。晨兴而入，门者讶其早，故问从何来。子路答自孔氏。盖孔子鲁人人尽知之，不烦举名以告。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正见孔子时必在外。若已息驾于洙泗之上，则门者不复作此言。此门者盖一隐士，知世之不可为，而以讥孔子，不知孔子之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一种知命之学。世不可为是天意，而我之不可不为则仍是天意。道之行不行属命，而人之无行而不可不于道亦是命。孔子下学上达，下学，即行道。上达，斯知命矣。然晨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封人一言而天心千古不爽，斯其知皆不可及。

白话试译
子路在石门外宿了一宵，黎明即赶进鲁城，守门人问他：“你由何方来？”子路对道：“自孔氏来。”守门人说：“嘎！那人呀！他是一个明知干不成而还要干的人呀！"

（四二）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 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 “果哉！末之难矣。”

击磬：磬，乐器。

荷蒉：蒉，草器，以盛土。荷，担负义。

有心哉，击磬乎：此荷蒉者亦一隐士。过孔子之门，闻乐而知心，知其非常人矣。

硁硁乎：硁硁，石声，像坚确义。孔子击磬，其声坚确，荷蒉谓其不随世宜而通变，故曰鄙哉也。

斯己而已矣：斯己之己读如纪。荷蒉之意，人既莫己知，则守己即可，不必再有意于为人。

深则厉，浅则揭：此《卫风·鲍有苦叶》之诗。厉字亦作砅，履石渡水也。或说：厉，以衣涉水。谓水深，解衣持之，负戴以涉。古人别有涉水之衣以蔽下体，是乃涉濡裈也。今按：衣则非裈。以衣涉水，亦非解衣而负戴之谓。当以砅字解之为是。揭者，以手褰裳过水。水深过膝，则须厉，水浅在膝以下，则只须揭。此讥孔子人不己知而不知止，不能适浅深之宜。

果哉，末之难矣：果，果决义。末，无义。谓此荷蒉者果决于忘世，则亦无以难之。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心存天下世道，与荷蒉者心事不同异心不能同解，则复何说以难彼？或曰：此难字是难易之难，谓若果于忘世，则于事无所难。然句中之字应指荷蒉，当从前解。

或说：磬声古以为乐节，如后世之用拍板，其响戛然，非有余韵可写深长之思。且磬无独击，必与众乐俱作。此盖孔子与弟子修习雅乐，夫子自击磬荷蒉以谓明王不作，礼乐不兴，而犹修习于此，为不达于时。今按：与弟子习乐，不得仅言击磬。古有特磬编磬，编磬十六枚共一笋虡，孔子所击或是，不得谓磐无独击，或说了殆不可从。

白话试译
先生在卫国，一日正击磬。一人担着草器，在门外过。他说：“有心啊！这磬声呀！" 过了一忽又说：“鄙极了，这样的硁硁然，意志坚确，没人知得你，便只为你一己也罢了。‘水深，履石而渡。水浅，揭裳而过。’哪有定准呀！”先生说：“这人太果决了，我没有话可驳难他。”

（四三）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书云：见《尚书·无逸》篇。

高宗谅阴：高宗，商王武丁。谅阴字又作梁闇，天子居丧之庐。一梁支脊而无楹柱，茅垂于地，从旁出入，曰梁闇。后代僧人所居曰庵，即闇也。以其檐着地而无牖，故曰闇。以其草覆而不开户宇，故曰菴。其实一也。

君薨：薨，卒也。

百官总己以听于家宰，三年：总己者，总摄己职。各听于冢宰三年，故嗣君得三年不言及政事。非谓闭口无所言。

本章乃言三年之丧。子女之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抱，故父母卒，其子女能三年不忘于哀思，斯为孝。儒家言，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庶人生事简单，时有哀思，犹所不妨。天子总理天下，一日二日万几，不能常哀思及于已亡之父母。然政权事小，人道事大。顾政权而丧人道，人道既丧，政权亦将不存。且以不仁不孝之人而总领天下，天下事可知。故儒家言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者，其重在天子，乃言天子亦犹庶人，不可不有三年之丧。既三年常在哀思中，即无心再理大政，则惟有将政权交之家冢。后世视政权如私产，不可一日放手，此与儒家义大背。孔子谓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言外深慨于近世之不然。至于古人之有此，或别有说，不如儒义之所申，则于此可不深论。或曰：嗣主委君道以伸子道，百官尽臣职以承相职，此忠孝之相成。周公负扆以朝诸侯而流言起，则此制不得不变。故康王葬毕遂即位，是三年之丧不行于西周之初。

白话试译
子张问道：“《尚书》上说：‘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这是什么意思呀？”先生说：“何必定是高宗呀？古人莫不这样！前王死了，朝廷百官，便各自总摄己职去听命于家冢，共历三年。”

（四四）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礼之要在敬，在和。上好礼，能自守以敬，与人以和，在下者化了之，宜易使。

白话试译
先生说：“在上位者能知好礼，在下民众就易于使命了。”

（四五）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

病诸！"

君子：此君子指在上位者。
修己以敬：即修己以礼也。礼在外，敬其内心。

修己以安人：人与人相处，己不修，如何安人？就一家言，一己不修，一家为之不安。就一国与天下言，在上者不修己，即在下者无得安。

修己以安百姓：安人之人，指政府百官与己接触者言。百姓，指社会群众与己不相接触者言。一己不修，即政府群僚皆为之不安，连及于天下众庶亦为之不安。人道莫大于能相安，而其端自安己始。安己自修敬始。孔门本人道论政事，本人心论人道，此亦一以贯之，亦古今通义。

尧舜其犹病诸：病，苦其不足。论语》 又：“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笃恭即修己以敬。 天平，即百姓安。 今问一人笃恭，遂可以平天下乎？故曰 “尧舜其犹病诸”。尧、舜尚嫌有不能，自尧、舜以下，能笃恭，能修己以敬，岂遂能使百姓安而天下平？子路屡问如斯而已乎？正疑仅此之不足。然世固无己不安而能安人者。亦无己不敬而能敬人者。在己不安，对人不敬，而高踞人上，斯难为之下矣。孔子所言，悬之千百世之后，将仍见其无以易，此所以为圣人之言。故欲求百姓安，天下平，惟有从修己以敬始。至于百姓之不尽安，天下之不尽平，尧、舜犹以此为病。孔子盛推尧、舜，而《论语》言尧、舜其犹病之者凡二见，则人力有限，所以君子又贵乎知命。

白话试译
子路问：在上位的君子，该如何始得呀？先生说：“把敬来修己。”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先生说：“修己可以安人。”子路又说：“这样就够了吗？”先生说：“修己可以安群众。若说到安群众，就连尧舜也还怕力量不足呀！"

（四六）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鲁人，孔子之故人。

夷俟：古人两膝着地而坐于足，与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臀不着踝。若足底着地，臀后垂。竖膝在前，则曰踞。亦曰蹲。臀坐地，前伸两脚，形如箕，则谓箕踞。夷即蹲踞。古时东方夷俗坐如此，故谓夷。俟，待义。夷俟，谓踞蹲以待，不出迎，亦不正坐。

无述：述，称述义。人在幼年，当知逊悌。既长，当有所称述以教导后进。

老而不死：此等人，无益于世，老而不死，则是偷生。相传原壤习为吐故纳新之术，从事于延年养生之道，恐因《论语》此言而附益之。

是为贼：贼，偷生义。

叩其胫：膝上曰股，膝下曰胫。以其踞蹲，故所叩当其胫。此乃相亲狎，非挞之。

今按：礼度详密，仪文繁缚，积久人厌，原壤之流乘衰而起。即在孔门，琴张、曾晳、牧皮，皆称狂士。若非孔门讲学，恐王、何、嵇、阮，即出于春秋之末矣。庄周、老聊之徒，终于踵生不绝。然谓原壤乃老氏之流，则非。

白话试译
原壤蹲着两脚不坐不起，以待孔子之来。先生说：“年幼时，不守逊悌之礼。年长了，又一无称述来教导后辈。只是那样老而不死，这等于如人生中一贼。”说了把手中所曳杖叩击他的脚胫。

（四七）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阙党童子将命：古者五百家为党，此党名阙。或说：阙党即阙里，孔子旧里。童子，未冠者之称。将命，谓传达宾主之辞命。一说：孔子使此童子将命。或曰：此童子为其党之人将命而来孔子之门。益者与：或人见此童子能为宾主传辞，幼年敏慧，因问此童子是否有长进之望。益，长进义。益者与，问辞。

居于位：古礼，童子当隅坐，无席位。此童子不知让，乃与成人长者并居于位。

与先生并行：先生者，先我而生，指长辈言。童子当随行，此童子乃与年长者并行，不差在后，亦是不知让。

欲速成：孔子谓此童子心中无求长益之意，只求速成，望快像一大人。

此章与前章为类记。孔子于故旧，则严以诲之，于童子，乃宽以假之。不拘一格。而孔子平日一番轻松和悦之气象，亦随此可见。或曰：孔子举其所目睹，证其非有志于求益。若使此童子在孔子门，孔子安有不教，而听其自纵？故上文不曰“子使童子将命”，而曰“阙党童子将命”。或曰：孔子使之给使令之役，欲其观长少之序，习揖逊之容，盖所以抑而教之，非宠而异之。此见孔子之教育精神随在流露，涵养之功，殆比造化。今按：后说亦有意，不如从前说。

白话试译
阙党有一童子，为宾主传命。有人问道：“那童子可望长进吗？”先生说：“我见他坐在成年人的席位上，又见他和前辈长者并肩而行，那童子并不想求长进，只想速成一个大人呀。”

〇卫灵公篇第十五
（一）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问陈：陈，今作阵，谓兵阵军事。

俎豆：礼器。古以盛食。

明日遂行：卫灵公无道，而复有志于战伐之事，故孔子去之。

从者病，莫能兴：从者指孔子弟子。兴，起义。因乏食，饿不能起。

子路愠见：此有两解：一是心中愠意见于颜面。一是心怀愠意而来见孔子。子路之愠，盖愠于君子而竟有道穷之时，更愠于如孔子之道而竟亦有穷时此天意之不可测，子路尚未能进于孔子知命之学，故愠。

君子固穷：穷者，穷于道。固字有两说。一：君子固有穷时。又一说：君子穷则益固。虽穷，能守其道不变。按文义当从前说，后解可从下文滥字义反映而得。

小人穷，斯滥矣：滥，如水放溢，四处横流，漫无轨道。小人滥则无守。君子虽穷，能不失其守。

白话试译
卫灵公问孔子兵阵之事。孔子对道：“礼乐俎豆之事，我是学过的。军旅之事，我却没有学。”明天，遂离去卫国了。在陈绝了粮食，从行的弟子们都饿病了，起不来。子路心怀不悦，来见孔子，道：“君子也有如此般穷的吗？”先生说：“是呀。君子固亦有穷时。但小人穷，便放滥横行了。”

（二）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 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多学而识：识，记义。孔子常教弟子博学于文，弟子遂疑孔子当是多学而记识在心者，故孔子试以此为问。

然，非与：与，疑问辞，同钦。子贡初答曰然，随即自疑，因复问。

一以贯之：贯，穿义。一以贯之，如孔子言诗，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言礼，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又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此等皆所谓一以贯之。惟诗礼之上，犹有贯通此诗礼者。多学，即犹言下学。一贯，则上达矣。上达自下学来，一贯自多学来。非多学，则无可贯。如云：“文武之道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是其多学。又曰：“文不在兹乎”，则又一以贯之矣。故求一贯，须先多学。多学当求一贯，不当专务多学而识，亦不当于多学外别求一贯。
本章一以贯之，与孔子告曾子章一以贯之，两章之字所指微不同。告曾子是吾道一以贯之，之指道。本章告子贡多学一以贯之，之指学。然道与学仍当一以贯之。道之所得本于学，学之所求即在道。学者当由此两章再深求孔子一贯之义始得。谓孔子告曾子者其义深，告子贡者其义浅，因孔子之言而可以测曾子、子贡两人所学之深浅，则殊未见其诚然。

白话试译
先生说：“赐呀！你以为我是多学了而一一记在心的吗？”子贡对道：“是呀。（随又说）不是吗？”先生说：“不是的。我是在此多学中有个一来贯通着的。”

（三）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此章旧说多疑为子路温见而发。然有告子贡多学一章间断，自不当通为一时事。此章只是孔子告子路，言知德之人难得。德必修于己而得于心，非己之实有之，则不能知其意味之深长，故知者鲜也。

白话试译
先生说：“由呀！对于德，知道的人太少了。

（四）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无为而治：任官得人，己不亲劳于事。

恭己正南面：恭以自守，南面往朝，群贤分职，己只仰成。舜承尧后，又得贤，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

孔子屡称尧、舜之治，又屡称其无为，其后庄、老承儒家义而推之益远。其言无为，与儒义自不同，不得谓《论语》言无为乃承之老子。

白话试译
先生说：“能无为而治的，该是舜了吧！他做些什么呢？只自己恭恭敬敬，端正地站在南面天子之位就是了。”

（五）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问行：子张问行，犹其问达，盖问如何而能所行如意。行笃敬：忠、信、笃、敬四字分列，笃，厚实义。如君子笃于亲。蛮貊之邦：蛮在南，貊在北皆异族。蛮貊之邦可行，斯遍天下皆可行。

州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党为州，二千五百家。州里近处，文化风教相同，蛮貊远，文化风教相异。

参于前：此参字或训直，参于前，犹云相值于前。或训絫，犹云积累在前。若作参预解，则不得云参预在前。今从累义。

倚于衡：衡，车前横扼。舆，车箱。在车箱之内，则见此忠信敬笃若倚在车前横扼，言无时不如或见之。

夫然后行：忠、信、笃、敬，固可以行乎天下，然必于此念念不忘，随所在而若常见之，不顷刻离，然后一言一行莫非忠信笃敬，乃始有验。此乃功夫无间断，积久所致。若朝如此而夕求效，一日有之而望终生收其果，则亦无可行之理。

书诸绅：绅，大带之垂下者。以孔子语书绅，欲其随身记诵而不忘。

本章子张所问意在外，孔子教之使反就己身，此即宋儒所谓鞭辟近里之教。
白话试译

子张问道：“如何始可向外行得通？”先生说：“只要说话能忠信，行事能笃敬，纵使去到蛮貂之邦，也行得通。若说话不忠不信，行事不笃不敬，就使近在州里，行得吗？要立时像看见那忠、信、笃、敬累累在前，在车箱中像看见那忠、信、笃、敬如倚靠在车前横木般。能如此，自会到处行得通

了。”子张把这番话写在他随身常束的大带上。

（六）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史鱼：卫大夫，名鳅。

如矢：言其直。矢行直前，无纤回。

卷而怀之：卷，收义。怀，藏义。言可收而藏之。

先生说：“史鱼可算得直了。邦国有道，他挺直地像一支箭向前。邦国无道，他还是挺直地像一支箭向前。蓬伯玉可算是君子了。邦国有道，便出仕。邦国无道，他可收来藏起。”

（七）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知者，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本章有两义：一是君子之贵于言，言贵而后道重。轻言，则道亦随之而轻矣。又一说，君子贵识人，不识人，则将失言，然亦有恐于失言而遂至失人者。人才难遇，当面失之，岂不可惜。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可和他言，而我不言，则失了人。不可和他言，我和他言了，则失了言。惟有知者，能不失人，亦不失言。”

（八）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生必有死，死非孔门论学所重。孔门论学所重在如何生，苟知如何生，自知如何死。知有不该求生时，自知有不避杀身时。杀身成仁，亦不惜死枉生所重仍在如何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殷有三仁，亦非必尽如比干之甘刀锯鼎镬始为成仁。舜、禹为民御大灾，捍大患，亦即仁。有志求仁者，于《论语》此章当善加体会。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志士仁人，没有为求生命安全而宁愿妨害仁道的，只有宁愿杀身来完成那仁道。”

（九）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无利器，不能善其业，犹人无材德，不能尽其仁。器不自利，必经磨砺，亦如人之材德，必事贤友仁，然后得所切磋熏陶而后能成也。仁者，人与人相处之道。仁德必于人群中磨砺熏陶而成。有其德而后可以善其事，犹工人之必有器以成业。

白话试译
子贡问为仁之方。先生说：“工人欲完善他的工作，必先快利他的器具。居住在此国，便须奉事此国中大夫之贤者，并须与其士之仁者相交友。”

（一O）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

问为邦：为，创制义。盖制作礼乐，革命兴新之义皆涵之，与普通问治国之方有辨，观下文孔子答可知。

行夏之时：古历法，有夏正、殷正、周正之分。夏正即今之阴历。殷正以阴历十二月为正月，较夏历差一月。周正以阴历十一月为正月，较夏正差二月。今仿欧美用阳历，略在冬至后十日改岁，犹周正。阴历合于农时，今亦谓之农历。孔子重民事，故主行夏时。

乘殷之辂：此辂字亦作路。天子所乘车曰路。周制有五辂，玉、金、象、革、木，并多文饰，惟木路最质素。木路，殷路。古人日用器物，惟车最贵孔子主乘殷辂，尚质也。

服周之冕：冕，祭服所用之冠，其制后高前下，有倪俯之形，因名冕。周礼有六冕，以分服者之等次。其物小而在上，虽华不为靡，虽贵不及奢。孔子主服周冕，即尚文之义。

乐则韶舞：孔子论乐独称韶武。古称韶为舜乐，武则周代之乐，而夏殷不与焉。孔子又言，韶尽美又尽善，故主用韶舞。此言乐，舞者乐之成。或说则字犹取法义，谓乐当取法于韶。然以则为虚辞，文理更圆。

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声过于乐曰淫。乐之五音十二律长短高下皆当有节。郑声靡曼幻眇，失中正和平之气，使听者导欲增悲，沉溺而忘返，故曰淫。放，禁绝义。殆，危殆义，侫人以口才变乱是非，与郑声皆易使人心惑，当加以放远禁绝。

或说此章当是颜渊论时辂等项，孔子因其问而逐项答之，记者浑括所问，但曰问为邦，于是遂若颁一历，乘一车，戴一冠，奏一部乐，而已尽治国之道，是无此理。今按：如或者之说，颜渊又何为而专问颁一历，乘一车，戴一冠，奏一部乐，全成零碎节目，而更不问治国大道？即此可知或说之非是。盖颜渊所问，自是治国大道。孔子所答，主要不外重民生，兴礼乐，乃所谓富之教之。礼有质文之辨，乐有淫正之分，孔子推本之于虞、夏、商周之四代，而为之斟酌调和，求其尽善尽美。此所谓从周而往，百世损益可知。颜渊闻一知十，岂诚如或所疑，只是颁一历，乘一车，戴一冠，奏一乐而已乎？孔子尝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当孔、颜之时，正宜革命兴新之时。孔子此章所以告颜子，正其平日梦见周公与我其为东周乎之理想抱负所在。今距孔颜之时已逾二千五百年，若使孔子生今世，复有如颜子者问以为邦，孔子当何以为答？孔门仁礼并重。颜渊问仁，主在修己此章问邦，则偏于礼，主在治人。此后孟子善言仁，荀子善言礼，然距今亦逾两千载，所言亦未必一一合时宜。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 “予一以贯之。”若读此章，不知敏求一贯之义，则《论语》以外，可不再从事于汉、唐、宋、明历代之探求。有所探求，亦仅博闻，而无以贯之，此非所以学孔子。

白话试译
颜渊问为国之道。先生说：“推行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戴周代的冕，乐舞则取法于舜时之韶。并该放弃郑声，远绝侫人。因郑声太淫，而侫人太危殆了。”

（一一）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此章远近有两解：一以地言，人之所履，容足之外，皆若无用，而不可废。故虑不在千里之外，则患常在几席之下矣。一以时言，凡事不作久远之虑则必有日近顷败之忧。两解皆可通。依常义，从后说为允。惟所谓远虑者，乃正谋，非私计。如古人戒蓄财多害，蓄财似亦为远虑，实则非。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人若不能有久远之虑，则必然有朝夕之忧。”

（一二）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章与《子罕》篇所记同，多已矣乎三字。或曰：已矣乎者，叹其终不得见。

又按：孔子论学每言好，如言好德好仁好礼好义皆好也。好色亦好也。有志于学者，当先辨己心所好，此义至深长，不可不善自反省。

白话试译
先生说：“罢了吧！我未见过好德像好色的人呀！"

（一三）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窃位：居位而不称，如盗取而窃据之。

柳下惠：氏展，名获，字禽，亦字季。柳下或谓是其食邑，或谓是其居处。惠其私谥。

不与立：谓不与并立于朝。或曰：立即位字，不与立即不与位。

本章当与《宪问》篇公叔文子章合读。

白话试译
先生说：“臧文仲，好算是偷窃官位的吧！他明知柳下惠之贤，但不能举荐他，和他共立于朝。

（一四）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责己厚，责人薄，可以无怨尤。诚能严于自治，亦复无暇责人。旧解此怨为人怨己，亦通。

白话试译
先生说：“对自身督责严，对人督责轻，便可避远自心的怨望了。”

（一五）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审处之辞。末，犹无义。其人不知熟思审虑，虽圣人亦无如其人何也。

白话试译
先生说：“从不说如之何如之何的人，吾亦就无如之何了。”408

（一六）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群居不以善道相切磋，终日言不及于正义，专好逞其小才知，小聪明，难为人，亦难为群。或曰：孔子此言，乃为当时之学校发。当时学校详情，今已不可知。抑群居不限于学校。孔子此言，历世如见，坏人才，害世道，其病非小，有志之士不可不深戒。

白话试译
先生说：“相聚群居，终日不散，言谈不及道义，专好逞使小聪明，卖弄小才知，这真难了。”

（一七）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质，实质。君子以义为其行事之实质。下三之字指义，亦指事。
行之须有节文，出之须以逊让，成之则在诚信。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把义来做他一切行事的本质，又把礼的节文来推行，把谦逊来表达，把诚信来完成，这样才真是一个君子呀！”

（一八）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赐之达，由之果，求之艺，皆能也。学以成德，亦必各有其能。贵德贱能，非孔门之教。人之知于己，亦知其能耳。故曰“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也。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只愁自己无能，不愁别人不知道自己。”

（一九）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没世，犹没生，谓其生之没。称，举义。君子学以为己，不务人知，然没世而无名可举，则君子疾之。盖名以举实，人之一生，不过百年，死则与草木同腐，淹忽随化，一切不留，惟名可以传世，故君子以荣名为宝。名在而人如在，虽隔千百世，可以风仪如生，居游增人慨慕，謦咳亦成想像。不仅称述尊仰，光荣胜于生时。此亦君子爱人垂教之深情厚意所寄。故名亦孔门之大教。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此名而已。世不重名，则人尽趋利，更无顾虑矣。或曰：名不称，乃声闻过情之义。然生时可以弋浮名，剿虚誉，及其死，千秋论定，岂能常此声闻过情？此乃人道之至公至直无力可争。宋儒教人务实，而受道、释之影响，不免轻视身后之名，故以声闻过情说此章。然戒好名而过，亦可以伤世道，坏人心，不可不辨。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君子，恨他身后声名之不传。”

（二O）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君子非无所求，惟必反而求诸己。虽不病人之不己知，亦恨没世而名不称。虽恨没世无名，而所以求之者则仍在己。小人则务求诸人。故违道干誉无所不至，而卒得没世之恶名。以上三章，义实相足，故编者牵连及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一切求之于己，小人一切求之于人。”
411

（二一）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矜，庄敬自持，然无乖戾之心，故不争。以道相处，以和相聚，故必有群，然无阿比之私，故不党。矜不失己。群不专己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只是庄敬自守，但与人无所争。只是和聚有群，但亦不结党。”

（二二）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有言不必有德，故不以言举人。然亦不以其人之无德而废其言之善，因无德亦可有言。此章君子指在上位者，然亦可通之人人。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君子，不专因一人的说话来举荐那一人，亦不因那一人行事有缺连他说话也全不理。”

（二三）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古人称一字为一言。求能终身行之，则必当下可行者始是。若仁字固当终身行之，但不能当下即是。子曰：“吾欲仁，斯仁至”，此以心言，不以行言。仁之为道，非咄磋可冀。只一恕字当下便可完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骤看若消极，但当下便是，推此心而仁道在其中。故可终身行之。

白话试译
子贡问道：“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行它的呢？”先生说：“怕只有一个恕字吧！你自己不愿要的，莫把来施给别人。”

（二四）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吾之于人：此指与吾同生之人，如下言斯民。

谁毁谁誉：此句有两解：一是不加毁誉。一是毁不枉毁，誉不虚誉。观下文如有所誉句，从前解为是。

其有所试矣：孔子若有所誉于人，必其人先有所试，确有证验可誉。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即今世与吾同生之民。今日之民，亦即自古三代之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谓三代之直道即行于当时之民，亦谓即以当时之民而行斯直道。积三代之久，而知民之所毁誉，莫不有直道，如禹、汤、文、武、周公莫不誉，粱、封、幽、厉莫不毁。就其毁誉，可以见直道之行于斯民矣。故直道本于人心之大公。人心有大公，故我可以不加毁誉而直道自见。孔子又曰：“人之生也直，妄之生也幸而免。”人乃赖直道生，彼妄人者，亦幸赖直道而免耳。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有所试而誉之，成人之美也。毁其人，则成其恶矣。故虽桓魋、公伯寮之徒孔子皆无毁焉。孔子作《春秋》，不虚美，不隐恶，褒贬予夺一如其实，然乃即事以明道，与于人有毁誉不同。善可先褒，恶不预诋，故孔子终于人无毁也。或谓毁誉所以见直道，不知直道自行于斯民，故可不烦我之有毁于人。观此章，见圣道之闳深，然亦岂乡愿阿世者之所得而借口？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对人，哪个是我毁了，哪个是我誉了的呢？我若对人有所誉，必是其人已确有所试，见之于实的了。这人呀，即是三代以来全社会一向有直道流行其间的人呀！”

（二五）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史之阙文：一说：史官记载，有疑则阙。一说：史者掌书之吏，遇字不知，阙之待问，不妄以己意别写一字代之。

有马者借人乘之：一说：如子路车马与朋友共。一说：马不调良，借人服习之。借，犹藉义。借人之能以服习己马也。

史阙文，以待问。马不能驭，借人之能代己调服。此皆谨笃服善之风。一属书，一属御，孔子举此为学六艺者言，即为凡从事于学者言。孔子早年犹及见此二事，后遂无之，亦举以陈世变。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犹看到官文书上有空阙的字，又有有马的借人乘用，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二六）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巧言令色鲜矣仁，则巧言足以乱己德。小事不能忍，如妇人之仁不能忍其爱，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足以乱大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巧言可以乱人之品德。小处不能忍，可以乱了大计谋。”

（二七）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或有特立独行，亦有为大义冒不题而遭众恶者，亦有违道以邀誉，矫情以钓名，而获众好者。众恶众好，其人其事必属非常，故必加审察。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人人都厌恶他，必得仔细审察。人人都喜好他，也必得仔细审察。”

（二八）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大之义。道，指人道。道由人兴，亦由人行。自有人类，始则浑浑噩噩，久而智德日成，文物日备，斯即人能弘道。人由始生，渐至长大，学思益积益进，才大则道随而大，才小则道随而小。中庸》 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言非有大德之人，大道亦不在其身凝聚，此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若道能弘人，则人人尽成君子，世世尽是治平，学不必讲，德不必修，坐待道弘矣。此章义极简明，而最值深思。惜乎后之学者，不能于此章真切体悟，歧说滋兴，而人之弘道之力因亦未能大有所发挥，询可憾也。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人能弘大道，道不能弘大人。”

（二九）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人道日新，过而能改，即是无过。惟有过不改，其过遂成。若又加之以文饰，则过上添过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有了过失不改，这才真说得是过失了。

（三O）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人必生于群，必于群中而始成其为人。故学非一人之学，道非一人之道，亦必于群而始有学有道也。群亦非一日之群，自远古以来，久有此群，久有此人矣。故人必学于人，尤必学于古之人，始获知道。学如日，静居而独思则如火。舍学而思，譬犹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可以小见，不可以大知。故君子贵乎乐群而敬学，不贵离群而独思。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曾竟天不吃，竟夜不睡，尽自思量，总是无益，不如向人学问的好。”

（三一）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馁，饿义。耕以谋食，亦有饥饿之患。学以谋道，亦有禄仕之获。或说：此章君子指位言。董仲舒所谓“遑遑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君子之事。遑遑求财利，常恐匾乏者，小人之事”。若尽释耕褥，从事于学，亦将于何得食？然谋道自可兼得食，谋食亦不害兼谋道。若使一群之人，皆竞于谋食，不知谋道，由于无道，亦且忧馁。若使一群之人，尽知谋道，不专忧贫，岂转不能得食？故知本章陈义，实期人人能成为君子，不谓在上位斯为君子在下位则必为小人也。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只计谋于道，不计谋于食。耕田也有饥饿时，学道也可得禄食。所以君子只忧道之不明不行，不忧贫不得食。”

（三二）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本章言治民之道。知及之仁守之两之字，指治民之道言。知及之者，知足以知及此道也。然苟非此心之仁能真在于民，虽知此道，终不能持守不失。此下庄以莅之之字指民言。虽知治民之道，虽此心之仁足以持守之，苟非临民以庄，则民将不之敬。往，临也。若能知能仁，能庄以临民，而动之不以礼，此之字亦指民，临在其民，必有所鼓舞作兴之，此之谓动其民。动其民必以礼，礼者，节文秩序之义。不知有节文，不能有适宜之秩序，亦未得为善也。故本章十一之字当分指民与治民之道言。莅之动之三之字指民，此外八之字指道。如此始见文从字顺。或谓十一之字皆指民，则知及于民仁守其民为不辞。或说之指君位，则更不可解。

本章四节，逐步切实，始末次第，秩然明备。苟以常情测之，将谓动之以礼为最易，而知之能及为极至。喜高明，忽平实，非孔门之教。颜子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约礼斯止于至善矣。学者其细玩焉。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在上位者，他的知足以知到此道了，若其心之仁不足以守，则虽知得了，仍然必失去。知得了，其心之仁也足以守之不失了，但不能庄敬以临莅其民，则其民仍将慢其上而不敬。知得了，其心之仁又足以守，又能庄敬以莅往其民，但鼓动兴作，运使其民时，若没有了礼，仍还是未善。”

（三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尽君子之所蕴，故曰不可小知。任以天下之重而泰乎绰然其可任，故曰可大受。小人非无一才之长可资器使，但不可任以大事。

知者，言其被知于人。受者，言其能受于己。此言知人之法当观于大，若以小节，小人有时将转胜于君子，而君子或置于无用之地矣。能知人，然后能用人。

《论语》言君子小人有对反而言者，如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之类。顾此种小人，则卑污已甚，而几于恶矣亦有相较而言者，如和同章，骄泰章，求人求己章，及本章之类是也。此种小人，非必卑污已甚，此亦学者所当深辨。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君子，不可从小处去赏识他，但他可接受大任务。一个小人，不能接受大任务，但可于小处被赏识。”

（三四）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此章勉人为仁语。人生有赖于仁，尤甚于其赖水火。蹈水火，有时可以杀人，然未有蹈仁道而陷于死者，则人何惮而不为仁。或疑杀身成仁，此非蹈仁而死乎？不知此乃正命而死，非仁有杀身之道也。庄周讥以身殉名，此则惟生之见，而不知生之有赖于仁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人生有赖于仁，尤甚其有赖于水火。吾只见蹈火蹈水而死了的，没见蹈仁而死的呀！"

（三五）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当仁：当字有两解：一，值义。谓值为仁则不让。二，担当义。犹云仁以为己任。两义可互通。然云任仁，似嫌不辞，今从前解。

不让于师：旧解皆训师为师长义。言值当行仁，即当勇往直前，既非出于争，自亦不必让。故求道当尊师，行道则无让师之义。今按：师之与我，虽并世而有先后，当我学成德立之时，而师或不在。疑此师字当训众。盖仁行善举，众皆当任，人各相让，则谁软任此。故遇众所当行之事，在己尤当率先不复让。当仁不让，即是见义勇为也。

白话试译
先生说：“若遇行仁之事，在己即当率先向前，莫让给众人为之。”

（三六）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贞者，存于己而不变。谅者，求信于人。贞自可信，不待于谅。孔子尝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义之与比。”义之与比，贞也。言必信，行必果，则匹夫匹妇之为谅。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只固守正道，不拘执小信。”

（三七）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敬其事，先尽己之心力于所任之职。后其食，食禄也。尽职为先，食禄为后，此乃事君之道。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事君之道，先当敬守职事，把食禄之心放在后。

（三八）
子曰：“有教无类。

人有差别，如贵贱、贫富、智愚、善恶之类。惟就教育言，则当因地因材，掖而进之，感而化之，作而成之，不复有类。孔门富如冉有、子贡，贫如颜渊、原思，孟懿子为鲁之贵族，子路为卞之野人，曾参之鲁，高柴之愚，皆为高第弟子，故东郭惠子有“夫子之门何其杂”之疑。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人只该有教化，不再分类别。”

（三九）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孟子言禹、稷、颜子同道，又云曾子、子思同道。君子亦有意见行迹之不同，然同于道则可相与谋。惟与小人贼道者，有善恶邪正之分，斯难于相谋矣。或说：道指术业，如射与御，各精其事，不相为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各人道路不同，便无法互为谋虑了。”

（四O）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指辞命。列国邦交，奉使者主要在传达使命。国情得达，即是不辱君命。或说：辞指文辞，主在达意，不尚富艳之工。然孔子时，尚不以著述文辞立教，今从前说。

白话试译
先生说：“奉命出使，他的辞令，只求能传达国家使命便够了。”

（四一）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 “然。固相师之道也。”

师冕：乐师，名冕。古乐师皆瞽者。
某在斯：古书称某，或是讳不敢名，或是失其名。此乃通言之，云某人，记者略其名不一一详举也。师冕瞽，故孔子历举在坐者以告。

与师言之，道与：谓顷与师言者亦道否。见孔门弟子于孔子一言一动无不诚心审察。

固相师之道：相，助义。古者瞽必有相。孔子与师冕言，其辞语从容，诚意恳至，使人于二千五百载之下犹可想慕，在孔子则谓相师之道固应如此而已。然其至诚恳恻之情，则正以见圣人之德养。

《论语》章旨无类可从者多收之篇末，如此章及邦君之妻章之属皆是。

白话试译
师冕来见孔子，走近阶，先生说：“这是阶了。”走近坐席，先生说：“这是坐席了。”待大家坐定，先生告师冕说：“某人在这边，某人在那边。” 师冕出去后，子张问道：“刚才和师冕这般说，也是道吗？”先生说：“对呀，这便是一种扶导瞽者的道呀！”

〇季氏篇第十六

（一）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押，龟玉毁于犊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季氏将伐颛臾：季氏谓康子。颛臾，国名，鲁之附庸。冉有、季路见于孔子：二人同为季氏臣，冉求尤用事，故先书。下文孔子亦独责之。

东蒙主：蒙山，在鲁东，故名东蒙。鲁使颛臾主其祭。邦域之中：颛臾在鲁封域之内。或云邦当作封。

社稷之臣：社稷犹云公家。是时四分鲁国，季氏取其二，孟孙、叔孙各取其一，独附庸尚隶属于公家。今季氏又欲取之，故孔子言颛臾乃先王封国不可伐，在封域之中不必伐，是公家之臣则又非季氏所当伐。

夫子欲之：夫子指季孙。

周任：古之良史。

陈力就列：言当计陈其才力，度己所能以就位。列，位也。不能胜任则止。或说布陈才力，当在就列之后，今不从。

焉用彼相：相，如相瞽之相。瞽者行遇颠危，当由相者扶持。若不扶不持，则何用彼相。

虎兕出于押：兕，野牛。押，槛义。出，自押而逸。

龟玉毁于椟中：椟，匾也。以藏龟玉宝物。

是谁之过：失虎毁玉，乃典守者之过。二子仕于季氏，季氏有失，不能谏，亦不得逃其责。

固而近于费：固谓城郭完固。费，季氏私邑。

舍曰欲之：实是私心欲之，乃必更作他言，君子疾于此等之饰辞。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句当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下文云均无贫，承上句言。和无寡，安无倾，承下句言。

远人不服：在远之人不服，犹来之以文德。颛臾在邦内，其不当用干戈益见。

今由与求也：此处先子路，尚齿也。

分崩离析：分，民有异心。崩，民欲去。离析，不可复合。

干戈：干，楯。戈，戟。

萧墙之内：萧之言肃。墙，屏也。人君于门树屏，臣来至屏而加肃敬，故曰萧墙。臣朝君在萧墙之内，此指哀公言。一说：其后哀公果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则孔子之言验矣。一说：孔子谓季氏之伐颛臾，非真忧颛臾，实忧哀公。直斥其隐，亦使冉有、子路深思之。两说皆通。今从前说，似更条直，前后两忧字亦见呼应。伐颛臾事不书于《春秋》，殆因孔子言而中止。

按：本篇或以为乃齐论，因每章皆称孔子曰，而三友三乐三愈三戒三畏九思等，行文不与他篇相类。或以本章为可疑。《论语》记孔子言皆简而直，此章独繁而曲，亦不类。今按：《论语》杂出多手，而上下论之编集亦非一时。记者既不同，而论而集之之意亦有精粗，下十篇之论定，似稍逊于上十篇，而本篇尤然。然谓本篇乃齐论，亦无确据。或曰：季氏以下诸篇文体皆与前十五篇不类。

白话试译
季氏将兴兵伐颛臾，冉有季路去见孔子，说：“季氏将向颛臾用兵了。”先生说：“求呀！这怕是你的过失吧！那颛臾，从前先王封它为东蒙山之主，而且在鲁国封域之内，这是鲁国的社稷之臣呀，为何要伐它呢？”冉有说：“我们那先生要伐它，我们两人都不主张呀。”先生说：“求呀！从前周任说过，先量你的能力来就你的职位，若力不胜任，便该辞去。就如一相瞽者，倘瞽者临危不抱持，颠跌不搀扶，还用这相者做什么呢？况且你的话实在错了。老虎野牛从槛中逸出，龟和玉在匿里毁了，这是谁的过失呀！”冉有说：“现在那颛臾，城郭完固，而又离费甚近，若目前不取，将留为后代子孙之忧。”先生说：“求呀！君子正是疾恨那些不肯实说自己要那样做而偏要另造一套说法的。我听人说过，一个国和一个家，不要愁贫乏，只愁财富不均。不要愁民户寡少，只愁其不相安。财富均了，便没有所谓贫。大家能和睦，便没有所谓寡。大家能安，也就没有倾覆之祸了。正因这样，所以如有远方人不服，只修自己文德招来他。来了，便设法安顿他。现在你们两人，帮助季氏，远方人不服，你们无法招来，一国民心弄到分崩离析，你们不能好好把守，却谋在国内动干戈，吾怕季孙氏所应忧虑的并不在颛臾，正在我们国君的门屏之内呀！”

（二）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古制非天子不得变礼乐，专征伐，此乃大一统之道。

十世希不失：逆理违道愈甚，则失之愈速，自然之势如此，非人力所能强。

陪臣：即家臣。

政不在大夫：言不得专政。

庶人不议：上无失政，则下无非议，非钳其口使不敢言。

白话试译
先生说：“天下有道之时，一切礼乐征伐都从天子那边出来。天下无道，礼乐征伐就从诸侯手里出来了。从诸侯手里出来，大概最多十世，很少能不失掉的。从大夫手里出来，五世便很少不失的了。到家臣来掌握国家的命令，三世便很少不失的了。天下有道之时，政权不会在大夫们手里。天下有道之时，庶人也不议论政治了。”

（三）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谓爵禄赏罚之权不从君出。五世：指鲁宣、成、襄、昭、定五公。

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禄去公室，斯政逮大夫。逮，及义。四世：指季孙氏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

三桓之子孙微矣：三桓谓仲孙、叔孙、季孙，三家皆出于桓公。后仲孙氏改称孟氏。此三家至定公时皆衰。

本章与前章相承，疑皆定公时语。

白话试译
先生说：“爵禄之权自公家失去，已五世了。政事下及大夫手里，也四世了。因此三桓的子孙到目前也衰微了。”

（四）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侫，损矣。”

便辟：辟，读如僻。便僻谓习于威仪，致饰于外，内无真诚，与友谅之谅正相反。谅，信义。

善柔：谓工于媚悦，与友直之直正相反。工媚悦者必不能守直道。

便侫：巧言口辩，非有学问，与多闻正相反。便字或作偏，即巧言

白话试译
先生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类，有损的朋友亦有三类。和正直的人为友，和守信的人为友，和多闻有广博知识的人为友，便有益了。和惯于装饰外貌的人为友，和工于媚悦面善态柔之人为友，和能巧言口辩之人为友，便有损了。”

（五）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三乐：此乐字读五教反，心有所爱好。礼乐之乐音岳，骄乐之乐音洛。

节礼乐：节者有节制。礼贵中，乐贵和，皆有节。以得礼乐之节不失于中和为乐，则有益。

道人之善：称道人善，则心生慕悦，不惟成人之美，己亦趋于善矣。以此为乐，亦有益。

多贤友：友而贤，多多益善，以此为乐，亦有益。

骄乐：态放自骄，不知节制，认此为乐，忧苦随至。

佚游：惰佚游荡，出人不节，日有所损而不自知。

宴乐：晏安沉溺之乐，必有损。

求乐，人之常情，然当辨损益。世人各争占尽乐处，而不知其所乐之有损，亦可悯。

白话试译
先生说：“对人有益的快乐有三种，对人有损的快乐亦有三种。喜欢把自己节制于礼乐中，喜欢称道别人善处，喜欢多交贤友，这就有益了。喜欢骄纵放肆的快乐，喜欢怠逸游荡，喜欢晏安淫溺的快乐，这就有损了。”

（六）
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君子：有德位者之通称。

三愆：愆，过失义。

言未及之而言：如问他人而己对也。

躁：轻躁，不安静。此字或本作傲，谓以己知傲人所不知。

隐：有所隐匿，不尽情实。

未见颜色而言：谓不避厌恶，为唐突之言。
瞽：无目者。不能察言观色，犹如无目也。

本章三想，皆因侍于君子而始见。侍于君子必知敬，三愆皆由无敬意生。若尽日与不如己者为伍，敬意不生，有想亦不自知。故人能常侍君子，则己之德慧日长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侍奉君子，易犯三种的过失。言语未及他，他便发言了，是轻躁。言语及到他，他不发言，是他心有隐匿。不看对方颜色便轻自发言，是如瞽者般无目。”

（七）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血气，人之生理之随时有变者。戒犹孟子所谓持志。孟子曰：“志者气之帅”，谓以心理统率生理。君子终生有所戒，则其血气无时不为志所率。后人言志，多指有为，不知有戒，是亦失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当有三戒。少年时，血气未宁定，当戒在好色上。壮年时，血气正刚强，当戒在好斗上。年老了，血气已衰，当戒在好贪求得上。”

（八）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三畏：畏与敬相近，与惧则远。畏在外，惧则惧其祸患之来及我。

畏天命：天命在人事之外，非人事所能支配，而又不可知，故当心存敬畏。

畏大人：大人，居高位者。临众人之上，为众人祸福所系，亦非我力所能左右，故不可不心存敬畏。

畏圣人之言：古先圣人，积为人尊，其言义旨深远，非我知力所及，故亦当心存敬畏。

不知天命：天命不可知，而可知其有。小人不知有天命，乃若可惟我所欲矣。

狎大人：押，惯忽义。因惯见而轻视之。初则逢迎长恶，终乃作乱犯上，更无严惮之心。

侮圣人之言：侮，戏侮义。圣言深远，小人不知，又无忌惮，故加以戏侮。

本章承上章而深言之。三戒在事，三畏在心。于事有所戒，斯于心有所畏。畏者，戒之至而亦慧之深。禅宗去畏求慧，宋儒以敬字矫之，然谓敬在心不重于具体外在之当敬者，亦其失。此两章，言若浅近，然苟于此而忽之，则难乎其为君子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有三项敬畏。一敬畏天命。一敬畏在高位的人。一敬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有天命而不畏了。对大人只求亲狎。对圣人言则多加戏侮。”

（九）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本章知字学字及知之学之两之字，皆泛指。生而知之，谓不学而能也。困，有所不通。如师襄之于琴，上也。孔子于琴，则次也。推之于道于艺，各有先后难易之别。或以尧、舜、孔子为生知，禹、稷、颜渊为学知。证之《论语》，孔子不自承为生知。然则学者不当以非生知自诿，惟当以民斯为下自戒惧，斯可。

白话试译
先生说：“生来就知道的，那是最上等。学了才知道的，那是次一等。经历困境后才知要学的，又次了一等。若经了困，仍不学，那就只算是下等了。”

（一O）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忿思难：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故思难也。

见得思义：义然后取也。

本章次第，就其与外相接言。先以视听，次以色貌，次接之以言与事。有事斯有疑，有忿，有得，皆于事举其要。容之静谓之色，容之动谓之貌。九思各专其一，日用间迭起循生，无动静，无内外，乃无所不用其省察之功。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君子有九样的思。当其视，思欲明。当其听，思欲聪。其色思欲温。其貌思欲恭。有言思必忠。临事思必敬。遇疑思如何问。忿心起，宜思患难在前。见有可得，宜思义之当否。”

（一一）
孔子曰："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如不及：如追逃者。不及，恐失之也。

如探汤：以指探沸汤，不速去，将烂其手。

隐居以求其志：如伊尹居于有莘之野以乐尧、舜之道，其所志，即后来遭时所行之道。不得行，故求志。

行义以达其道：如伊尹幡然而起，应汤之辟。求达于世，必行义以达之，未有行不义而可以达我道者。其道，即其隐居之所志。退而隐，进而行义，其道则一，穷达有异而已。

本章见有两种人。善善恶恶，出于其诚，是亦仁人矣，然不如求志达道者。

盖圣人之学，以经世为本，而不以独善为极。不惟成己，亦当成物。孔子门下，颜闵之徒，亦其庶几。然仅见其隐，未见其用，故曰“未见其人矣”。斯孔子甚深慨叹之辞。

白话试译
先生说：“‘看见有善的，自己像来不及般。看见有不善的，像把手探入热汤般。’我看见这样的人了，也听见这样的话了。‘能退而隐居以求全我志，能进而行义以求达我道。’我听见了那话，没有看见过那人呀！”

（一二）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有马千驷：千驷，四千匹。即谓有千乘之国。

无德而称焉：德字或本作得，就下而字语气求之，当以作得为是。

饿于首阳之下：首阳，山名。夷、齐居首阳，采薇而食，故曰饿。

夷、齐让国而饿，齐景公踞位而富。然民之所称，在彼不在此。

其斯之谓与：或曰：斯字即指上德字，世之称夷、齐，即称其德也。或曰：本章当连上章读，故章首无子曰字。斯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夷、齐即其人也。或曰：其斯之谓与以前当有阙文。或曰：《论语》第十二《颜渊》篇“诚不以富，亦只以异”两语，当在此章之首。言人之所称不在富，富亦只是有异于人而已，不足称也。或曰“诚不以富，亦只以异”两语，当在“其斯之谓与”语前。章首应脱子曰二字。今按：《论语》文例，举古事古礼，章首皆无子曰字，至下断语始著子曰。若序而不论，则通章可不著子曰字，非阙文。“诚不以富”两语移“其斯之谓与”前，最为谛当可从。

白话试译
先生说：“齐景公有马四千匹，到他死之日，人民对他没有可称的。伯夷、叔齐饿居首阳山下，但人民直到今天还是称述他两人。（《诗经》上说： “为人称述，并不在富呀，富亦只是有以不同于人而已。’）就是说的像这样吧？"

（一三）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异闻：陈亢疑孔子教其子或有私厚，异乎门徒之所闻。

尝独立：言孔子尝独立，左右无人。

趋而过庭：孔子独立在堂上，伯鱼从堂下中庭趋而过之。

不学诗，无以言：诗有比兴，答对酬酢。人若不学诗，无以与人言语。

他日又独立：别日，孔子又在堂独立也。

不学礼，无以立：礼教恭俭庄敬，此乃立身之本。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不学礼，无以立身。

闻斯二者：伯鱼言只当父独立时，闻斯学诗学礼之二者。

问一得三：问有异闻乎而得闻此三事。

君子之远其子：孔子教伯鱼，无异于教他人，故陈亢以为远其子。远谓无私厚，非疏义。古者易子而教，亦非疏其子。

白话试译
陈亢问伯鱼道：“你在你父亲那里听到些特别的教训呜？”伯鱼对道：“没有呀！有一次，我父亲独立在堂上，我在中庭趋过，我父亲说：‘你曾学过诗吗？’我对道：‘没有。’我父亲说：‘不学诗，便不懂如何讲话。’我退后便学诗。又一次，我父亲又独立在堂上，我又在中庭趋过，我父亲说：‘你学过礼吗？’我对道：‘没有。’我父亲说：‘不学礼，便不懂如何立身。’我退后便学礼。我私下只听到这两番教训。”陈亢退下大喜，说：“我这次问一事，听得了三事。其一是该学诗，其二是该学礼，其三便是君子不对自己儿子有私厚。”

（一四）
邦君之妻，君称之日“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之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小童，寡小君，皆谦辞。称之异邦，国人称之。本章记入《论语》，其义不可知。或说当时诸侯嫡妾不正，称号不审，故孔子正言之。或疑学者于简末别记所闻，后遂羼入《论语》。惟《论语》有齐、鲁、古三本，今所传乃东汉郑玄以《鲁论》为主，又参校齐、古两论而成。或说以此篇为《齐论》，已无证。而本章三论皆有，乌见其为后人之随意附记而羼人？遇古书难解处，当以阙疑为是。

白话试译
国君之妻，国君称她为“夫人”。她对国君自称“小童”。国人称她“君夫人”。在异国人之前称她为“寡小君”。异国人对国人称她亦呼“君夫人”。

〇阳货篇第十七

（一）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阳货欲见孔子：阳货季氏家臣，名虎。尝囚季桓子而专鲁国之政，欲令孔子来见己，意欲孔子出仕助己也。或疑阳货阳虎各自一人，今不从。

归孔子豚：归读如馈，以物相赠。古礼，大夫有赐于士，士拜受，又亲拜于赐者之室。阳货故遗孔子豚，令孔子来拜而见之。

时其亡也而往拜之：亡，同无。时其亡，犹云伺其出。孔子不欲见阳货，故伺阳货出门乃往拜谢。

遇诸涂：孔子伺其不在而往，不意归而遇之途中。

怀其宝而迷其邦：谓怀藏道德而不救国之迷乱。

曰：不可：此曰字或说乃孔子答，或说乃阳货自问自答，下文曰不可同。今从后说。

好从事而亟失时：亟，数也，犹屡义。失时，谓失去时机。言孔子心好从事而屡失时机。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逝，去义。岁月已去，不再与我，谓年老当急仕。

孔子曰：此下始是孔子答阳货。阳货欲亲孔子，絮絮语不休，孔子默不出声，最后始作五字答之，谓“我将出仕也”。初若不知阳货所言之用意，亦不加辨说，只言将仕。孔子非不欲仕，特不欲仕于货。其语直而婉，雍容不迫，而拒之已深，此见孔子一言一行无往而不具甚深之妙义。

白话试译
阳货想要见孔子，孔子不见他。阳货送与孔子一豚。孔子打听到阳货出门，往他家拜谢，路上两人遇见了。阳货对孔子说：“来呀！我有话和你说。” 阳货道：“你身藏了道德宝货，而尽让一国之人迷惑失道，这好算仁吗？怕不好算仁呀！你心好做事，又屡失时机，这好算知吗？怕不好算知呀！光阴一天天过去，年岁不会等待着你呀！”孔子说：“嘎！我快打算出仕了。”

（二）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唯本章言及性字，而仅言其相近。性善之说始发于孟子。盖孔子就人与人言之，孟子就人与禽兽言之。孔子没而道家兴，专倡自然，以儒家所言人道为违天而丧真，故孟子发性善之论以抗之。然亦未必尽当于孔子之意，故荀子又发性恶之论以抗孟子。本章孔子责习不责性，以勉人为学。

白话试译
先生说：“人的天性是相近的，由于习惯而相远。”

（三）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为不移。

本章承上章言。中人之性，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皆可迁移。惟上知不可使为恶，下愚不可与为善，故为不可移。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惟自

暴自弃者不然”，此与孔子立言若有异。然孔子曰，“困而不学，民斯为下”，则下愚亦因其不学耳。故荀子又曰“人皆可以为禹”，不言尧、舜而转言禹，亦孔子劝学之旨。或曰：子曰二字乃衍文。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只有上知与下愚之人不可迁移。”

（四）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子之武城：之，往义。武城，鲁邑名，时子游为武城宰。

闻弦歌之声：弦，指琴瑟。子游以礼乐为教，邑人皆弦歌。

夫子莞尔而笑：夫子与上文子字复，此亦下论文字未纯之一例。莞尔，微笑貌。莞字本作觅，山羊细角，人笑时两眉角微垂似之。

割鸡焉用牛刀：此有两解。一言其治小邑，何必用礼乐大道。其实则深喜之。一言子游之才而用于武城之小邑，则是深惜之也。然承上莞尔而笑，则终是喜深于惜。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此两语，盖孔子常言之。君子小人以位言，在上在下皆当学道，子游言虽宰小邑，亦必教人以礼乐。

二三子：从行者。

前言戏之耳：戏言盖出于嘉喜之情。之字指子游。游、夏皆孔门后进弟子，而列文学之科。子游宰武城时尚年轻，已能行礼乐之教，知孔门四科皆能实见之于行事，即在文学，亦非徒务空言。

白话试译
先生去游武城，听到弦歌之声。先生微笑道：“割一鸡，哪用牛刀呀？”子游对道：“往日我曾听先生说过，君子学于道，便懂得爱人。小人学于道，便易从使命。”先生对从游的人说：“‘诸位！他的话是呀！我前面所说只是对他开玩笑的。”

（五）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以费畔：公山弗扰即公山不狃，季氏家臣。以费畔，畔季氏也。语详《左传》。或曰：其事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方为鲁司寇听政，主堕三都，弗扰不肯堕，遂畔，宁有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理？《论语》乃经后儒讨论编集成书，其取舍间未必不无一二滥收，不当以其载在《论语》而必信以为实。或曰：弗扰之召当在定公八年，阳货入讙阳关以叛，其时不狃已为费宰，阴观成败，虽叛形未露，然据费而遥为阳货之声援，即叛也。故《论语》以叛书。时孔子尚未仕，不狃为人与阳货有不同，即见于《左传》者可证，其召孔子，当有一番说辞，或孔子认为事有可为，故有欲往之意。或曰：孔子之不助畔，天下人所知，而不狃召孔子，其志不在于恶矣。天下未至于不可为，而先以不可为引身自退，而绝志于斯世，此非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则孔子有欲往之意，何足深疑。

末之也已：末，无义。之，往义。末之，犹云无处去。已，叹辞。或说：已，止义，当一字自作一读，犹云无去处即止也。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下之字亦往义。谓何必去之公山氏。

而岂徒哉：徒，空义。言既来召我，决非空召，应有意于用我。

吾其为东周乎：一说：言兴周道于东方。一说：东周指平王东迁以后，孔子谓如有用我者，我不致如东周之一无作为，言必兴起西周之盛也。就文理言，注重乎字，语气较重，应如后说。注重其字，语气较缓，应依前说。惟前说径直，后说委曲，当从前说为是。

白话试译
公山弗狃据费邑叛季孙氏，来召孔子，孔子考虑欲往赴召。子路心中不悦，说：“没有去处了！何必还要去公山氏那里呀？”先生说：“来召我的，难道只是空召吗？倘有真能用我的人，我或者能兴起一个东周来呀。”

（六）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间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不侮：侮，侮慢义。犹言不为人所侮慢。

敏则有功：敏，疾速义。应事疾速，易有成绩。或说：敏，审也，审当于事则有成功。

本章颇多可疑。《论语》记孔子与君大夫问答始称孔子，对弟子问只称子，此处对子张问亦称孔子曰，后人疑是依《齐论》，亦无的据。又此章孔子答语乃似答问政，与答问仁不类。或说此乃问仁政，然亦不当单云问仁。又孔子答子张，《论语》所载共十一条，多欲其鞭辟近里，慎于言行，而此章语不然。孔子以天下告者，颜渊问仁章以外惟此，或疑以为因子张之才大，岂其然乎？或说：就文体言，此章与六言六蔽五美四恶之类皆与其他各章不相似。且子张乃孔子弟子，称问即可，而此章及《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孔子，更为失体。或编者采之他书，未加审正。

白话试译
子张问仁道于孔子。先生说：“能行五事于天下，是仁了。”子张请问哪五事。先生说：“恭、宽、信、敏、惠。能恭敬，便不为人所侮慢。能宽大，便易得众心。能守信，便得人信任。能应事敏速，便易有成功。能对人有恩惠，便易使命人。”

（七）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人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晋大夫赵简子之邑宰。

君子不入：不入其国。

以中牟畔：畔赵氏。事见《左传》，在鲁哀公五年。

磨而不磷：不磷，不敝不伤义。

涅而不缁：涅，矾石，今云皂矾，染之则黑。缁，黑色。此两语，言人之不善，将无挽于己也。

匏瓜：匏瓜味苦，人所不食。或曰：匏瓜指天上星名。

系而不食：匏瓜系于一处，人不食之，我不能如此，故周流求行道于天下。或说：如星之系于天而不可食。

本章与弗扰章，皆记孔子之初意欲往，而不记其卒不往，盖以见孔子仁天下之素志，而卒不往之故，则无足深论。后人纷纷疑辨，则当时子路已疑之不烦重论。

白话试译
佛肸来召孔子，孔子考虑欲往。子路说：“我曾听先生说过：‘那人亲身做了不善之事，君子即不入其国。’现在佛肸据中牟作叛，先生要去他处，这怎说呀？”先生说：“不错，我是说过这话的。不有坚硬的东西吗？尽磨也不会薄。不有洁白的东西吗？尽染也不会黑。我难道是一匏瓜吗？哪能挂在那里，不希望有人来采食呀。”

（八）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居，吾语女：古人对长者问，必起立，孔子命其还坐而告之。居，坐义。女同汝。

好仁不好学：好者，闻其风而悦之，不学则不能深原其所以之道，故必有所蔽。仁、知、信、直、勇、刚六言皆美名，不学则不明其义，不究其实，以意会之，有转成不美者。愚，若可陷可罔之类。荡，谓放而无归，穷高极远而不知所止。贼，伤害义。如尾生与女子期而死于梁下是也。绞，急切义，如父攘羊而子证之。乱，犯上违法。狂，妄抵触人。见此六言虽美，必好学深求之，乃能成德于己。

白话试译
先生说：“由呀！你听到六言六蔽的说法吗？”子路对道：“没有呀！”先生说：“你坐下！我告诉你。好仁不好学，其蔽成为愚蠢。好知不好学，其蔽成为流荡无归宿。好信不好学，其蔽反成伤害。好直不好学，其蔽急切不通情。好勇不好学，其蔽常易犯上作乱。好刚不好学，其蔽易于狂妄抵触人。’"

（九）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小子：呼门弟子而告之。

可以兴，可以观：诗尚比兴，即就眼前事物指点陈述，而引譬连类，可以激发人之志趣，感动人之情意，故曰可以观，可以兴。兴者兴起，即激发感动义。盖学于诗，则知观于天地万物，闾巷琐细，莫非可以兴起人之高尚情志。

可以群，可以怨：诗之教，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故学于诗，通可以群，穷可以怨。事父事君，最群道之大者。忠臣孝子有时不能无怨，惟学于诗者可以怨，虽怨而不失其性情之正。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尚比兴，多就眼前事物，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

白话试译
先生说：“小子们，为何没有人学诗呀！学了诗，可以兴起你自己，可以懂得如何博观于天地，可以懂得在群中如何处，可以懂得处群不得意时如何怨。近处讲，懂得如何奉事父母。远处讲，懂得如何奉事君上。小言之，也可使你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之名。”

（一O）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为周南召南：为，犹学也。周南、召南，诗国风首二篇名。二南之诗，用于乡乐，众人合唱。人若不能歌二南，将一人独默，虽在人群中，正犹面对墙壁而孤立。或说：《周南》十一篇，言夫妇男女者九。《召南》十五篇，言夫妇男女者十一。二南皆言夫妇之道，人若并此而不知，将在最近之地而一物不可见，一步不可行。

白话试译
先生对伯鱼说：“你学了周南、召南的诗吗？一个人若不学周南、召南，那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呀！"

（一一）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玉帛，礼之所用。钟鼓，乐之所用。人必先有敬心而将之以玉帛，始为礼。必先有和气而发之以钟鼓，始为乐。遗其本，专事其末，无其内，徒求其外，则玉帛钟鼓不得为礼乐。

或说：礼乐之可贵，在其安上治民，移风而易俗。若不能于此，而惟玉帛钟鼓之是尚，则不得谓之礼乐。二说皆是，当合以求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尽说礼呀礼呀！难道是说的玉帛吗？尽说乐呀乐呀！难道是说的钟鼓吗？”

（一二）
子曰：“色厉而内在，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色厉而内茬：厉，威严。荏，柔弱。
譬诸小人：言于诸色小人中譬之。
穿窬之盗：窬，犹窦。盗，窃义。穿墙壁为洞以求入室行窃。一说：穿谓穿壁，窬谓穴墙，依文法，似从前解为是。

白话试译
先生说：“外貌装得很威严，内心实是软怯，那样的人，在诸色小人中作譬喻，好算是穿墙挖洞的小偷一类吧！"

（一三）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乡，其群鄙俗。原同愿，谨愿也。一乡皆称其谨愿，故曰乡原。《孟子·万章》篇有云：“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较本章多三句。或是《论语》编者删节之，而《孟子》全录其语。孟子》 又：“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一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说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盖惟特立独行之士始可入德，故孔子有取于狂狷。若同流合污，媚世伪善，则断非入德之门。孟子发挥孔子义极精极显，学者求入德，必细参之。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乡中全不得罪的那种好人，是人类品德中的败类呀！”

（一四）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德必由内心修而后成。故必尊师博文，获闻嘉言懿训，而反体之于我心，潜修密诣，深造而默成之，始得为己之德。道听，听之易。涂说，说之易。入于耳，即出于口，不内入于心，纵闻善言，亦不为己有。其德终无可成。德不弃人，而曰“德之弃”，深言其无分于成德。

白话试译
先生说：“在道路上听便在道路上说的那些人，是品德中的弃物呀！”

（一五）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本章下与字同欤。古人文法有缓急，不显而显，此缓读。得为不得，此急读。患得之，即患不得之。无所不至，言其将无所不为。小则吮痈舐痔，大则狱父与君，皆生于其患失之一心。人品大略可分为三类，有志于道德者，此为己之学。有志于功名者，此为人之学。有志于富贵者，即本章之所谓鄙夫，乃不可与共学之人。

白话试译
先生说：“一个鄙夫，可和他共同事君吗？当他没有得到时，只怕得不到。既已得到了，又怕或失去。若怕或失去，他会无所不为，没有底止的。”

（一六）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民有三疾：疾，病也。此言人有偏短，指下文狂、矜、愚言。

或是之亡：亡，同无。求如古人之偏短而不可得，伤今俗之益衰。

古之狂也肆：狂者志愿高，每肆意自态，不拘小节。

今之狂也荡：荡则无所据，并不见其志之狂矣。

古之矜也廉：矜者持守严，其行矜持。廉，棱角义。峭厉难近。

今之矜也忿戾：忿决则多怒好争，并不见其矜持矣。

古之愚也直：愚者暗昧不明，直谓径行自遂，无所防戒。

今之愚也诈：诈则挟私欺诳，并其愚亦不见矣。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古人常见有三种病，现在或许连这些病也不见了。古代狂者常易肆志不拘，现代的狂者则是荡无所据了。古代矜者常易廉隅陗厉，现代的矜者则成忿戾好争了。古代愚者常易径情直行，现代的愚者则成变诈百出了。”

（一七）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本章重出。

（一八）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紫之夺朱：朱，正色。紫，间色。当时以紫衣为君服，可见时尚。

郑声之乱雅乐：雅乐，正音。郑声，淫声也。

利口之覆邦家：利口，侫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君悦而信之，可以倾覆败亡其国家。

孔子告颜渊放郑声远侫人，则恶紫乃喻辞。孔子恶乡愿，为其乱德，可合参。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厌恶紫色夺去了朱色，厌恶郑声扰乱了雅乐，厌恶利口倾覆了国家。”

（一九）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为何孔子无端发欲无言之叹？或说：孔子惧学者徒以言语求道，故发此以警之。或说：孔子有见于道之非可以言说为功，不如默而存之，转足以厚德而敦化。此两义皆可通，当与前篇无隐之义相参。

或疑本章孔子以天自比。孔子特举以解子贡不言何述之疑，非孔子意欲拟天设教。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想不再有所言说了。”子贡说：“夫子不再有所言说，教小子们何从传述呀！”先生说：“天说些什么呢？春、夏、秋、冬四时在行，飞潜动植百物在生，天说些什么呢？”

（二O）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孺悲：鲁人。《礼记》云：“恤由之丧，鲁哀公使孺悲从孔子学士丧礼。”此次请见，当是另一时事。

辞以疾：孔子不欲见孺悲，推辞有病。

将命者出户：将命，传辞者。将孺悲之命来，待其出户，即取瑟而歌，使之闻之，知非真有疾，伸以告孺悲。孔子既拒之，又欲使知之，孺悲殆必有所自绝于孔子。而孔子不欲显其短，使无自新之路，故虽抑之，不彰著。虽拒之，不决绝。亦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

白话试译
孺悲要求见孔子，孔子不肯见，推辞有病。传命者走出户，孔子即取瑟弹之，又自和而歌，使将命者听到，知道孔子没有病。

（二一）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三年之丧：父母死，守丧三年。时此礼久不行，宰我之问，盖讨论制作，与其存虚名，不若务实行。他日或制新礼，改定此制。非宰我自欲短丧也。

期已久矣：期，读基，周年义。谓守丧一年已久。或曰：此期字读期限之期，三年为期已久。下文期已可矣之期始读基。

礼必坏，乐必崩：坏，败坏。崩，坠失。礼乐行于君子，君子居丧三年，不习礼乐，礼乐将崩坏。

旧谷既没，新谷既升：没，尽义。升，登义。一年之期，旧谷已尽，新谷登收，时物皆变，丧期亦即此可止。

钻隧改火：古人取火，钻一木为隧，中凿眼。取一木为钻，钻头放隧眼中，用绳力牵之，两木相磨，火星飞爆，即成火。此隧木既燃，常保勿熄。一木将尽，另用一木接其火，后薪继前薪，是谓传薪。惟传薪须随四时改易，另钻新隧。春用榆柳，夏用枣杏，夏季用桑拓，秋用柞楢，冬用槐檀，一年而周，此谓改火。谷已新，火亦改，故丧期亦一年已可。

食夫稻：古代北方以稻食为贵，居丧者不食之。

衣夫锦：锦乃有文彩之衣，以帛为之。居丧衣素用布，无彩饰。

于女安乎：女同汝，孔子问宰我于心安否。父母之丧，子女悲哀在心，故食旨未甘，衣彩色而心滋不适，哀戚出于自然，乃本此而制为居丧之礼。孔子告宰我，汝若觉心安，自可不遵此制。宰我本普泛设问，孔子教其反求之心以明此礼意。而宰我率答曰安，此下孔子遂深责之。

免于父母之怀：子生未满三岁，常在父母怀抱中，故亲丧特以三年为断。欲报之恩，昊天周极，非谓三年即可脱于悲哀。此亦即人之仁心。

天下之通丧：谓此三年之丧礼当通行于天下。

按：此章宰我问三年之丧，其意本为讨论礼制，当时亦似未有天下通行三年之丧之证。而孔子之责宰我，辞气之厉，俨若昼寝一章。何以孔子对宰我独异于对其他之门人，不可知矣。

白话试译
宰我问道：“三年之丧，似乎期限太久了。君子三年不行礼，礼将从此而坏。君子三年不作乐，乐将从此而失。而且旧谷吃尽，新谷已收，钻隧接火之木也都改了。似乎一年之期也就够了。”先生说：“你亲丧一年后即吃稻米，穿锦衣，心上安不安呢？”宰我说：“安呀！”先生说：“你心既觉安，就可如此做呀。君子居此丧期中，正因食了美味也不觉甘，听了音乐也感不到快乐，在日常宫室中起居，总觉心不安，因此不这样生活。现在你心若觉安，自可照常生活呀！”宰我出去了，先生说：“予的不仁呀！儿子生下三个年头，方才离开了父母的怀抱，那三年的丧期，是天下通行的丧期呀，予是不是也有三年的爱心对于他死后的父母呢？”

（二二）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博弈皆局戏。博即六博，似后代之双陆。双方各六著，共十二棋，先掷著，视其彩以行棋，其法今不详。今人只以掷彩为博，则与弈不相类。弈者围棋，古弈用二百八十九道，今用三

本章甚言人心必有所用。

白话试译
先生说：“吃饱了，一天到晚心没处用，这真难呀！不是有玩六博和弈棋的吗？这总比没事好一些。”

（二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尚，以之为上之义。下文君子小人并说，乃以位言。惟前两句君子字，似不即指在上位者。可见古人用君子小人字，义本混通，初非必加以明晰之分别。

或说：本章似子路初见孔子时问答。
白话试译
子路说：“君子看重勇吗？”先生说：“君子是看重义的。君子有勇没有义，则将为乱。小人有勇没有义，则将为盗。”

（二四）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 “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称人之恶：喜称扬人恶，可知无仁厚之意。

居下流而讪上：汕，谤毁义。旧本无流字，居下汕上，可知无忠敬之诚。

勇而无礼：此可为乱。

果敢而窒：窒，塞义，即不通义。果敢而不通事理，将妄作而兴祸。

曰：踢也亦有恶乎：或说此句亦子贡语，则乎字应作也。或说此下始是子贡语，则与乎字文气合。此曰字乃孔子曰。

徼以为知：徼，钞袭义。钞袭人说以为己知。

不孙以为勇：孙，逊让义。人有胜己，不从不让以为勇。

讦以为直：讦，谓攻发人之阴私。非直而以为直。

白话试译
子贡道：“君子亦对人有厌恶吗？”先生说：“有的。厌恶喜好称说别人恶的人。厌恶居下位谤毁在他上的人。厌恶勇而无礼的。厌恶果敢而窒塞不通的。”先生说：“赐呀！你亦有所厌恶吗？”子贡道：“我厌恶钞袭他人说话而自以为知的。我厌恶不懂逊让服从而自以为勇的。我厌恶攻发别人阴私而自以为直的。”

（二五）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此章女子小人指家中仆妾言。妾视仆尤近，故女子在小人前。因其指仆妾，故称养。待之近，则狎而不逊。远，则怨恨必作。善御仆妾，亦齐家之一事。

白话试译
先生说：“只有家里的妾侍和仆人最难养。你若和他们近了，他将不知有逊让。你若和他们远了，他便会怨恨你。”

（二六）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本章或说乃孔子勉人及时迁善改过。四十成德之年，至是而犹见恶于人，则无望有善行矣。然此语当是有为而发，惟不知其谁为耳。或说：本章乃孔子之自叹。当是孔子于时被谗也。《阳货》一篇终于此章，见圣道之不行。下接《微子》篇，皆仁人失所，及岩野隐沦之士，亦由此章发其端。然孔子自叹，不当用见恶字，当以前说为允。

白话试译
先生说：“年到四十，还是被人厌恶，这就怕无望了。”

〇微子篇第十八

（一）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箕，国名。子，爵名。微子，封之庶兄。箕子、比干，封之诸父。微子见封无道而去。箕子谏不听，因以为奴，乃徉狂受辱。比干强谏被杀。三人皆意在安乱宁民，行虽不同，而其至诚侧但心存爱人则一，故同得为仁人。孔子又曰：“有杀身以成仁。”然仁不在死，三人之仁，非指其去与奴与死。以其能忧乱，求欲安民，而谓之仁。此篇多记仁贤之出处，列于《论语》之将终，盖以见孔子之道不行，而明其出处之义。先之以此章，见殷之亡由于不用贤，伤今思古，所以叹孔子之道穷而斯民之不能脱于祸乱。

白话试译
微子避而去，箕子囚为奴，比干谏而死。先生说：“殷在那时，有三位仁人了。

（二）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师：典狱官。

三黜：三被黜退。

焉往而不三黜：举世浊乱，不容正直，以此例彼，将何往而不被黜。

何必去父母之邦：欲求不黜，惟有枉道。苟能枉道，则不必去父母之邦亦可不被谴黜。柳下惠于鲁公室尚在五服之内，与孔子以鲁为父母之国者又不同，故义不当去。

孟子称柳下惠圣之和，观此章，辞气雍容，可谓和矣。然其不欲枉道之意，则确然有不可拔者。故孟子称其“不以三公易其介”。惟玩其辞气，终若视一世皆枉道，无可与为直，其倦倦救世之心则淡矣。故孟子又谓“柳下惠不恭”，此所以异于孔子。本篇所记古之仁贤隐逸之士，皆当与孔子对看，乃见孔子可去而去，不苟合，然亦不遁世，所以与本篇诸贤异。
又按：此章无断语，因无子曰字。义明不待有断。载在《论语》，其为孔子言可知。

白话试译
柳下惠当鲁国的狱官，三次被黜。有人说：“你还不去往他国吗？”柳下惠说：“我以直道事人，去到哪里将不被黜呢？我若能枉道事人，又何必定要离去父母之邦？"

（三）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鲁三卿，季氏最贵，齐景公谓我不能如鲁君之待季氏者待孔子，遂以季氏、孟氏之间待之，其礼亦甚隆矣。然又曰：“吾老矣，不能用。”此非面语孔子，盖以私告其臣，而孔子闻之。孔子以齐君不能用而去，则齐君之礼待，不足以安圣人。

又按：孔子在齐止一次，以昭二十五年鲁乱去，两年而返，时景公盖年近六十。

白话试译
齐景公待遇孔子，说：“像鲁君待遇季氏般，我就不能了。以在季孙氏、孟孙氏之间的礼貌待孔子。”但他私下又说：“我已老了，不能用他了。”于

是孔子也离开齐国了。

（四）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归读如馈。季桓子，鲁大夫，名斯。《史记》：“鲁定公十年，孔子为鲁司寇，方当政，齐人谋沮之，馈鲁以女乐，定公与季孙君臣相与观之，废朝礼三日，孔子遂行。”本篇均记古今仁贤出处，此两章记孔子之去齐去鲁以见折衷。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所以为时中之圣也。

白话试译
齐人送来一批女乐队，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举行朝礼，于是孔子离开鲁国了。

（五）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楚狂接舆：楚之贤人，佯狂避世，失其姓名，以其接孔子之车而歌，故称之曰接舆，犹晨门荷某丈人长沮莱溺之例。或说其人接氏舆名。今不从。或曰：狂者，孔子所与，故称其人曰狂接舆，今从之。

歌而过孔子：此当是孔子乘车在途中，接舆歌而过孔子之车。或说歌而过孔子之门。或本有之门二字。

何德之衰：古俗相传，世有道则凤鸟见，无道则隐。接舆以凤比孔子，世无道而不能隐，为德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既往之事不可再谏，继今而来者犹可追及，谓今尚可隐而去。

已而已而：已，止义。而，语助辞。犹云罢了罢了。

今之从政者殆而：殆，危义。今之从政者皆危殆不可复救治，不足与有为。或谓孔子若从政，则仕路风波之忧，此失之。

孔子下：下车。或说：下堂。

趋而避之：接舆急行避孔子，不欲闻孔子之辩白。以下数章，皆孔子之不忍于避世。接舆诸人，高蹈之风不可及，其所讥于孔子者，亦非谓孔子趋慕荣禄，同于俗情，但以世不可为，可劳劳车马，为孔子惜耳。顾孔子之意，则天下无不可为之时，在我亦有不忍绝之情，有不可逃之义。孔子与诸人旨趣不相投，然孔子终惓惓于此诸人，欲与之语，期以广大其心志，此亦孔子深厚仁心之一种流露。

白话试译
楚中一狂人，接在孔子车后而歌，越过孔子车而前。他歌道：“凤啊！凤啊！怎么你德如是般衰呀！已往的莫说了，方来的还可追呀！算了！算了！当今那些从事政治的哪一不是危殆之人怎可与之有为呀！”孔子听他歌，下车来，想和他说话。那狂人急行避去，不得和他说。

（六）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抚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桀溺：两隐者，姓名不传。沮，沮加。溺，淖溺。以其在水边，故取以名之。桀，健义，亦高大义。一人颀然而长，一人高大而健。

耦而耕：两人并头而耕，谓藕耕。或说前后递耕谓耦耕。

问津：津，济渡处。

执舆者：执舆，执辔在手也。本子路御而执辔，今下问津，故孔子代之。

是知津矣：言孔子长年周流在外，应知津渡之处也。

滔滔者：滔滔，水流貌。字亦作悠悠，即浟浟，同是水流之貌。水之长流，尽日不息，皆是此水，因在水边，随指为喻。犹今俗云天下老鸦一般黑。

谁以易之：以，犹与也。言一世皆浊，将谁与而变易之。

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而指子路。辟读避。辟人之士指孔子。避世之士，沮溺自谓。人尽相同，不胜避，故不如避世。

耰而不辍：耰者覆种。布种后，以器把之，使土开处复合，种深入土，鸟不能啄，以待时雨之至。耰而不辍者，亦不告子路以津处。

抚然：犹怅然，失意貌。

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与者，与同群。孔子谓我自当与天下人同群，隐居山林，是与鸟兽同群。

丘不与易：孔子言正为天下无道，故周流在外，求以易之。若天下有道，则我不复与之有变易。隐者之意，天下无道则须隐。孔子意，正因天下无道故不能隐。盖其心之仁，既不忍于忘天下，亦不忍于必谓天下之终于无道。

白话试译
长沮、桀溺两人作对在田中耕，孔子路过，叫子路去向两人问前面济渡处。长沮说：“那执髻在车上的是谁呀？”子路道：“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孔丘吗？”子路道：“是的。”长沮说：“那他自知济渡之处了。”子路再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呀？”子路道：“是仲由。”莱溺说：“是那鲁国孔丘之徒仲由吗？”子路对道：“是。”桀溺说：“你看那水流滔滔，天下都是一般，和谁来变更它呀？而且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何如跟从避世之士呀？”一面说，一面不歇地把土。子路离开两人，把来告诉孔子。孔子怅然停顿了一会，说：“鸟兽是不可与同群的呀！我不和那天下人同群，又和谁同群呢？若使天下已有道，我也不来和他们有所变更呀！”

（七）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从而后：子路从孔子行，相失在后。

遇丈人：遇者，不期而相值。丈人，长老之称。

以杖荷蓧：蓧，竹器名。荷，担揭也。丈人以杖揭一竹器箩簏之属在道行，子路借问见夫子否？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或说：分，借作粪。丈人言，我四体不及勤劳，五谷不及粪种，何从知汝夫子？或云：五谷不分，指播种迟早燥湿当一一分辨

或说：此丈人讥子路，值乱世，不勤劳四体以播五谷，而周流远行，孰为汝之夫子而向我索之乎？据下文，丈人甚有礼貌，似不邂逅子路即予面斥。当从前两说。

植其杖而芸：芸，去田中草。植，竖也。丈人既答子路，行至田中，竖其丈插土中，俯身芸除田中草。

拱而立：拱，叉手，古人以为敬。子路知此丈人非常，故叉手旁立以观其芸，亦表敬意。

止子路宿：时值日暮，此丈人止子路且勿前行，宿其家。

见其二子：丈人杀鸡，作黍饭享子路，又介绍见其二子。

至则行矣：子路反至丈人家，而丈人已出。

子路曰：此乃子路对其二子言。所言大意，当即孔子所授，欲以告丈人者。

不仕无义：仕非为富贵，人之于群，义当尽职，故仕也。

长幼之节不可废：丈人之见其二子，是不废长幼之节。长幼之节不可废，君臣之义亦如何可废。

洁其身而乱大伦：大伦即指君臣言。一世浊乱，欲自洁其身，隐而不出。苟尽人皆隐，岂不乱君臣之大伦？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之行否属命，人必以行道为己责属义。虽知道不行，仍当出仕，所谓我尽我义。

以上三章，紧承孔子去齐去鲁两章后，见孔子虽所如不合，终未恝然忘世。然味此四人之言，想其清风，亦足起敬。彼等于孔子尚所不满，置身世外真如凤翔千仞之冈，自非孔子，焉得而轻议之？

白话试译
子路从行，落后了，遇见一老者，杖头担着一竹器，在路行走。子路问道：“你见我的先生吗？”老者说：“我四体来不及勤劳，五谷来不及分辨，哪是你的先生呀！”走往田中，把杖插地，俯下身去除草。子路拱着手立在一旁。老者止子路勿前行，留到家中过夜。杀一鸡，做些黍饭，请子路，又叫他两个儿子来和子路见面。明天一早，子路告辞，见到孔子，把昨日事告诉了。先生说：“这是一个隐者呀！”命子路再回去见他。子路到他家，人已出门了。子路和他二子说：“一个人不出仕，是不义的呀。长幼之节不可废，君臣之义又如何可废呢？为要清洁己身，把人类大伦乱了。君子所以要出仕，也只是尽他的义务罢了。至于道之不能行，他也早已知之了。”

（八）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逸民：逸者，遗佚于世，民者，无位之称。下列七人，皆逸民也。

虞仲：或谓即仲雍，然仲雍在夷、齐前，又继位为吴君，不当入逸民之列。或说：《史记》吴君周章弟虞仲，武王封之故夏墟，此虞仲虽亦为君，然其有国出于意外。由前言之，亦逸民也。今按：此虞仲本是吴君周章之弟，何以知其为虞君之前乃一逸民，窃恐亦未是。或疑乃春秋时虞君之弟，故系以国名而称伯仲，殆亦让国之贤公子，而书传失其记载。

夷逸：或疑夷逸非人名，因虞仲逸于夷，故日夷逸。然依逸民伯夷之类，当称夷逸虞仲，不当曰虞仲夷逸。且逸于夷之虞仲，终为吴君，不得曰隐，

又不得曰废。夷逸殆亦人名，而书传无考耳。

朱张：此下孔子分别评说诸人，而独缺朱张。或疑朱张当作诪张，诪张为幻，即阳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张，三者品其目，夷、齐、虞仲、惠连，五人举其人。然夷逸已辨如前。柳下惠少连亦非阳狂。或疑朱张即孔子弟子仲弓，然孔子评述古昔贤人，不应以己弟子厕名其间。盖朱张之言行孔子时已无可得称，故孔子但存其名，不加论列耳。

少连：其人见《礼记·杂记）篇，东夷之子。孔子称其善居丧。

不辱其身：夷、齐隐居饿死，是不降志。不仕乱朝，是不辱身。心迹俱逸。柳下惠、少连并仕于鲁，柳下惠三黜不去，则已降志辱身矣。

言中伦．行中虑：但能言应伦类，行应思虑，不失言行，则所谓降辱，亦惟有委曲之迹耳。故为次也。

身中清，废中权：隐居独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废，合乎道之权。身清犹孟子谓洁身，无行可举，故以身言。放言者，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谓放废其言也。是二人者，更无言行可举，故又其次也。或说：放言如后世孔融跌荡放言之例，今不从。

无可无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故曰无可无不可。

本章列举隐遁者七人，伯夷、叔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盖已遁世离群矣。此为逸民之最高者。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而不枉己，虽辱身而非求合，言能合于伦理，行能中于思考，是逸民之次也。虞仲、夷逸，清而不滓，废而有宜，其身既隐，其言亦无闻，此与柳下惠、少连又不同，亦其次也。此等皆清风远韵，如莺鸽之高翔，玉雪之不污，视世俗犹腐鼠粪壤耳。惟孔子之道，高而出之。故孔子曰：“我则异于是”，正见其有相同处，故自举以与此辈作比，则孔子之重视逸民可知。小人无忌惮，自居为中庸，逸民清士皆受讥评，岂亦如孔子之有异于此辈乎？学者当审别也。

白话试译
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先生说：“守其志不屈，保其身不辱，这是伯夷叔齐吧！”先生说：“柳下惠、少连，志不免有降抑，身不免有污辱了。但所言能合于伦理，所行能合乎思虑，能如此也算了。”先生又说：“虞仲、夷逸，隐居弃言，但他们的身是合乎清洁了。他们的废弃，也合乎权衡了。”先生又说：“我就和他们不同，我只是无可无不可。”

（九）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大师挚：大音泰。大师，鲁乐官之长，挚其名。

亚饭干：亚，次义。亚饭、三饭、四饭，皆以乐侑食之官。干、缭、缺，其名。礼，王大食，三侑。鲁亦有亚饭、三饭、四饭，僭王礼也。

鼓方叔入于河：击鼓者名方叔，避隐于河滨。

播鼗武：鼗，音徒刀反。小鼓，两旁有耳。播，摇义。持其柄摇之，则旁耳还自击。武，名也。

少师阳，击磬襄：少师，乐官之佐。阳、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从学琴者。

此章记鲁衰，乐官四散，逾河蹈海以去，云天苍凉，斯人寥落。记者附诸此篇，盖不胜其今昔之悲感。记此八人，亦所以追思孔子也。唐史记安禄山乱，使梨园子弟奏乐，雷海青辈皆毁其乐器，被杀而不悔，此亦类于入河入海之心矣。或谓此八人乃在殷封时，或谓周厉王时，又谓周平王时，今皆不取。

白话试译
太师挚去了齐国，亚饭干去了楚国，三饭缭去了蔡国，四饭缺去了秦国。鼓方叔入了黄河，播登武入了汉水，少师阳、击馨襄入了海。

（一O）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鲁公：周公子伯禽。受封去之鲁，而周公告戒之。鲁人传诵，久而不忘，或亦孔子尝与其弟子言之。

不施其亲：施当作弛，忘弃义。或说：施，易义。不以他人之亲易己之亲。或说：施，与义。不私与其所亲。或说：施，施罪于人。不施其亲，所以隐其罪，亦亲亲之义。今从第一说。

怨乎不以：以，用义。不以，不用。怨不见听用。

无大故则不弃：大故谓大恶逆。

无求备于一人：人之材性各有近，任才使能，贵不求备。

人才之兴起，亦贵乎在上者有以作育之，必能通其情而合乎义，庶乎人思自竭，而无离散违叛之心。《论语》编者续附此章于本篇之末，亦所以深致慨于鲁之衰微。

白话试译
周公教鲁公道：“君子不要忘忽他亲属。不要使大臣怨他不见用。故旧之人无大恶逆，不要舍弃他。不要求全责备于某一人。”

（一一）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马呙）。

八士，旧说：一母四乳，皆孪生。或说：亦可有十二子而以伯仲之序各称其三子者，此特见一家之多贤，何必皆孪生，是也。或说在周成王时，或说在宣王时，或以为即武王时之尹氏八士，见逸周书。本篇孔子于三仁逸民师挚八乐官，皆赞扬而品列之。于接舆、沮溺、荷蓧丈人，皆倦倦有接引之意。盖维持世道者在人，世衰而思人益切也。本章特记八士集于一家，产于一母，祥和所钟，玮才蔚起，编者附诸此，思其盛，亦所以感其衰。

白话试译
周代有八个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马呙）。

〇子张篇第十九

（一）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犹授命，见危授命见《宪问》篇。见得思义见《季氏》篇。祭思敬丧思哀之义，见《八佾》篇。此章子张之言，亦平日所闻于孔子。已矣语辞，谓士能如此为可也。

本篇皆记门弟子之言。盖自孔子殁后，述遗教以诱后学，以及同门相切磋，以其能发明圣义，故编者集为一篇，以置《论语》之后。无颜渊、子路诸人语，以其殁在前。

白话试译
子张说：“一个士，见危难能授命，不爱其身。见有得能思及义，不妄取。临祭能思敬，临丧能思哀，那也算可以了。”

（二）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执，守义。德在己，故曰执，犹云据德。弘，大义。后孟子言扩充，亦求其能弘。道在外，故须信。信不笃，则道听而涂说之矣。信道笃，斯吾德亦日弘。若有执而不弘，有信而不笃，则不大，不足当天地间大补益之事，不足为天地间大关系之人。有此一人不为重，无之亦不为轻。较之一无信守者，相去亦无几。或曰：不能谓其无执无信，亦不能谓其有执有信。两义仍相通。本章与曾子弘毅章略相似。惟曾子弘以指道，毅以指德，与子张此章所言正相倒转。曾子尝谓：“堂堂乎张也，难乎并为仁矣”，岂亦以子张之执德务弘乎？所守太狭固不是，然贵扩而充之，不贵以弘为执。于此见曾子、子张学脉之相异。

白话试译
子张说：“执德不能弘大，信道不能笃实，这样，怎好算他有？又怎好算他没有？"

（三）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问交：问交友之道。

其不可者拒之：此盖子夏守无友不如己者之遗训。又如损者三友，此当拒不与交。

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此盖孔子泛爱众而亲仁之遗训。

本章子夏之教门人，盖初学所宜守。子张之言，则君子大贤之所有事。二子各有闻于孔子，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子夏狷介，子张高广，均可取法。然亦不免各有所偏蔽。

白话试译
子夏的门人问交友之道于子张。子张道：“你们先生子夏如何说呢？”那门人对道：“我们的先生子夏说：‘可与为友的，我和他为友，不可与为友的，该拒绝不与相交。”‘子张说：“这和我所听到的不同了。‘一个君子，该尊崇贤者，同时亦宽容众人。该嘉许善人，同时亦哀矜那些不能的人。’若使我是个大贤，对人有什么不能容的呢？若使我自己不贤，别人将会拒绝我，哪待我来拒绝人呀？"

（四）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孔子之道大，博学多闻而一以贯之。小道窥于一隙，执于一偏，非谓其无所得，就其所见所执，亦皆有可观。但若推而远之，欲其达于广大悠久之域则多窒泥而难通，故君子不为也。或曰：此重经世之义。小道，如农、圃、医、卜、百家众技，擅一曲之长，应一节之用者皆是。当与君子不器章参读。

白话试译
子夏说：“就算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处。但要行到远去，便恐行不通。所以君子不走那小道。”

（五）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君子于学，当日进而无疆。日知所无，此孔子博文之教。月无忘其所能，此孔子约礼之教。亦颜子所谓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故日知所无则学进，月无忘所能则德立。如是相引而长，斯能择善而固执之，深造而自得之矣。子夏此章之言好学，亦知、德兼言。

白话试译
子夏说：“每天能知道所不知道的，每月能不忘了所已能的，可说是好学了。”

（六）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学而笃志：或疑志在学先，故释此志字为记识。然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未可与立。”故博学必继之以笃志，乃可以适道与立。

切问而近思：博文必归于约礼。学虽博，贵能反就己身，笃实践履。切问近思，心知其意，然后适道与立之后，可以达于不惑而能权。

仁在其中类：学者所以学为人，所以尽人道，故曰仁在其中。

本章当与上章参读。子夏列文学之科，然其论学，固不失圣门矩矱，学者其细阐焉。

白话试译
子夏说：“博学而能笃守其志，又能就己身亲切处去问，接近处去思，仁道亦就在这中间了。”

（七）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肆，官府造作之处。或说：市中陈列器物之所。今从前解。百工居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之于道亦然。非学无以明道，亦无以尽道之蕴而通其变化。学者侈言道而疏于学，则道不自至，又何从明而尽之？致者，使之来而尽之之义。君子终身于学，犹百工之长日居肆中。

本章学以致道，仍即上章仁在其中之义。

白话试译
子夏说：“百工长日居在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终身在学之中以求致此道。‘'

（八）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文，文饰义。人之有过，初非立意为恶，亦一时偶然之失尔。然小人惮于改过而忍于自欺，则必文饰之以重其过矣。

白话试译
子夏说：“小人有了过失，必把它来文饰。”

（九）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俨然，貌之庄。温，色之和。厉，辞之确。即，接近义。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仁德浑然。望之俨然，礼之存。即之也温，仁之著。听其言厉，义之发。人之接之，若见其有变，君子实无变。

白话试译
子夏说：“一个君子像会有三种的变化。远望他，见他俨然有威。接近了，又觉温然可亲。待听他说话，又像斩钉截铁般厉害。”

（一O）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
信，谓人信之。厉，犹病义。言事上使下，皆必诚意交孚而后可以有成。然亦有虽不信，不容不谏，如箕子比干是也。不容不劳之，如子产为政，民欲杀之是也。子夏此章，亦有虽未信，举其常而言之。

白话试译
子夏说：“君子等待民众信他了，再来劳使他们。否则将会怨他有意作害于他们了。君子等待其君信他了，再对君有所谏。否则将误会他故意谤毁于己了。”

（一一）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犹云大节小节。闲，阑义，所以止物之出入。或曰：论人与自处不同。论人当观其大节，大节苟可取，小差自可略。若自处则大节固不可以逾闲，小德亦岂可以出入乎？小德出入，终累大德。或曰：小德出入，如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是也。”然则所以有出入，正以成其不逾闲之大德。

白话试译
子夏说：“人的德行，大处不可逾越界限，小处有一些出入是可以的。”

（一二）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隐！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门人小子：小子即门人。如曾子有疾章，吾知免夫小子，即门人。此处门人小子兼言，因下文洒扫应对进退，乃指子夏门人中年轻一辈言，故特加此二字。或说：小子当连下读，谓其门人中有幼者，使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今子夏不分长幼，一以此教，故讥之。今按：后说无此文理，门人小子仍当连读，后说之意已兼涵在内，若必拘泥分读，转失之。

洒扫应对进退：洒当为溉，以水挥地及墙阶，令不扬尘，然后扫之。应对，应是唯诺，对必有辞。进退，凡抠衣趋隅，与夫正立拱手，威仪容节，皆幼仪所当学习。

抑末也，本之则无：子游讥子夏失教法，谓此等皆末事，不教以本，谓礼乐文章之大者。

孰先传焉，孰后倦焉：倦如诲人不倦之倦。谓君子之道，传于人，宜有先后之次第，宜先则先，宜后则后，非专传其宜先者，而倦传其宜后者。故非末则先传，而本则倦教。

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区，分区义，即分类义。《齐民要术》有区种五谷法，作为区畛，如今菜畦，数亩之内，分类杂植。草木，即指谷、蔬、 果、蓏之在田圃者。农夫之为田圃，必为之区别溉种，时日既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生。然五谷自为五谷，果蓏自为果蓏，草木之区别，即喻人性与所学之不能相同。

焉可诬也：诬，欺罔义。言若不量其浅深，不问其生熟，一概以教，专以高且远者语之，则是诬之而已。君子之道，不如此。

有始有卒：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近小，后教以远大。所谓循循善诱。若夫下学而上达，本末始终一以贯之，则惟圣人为能。然则小学始教，人人可传，根本大道，则非尽人可得。此下孔门传经之功归于子夏，而《戴记》礼运大同之篇或谓原于子游之绪言，两人学脉，亦于此可见其有别。

今按：游、夏同列文学之科，子游非不知洒扫应对进退为初学所有事，特恐子夏之泥于器艺而忽于大道，故以为说。子夏亦非不知洒扫应对进退之上尚有礼乐大道，不可忽而不传。是两人言教学之法实无大异，读者若据“言游过矣”四字，便谓子游之言全非，则失本章之旨。

白话试译
子游说：“子夏的门人小子，担当些洒水扫地，言语应对，趋走进退一应细事，那够了。可惜这些只是末节。若论到本原处，就没有了，这怎好呀？” 子夏听到了，说：“啊！言游错了。君子之道，哪些是先来传给人？哪些是放在后，厌倦不教了？就拿田圃中草木作修，也是一区区地分别着。君子之道，哪可用欺妄来对人呀！至于有始有卒，浅深大小都学通了的，哪怕只有圣人吧？"

（一三）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仕，人官从职。仕与学，所事异，所志同。优，有余力。仕而学，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此两语反复相因，而亦各有所指或疑学句当在仕句前，然学而仕，士之常。仕而学，则不多见，子夏之意所主在此，故以仕句置前。

《檀弓》载曾子责子夏曰：“吾与尔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则子夏晚年教育之盛可知。本篇载诸弟子之言，独子夏为最多，岂以是钦？

白话试译
子夏说：“仕者有余力宜从学。学者有余力宜从仕。”

（一四）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致，极义。丧礼只以致极乎居丧者之哀情而止，不尚文饰。然若过而至于毁身灭性，亦君子所戒。

白话试译

子游说：“丧礼只要极尽到遭丧者之哀情便够了。”

（一五）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子张务为高广，人所难能，但未得为仁道。仁道，乃人与人相处之道，其道平实，人人可能。若心存高广，务求人所难能，即未得谓仁。

白话试译
子游说：“我的朋友张呀！他可算是人所难能的了，但这样也未得为仁呀！"
（一六）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堂堂，高大开广之貌。子张之为人如此，故难与并为仁。盖仁者必平易近人，不务于使人不可及。

兵书言堂堂之阵，又如言堂堂之锋，皆有对之难近之义。或说：堂堂指容仪言。然本章当与上章合参，上章之难能，犹此章之堂堂，子游、曾子乃评子张为人，决不仅言其容仪。容仪之训虽出汉儒，不可从。又说：难与并为仁矣，为使己与子张各得一国以行仁政，则必不及子张。以此合之上章未仁之说，显为冲突。或又说：子游言吾之与子张友，仅希其难能，尚未敢及于其仁，此益不通。宋儒说《论语》，有过于贬抑孔门诸贤处，固是一病清儒强作回护，仍失《论语》之本义。姑拈此例，庶学者能超越汉、宋，平心求之，斯《论语》之真，亦不难得。

白话试译
曾子说：“堂堂乎我的朋友张呀！难乎和他同行于仁道了。”

（一七）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致，尽其极。人情每不能自尽于极，亦有不当自尽乎极者。惟遇父母之丧，此乃人之至情，不能自已，得自尽其极。若遇父母丧而仍不能自尽其极，则人生乃无尽情之所，而人心之仁亦将撕灭无存矣。

白话试译
曾子说：“我在先生处听过：‘人没有能自己竭尽其情的，只有遇到父母之丧吧！’”

（一八）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孟庄子：鲁大夫仲孙速，其父献子，名蔑，有贤德。

按：《学而》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与此章参读。宋儒惩于绍述之事，说三年章与此章，特有烦言。：然孔子所言，本不以一概凡事，如禹改鯀道，未闻儒者谓之不孝，若必执一废百，则孔子不复有可与立未可与权之教矣。学者其审思之。又本章特称孟庄子为难能，在当时必有所以为难能之具体事实，今亦无可确考，此等处以不深论为是。

白话试译
曾子说：“我听先生说过：‘孟庄子之孝，其他还是可能的，只有没有改换了他父亲所用之人及所行之政，是难能的。’”

（一九）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阳肤为士师：阳肤，曾子弟子。士师，典狱官。

民散久矣：民散，谓其情乖离叛上。

如得其情：民心散离则轻于犯法，如得其作奸犯科之情，当加之以哀愍，勿以明察自喜。矜字当作矜，即怜义。

白话试译
孟氏使阳肤当治狱官，阳肤去问曾子。曾子道：“在上者治民失道，民心离散已久你遇判狱能获得他们犯罪之实，当把同情来哀矜他们，莫要自喜明察呀！”

（二O）
子贡曰：“封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恶居下流：下流，地形卑下处，众水皆流而归之。喻人置身不善之地，则恶名皆归其身。

天下之恶皆归：此指恶名言。或言恶人皆归之。其自为恶虽不甚，而众恶皆成其恶。今按：人苟为恶，其他恶人自来归集。然谓君子恶居下流，当从前解为是。子贡之言，戒人之勿置身不善之地也。

白话试译
子贡说：“封的不善，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过分呀！因此君子不肯居下流之地使天下恶名都归到他身上。

（二一）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日月之食：食字又作蚀。君子有过，本出无心，亦不加文饰，故人皆见之。或说：以君子之德位，为瞻望所集，故苟有过，不得掩。更也、人皆仰之更，改义。仰，谓仰望。如日月之蚀，人皆仰望，盼其即复光明，亦无害其本有之尊崇。

白话试译
子贡说：“君子有过失，好像日蚀月蚀般。他犯过时，人人可见。他改过时，人人都仰望着他。”

（二二）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卫公孙朝：卫大夫。春秋时鲁、郑、楚三国皆有公孙朝，故加卫字以别之。

仲尼焉学：尼，乃孔子卒后之溢。孔子卒，鲁哀公诛之，称之曰尼父。盖尼本孔子之字，古人有即字为溢之礼也。《论语》惟此下四章称仲尼，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语，似皆在孔子卒后，故称其溢。焉，于何义。公孙朝以孔子之学博而大，故问于何而学得之。

文武之道：谓文王武王之道。礼乐文章，孔子平日所讲，皆本之。

未坠于地．在人：历史已往之迹，虽若过而不留，但文化之大传，则仍在现社会，仍在人身。若国亡众灭，仅于古器物或文字记载考求而想见之，则

可谓坠地矣。

贤者识其大者：识，旧注读志，记也。然亦可解作认识义。历史往事，多由前代之所传而记忆认识之。贤与不贤，各有所识，惟大小不同。贤者识其大纲领，从讲究来。不贤者，行不著，习不察，记其小节目，从闻见来。而其为前代之传统则一。孔子学于此文化传统之大道，故可无所遇而非学。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能沛然若决江河。颜子亦能闻一知十。孔子即其未坠于地而在人者学之，文武大道之传如在目前。旧传言孔子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问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即其无常师之证，然犹恐非此章孔子焉不学之义。盖孔子之学，乃能学于众人而益见其仁，益明其道。

白话试译
卫国的公孙朝问于子贡，说：“仲尼那样的学问，从哪里学来的呀？”子贡说：“文王武王之大道，并没有坠落到地上，仍在现今活着的人身上。贤人认识了那道之大的，不贤的人认识了那道之小的，他们都传有文武之道。我们的夫子，哪里不在学，而且谁是他固定的常师呀？”

（二三）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鲁大夫，名州仇。

宫墙：宫，亦墙也。儒有一亩之宫，此指围墙，不指房屋。如汉未央宫有三十六殿，宫言其四围，殿是其屋室。

数仞：七尺曰仞。或说八尺，或说五尺六寸。

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美，言其光辉，富，言其充实。古者家室与宗庙相连，百官乃家中治事之府，贵家大室始有此制。与上言室家，大小浅深悬殊。

白话试译
叔孙武叔在朝上和许多大夫说：“子贡实比仲尼更贤呀。”子服景伯把此语告诉子贡。子贡说：“譬如人家的围墙吧！我的墙只高及肩，人在墙外，便可窥见里面家屋之好。我们夫子墙高几仞，若不得从大门进去，便看不到里面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能寻得我们夫子的大门的该是太少了！那位先生这样说，也无怪呀。”

（二四）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无以为也：犹言无用为此。

丘陵也：土高曰丘，大阜曰陵。人之贤者，其才智虽亦高出于他人，犹如丘陵之与平地，他人犹得循道而上，则更逾越之矣。

日月无得而逾：人每不觉日月之高，然人既不可阶天而升，斯终无以逾日月矣。

虽欲自绝：毁人者不舍欲自绝于此人。若人欲自绝于日月，只是自逃光明，自甘黑暗，于日月何所伤损乎。

多见其不知，：多与只同。见，表露义。谓只自显露其不知量，犹谓不知高低轻重。

白话试译
叔孙武叔谤毁仲尼。子贡说：“这样做是没用的。仲尼是不可谤毁的。他人之贤，好像丘陵般，别人还可跨越到他上面去。仲尼犹如日月，无法再能跨

越到他上面的了。一个人纵使要向日月自告决绝，对日月有何伤害呀？只显露他自己的不知高低，不知轻重而已。”

（二五）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为恭也：也，同邪。言子岂故为恭敬以尊让于师？

君子一言以为知：君子之于人，只闻其一言，便可判其人之知与不知，故言不可不谨。

天之不可阶而升：阶，犹梯。孔子之高，无梯可升，即无道可从。

夫子之得邦家者：孔子未得大用，故世人莫知其圣而或毁之。子贡晚年见用于鲁，鲁人遂谓其贤于仲尼。孟子谓子贡智足以知圣人。圣人之德世所难晓，故此下子贡乃持言孔子苟获见用于世，其效有如此，所以期人之共喻。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见其造化之妙。圣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所感于人者而见其神化之速。子贡此下之言，即因其感于外者以反观圣人之德，所以为善言圣人也。

立之斯立：扶而立之而皆立，即己欲立而立人，民无信不立之立。

道之斯行：导之使行而皆行，即己欲达而达人，道之以德之道。

绥之斯来：绥，安义。安其民而远者闻风悦来。

动之斯和：动，谓鼓舞作兴之。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故鼓舞作兴之而民莫不和睦奔赴。

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一说：古谓乐谓荣。言其生，民皆乐之。一说：时人皆觉其光荣，所谓与有荣焉。死则民皆哀之，所谓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或说：荣谓莫不尊亲，哀则如丧考批。或说：生则时物皆荣，死则时物咸哀。

本篇二十五章，皆记孔门诸弟子之言，而特以子贡三章赞美孔子者为殿。时人如叔孙武叔、陈子禽皆以为子贡贤于仲尼，可见子贡晚年，其进德修业之功，亦几几乎超贤人圣矣。而子贡智足以知圣人，又能善言之。扬子云曰：“仲尼圣人也，或劣诸子贡，子贡辞而辟之，然后廓如也。”然则圣道之光昌，子贡之功亦不小矣。故《论语》编者以此三章列之本篇之末。

又按：孔门诸贤，于孔子卒后，盛德光辉，各自超绝。不惟西河之人拟子夏于孔子。乃如子夏、子游之贤，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本章陈子禽，或因其疑子贡贤于孔子，遂谓其非孔子弟子陈亢。陈亢亦未脱一时之见而已，焉见其必非孔子弟子？由于孔门后起之多贤，益见孔子教育精神之伟大，而孔子之高出于诸贤，亦可由此想像矣。司马迁赞孔子，曰：“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读《论语》者，本此十六字心情，庶可以渐企乎有窥于圣道之几希。

又按：孔门弟子有先后辈之别。《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而子贡之事尤多。《戴记》 多曾子、 游 夏 子之言，而子路、 冉、 子则罕见。方孔子生时，颜、闵具体而微，仲弓可使南面，羽冀圣道，以先进篇所列前三科诸贤为主。然既为日月之明所掩，其称述于后者转少。曾子、游、夏子张，事孔子之日短，教学者之日长，故孔子生时，此诸贤皆少所表见，而名言绪论，多见于孔子之身后。即此篇所收，亦惟曾子、游、夏、子张四人。惟子贡，当孔子段时，名位已显，又最为诸弟子之长，领袖群贤，昌明师传，厥功为大。至有子，其年与子贡相伯仲，较之子路、冉有、闵子、仲弓为幼，而较之曾子、游、夏、子张则又长矣。以有子与子贡较，子贡仕宦之日为多，有子讲学之力为勤。故此后游、夏、子张皆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以曾子不可而止。然有若之继子贡而为群弟子所推尊可知矣。故前论十篇首《学而》，孔子之后即次以有子，后次以曾子也。然后论之成又晚于前论，《子张》篇中遂不收有子语。盖曾子、游、夏、子张诸贤，其后各自开立门户，传授徒众，声光又越出有子之上。独子贡三章，列为本篇之殿，盖子贡之称道圣人，已被视为后起孔门之公论矣。

又按：子张于四贤中年最幼，又最早卒。而儒分为八，有子张氏之儒，已能自成宗派，惜乎其未臻高寿以大成其学。

白话试译
陈子禽对子贡说：“你故意作为恭敬的吧？仲尼哪能比你更贤呀？”子贡说：“君子只听人一句话，就以为那人是知者，只听人一句话，就以为那人是不知者了。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呀！我们夫子之不可及，正像天一般，没有阶梯给你上升呀！我们夫子若得有一国一家之位，那真是所说的教民立，民就立。导民行，民就行。经他安抚都来了。经他鼓动都和了。他生时，大家都荣耀。他死后，大家都哀痛。这样的人，如何可及得呀！”

〇尧曰篇第二十

（一）
尧曰：“咨！尔舜！天之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尧曰：咨：尧曰以下乃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咨，嗟叹声。

天之曆数在尔躬：曆，即歷字，犹次也。歷数，谓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节气之先后。曆数在尔躬，犹云天命在尔身。

允执其中：允，信义。中，谓中正之道。谓汝宜保持中正之道以膺此天之曆数。一说：允执其中，谓践帝位。古训皇极为大中。是亦汉时自古相传之说。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苟四海人民皆陷于困穷之境，则君禄亦永绝。

舜亦以命禹：舜亦用尧命己之辞以命于禹。

曰：予小子履：履，商汤名。或说此处曰字上当脱一汤字。此下为商汤祷雨，以身代牲，为民受罪之辞。或说乃商汤伐桀告天之文。非也。

敢用玄牡：用一黑公牛为牺以祭告于天。或说夏尚黑，汤在其时未变夏礼，故用玄牡，疑非也。或说汤既以身为牲，不宜复用玄牡。《鲁论》《齐论》皆无此四字。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昭，明义。皇皇后帝，《墨子·兼爱》篇作上天后。

有罪不敢赦：凡有罪者，汤自言不敢擅赦也。

帝臣不蔽，简在帝心：凡天下贤者，皆上帝之臣，汤自言不敢蔽。简，选择义。简在帝心，惟帝所命也。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吕氏春秋》：汤克夏，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身有罪，无及万方。”古者贵贱皆自称朕，秦以后始定朕为至尊之自称。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吕氏》曰：“万方有罪，在余一人。”可证此为大旱祷雨之辞，非伐桀辞。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此以下，述武王事。赉，赐予义。言周家受天大赐，富于善人，有乱臣十人是也。或说：武王克商，大封于庙，建国授土，皆善人也。是富犹言是贵。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周，至义。亲，近义。周亲不如仁人，文武用心如此，故能特富于善人。或说封王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或以周亲为管蔡，仁人为箕、微。今皆不从。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武王袭用商汤语。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汉书·历律志》：“周衰失政，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云云”，是汉儒认此下乃孔子语。承于尧、舜、

一时善人特多。他也说：“纵使有至亲近戚，不如仁人呀！”他又说：“百姓有过，都在我一人。”该谨慎权量，审察法度，务求统一而公平。旧的官职废了的，该重新修立，四方之政那就易于推行了。灭亡的国家，该使复兴。已绝的族世，该使再续。隐逸在野的贤人，该提拔任用。那就天下之人全都归心了。所当看重的，第一是民众的饮食生活，第二是丧礼，第三是祭礼。在上位的人能宽大，便易获得众心。能有信，民众便信任他。能敏勉从事，便有功了。能推行公道，则人心悦服了。

（二）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惠而不费：谓有惠于民，而上无所费损。
又焉贪：贪者，有欲而常感不足。心所欲在仁，可常感满足，故谓之无贪。或说：教民欲仁，今不从。

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言无论对众寡大小皆不敢慢。人固易慢寡小，然亦有喜慢众大以为刚直者，故并言之。

不戒视成：不先告戒而临时责其成功。

慢令致期：先为教令，不丁宁申敕，而往后刻期无许宽假，缓于前，急于后，误其民而必刑之，是有意贼害其民也。

犹之与人：犹之，犹言均是。同样要给与人，而吝惜于出纳之际，此乃有司之所为，非当政者所宜然。

或说孔子告问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备者，故记此以继帝王之治，此说可发明以本章承尧曰章后而合为一篇之意。则殆是孔子专以帝王为治之道授之子张一人矣，故复有人分出两子张问而使之独立为篇。如此说之，则《尧曰》篇信为出于子张氏之儒之手矣。

又按：本章子张问政，孔子约数以示，俟子张请目，然后详晰言之，与问仁章文势划一，显出一人之手，而两章皆称孔子曰，与《论语》他章体例不同，故疑在《论语》全书中，此为最后编人者。或曰：当是编《论语》者于书成后续得此两章，更待编集，而未有所得，故《子张》篇只两章，为孔壁之旧，而齐鲁学者并之入《尧曰》篇。然考皇侃《义疏》叙古论篇次，以《乡党》为第二，《雍也》为第三，内倒错不可具说。则古论虽出孔壁，亦非可据之定本。此等皆难考定，姑识所疑可也。

白话试译
子张问孔子道：“如何始可从事政治呀？”先生说；“尊崇五美，屏除四恶，这样乃可从事政治了。”子张说：“何谓五美呢？”先生说：“在上位的君子，第一须懂得惠而不费，第二是劳而不怨，第三是欲而不贪，第四是泰而不骄，第五是威而不猛。”子张说：“怎样称作惠而不费呢？”先生说： “你看人民在哪方面可以得利，便在哪方面诱导他们去得利，岂不是施了恩惠给人而不破费着自己吗？你只选择可以使人民服劳的事来使人民服劳，又谁来怨你呢？你自己所欲，只在推行仁道，那就要推行尽推行，岂不是有欲而无贪吗？一个在上位之君子，不论对方是寡是众，或大或小，总之自己无敢怠慢，那岂不极舒泰而并不骄矜吗？一个在上位之君子，只要衣冠整肃，瞻视尊严，便见得俨然，别人望了他生敬畏之心，岂不就有威而不猛暴了吗？”子张又问：“何谓四恶呢？”先生说：“不事先教导人，便要用杀戮（来推行或制止），那叫虐。不事先告戒人，而到时忽然要查验他成功了没有，那叫暴。虽下了命令，像不当件事般，并不曾郑重丁宁，到期限时又硬不通融，这像有意陷害人，叫做贼。同样是要给与人的，但在出纳之际却不免多所吝惜，那有失在上位者之体制，像是一经管的有司了。”

（三）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知命：知命，即知天。有浅言之者，如云“富贵在天，死生有命”是也。有深言之，又积极言之者，如云“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

〇附 孔子年表

鲁襄公二十二年 （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年）孔子生。
鲁襄公二十四年 孔子年三岁。父叔梁纥卒。
鲁昭公七年 孔子年十七岁。母颜徵在卒在前。
鲁昭公九年 孔子年十九岁。娶宋亓官氏。
鲁昭公十年 孔子年二十岁。生子鲤，字伯鱼。
鲁昭公十七年 孔子年二十七岁。郯子来朝，孔子见之，学古官名。其为鲁之委吏乘田当在前。
鲁昭公二十年 孔子年三十岁。孔子初入鲁太庙当在前。琴张从游，当在此时，或稍前。孔子至是始授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
鲁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年三十四岁。鲁孟厘子卒，遣命其二子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师事孔子学礼。时二子年十三，其正式从学当在后。
鲁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年三十五岁。鲁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奔于齐，孔子亦以是年适齐，在齐闻韶乐。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鲁昭公二十六年 孔子年三十六岁。当以是年反鲁。
鲁昭公二十七年 孔子年三十七岁。吴季札适齐反，其长子卒，葬赢博间，孔子自鲁往观其葬礼。
鲁定公五年 孔子年四十七岁。鲁阳货执季桓子。阳货欲见孔子，当在此后。
鲁定公八年 孔子年五十岁。鲁三家攻阳货，阳货奔阳关。是年，公山弗扰召孔子。
鲁定公九年 孔子年五十一岁。鲁阳货奔齐。孔子始出仕，为鲁中都宰。
鲁定公十年 孔子年五十二岁。由中都宰为司空，又为大司寇。相定公与齐会夹谷。
鲁定公十二年 孔子年五十四岁。鲁听孔子主张堕三都。堕郈，堕费，又堕成，弗克。孔子堕三都之主张遂陷停顿。鲁定公十三年 孔子年五十五岁。去鲁适卫。卫人端木赐从游。
鲁定公十四年 孔子年五十六岁。去卫过匡。晋佛肸来召，孔子欲往，不果，重反卫。
鲁定公十五年 孔子年五十七岁。始见卫灵公，出仕卫，见卫灵公夫人南子。
鲁哀公元年 孔子年五十八岁。卫灵公问陈，当在今年或明年，孔子遂辞卫仕。其去卫，当在明年。
鲁哀公二年 孔子年五十九岁。卫灵公卒，孔子在其卒之前或后去卫。
鲁哀公三年 孔子年六十岁。孔子由卫适曹又适宋，宋司马桓魋欲杀之，孔子微服去，适陈。遂仕于陈。
鲁哀公六年 孔子年六十三岁。吴伐陈，孔子去陈。绝粮于陈、蔡之间，遂适蔡，见楚叶公。又自叶反陈，自陈反卫。
鲁哀公七年 孔子年六十四岁。再仕于卫，时为卫出公之四年。
鲁哀公十一年 孔子年六十八岁。鲁季康子召孔子，孔子反鲁。自其去鲁适卫，先后凡十四年而重反鲁。此下乃开始其晚年期的教育生活，有若、曾参、言偃、卜商、颛孙师诸人皆先后从学。
鲁哀公十二年 孔子年六十九岁。子孔鲤卒。
鲁哀公十四年 孔子年七十一岁。颜回卒。齐陈恒弑其君，孔子请讨之，鲁君臣不从。是年，鲁西狩获麟，孔子《春秋》绝笔。《春秋》始笔在何年，则不可考。
鲁哀公十五年 孔子年七十二岁。仲由死于卫。
鲁哀公十六年 （西历纪元前四七九年）孔子年七十三岁，卒。